一个分享阅读体验和求书找书的平台
QQ群 As a reader
(74398380)
As a reader

王力文集

第七卷

山

H1
83

社

生活话题 & 阅读体验 & E书共享 & 影音交流
QQ群As a reader（74398380）生活 读书 新知

9210548

H1
38

王力文集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

第七卷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汉字改革

广东话浅说

一个分享阅读体验和求书找书的平台
QQ群 As a reader
(74398380)
As a reader

王力文集

第七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6插页　328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 7—5328—0215—9/H·6

定价 8.75元

1945年

1935年与夫人夏蔚霞在清华大学住宅前

目　录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序 ……3
例言 ……4
第一章　绪论 ……5
　第一节　学话的可能性 ……5
　第二节　学话的对象 ……6
　第三节　类推法 ……8
　第四节　吴语概说 ……10
第二章　初步的学习——三大戒 ……12
　第一节　戒用浊音 ……12
　第二节　戒用低调 ……19
　第三节　戒用入声 ……22
第三章　进一步的学习 ……26
　第一节　声母的训练 ……26
　第二节　复合元音的训练 ……30
　第三节　鼻音韵尾的增加 ……34
　第四节　鼻音韵尾的辨别 ……36

第四章　更进一步的学习……41
第一节　由异而同……41
第二节　由同而异……43
第三节　声调的变化……72
第四节　轻声……74
第五节　走向完善之路……77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序例……87
绪论……90
一　什么是普通话……90
二　学普通话难不难……92
三　思想上的准备……93
四　什么人学普通话最难……95
五　语言三大要素中哪一个要素最难……97
六　为什么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容易犯同样的毛病……99
七　广东方言分区概况……101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语音……103
一　声韵调概说……103
二　声母的讨论(一)……107
三　声母的讨论(二)……110

四 声母的讨论(三) ……115
五 声母的讨论(四) ……119
六 声母的讨论(五) ……130
七 声母的讨论(六) ……136
八 韵母的讨论(一) ……139
九 韵母的讨论(二) ……154
十 韵母的讨论(三) ……162
十一 韵母的讨论(四) ……175
十二 声调的讨论 ……177
变调 ……181
声调的转移 ……184
关于入声字 ……186
第二章 语法 ……193
一 有关语音的语法 ……193
二 比较语法 ……196
"咱们"和"我们" ……200
"您"和"他" ……201
"拿"和"把" ……201
"给你钱"和"给钱你" ……202
"看戏去"和"去看戏" ……202
称数法 ……203
第三章 词汇 ……205
一 天文类 ……206
二 时令类 ……206

三　地理类 ……207
四　宫室类 ……207
五　器物材料类 ……208
六　衣饰类 ……208
七　饮食类 ……209
八　文事类 ……209
九　草木花果类 ……209
十　鸟兽虫鱼类 ……210
十一　形体类 ……210
十二　人伦类 ……211
十三　人事类 ……211
十四　德性类 ……213
十五　虚字或副词类 ……214

下篇　分论

第一章　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216
一　“做事”和“做戏” ……216
二　“布告”和“报告” ……218
三　“保存”和“保全” ……219
四　“毛亨”和“毛坑” ……220
五　“江”先生和“张”先生 ……221
六　“黄”先生和“王”先生 ……222
七　“县长”和“晚长” ……223
八　“国文”和“国民” ……223

九 “荒唐”和“方糖” ……224
十 “少数”和“小数” ……225
十一 “无奈”和“无赖” ……226
十二 “自然”和“自言” ……226
十三 “大臣”和“大神” ……227
十四 “松树”和“丛树” ……228
十五 “欢聚”和“欢醉” ……229
十六 “一斤”和“一根” ……230
十七 “大江”和“大纲” ……230
十八 “洪流”和“红楼” ……231
声调的学习 ……241
第二章 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244
第一步应该避免的音 ……244
一 读ㄢ，勿读ㄈㄣ ……244
二 读ㄤ，勿读ㄈㄤ ……245
三 读ㄌ，勿读ㄈㄧ ……246
四 读ㄧㄤ，勿读ㄧㄈㄤ ……246
五 读ㄨㄥ，勿读ㄧㄨㄥ ……247
第二步应该分别的音 ……248
一 “渔夫”和“姨夫” ……248
二 “袁”先生和“颜”先生(客家话本身能分别)……248
三 “千钧”和“千斤”(客家话本身能分别)……249
四 “开步”和“开铺” ……249
五 “祖孙”和“子孙” ……250

六 “周”先生和“朱”先生 ……251
七 “平民”和“贫民” ……252
八 “程”先生和“陈”先生 ……252
九 “陪酒”和“啤酒” ……253
十 “洪”先生和“冯”先生 ……254
十一 “光强”和“刚强” ……255
十二 “大窗”和“大葱”(“大江”和“大纲”)……255
十三 “垂怜”和“谁怜” ……256
十四 “大象”和“大匠” ……256
十五 “真人”和“今人” ……257
十六 “大声”和“大星” ……258
十七 “抢他”和“请他” ……258
声调的学习 ……259
第三章 潮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260
一 “上船”和“上床” ……260
二 “老年”和“老娘” ……261
三 “方糖”和“荒唐” ……262
四 “院子”和“样子” ……263
五 “六军”和“六经” ……264
六 “有趣”和“有醋” ……265
七 “出去”和“出气” ……266
八 “头顶”和“头等” ……266
九 “自重”和“自动” ……267
十 “男衫”和“蓝衫” ……268

十一 “难解”和“难改” ……268
十二 “不守”和“不朽” ……269
十三 “人身”和“人生” ……269
声调的学习 ……270
第四章 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272
一 “臭肉”和“瘦肉” ……272
二 “吃亏”和“吃灰” ……274
三 “不配”和“不废” ……275
四 “桃子”和“毫子” ……275
五 “需钱”和“输钱” ……276
六 “新来”和“先来” ……277
结论——语音的基础 ……278

汉字改革

一 总论 ……287
(1) 汉字的优点与缺点 ……287
(2) 汉字与文盲 ……293
(3) 汉字改革的利弊 ……298
(4) 汉字改革的可能性 ……305
二 拼音文字所引起的问题 ……314
(1) 方言问题 ……314
(2) 声调问题 ……328
(3) 音标的选择 ……333

三　改革的方案 ……339
(1) 简体字 ……339
(2) 新形声字 ……343
(3) 唯声字与复音字 ……348
(4) 注音字母与注音汉字 ……353
(5) 自创的拼音字母 ……356
(6) 国语罗马字 ……359
(7) 区际罗马字与文言罗马字 ……363
(8) 中国话写法拉丁话 ……373
(9) 著者的方案 ……377
四　结论 ……392
汉字的将来 ……392
后记 ……395

广州话浅说

序 ……399
本书所用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401
第一课　声母和韵母 ……406
第二课　拼音(一) ……409
第三课　拼音(二) ……413
第四课　拼音(三) ……418
第五课　声调(一) ……424
第六课　声调(二) ……434

第七课 类推法(一) ……441
第八课 类推法(二) ……448
第九课 类推法(三) ……457
第十课 类推法(四) ……467
第十一课 类推法(五) ……472
第十二课 类推法(六) ……479
第十三课 类推法(七) ……486
第十四课 穗语举例(一) ……492
第十五课 穗语举例(二) ……498
第十六课 穗语举例(三) ……506
名词术语索引 ……513

江浙人怎样
学习普通话

编 印 说 明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原名《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1947年出沪一版。1955年稍作修订，主要是改动一些用语，如白话剧改为话剧，有声电影改为电影等，书名改为现名，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入文集时订正了文字和音标上个别讹误。

《江浙人学习国语法》一书扉页上有“献给蔚霞”字样。蔚霞即夏蔚霞先生，王力先生夫人，江苏苏州人。据夏先生回忆，王先生编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她学习国语即普通话的。

（本卷合计四种著作，由曹先擢负责编校）

序

这是一本旧作，现在作了一些修订，由文化教育出版社重印出版。

中国人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正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汉族语言的规范化，被提到日程上来。伟大的汉族必须有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因此，文化教育出版社重印了这一本小册子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之一，希望它在正音方面能起一些作用。

苏联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传授语言的最好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例如教汉族人民学习俄语，最好是拿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和俄语相比较，收效更大。对于普通话的学习，道理是一样的：教江浙人学习普通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使学生们知道吴语和普通话的相异点和相同点，这样才容易掌握普通话。这一本小册子就是企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在付印前，曾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但是，恐怕还难免有许多错误。希望读者随时指正；这直接是对我有好处，同时也是对吴语区域许许多多读者有好处的。

1955 年

例　言

一　本书所谓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民族共同语。

二　本书力求适合江浙人普遍的需要。但偶然有些论音的地方与某县的方音不符的，不能一一注明。

三　读这本书必须先学会了注音字母；最好是同时买一套注音字母留声片。

四　本书因为力求浅显，就不免有不精确的地方。例如注音不用国际音标，而用注音字母，有许多细微的分别没法子表现出来。又有许多该补充的地方，都没有补充。在一个语音学者看来，非但浅陋，而且不免于错误。但是，充满了学院气味的书，却不能成为一部浅显而通俗的书。著者下笔时，处处怕人家不懂，往往用些不精确然而容易了解的说明语，不过，如果读者发现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仍请教正。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学话的可能性

说话乃是一种潜在的习惯。当我们说本乡的方言的时候，不必思索，要说什么就能说什么，这因为从小就养成了那潜在的习惯了。譬如您说一个“人”字，舌头翘起的高低的程度，与其前后的部位，都与上次您说“人”字的时候完全相同。除非您离乡很久，否则您对于您的方言可以说是有五分[1]的程度。

假使您要在本人的乡谈之外，再学一种话，情形就不同了。依原则说，最容易学话的人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对子乡谈的习惯未深，再养成另一种习惯是很容易的。等到十五岁以后，就渐渐难起来；再到二十岁以上，就一般情况来说，要纯粹地学会一种话就更困难了。

那么我们就没法子学话了吗？这又不然。刚才我说成年的人要纯粹地学会一种话是很困难的，这是站在语音学上的

---

① 五分，指满分。

一种严格的说法；如果就实用上说，当我们学某一种话的时候，只要能学到四分的程度，也就很够用了。

这一本小书不能帮助您学到五分的普通话，但是它能帮助您学到四分的普通话。

这里所谓四分也是严格的分数。有些人在北京住了几年，能说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话，但如果我们仔细听他们的话，几乎每十个字就有五个字是错了的。一个人如果自己知道自己说的是满口蓝青官话，当然赶快想法子矫正。要是他们自己以为他们的普通话已经是五分的了，那他们就不可救药了。所以我们凡是在十五岁以后学习普通话的，都应该先肯定我们说出的普通话是蓝青官话，由此虚心研究，一定大有进步的。

现代有三种东西最能帮助我们学习普通话，第一是话剧，第二是电影，第三是收音机。这三种东西固然也可以用各地的方言，但大多数仍以普通话为主。您如果看了这一本小书之后再去看话剧与电影或听收音机，一定可以互相印证，更有进步。至于江浙人要学话剧或演电影的时候，看看这一本小书，也不无小补。

第二节　学话的对象

我们学习普通话，大概可以说有三个对象。第一是词汇，第二是语音，第三是声调。这是对汉语任何一个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而说的，因为汉语各地方言的语法大致相同，所以不必单另来学，又因汉语里的声调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特别

提出。

这三个对象当中，词汇最易惹人注意，而且最易学习。江浙人初到北京不满三天，就会知道"铜钿"该叫做"钱"、"自来火"该叫做"火柴"。但是，当一个人学习某一地的语言的时候，如果只知道了许多词，而忽略了其余的两个对象，可以说是最没有学话的本领的人；因为词汇是最笨的人也能学会的，只要他肯留心就行了。本书对于词汇，索性撇开不提，一则因为大家可以从小说戏剧里学习，二则为篇幅所限，只能专讨论语音与声调这两方面的问题。

除了词汇之外，要算声调最惹人注意了。例如上海人听见北京人把"钱"字和"洋"字都念得声音高了许多（指音乐上所谓高低，不是说话响不响），不象上海人所念的"钱"字和"洋"字的声音那样低，于是立刻觉到自己的声调与普通话的声调是有差别的，就渐渐把声调先改了。我们往往注意到许多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声调已到了五分的程度，而语音却仍旧不及格呢。

语音相差太大的，当然也惹人注意，例如北京人把"六"字读如"溜"，这一类的情形就十分显面易知。我曾听见有人把"六"字的语音读对了，而"六"字的声调却象温州的"刘"字。但是，当语音相差的程度稍为小些的时候，仍比声调更易被人忽略的。

词汇、语音、声调比较起来，词汇与语音是同样重要的，声调却居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如果要人家听来顺耳、易懂，声调也不宜忽略。所以这三方面都是应该十分注意的。

第三节 类 推 法

有些字，在甲地是不同音的，在乙地却是同音；另有些字，在甲地是同音的，在乙地却不同音。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用得着类推法。

例如“精”字与“经”字，在江浙大部分的方言里是不同音的，在普通话里却是同音。注音字母刚公布的时候，原是把“精”注作ㄗㄧㄥ，把“经”注作ㄐㄧㄥ的；后来改用北京话为标准，于是“精”“经”两字变为同音。我们又看见普通话里“清”“轻”同音，“星”“兴”同音，由此我们可以类推而知：江浙的声母ㄗㄘㄙ，在介母ㄧ之前的时候，都该改为ㄐㄑㄒ，才与普通话相符。于是我们知道在普通话里，“笺”“奸”同音，“钱”“乾”同音，“齐”“期”同音，“笑”“孝”同音，“荐”“见”同音，“济”“继”同音，等等。

这是“由异化同”的类推法，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致不会有错误的。

但如“来”字与“兰”字，在江浙大部分的方言里是同音的，在普通话里却是不同音。“来”“兰”在江浙都念作ㄌㄝ，然而在普通话里，“来”字念ㄌㄞ，而“兰”字念ㄌㄢ。我们再看：“赛”“散”在江浙都念ㄙㄝ，而在普通话里则分为ㄙㄞ、ㄙㄢ两音；“台”“谈”在江浙都念ㄊㄝ（浊音），而在普通话里则分为ㄊㄞ、ㄊㄢ两音。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江浙语里的ㄝ韵至少相当于普通话的ㄞ、ㄢ两韵。

这是“由同化异”的类推法，比上面所说的“由异化同”的类推法要困难得多；因为（一）我们只知道江浙的ㄝ韵至少相当于普通话的ㄞ、ㄠ两韵，却不能断定其不出于普通话的ㄞ、ㄠ两韵之外。例如上海的“雷”字念ㄉㄝ，仍是ㄝ韵，然而在普通话里“雷”字念ㄉㄟ，既不是ㄞ韵，也不是ㄠ韵，而是ㄟ韵。（二）即使我们确实地知道了江浙的ㄝ韵相当于普通话的ㄞ、ㄟ、ㄠ三韵，也仍没法子知道某字属于普通话的某韵。例如我们已知“来”字念ㄉㄞ，“雷”字念ㄉㄟ，“兰”字念ㄉㄠ，但是，忽然遇着一个“蓝”字，我们仍旧不知道该念作何音。因为“蓝”字在江浙既与“来”同音，又与“雷”同音，又与“兰”同音（有些地方的音是例外的），那么，我们就没法子知道“蓝”字该念ㄉㄞ呢，该念ㄉㄟ呢，还是该念ㄉㄠ。象这一类的例子，真是不少。

假使您是对于汉语古代语音的系统知道得很清楚的，您自然很容易知道把古代同类的字念作同样的音，异类的字念作不同的音。只把它的发展的规律记好了，就可以类推。但是，普通人既没有功夫去研究汉语的古音，就只有“硬记”一个法子。所谓“硬记”，也不是每逢一个字都去查字典；例如您既查知了“来”字念ㄉㄞ，就可类推而知“莱”“赉”等字也都念ㄉㄞ；既查知了“雷”字念ㄉㄟ，就可推知“蕾”“镭”等字也念ㄉㄟ；既查知了“兰”字念ㄉㄠ，就可推知“澜”“烂”等字也念ㄉㄠ（只是声调不同）；既查知了“蓝”字念ㄉㄠ，就可推知“滥”“览”等字也念ㄉㄠ，甚至可以类推而知“监”字念ㄐㄧㄠ。总之，凡偏旁相同的字您就猜它们

在普通话是同韵，大致不会弄错的。

关于江浙话与普通话字音系统同异的比较，等到第四章再有详细的讨论及说明，这里暂且不谈了。

第四节　吴语概说

本书是为吴语区域的人而写的，书名叫做“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为的是使大家容易看得懂；其实严格地说起来，该叫做“吴语区域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因为江苏浙江的人并非完全属于吴语的区域。长江以北及镇江南京的方言就不入吴语的系统，所以本书所谓江浙是不包括长江以北及镇江南京的。

若就历史方面观察，吴语比普通话更合于古音系统。例如吴语有浊音，有入声，仄声分阴阳调类，“齿音”“牙音”不混（即“精”“经”不混之类），都比北京话更能保存古音的线索。固然，普通话也有比吴语更合古音的地方，例如“庚”“根”不混，“星”“心”不混，等等；但是，总算起来，我们仍该说吴语更近于古音。

在语言学上看来，我们不能说甲地的语言是对的，乙地的语言是错的，既不能说接近古音的好，也不能说离开古音较远的好。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一种民族语言里各种方言，都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无所谓对不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排斥某一种语言或方言。但是，在全国空前团结统一的今天，就汉族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民族共同语；就全国来说，我们

也需要民族间的共同语。根据历史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我们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就省了许多误会了。

江浙各地的方音，在北方人听起来，差不多全是一样的。其实苏州话与上海话就相差颇远，无锡话又与苏州话相差颇远，更不必说杭州与温州了。那么，这一本小书是对什么地方的人说话呢？

我们须知，苏州、无锡、上海、杭州、温州各地的方音虽然有许多相异之点，但是，它们同属于吴语的区域，吴语的几个大特征都是它们所共有的。本书就着重在那几个大特征，所以凡是吴语区域的人都可看；除了上述各地之外，常州、昆山、常熟、宜兴、丹阳、江阴、溧阳、金坛、靖江、宝山、松江、嘉兴、绍兴、诸暨、余姚、宁波、金华、衢州一带都归吴语的范围。本书着眼在江浙各地的方音的相似点，当然不能讨论得十分精细。

不过，在吴语区域中，上海是最大的都市，而苏州话一向被认为是吴语的代表，再加著者本人对于苏州、上海一带的语音比较地熟悉些，所以有些地方也只能以苏沪为主。读者心知其意，自能触类旁通。本书的目的在乎研究普通话，不在乎研究吴语，因此书中只着重在指出江浙人应该怎样研究普通话；至于吴语的本身怎样，自有专书去研究它，用不着在这里赘述了。

第二章　初步的学习——三大戒

第一节　戒用浊音

一个江浙人初到北京，勉强说了几句北京话，大家一听，非但知道他不是北京人，并且知道他是江浙人。为什么呢？原来每一种的方言都有它的许多特征，在这些特征当中，有比较明显的，有比较不容易察觉的。如果连那最明显的几个特征都不能避免，学起普通话来，当然容易被人家猜着是什么地方人啦。被人猜着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太不象普通话了，人家就听不懂，因此，语言也就失去了交际工具的作用了。由此看来，江浙人学习普通话的初步，就在乎避免吴语里几个最明显的特征。这就是这里所谓三大戒：第一，戒用浊音；第二，戒用低调；第三，戒用入声。

什么是浊音呢？当我们发一个辅音的时候，如果声带同时颤动，就叫做浊音。俄文里的浊音字母是 б，д，г，в，з，ж，л，м，н，р 等，英文里的浊音字母是 b，d，g，v，z，j，l，m，n，r 等。其中的 л，м，н，р（英文 l，m，n，r）是所谓次浊音，普通话里是有次浊音 л，м，н 的，所以不须避

免。应该避免的是全浊音 б，д，г，в，з，ж 等。

北方人一般是没有 б，д，г，в，з，ж 等音的，所以他们在学习俄语的时候，除非经过特别的训练，否则他们对于这几个音，总是发得不正确。

至于江浙人呢，就普通的情形说来，в，з 两音发得颇好。б，д，г，ж 等音虽然不十分正确，但是比北方人学的总算好多了（只嫌江浙人念浊音往往用低调不合俄语的习惯）。大致说起来，江浙人可以说是有 б，д，г，ж，в，з 等音的。

北方既没有浊音，普通话里自然也就没有浊音。江浙人因为自己有浊音，所以往往把它们带到普通话里去，这是令人觉得最刺耳的地方。如果不先把浊音除掉，普通话就永远不及格。然而江浙人犯这毛病的却最多，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把“是”字念作 ㄙˋ，①“房”字念作 ㄈㄤ，其实在普通话里“是”字该念 ㄕ，“房”该念 ㄈㄤˊ。现在试举百余字为例：

例字	标准音	江浙人误读②
败	ㄅㄞ（音同“拜”）	ㄅˋㄚ或ㄅˋㄝ
倍	ㄅㄟ（音同“贝”）	ㄅˋㄟ或ㄅˋㄝ
暴	ㄅㄠ（音同“报”）	ㄅˋㄠ
办	ㄅㄢ（音同“半”）	ㄅˋㄢ或ㄅˋㄝ
弊	ㄅㄧ（音同“闭”）	ㄅˋㄧ

① 注音字母后面加〔ˋ〕号表示浊音，下同。

② 这里指吴语的读书音，即所谓“蓝青官话”之音，不是指吴语的口语音。

便,辩	ㄅㄧㄢ（音同“变”）	ㄅˇㄧ或ㄅˇㄧㄝ
步,部	ㄅㄨ（音同“布”）	ㄅˇㄨ
排	ㄆㄞ	ㄅˇㄞ或ㄅˇㄚ
培,陪	ㄆㄟ	ㄅˇㄟ或ㄅˇㄝ
袍	ㄆㄠ	ㄅˇㄠ
盘	ㄆㄢ	ㄅˇㄢ
旁	ㄆㄤ	ㄅˇㄊㄤ
朋	ㄆㄥ	ㄅˇㄤ
皮	ㄆㄧ	ㄅˇㄧ
贫	ㄆㄧㄣ	ㄅˇㄧㄣ或ㄅˇㄧㄥ
平,屏	ㄆㄧㄥ	ㄅˇㄧㄣ或ㄅˇㄧㄥ
蒲	ㄆㄨ	ㄅˇㄨ
肥	ㄈㄟ	ㄈㄧ
凡,烦	ㄈㄢ	ㄈㄝ或ㄈㄢ
焚,坟	ㄈㄣ	ㄈㄣ或ㄈㄥ
房,防	ㄈㄤ	ㄈㄊㄤ
冯,逢	ㄈㄥ	ㄈㄨㄥ
扶	ㄈㄨ	ㄈㄨ
道,稻	ㄉㄠ（音同“到”）	ㄉˇㄠ
豆	ㄉㄡ（音同“斗”）	ㄉˇㄡ或ㄉˇㄟ
蛋,淡	ㄉㄢ（音同“旦”）	ㄉˇㄝ
荡	ㄉㄤ（音同“当”）	ㄉˇㄊㄤ
弟,地	ㄉㄧ（音同“帝”）	ㄉˇㄧ
调	ㄉㄧㄠ（音同“吊”）	ㄉˇㄧㄠ

电，殿	ㄉㄧㄢ（音同“店”）	ㄉˋㄧㄝ或ㄉˋㄧ
定	ㄉㄧㄥ（音同“订”）	ㄉˋㄧㄣ或ㄉˋㄧㄥ
度，杜	ㄉㄨ（音同“妒”）	ㄉˋㄡ或ㄉˋㄨ
惰	ㄉㄨㄛ（音同“剁”）	ㄉˋㄛ或ㄉˋㄨ
队，兑	ㄉㄨㄟ（音同“对”）	ㄉˋㄝ或ㄉˋㄟ
段，断	ㄉㄨㄢ	ㄉˋㄢ或ㄉˋㄝ
洞，动	ㄉㄨㄥ（音同“冻”）	ㄉˋㄨㄥ
台	ㄊㄞ	ㄉˋㄝ
桃，陶	ㄊㄠ	ㄉˋㄠ
头，投	ㄊㄡ	ㄉˋㄡ或ㄉˋㄟ
谈，坛	ㄊㄢ	ㄉˋㄝ
唐，堂	ㄊㄤ	ㄉˋㄛㄤ
腾，藤	ㄊㄥ	ㄉˋㄣ或ㄉˋㄥ
提，啼	ㄊㄧ	ㄉˋㄧ
条	ㄊㄧㄠ	ㄉˋㄧㄠ
田，甜	ㄊㄧㄢ	ㄉˋㄧ或ㄉˋㄧㄝ
庭，亭	ㄊㄧㄥ	ㄉˋㄧㄣ或ㄉˋㄧㄥ
驼，陀	ㄊㄨㄛ	ㄉˋㄛ或ㄉˋㄨ
颓	ㄊㄨㄟ	ㄉˋㄝ或ㄉˋㄟ
团	ㄊㄨㄢ	ㄉˋㄢ或ㄉˋㄝ
同，童	ㄊㄨㄥ	ㄉˋㄨㄥ
跪，柜	ㄍㄨㄟ（音同“贵”）	ㄍˋㄨㄝ
共	ㄍㄨㄥ（音同“贡”）	ㄍˋㄨㄥ
忌	ㄐㄧ（音同“继”）	ㄐˋㄧ

轿	ㄐㄧㄠ（音同“叫”）	ㄐˇㄧㄠ
旧	ㄐㄧㄡ（音同“救”）	ㄐˇㄧㄡ
就	ㄐㄧㄡ	ㄗˇㄧㄡ
健	ㄐㄧㄢ（音同“见”）	ㄐˇㄧㄝ或ㄐˇㄧ
贱	ㄐㄧㄢ	ㄗˇㄧㄝ或ㄗˇㄧ
近	ㄐㄧㄣ	ㄐˇㄧㄣ或ㄐˇㄧㄥ
尽	ㄐㄧㄣ（音同“进”）	ㄗˇㄧㄣ或ㄗˇㄧㄥ
竞	ㄐㄧㄥ（音同“镜”）	ㄐˇㄧㄣ或ㄐˇㄧㄥ
净，静	ㄐㄧㄥ	ㄗˇㄧㄣ或ㄗˇㄧㄥ
具	ㄐㄩ（音同“句”）	ㄐˇㄩ
期，祈	ㄑㄧ	ㄐˇㄧ
桥	ㄑㄧㄠ	ㄐˇㄧㄠ
求	ㄑㄧㄡ	ㄐˇㄧㄡ
乾，虔	ㄑㄧㄢ	ㄐˇㄧㄝ或ㄐˇㄧ
前，钱	ㄑㄧㄢ	ㄗˇㄧㄝ或ㄗˇㄧ
琴，勤	ㄑㄧㄣ	ㄐˇㄧㄣ或ㄐˇㄧㄥ
秦	ㄑㄧㄣ	ㄗˇㄧㄣ或ㄗˇㄧㄥ
强	ㄑㄧㄤ	ㄐˇㄧㄤ
情	ㄑㄧㄥ	ㄗˇㄧㄣ或ㄗˇㄧㄥ
渠，衢	ㄑㄩ	ㄐˇㄩ
拳，权	ㄑㄩㄢ	ㄐˇㄩ或ㄐˇㄩㄝ
泉，全	ㄑㄩㄢ	ㄗˇㄩㄝ或ㄗˇㄩ
穷	ㄑㄩㄥ	ㄐˇㄩㄥ
赵	ㄓㄠ（音同“照”）	ㄗˇㄠ

栈，站	ㄓㄢ（音同“占”）	ㄙˋㄝ
阵	ㄓㄣ（音同“振”）	ㄙˋㄣ或ㄙˋㄥ
丈	ㄓㄤ（音同“帐”）	ㄙˋㄤ
郑	ㄓㄥ（音同“正”）	ㄙˋㄣ或ㄙˋㄥ
助	ㄓㄨ　（音同“注”）	ㄙˋㄨ
状	ㄓㄨㄤ（音同“壮”）	ㄙˋㄊㄤ
仲，重	ㄓㄨㄥ（音同“众”）	ㄙˋㄨㄥ
池，迟	ㄔ	ㄙˋ
茶	ㄔㄚ	ㄙˋㄊ或ㄙˋㄚ
柴	ㄔㄞ	ㄙˋㄚ
潮，巢	ㄔㄠ	ㄙˋㄠ
酬，愁	ㄔㄡ	ㄙˋㄡ
陈，晨	ㄔㄣ	ㄙˋㄣ或ㄙˋㄥ
长，场	ㄔㄤ	ㄙˋㄤ
城，程	ㄔㄥ	ㄙˋㄣ或ㄙˋㄥ
厨，除	ㄔㄨ	ㄙˋㄨ
船，传	ㄔㄨㄢ	ㄙˋㄢ或ㄙˋㄝ
床	ㄔㄨㄤ	ㄙˋㄊㄤ
时	ㄕ	ㄙˋ
蛇	ㄕㄜ	ㄙˋㄊ或ㄙˋㄝ
绍，邵	ㄕㄠ（音同“少年”的“少”）	ㄙˋㄠ
受，寿	ㄕㄡ（音同“瘦”）	ㄙˋㄡ
善，擅	ㄕㄢ（音同“扇”）	ㄙˋㄢ或ㄙˋㄝ
甚，慎	ㄕㄣ	ㄙˋㄣ

尚，上	ㄕㄤ	ㄙˇㄓㄤ或ㄙˇㄤ
盛	ㄕㄥ（音同“胜”）	ㄙˇㄣ或ㄙˇㄥ
树	ㄕㄨ（音同“庶”）	ㄙˋ
睡	ㄕㄨㄟ（音同“税”）	ㄙˋㄝ或ㄙˋㄟ
字，自	ㄗ（音同“恣”）	ㄙˋ
在	ㄗㄞ（音同“再”）	ㄙˋㄝ
造	ㄗㄠ（音同“灶”）	ㄙˋㄠ
赠	ㄗㄥ（音同“甑”）	ㄙˋㄣ或ㄙˋㄥ
坐	ㄗㄨㄛ（音同“做”）	ㄙˋㄨ
罪	ㄗㄨㄟ（音同“最”）	ㄙˋㄝ或ㄙˋㄟ
才，裁	ㄘㄞ	ㄙˋㄝ
曹	ㄘㄠ	ㄙˋㄠ
残	ㄘㄢ	ㄙˋㄝ
藏	ㄘㄤ	ㄙˋㄓㄤ
层，曾	ㄘㄥ	ㄙˋㄣ或ㄙˋㄥ
存	ㄘㄨㄣ	ㄙˋㄣ或ㄙˋㄥ
从，丛	ㄘㄨㄥ	ㄙˋㄨㄥ
遂	ㄙㄨㄟ（音同“岁”）	ㄙˋㄝ或ㄙˋㄟ
讼，诵	ㄙㄨㄥ（音同“送”）	ㄙˋㄨㄥ

由这百余字可以类推至数千字，例如已知“才”字念ㄘㄞ，则知“财”“材”两字也必念ㄘㄞ；又如已知“平”字不该念ㄆˊㄧㄥ，则知“评”“坪”“枰”“苹”“萍”等字也不该念ㄆˊㄧㄥ。

普通话里没有浊音，凡是古代的浊音字到了普通话里，

都与清音相混了。看上表，我们知道普通话里“道”“到”同音，“弟”“帝”同音，“电”“店”同音，等等。我们要避免浊音，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把“道理”说成“到理”，“兄弟”说成“兄帝”，“电话”说成“店化”。由此类推，我们该把“失败”说成“失拜”，“三倍”说成“三贝”，“暴动”说成“报冻”，“利弊”说成“利闭”，“便宜”说成“变宜”，“部分”说成“布粪”，“鸡蛋”说成“鸡旦”，“腔调”说成“腔吊”，“决定”说成“决订”，“姓杜”说成“姓妒”，“懒惰”说成“懒剁”，“动静”说成“冻镜”，江浙人自己听起来很不惯，其实正是顶好的普通话。

第二节　戒用低调

在汉语里，声调占很重要的位置。声调，很粗地说来，就是古人所谓“平”“上”“去”“入”四声。不过，现代的吴语里，四声已演化为八声，我们把它们叫做“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阴入”。江浙大部分的地方，“阳上”与“阳去”是相混的，因此实际上只有七声。

在语音学上说，声调就是“音高”的变化。大致看起来，吴语里的阴调类（阴平，阴上，阴去，阴入）总比阳调类高些，所以我们可以把阴调类叫做“高调”，阳调类叫做“低调”。

北京没有“入声”，“上”“去”声不分阴阳，只有“平声”是分阴阳的。由此看来，普通话里只有“阴平”“阳平”

"上""去"四声。普通话的"阳平"是先低后高的调；只有"上声"在句中时，才是个低调。由此看来，普通话里的低调，比吴语的低调少了许多。

大部分的吴语里，阳调类只有"阳平""阳去""阳入"。这三类的字在吴语里都念低调，在普通话里却都念先低后高，或先高急降。因此，江浙人应该注意：除少数的上声字在句中该念低调之外，其余没有一个字该念低调的。

吴语里的低调是与浊音有关系的；凡是浊音的字一定念得低些。如果您能避免了浊音，同时也就能避免低调了。例如：

袍　音如"抛"；但"抛"音先后皆高，"袍"音先低后高；
盘　音如"潘"；但"潘"音先后皆高，"盘"音先低后高；
肥　音如"非"；但"非"音先后皆高，"肥"音先低后高；
烦　音如"番"；但"番"音先后皆高，"烦"音先低后高；
台　音如"胎"；但"胎"音先后皆高，"台"音先低后高；
谈　音如"滩"；但"滩"音先后皆高，"谈"音先低后高；
棋　音如"欺"；但"欺"音先后皆高，"棋"音先低后高；
钱　音如"牵"；但"牵"音先后皆高，"钱"音先低后高；
迟　音如"痴"；但"痴"音先后皆高，"迟"音先低后高；
长　音如"昌"；但"昌"音先后皆高，"长"音先低后高；
时　音如"诗"；但"诗"音先后皆高，"时"音先低后高；
神　音如"申"；但"申"音先后皆高，"神"音先低后高；
才　音如"猜"；但"猜"音先后皆高，"才"音先低后高；
曹　音如"操"；但"操"音先后皆高，"曹"音先低后高；

恒　音如“亨”；但“亨”音先后皆高，“恒”音先低后高；
胡　音如“呼”；但“呼”音先后皆高，“胡”音先低后高；
华　音如“花”；但“花”音先后皆高，“华”音先低后高；
回　音如“灰”；但“灰”音先后皆高，“回”音先低后高；
还　音如“欢”；但“欢”音先后皆高，“还”音先低后高；
魂　音如“婚”；但“婚”音先后皆高，“魂”音先低后高；
黄　音如“荒”；但“荒”音先后皆高，“黄”音先低后高；
红　音如“轰”；但“轰”音先后皆高，“红”音先低后高；
移　音如“衣”；但“衣”音先后皆高，“移”音先低后高；
牙　音如“鸦”；但“鸦”音先后皆高，“牙”音先低后高；
摇　音如“妖”；但“妖”音先后皆高，“摇”音先低后高；
油　音如“忧”；但“忧”音先后皆高，“油”音先低后高；
盐　音如“烟”；但“烟”音先后皆高，“盐”音先低后高；
银　音如“因”；但“因”音先后皆高，“银”音先低后高；
羊　音如“央”；但“央”音先后皆高，“羊”音先低后高；
赢　音如“英”；但“英”音先后皆高，“赢”音先低后高；
吴　音如“汙”；但“汙”音先后皆高，“吴”音先低后高；
异　音同“意”；先高急降；
又　音同“幼”；先高急降；
耀　音同“要”；先高急降；
是　音同“试”；先高急降；
社　音同“赦”；先高急降；
县　音同“线”；先高急降；
象　音同“向”；先高急降；

袖　音同“秀”；先高急降。

由此类推，可知吴语里读低调的字，在普通话里必不读低调。反过来说，普通话里读低调的字，在吴语里却是较高调的。在普通话里，“好”“懂”“土”“早”等上声字在一句的中间的时候，往往是低调；而这一类的字在吴语里属于“阴上”，是属于高调的。① 总之，江浙人初学普通话的时候，先要避免一切的低调，然后渐渐把“好”“懂”“土”“早”等低调字一个个都记在心里，说起话来，自然适当了。

第三节　戒用入声

入声是汉语的声调之一种。江浙的入声字发音时，其时间是很短的，收音的时候，喉里的两条声带突然互相接触得很紧，令我们觉得它突然停止。康熙字典上说：“入声短促急收藏”，这话是很能形容尽致的。

“国音”初公布时，本来也有入声的；后来改用北京话为“国语”，同时就把入声取消了。现在的普通话里是没有入声的。

由此看来，入声之有无，乃是吴语与普通话的大分别。如果江浙人学普通话而不能避免入声，一定学不好的。换句话说，他们应该避免那些“短促急收藏”的声音。

普通话里既没有入声，于是江浙人的入声字（也就是古

① 浙江人应特别注意上声字。据我观察，浙江人在学普通话的时候，往往把上声混入去声。

代的入声字）都被北方人归入“阴平”“阳平”“上”“去”各声了。什么字归入什么声，没有很清楚的系统，大约口语里的入声字多变阴平或上声，读书音中的入声字多变去声。既没有规则可寻，我们只好每一个字都硬记它归入什么声。但是，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宁愿随便把它归入任何一声，归错了也比把它念成短促好些。

现在试举几十个入声字为例：

剥	音同“包”	阴平；
毕，壁，碧，必，	音同“闭”	去声；
百	音同“摆”	上声；
劈	音同“批”	阴平；
僻，辟	音同“屁”	去声；
仆	音同“蒲”	阳平；
麦，脉	音同“卖”	去声；
服，伏，福	音同“扶”	阳平；
复	音同“富”	去声；
滴	音同“低”	阴平；
塌	音同“他”	阴平；
踢，剔	音同“梯”	阴平；
托，託	音同“拖”	阴平；
诺	音同“懦”	去声；
力，立，栗，历	音同“利”	去声；
六	音同“溜”	去声；
鹿，录，陆，戮	音同“路”	去声；

律，绿	音同“虑”	去声；
搁，割	音同“哥”	阴平；
各	音同“个”	去声；
骨，谷，穀	音同“古”	上声①；
刮	音同“瓜”	阴平；
郭	音同“锅”	阴平；
瞌，磕	音同“科”	阴平；
渴	音同“可”	上声；
克，客，刻	音同“课”	去声；
哭，窟	音同“枯”	阴平；
喝	音同“呵”	阴平；
合，榼，涸	音同“和”	阳平；
或，获，霍	音同“货”	去声；
曲，屈	音同“区”	阴平；
吸，稀，膝	音同“希”	阴平；
匣，淮，侠	音同“霞”	阳平；
只，纸，汁	音同“之”	阳平；
粥	音同“州”	阴平；
吃	音同“痴”	阴平；
尺	音同“耻”	上声；
插	音同“叉”	阴平；
失，湿	音同“诗”	阴平；
十，拾，石，食，实	音同“时”	阳平；

① 但“骨头”的“骨”念阳平。

式，室，释，饰	音同“世”	去声；
述，术，束	音同“树”	去声；
作，凿	音同“做”	去声；
促，猝	音同“醋”	去声；
速，肃，宿，夙，粟	音同“素”	去声；
一，揖	音同“衣”	阴平；
益	音同“夷”	阳平（或去声）；
乙	音同“以”	上声；
邑，亦，逸	音同“意”	去声；
叶，业，页	音同“夜”	去声；
药，钥	音同“要”	去声；
屋	音同“乌”	阴平；
物	音同“悟”	去声。

上面这一个表，在江浙人的眼里看来，是很不顺眼的。但是，学话的秘诀，就在乎不受故乡的说话习惯所拘束。越是看来不顺眼、念来不顺口的地方，越应该特别留心。

戒用入声，戒用浊音与戒用低调，共是三大戒。这是江浙人对于普通话的初步学习法，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就算有了三分的程度，可以及格了。

第三章　进一步的学习

第一节　声母的训练

注音字母初公布时，本有声母二十四个；后来改用北京音为标准，就减去了万兀广三个声母。现在江浙人学习普通话，首先该避免这三个声母。其中万兀两母容易避免，只有广母很难避免。今且举数十字为例：

文，闻	该读ㄨㄣ，	误读万ㄣ；
微	该读ㄨㄟ，	误读万ㄟ；
肥	该读ㄈㄟ，	误读万ㄟ；
万	该读ㄨㄢ，	误读万ㄢ；
武	该读ㄨ，	误读万ㄨ；
我	该读ㄨㄛ，	误读兀ㄛ；
五	该读ㄨ，	误读兀；
偶，藕	该读ㄡ，	误读兀ㄡ；
傲	该读ㄠ，	误读兀ㄠ；
碍，艾	该读ㄞ，	误读兀ㄞ；
尼，泥	该读ㄋㄧ，	误读广ㄧ（平声）；

你，拟	该读ㄋㄧ，	误读ㄏㄧ（上声）；
腻，逆，匿	该读ㄋㄧ，	误读ㄏㄧ（去声）；
鸟	该读ㄋㄧㄠ，	误读ㄏㄧㄠ；
牛	该读ㄋㄧㄡ，	误读ㄏㄧㄡ（平声）；
纽，扭，钮	该读ㄋㄧㄡ，	误读ㄏㄧㄡ（上声）；
年，粘，拈	该读ㄋㄧㄢ，	误读ㄏㄧㄢ（平声）；
念	该读ㄋㄧㄢ，	误读ㄏㄧㄢ（去声）；
您	该读ㄋㄧㄣ，	误读ㄏㄧㄣ；
娘	该读ㄋㄧㄤ，	误读ㄏㄧㄤ；
宁，甯，凝	该读ㄋㄧㄥ，	误读ㄏㄧㄥ。

为什么ㄈㄦ容易避免而ㄏ音很难避免呢？因为ㄨㄣ与ㄈㄣ，ㄨㄟ与ㄈㄧ，ㄨ与ㄈㄨ，ㄨㄛ与ㄈㄛ，ㄨㄡ与ㄈㄡ，ㄨㄢ与ㄈㄢ等，在江浙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有分别，于是就容易纠正了。至于ㄋㄧ与ㄏㄧ，ㄋㄧㄡ与ㄏㄧㄡ，ㄋㄧㄢ与ㄏㄧㄢ，ㄋㄧㄣ与ㄏㄧㄣ，ㄋㄧㄤ与ㄏㄧㄤ，ㄋㄧㄥ与ㄏㄧㄥ，在大部分的江浙人听起来，就觉得完全没有分别了。譬如我们请一个北京人念一个“牛”字，再请说“蓝青官话”的一个江浙人念一个“牛”字，请一个江浙人来批评，就会连那批评的人都觉得双方的“牛”字是完全同音的。凡学话必先练耳，如果连耳朵也听不出分别来，舌头当然不会念出分别来了。

但是，我有一个法子，大家不妨试试看。当您学普通话的“尼”“你”“腻”“鸟”“牛”“钮”“年”“念”“娘”“宁”等字的时候，应该把舌尖放在门牙的后面，要做到只有舌尖与门牙接触，舌面不许接近上腭。如果您能完全依照这办法，一

定可以学会的。

有许多字，在普通话里是属于声母ㄒ的，江浙人念起来，往往把声母ㄒ失掉，因为在他们的方言里这些字本来就不是属于声母ㄒ的。现在把最容易误读的字列表如后：

系	该读ㄒㄧ（高降调），	误读ㄧ（低调）；[1]
瑕，霞，遐	该读ㄒㄧㄚ（先低后高调），	误读ㄧㄚ或ㄧㄝ（低调）；
夏，下，厦	该读ㄒㄧㄚ（高降调），	误读ㄧㄚ或ㄧㄝ（低调）；
鞋，谐，协	该读ㄒㄧㄝ（先低后高调）；	误读ㄧㄝ（低调）；
懈，械	该读ㄒㄧㄝ（高降调），	误读ㄧㄝ（低调）；
效，校	该读ㄒㄧㄠ（高降调），	误读ㄧㄠ（低调）；
弦，咸，闲，贤，衔	该读ㄒㄧㄢ（先低后高调），	误读ㄧㄢ或ㄧㄝ（低调）；
现，陷，县，限	该读ㄒㄧㄢ（高降调），	误读ㄧㄢ或ㄧㄝ（低调）；
形，行，刑，型，邢	该读ㄒㄧㄥ（先低后高调），	误读ㄧㄥ或ㄧㄣ（低调）；

[1] 前面还有声母，为了避免讲得太专门，所以略而不谈了。

幸，杏	该读ㄒㄧㄥˇ（高降调），	误读ㄧㄥˊ或ㄧㄣ（低调）；
玄，旋，悬	该读ㄒㄩㄢˊ（先低后高调），	误读ㄧㄢ或ㄧㄝ（低调）；
熊，雄	该读ㄒㄩㄥˊ（先低后高调），	误读ㄩㄥ（低调）。

这一类的错误是很普遍的，常见有居住北京十多年的江浙人，他们仍旧把“行”念作ㄧㄥ，把“雄”念作ㄩㄥ，把“系”念作ㄧ，把“贤”念作ㄧㄝ。所以这里特别把它提出来，唤起大家的注意。

再说到ㄓㄔㄕ三个声母。在江浙人看来，这三个声母是北京话的最大的特征。江浙大部分的方言里没有它们，但是它们的发音方法并不十分难学。例如您说“知”“痴”“诗”三字，只须把舌尖向后卷，让舌尖与上腭轻轻接触，就完全像北京音了。但是，困难不在乎怎样发“卷舌音”，却在乎什么字该念卷舌音。在大部分的吴语里，“知”“资”是同音的，“痴”“雌”是同音的，“诗”“思”也是同音的；在普通话里“知”“痴”“诗”是卷舌音，而“资”“雌”“思”却不是卷舌音。常见有些人矫枉过正，把“资本”念成ㄓㄅㄣ，“雌雄”念成ㄔㄨㄥˊ，“思想”念成ㄕㄤˇ，倒反格外难听。在第四章第二节里我们将有一个表，把卷舌音与非卷舌音分别清楚。

末了我们讨论到ㄖ母。江浙人读ㄖ母时，往往以ㄙˋ替代，以致陷于错误。例如：

人	该读如ㄖㄣ，	误读为ㄙˋㄣ或ㄙˋㄥ；

柔　该读如ㄖㄡ，　误读为ㄙˋㄡ；
然　该读如ㄖㄢ，　误读为ㄙˋㄢ；
让　该读如ㄖㄤ，　误读为ㄙˋㄤ；
如　该读如ㄖㄨ，　误读为ㄙˋㄨ；
仍　该读如ㄖㄥ，　误读为ㄙˋㄣ或ㄙˋㄥ；
瑞　该读如ㄖㄨㄟ，　误读为ㄙˋㄟ或ㄙˋㄝ。

有些江浙人并不把ㄖ母念成ㄙˋ音，却把它念成一种卷舌的ㄌ母。他们把舌尖向后卷，做成ㄓㄔㄕ的部位，但是舌的中幅抵触着上腭，只使舌的两边与上腭离开；让气从两边冲出来。听起来，颇像ㄌ母，因为ㄌ母发音时也是使舌的两边离开上腭；但又不完全像ㄌ母，因为ㄌ母是不卷舌的。这种念法，也是错误的，不过还比念成ㄙˋ音好些。

第二节　复合元音的训练

元音，就是ㄚㄛㄜㄝㄧㄨㄩ等；复合元音，就是两个元音并合而成一音。普通话里的复合元音是ㄞㄟㄠㄡ四个韵母，ㄞ等于ㄚㄧ，ㄟ等于ㄜㄧ，ㄠ等于ㄚㄨ，ㄡ等于ㄜㄨ。

先说ㄞ。这一个音，江浙人往往学得很不像，因为大部分的吴语是没有此音的。他们学普通话时往往以ㄝ音替代ㄞ音，以致

败，拜　该读ㄅㄞ，误读ㄅㄝ（“拜”或读ㄅㄚ）；
排　该读ㄆㄞ，误读ㄆㄝ（或ㄆㄚ）；
卖，迈　该读ㄇㄞ，误读ㄇㄝ（或ㄇㄚ）；

代,待,怠,带,戴	该读ㄉㄞ,误读ㄉㄝ("带""戴"或读ㄉㄚ);
太，泰，态	该读ㄊㄞ,误读ㄊㄝ("太""泰"或读ㄊㄚ);
乃，奶	该读ㄋㄞ,误读ㄋㄝ("奶"或读ㄋㄚ);
来	该读ㄌㄞ,误读ㄌㄝ;
改	该读ㄍㄞ,误读ㄍㄝ;
怪	该读ㄍㄨㄞ，误读ㄍㄨㄝ(或ㄍㄨㄚ);
开	该读ㄎㄞ，误读ㄎㄝ;
快,块,桧	该读ㄎㄨㄞ,误读ㄎㄨㄝ("快"或读ㄎㄨㄚ);
海	该读ㄏㄞ，误读ㄏㄝ;
怀，淮	该读ㄏㄨㄞ,误读ㄏㄨㄝ("淮"或读ㄨㄚ);
斋	该读ㄓㄞ，误读ㄗㄝ(或ㄗㄚ);
柴，豺，侪	该读ㄔㄞ，误读ㄘㄝ(或ㄘㄚ);
晒	该读ㄕㄞ，误读ㄙㄝ(或ㄙㄛ);
再，在，载	该读ㄗㄞ，误读ㄗㄝ;
菜，蔡	该读ㄘㄞ，误读ㄘㄝ;
赛	该读ㄙㄞ，误读ㄙㄝ;
爱	该读ㄞ，　误读ㄝ;
外	该读ㄨㄞ，误读ㄨㄝ(或ㄨㄚ)。

上表的括号内的音是完全没有脱离土音的读法。例如一个江浙人初学普通话,会把"太太"叫做ㄊㄚ ㄊㄚ,后来进步了些，就会改口叫ㄊㄝ ㄊㄝ；但是，许多人只能进步至此为止，甚至终身只会叫ㄊㄝ ㄊㄝ，而不会叫ㄊㄞ ㄊㄞ。如果要医治这毛病，有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把ㄚ ㄧ两韵母连读，读得最快时，就会成为ㄞ音。例如"太太"可以拼为ㄊㄚ ㄧ

去丫ㄧ。如果您是上海、苏州、无锡一带的人，请您用您的土音念“太意太意”，念得最快时，可以成为普通话“太太”两字的音。由此类推，普通话的“开”，等于苏锡沪的“揩衣”；普通话的“怪”，等于苏锡沪的“怪意”。普通话的“块”，等于苏锡沪的“快意”，普通话的“代”，等于苏锡沪的“带意”。这样学去，虽不能得五分，已经有四分的程度了。

再说ㄟ。这一个音，等于无锡的“欧”字音。如果不管声调的话，我们可以说普通话的“梅”，等于无锡的“谋”，普通话的“雷”等于无锡的“楼”，普通话的“给”等于无锡的“狗”。无锡人学普通话，这一个音是很容易的。但是，就吴语区域全部的人看来，却有多数人很不容易学会。他们或以ㄝ代ㄟ，或以ㄞ代ㄟ（这是颇奇怪的现象），或以ㄧ代ㄟ。例如：

杯，悲，卑	该读ㄅㄟ，误读ㄅㄝ（“悲”“卑”或读ㄅㄧ）；
备，被，避	该读ㄅㄟ，误读ㄅㄝ或ㄅㄞ（“被”“避”或读ㄅㄧ）；
培，赔，陪，裴	该读ㄆㄟ，误读ㄆㄝ或ㄆㄞ；
配，佩，沛	该读ㄆㄟ，误读ㄆㄝ；
眉	该读ㄇㄟ，误读ㄇㄧ；
梅，煤，媒	该读ㄇㄟ，误读ㄇㄝ或ㄇㄞ；
妹，媚	该读ㄇㄟ，误读ㄇㄝ或ㄇㄞ；
非，飞，妃	该读ㄈㄟ，误读ㄈㄧ（或ㄈㄝ）；
肺，废	该读ㄈㄟ，误读ㄈㄧ（或ㄈㄝ）；
内	该读ㄋㄟ，误读ㄋㄝ或ㄋㄞ；
雷，累	该读ㄌㄟ，误读ㄌㄝ或ㄌㄞ；

类，累，泪　该读ㄌㄟ，　误读ㄌㄝ或ㄌㄞ
给　该读ㄍㄟ，　误读ㄍㄝ（或ㄐㄧㄝ）；
桂，贵　该读ㄍㄨㄟ，误读ㄍㄨㄝ；
归，规，龟　该读ㄍㄨㄟ，误读ㄍㄨㄝ；
愧　该读ㄎㄨㄟ，误读ㄎㄨㄝ；
灰，挥，辉，徽　该读ㄏㄨㄟ，误读ㄏㄨㄝ；
回　该读ㄏㄨㄟ，误读ㄏㄨㄝ，或ㄨㄝ，或ㄨㄞ；
会，惠，讳，汇，慧　该读ㄏㄨㄟ，误读ㄏㄨㄝ，或ㄨㄝ，或ㄨㄞ；
追，锥，椎　该读ㄓㄨㄟ，误读ㄗㄝ；
吹，炊，　该读ㄔㄨㄟ，误读ㄘㄝ；
垂，鎚，槌　该读ㄔㄨㄟ，误读ㄘㄝ或ㄘㄞ；
谁　该读ㄕㄟ　，误读ㄙㄝ；
　　或ㄕㄨㄟ，
水　该读ㄕㄨㄟ，误读ㄙㄝ；
威　该读ㄨㄟ，　误读ㄨㄝ；
危，巍，为　该读ㄨㄟ，误读ㄨㄝ或ㄨㄞ；
违，围，维　该读ㄨㄟ，误读ㄨㄝ（或ㄨㄞ）；
微　该读ㄨㄟ，误读ㄈㄧ（ㄨㄝ）；
未，味　该读ㄨㄟ，误读ㄈㄧ（或ㄨㄝ）。

末了说到ㄠ、ㄡ两韵母，就容易多了。有些上海人把普通话的ㄠ念成ㄊ，有些无锡人把普通话的ㄡ念成ㄟ，但是，这一类的现象是很少见的。大概学普通话的人，对于“早好倒老”“后陋就够”等音，都不觉得难学。现在我们就撇开不提了。

第三节　鼻音韵尾的增加

鼻音，就是俄文字母 м，н，英文字母 m，n 等音，又英文 thing 字里的“ng”也是鼻音。

在普通话里，ㄢㄣㄤㄥ四个韵母都是包含着鼻音的成分的。如果把鼻音成分分开来写，就是：

ㄢ＝ㄚㄣ　ㄧㄢ＝ㄧㄚㄣ　ㄨㄢ＝ㄨㄚㄣ　ㄩㄢ＝ㄩㄚㄣ

ㄣ＝ㄜㄣ　ㄧㄣ＝ㄧㄣ　ㄨㄣ＝ㄨㄣ　ㄩㄣ＝ㄩㄣ

ㄤ＝ㄚㄦ　ㄧㄤ＝ㄧㄚㄦ　ㄨㄤ＝ㄨㄚㄦ

ㄥ＝ㄜㄦ　ㄧㄥ＝ㄧㄦ　ㄨㄥ＝ㄨㄦ　ㄩㄥ＝ㄩㄦ

由此看来，ㄢㄣ的韵尾是ㄣ，ㄤㄥ的韵尾是ㄦ。就是所谓鼻音韵尾。有些字，在普通话与吴语里都是有鼻音韵尾的。例如“灵”字，在普通话与吴语里都念ㄌㄧㄥ。但是，另有些字，在普通话里有鼻音韵尾，在吴语里却没有了。如例“连”字，在普通话里念ㄌㄧㄢ（ㄌㄧㄚㄣ），而上海话却念ㄌㄧ（ㄌㄧ、ㄌㄧ之间的一个音（象英文 slowly 里的 ly，不象 lee 音）。由此看来，上海人的“连”字是没有鼻音韵尾的，如果他们要学普通话，必须把鼻音韵尾加上去才行。可惜得很，他们往往不感觉到那韵尾与普通话的韵尾不同，以致让它不带鼻音。非但上海人如此，江浙大多数的人都如此。这是最普遍的毛病，如果改不了，一开口就被人家知道您是江浙人。其实，ㄣ、ㄤ、ㄥ的鼻音韵尾都不容易被江浙人丢掉；江浙只难在一个ㄢ。现在把大多数的江浙人误读的字，分为两类，

举例如下：

（一）ㄢ误为ㄝ：

班　　该读为ㄅㄢ，　　误读为ㄅㄝ；
攀　　该读为ㄆㄢ，　　误读为ㄆㄝ；
蛮　　该读为ㄇㄢ，　　误读为ㄇㄝ；
番　　该读为ㄈㄢ，　　误读为ㄈㄝ；
单　　该读为ㄉㄢ，　　误读为ㄉㄝ；
摊　　该读为ㄊㄢ，　　误读为ㄊㄝ；
难　　该读为ㄋㄢ，　　误读为ㄋㄝ；
兰　　该读为ㄌㄢ，　　误读为ㄌㄝ；
喊　　该读为ㄏㄢ，　　误读为ㄏㄝ。

（二）ㄧㄢ误为ㄧ①或ㄧㄝ：

边，编，鞭　　该读为ㄅㄧㄢ，　误读为ㄅㄧㄝ或ㄅㄧ；
偏，篇，翩　　该读为ㄆㄧㄢ，　误读为ㄆㄧㄝ或ㄆㄧ；
棉，眠　　该读为ㄇㄧㄢ，　误读为ㄇㄧㄝ或ㄇㄧ；
颠，癫　　该读为ㄉㄧㄢ，　误读为ㄉㄧㄝ或ㄉㄧ；
天，添　　该读为ㄊㄧㄢ，　误读为ㄊㄧㄝ或ㄊㄧ；
年　　该读为ㄋㄧㄢ，　误读为ㄋㄧㄝ或ㄋㄧ；
连，廉，联，怜　该读为ㄌㄧㄢ，　误读为ㄌㄧㄝ或ㄌㄧ；
间，艰，兼，奸　该读为ㄐㄧㄢ，　误读为ㄐㄧㄝ或ㄐㄧ；
尖，笺　　该读为ㄐㄧㄢ，　误读为ㄗㄧㄝ或ㄗㄧ；
牵，谦　　该读为ㄑㄧㄢ，　误读为ㄑㄧㄝ或ㄑㄧ；

① 这ㄧ的发音部位很象英文的短音 i，但其音可以延长，并不像一个短音。

千，签，迁　该读为ㄑㄧㄢ，误读为ㄘㄧㄝ或ㄘㄧ；
先，仙　该读为ㄒㄧㄢ，误读为ㄙㄧㄝ或ㄙㄧ；
烟，淹，焉　该读为ㄧㄢ，误读为ㄧㄝ或ㄧ。

上面的两类字当中，第一类的错误比较地容易矫正，第二类很难矫正。从这个事实很不容易解释出一个理由来，但普通的情形确是如此。

第四节　鼻音韵尾的辨别

在普通话里，鼻音韵尾共有ㄣ与ㄤ两类，ㄢ、ㄣ是属于ㄣ类的，ㄤ、ㄥ是属于ㄤ类的，绝对不能相混。在吴语里，ㄢ往往与ㄤ相混，ㄣ往往与ㄥ相混，尤以后一种情形为最普通，而且最难矫正。

上节说过，江浙人往往以ㄝ代ㄢ，但这只是初学普通话的人的错误。如果进步了些，就晓得避免以ㄝ代ㄢ，可惜他们又走入另一条错误的道路，以ㄤ代ㄢ。例如：

办，半，扮①　该读为ㄅㄢ，误读ㄅㄤ，与"镑""棒"相混；②
判，盼　该读ㄆㄢ，误读ㄆㄤ，与"胖"相混；
馒，蛮　该读ㄇㄢ，误读ㄇㄤ，与"忙""盲"相混；
饭，贩，犯，泛，范　该读ㄈㄢ，误读ㄈㄤ，与"放"相混；
单，丹　该读ㄉㄢ，误读ㄉㄤ，与"当"相混；
贪，摊，摊，坍　该读ㄊㄢ，误读ㄊㄤ，与"汤"相混；

① "办""半"在吴语里不同音，在普通话却同音。下仿此。
② "镑""棒"在普通话里念ㄅㄤ，不念ㄅㄣ。下仿此。

南，难，男	该读ㄋㄢ，	误读ㄋㄠ，	与“囊”相混；
兰，蓝，婪，岚	该读ㄌㄢ，	误读ㄌㄠ，	与“郎”“狼”相混；
干，肝，甘	该读ㄍㄢ，	误读ㄍㄠ，	与“缸”“刚”相混；
官，关，冠，鳏	该读ㄍㄨㄢ，	误读ㄍㄨㄠ，	与“光”相混；
看，勘	该读ㄎㄢ，	误读ㄎㄠ，	与“抗”相混；
宽	该读ㄎㄨㄢ，	误读ㄎㄨㄠ，	与“匡”“筐”相混；
寒，含，函，韩，邯	该读ㄏㄢ，	误读ㄏㄠ，	与“杭”“航”相混；
欢	该读ㄏㄨㄢ，	误读ㄏㄨㄠ，	与“荒”“慌”相混；
占，站，栈，暂，战	该读ㄓㄢ，	误读ㄓㄠ，	与“帐”“幛”相混；
产	该读ㄔㄢ，	误读ㄔㄠ，	与“厂”相混；
然	该读ㄖㄢ，	误读ㄖㄠ，	与“襁”相混；
参，餐	该读ㄘㄢ，	误读ㄘㄠ，	与“仓”相混；
三	该读ㄙㄢ，	误读ㄙㄠ，	与“桑”“丧”相混；
玩，丸，完，顽	该读ㄨㄢ，	误读ㄨㄠ，	与“王”相混；

其实这种错误也可以设法矫正的。当您把ㄢ音念到快完的时候，连忙将舌尖抵住前腭，就不会变为ㄠ音的。此外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利用吴语里的“唔”字（普通话里的“你们”，苏州叫“唔笃”，昆山、宝山叫“唔得”，宁波叫“唔徐”）。例如把“单”字念作“ㄉㄚ唔”，“贪”字念作“ㄊㄚ唔”，“甘”字念作“ㄍㄚ唔”，“官”字念作“ㄍㄨㄚ唔”，“刊”字念作“ㄎㄚ唔”，“宽”字念作“ㄎㄨㄚ唔”，“欢”字念作“ㄏㄨㄚ唔”，“战”字念作“ㄓㄚ唔”，“产”字念作“ㄔㄚ唔”，“然”字念作“ㄖㄚ唔”，“餐”字念作“ㄘㄚ唔”，“三”字念作“ㄙㄚ唔”。由此类推，就不会有ㄢ、ㄠ相混的毛病了。

至于ㄣ、ㄥ相混，情形又不很相同。ㄢ、ㄤ相混时，是江浙人嘴里没有ㄢ，凡该念ㄢ的都往往被他们念成ㄤ；ㄣ、ㄥ相混时，是江浙有些地方有ㄣ而无ㄥ，有些地方有ㄥ而无ㄣ，有些地方ㄣ、ㄥ都有，但他们自己的耳朵里听不出一个分别，用起来是随便乱用的。

所谓ㄣ、ㄥ相混，又可细分为两类：（一）ㄣ与ㄥ混，（二）ㄧㄣ与ㄧㄥ混。

（一）ㄣ与ㄥ相混：

"根""耕"混，①"根"该读ㄍㄣ，"耕"该读ㄍㄥ（阴平）；

"真""征"混，"真"该读ㄓㄣ，"征"该读ㄓㄥ（阴平）；

"震""正"混，"震"该读ㄓㄣ，"正"该读ㄓㄥ（去声）；

"枕""整"混，"枕"该读ㄓㄣ，"整"该读ㄓㄥ（上声）；

"陈""程"混，"陈"该读ㄔㄣ，"程"该读ㄔㄥ（阳平）；

"深""升"混，"深"该读ㄕㄣ，"升"该读ㄕㄥ（阴平）；

"神""绳"混，"神"该读ㄕㄣ，"绳"该读ㄕㄥ（阳平）；

"慎""盛"混，"慎"该读ㄕㄣ，"盛"该读ㄕㄥ（去声）；

"仁""仍"混，"仁"该读ㄖㄣ，"仍"该读ㄖㄥ（阳平）；

"森""僧"混，"森"该读ㄙㄣ，"僧"该读ㄙㄥ（阴平）；

（二）ㄧㄣ与ㄧㄥ相混：

"宾""兵"混，"宾"该读ㄅㄧㄣ，"兵"该读ㄅㄧㄥ（阴平）；

"贫""平"混，"贫"该读ㄆㄧㄣ，"平"该读ㄆㄧㄥ（阳平）；

"民""明"混，"民"该读ㄇㄧㄣ，"明"该读ㄇㄧㄥ（阳平）；

① 所谓"混"，指江浙的白话而言，江浙各地的方言里，"根""耕"是不混的。

“您”“宁”混，“您”该读ㄋㄧㄣ，“宁”该读ㄋㄧㄥ（阳平）；
“林”“凌”混，“林”该读ㄌㄧㄣ，“凌”该读ㄌㄧㄥ（阳平）；
“吝”“令”混，“吝”该读ㄌㄧㄣ，“令”该读ㄌㄧㄥ（去声）；
“今”“经”混，“今”该读ㄐㄧㄣ，“经”该读ㄐㄧㄥ（阴平）；
“禁”“镜”混，“禁”该读ㄐㄧㄣ，“镜”该读ㄐㄧㄥ（去声）；
“紧”“警”混，“紧”该读ㄐㄧㄣ，“警”该读ㄐㄧㄥ（上声）；
“侵”“青”混，“侵”该读ㄑㄧㄣ，“青”该读ㄑㄧㄥ（阴平）；
“钦”“轻”混，“钦”该读ㄑㄧㄣ，“轻”该读ㄑㄧㄥ（阴平）；
“秦”“情”混，“秦”该读ㄑㄧㄣ，“情”该读ㄑㄧㄥ（阳平）；
“琴”“繁”混，“琴”该读ㄑㄧㄣ，“繁”该读ㄑㄧㄥ（阳平）；
“寝”“请”混，“寝”该读ㄑㄧㄣ，“请”该读ㄑㄧㄥ（上声）；
“新”“星”混，“新”该读ㄒㄧㄣ，“星”该读ㄒㄧㄥ（阴平）；
“欣”“兴”混，“欣”该读ㄒㄧㄣ，“兴”该读ㄒㄧㄥ（阴平）；
“信”“姓”混，“信”该读ㄒㄧㄣ，“姓”该读ㄒㄧㄥ（去声）；
“音”“英”混，“音”该读ㄧㄣ，“英”该读ㄧㄥ（阴平）；
“银”“迎”混，“银”该读ㄧㄣ，“迎”该读ㄧㄥ（阳平）；
“淫”“赢”混，“淫”该读ㄧㄣ，“赢”该读ㄧㄥ（阳平）；
“引”“影”混，“引”该读ㄧㄣ，“影”该读ㄧㄥ（上声）；
“印”“应”混，“印”该读ㄧㄣ，“应”该读ㄧㄥ（去声）；

要医治ㄣ、ㄥ相混的毛病，仍该像医治ㄢ、ㄤ相混的方法。当您把ㄣ音念到快完的时候，连忙将舌尖抵住前腭，就不致变为ㄥ音。又可以利用吴语里的“唔”字，但同时要用江浙白话里的“五”字（是“五块洋钿”的“五”，不是“五福”的“五”）例如：

"真""枕""震"="业ㄓ唔""征""整""正"="业ㄓ五"①

"陈""沈""臣"="彳ㄓ唔""程""成""丞"="彳ㄓ五"

"申""身""深"="尸ㄓ唔""升""生""声"="尸ㄓ五"

"仁""忍""任"="日ㄓ唔""仍""礽""扔"="日ㄓ五"

"宾""斌""彬"="ㄅㄧ唔""冰""饼""病"="ㄅㄧ五"

"贫""品""牝"="ㄆㄧ唔""平""凭""屏"="ㄆㄧ五"

"民""敏""闽"="ㄇㄧ唔""明""鸣""命"="ㄇㄧ五"

"林""邻""吝"="ㄌㄧ唔""凌""灵""令"="ㄌㄧ五"

"今""紧""禁"="ㄐㄧ唔""经""警""镜"="ㄐㄧ五"

"亲""秦""侵"="ㄑㄧ唔""清""情""轻"="ㄑㄧ五"

"心""新""宿"="ㄒㄧ唔""兴""星""姓"="ㄒㄧ五"

"音""银""印"="ㄧ唔""英""迎""应"="ㄧ五"

这样练习纯熟，就不会把"程"先生叫做"陈"先生，也不会把"林"先生叫做"凌"先生了。

学习至此，如果处处都能领略，已经是四分的程度了。若要更求完善，请读下章。

① 这里不管声调。下仿此。

第四章　更进一步的学习

第一节　由异而同

在第一章第三节里，我们谈过两种类推法：第一是由异而同，第二是由同而异。本章将再详细举例使读者完全知道某字该读某音。现在先说由异而同，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字在吴语是不同音的，到普通话里却同音了。

（甲）声母的关系：

江，将（ㄐㄧㄤ）；　讲，奖（ㄐㄧㄤ）；　降，酱（ㄐㄧㄤ）；
强，墙（ㄑㄧㄤ）；　香，厢（ㄒㄧㄤ）；　享，想（ㄒㄧㄤ）；
向，相（ㄒㄧㄤ）；　项，象（ㄒㄧㄤ）；　经，精（ㄐㄧㄥ）；
景，井（ㄐㄧㄥ）；　敬，净（ㄐㄧㄥ）；　轻，清（ㄑㄧㄥ）；
顷，清（ㄑㄧㄥ）；　兴，星（ㄒㄧㄥ）；　仰，养（ㄧㄤ）；
迎，盈（ㄧㄥ）；　记，祭（ㄐㄧ）；　欺，妻（ㄑㄧ）；
气，砌（ㄑㄧ）；　极，疾（ㄐㄧ）；　希，西（ㄒㄧ）；
喜，洗（ㄒㄧ）；　戏，细（ㄒㄧ）；　疑，移（ㄧ）；
义，易（ㄧ）；　交，焦（ㄐㄧㄠ）；　教，醮（ㄐㄧㄠ）；
乔，樵（ㄑㄧㄠ）；　巧，悄（ㄑㄧㄠ）；　窍，俏（ㄑㄧㄠ）；

金，津（ㄐㄧㄣ）；　禁，进（ㄐㄧㄣ）；　坚，尖（ㄐㄧㄢ）；
拣，剪（ㄐㄧㄢ）；　见，箭（ㄐㄧㄢ）；　九，酒（ㄐㄧㄡ）；
救，就（ㄐㄧㄡ）；　尧，遥（ㄧㄠ）；　银，寅（ㄧㄣ）；
言，盐（ㄧㄢ）；　眼，演（ㄧㄢ）；　砚，艳（ㄧㄢ）；
乾，前（ㄑㄧㄢ）；　牵，千（ㄑㄧㄢ）；　健，贱（ㄐㄧㄢ）；
显，癣（ㄒㄧㄢ）；　献，线（ㄒㄧㄢ）；　休，修（ㄒㄧㄡ）；
硬，应（ㄧㄥ）；　傲，奥（ㄠ）；　偶，呕（ㄡ）；
艾，爱（ㄞ）；　岸，暗（ㄢ）；　吾，无（ㄨ）；
五，武（ㄨ）；　悟，务（ㄨ）；　危，微（ㄨㄟ）；
伟，尾（ㄨㄟ）；　魏，味（ㄨㄟ）；　豌，晚（ㄨㄢ）；
腕，万（ㄨㄢ）；　月，越（ㄩㄝ）；　鱼，余（ㄩ）；
语，驭（ㄩ）；　遇，喻（ㄩ）；　玉，郁（ㄩ）；
元，员（ㄩㄢ）；　愿，怨（ㄩㄢ）；　旬，聚（ㄐㄩ）；
驱，趋（ㄑㄩ）；　去，趣（ㄑㄩ）；　权，全（ㄑㄩㄢ）；
虚，须（ㄒㄩ）；　酗，叙（ㄒㄩ）；　戎，容（ㄖㄨㄥ）。

（乙）韵母的关系

孟，梦（ㄇㄥ）；　朋，蓬（ㄆㄥ）；　般，班（ㄅㄢ）；
半，办（ㄅㄢ）；　潘，攀（ㄆㄢ）；　瞒，蛮（ㄇㄢ）；
贪，摊（ㄊㄢ）；　谭，谈（ㄊㄢ）；　探，炭（ㄊㄢ）；
南，难（ㄋㄢ）；　甘，尴（ㄍㄢ）；　罕，喊（ㄏㄢ）；
桓，还（ㄏㄨㄢ）；　换，患（ㄏㄨㄢ）；　缠，馋（ㄔㄢ）；
战，栈（ㄓㄢ）；　传，赚（ㄓㄨㄢ）；　蚕，残（ㄘㄢ）；
格，各（ㄍㄜ）；　客，刻（ㄎㄜ）；　莫，墨（ㄇㄛ）。

（丙）声调的关系：

巴，八（ㄅㄚ阴平）；波，钵（ㄅㄛ阴平）；

脖，伯（ㄅㄛ阳平）；　补，卜（ㄅㄨ上声）；

稻，到（ㄉㄠ去声）；嫡，敌（ㄉㄧ阳平）；

忒，特（ㄊㄜ去声）；翅，赤（ㄔ去声）；

术，束（ㄕㄨ去声）；　则，泽（ㄗㄜ阳平）；

益，翼（ㄧ去声）；　务，物（ㄨ去声）。

第二节　由同而异

我们在第一章说过由同而异的类推法是最难的，在许多地方只好逐字硬记，没有捷径可循。本节就是把在吴语里为同音，而在普通话里为异音的字，择其较常用者，都写下来，叫大家去硬记。

甲　声母方面

（1）吴语读ㄗ而普通话分为ㄓ、ㄗ两音者：①

ㄓ〔阴平〕之，芝，支，枝，肢，知，蜘，祇，脂，卮，栀，祇，胝，只，汁，织；〔阳平〕直，值，植，殖，埴，执，絷，蛰，摭，跖，蛭，职，踯；〔上声〕止，址，芷，沚，祉，趾，阯，砥，只，咫，枳，轵，旨，恉，指，纸，黹；〔去声〕志，誌，痣，智，至，桎，致，緻，峙，痔，畤，制，挚，贽，鸷，置，寘，滞，寔，彘，雉，稚，帜，治，豸，质，蹎，忮，窒，桎，蛭，膣，秩，帙，

① 此处所谓吴语读ㄗ，只指江浙人的白话而言，下面ㄘㄙ仿此。

陟，隲，炙，锱。

ㄗ〔阴平〕资，孜，咨，姿，粢，越，贲，髭，兹，滋，孳，镃，菑，淄，缁，辎，锱；〔上声〕子，籽，紫，笫，秭，梓，訾，渍；〔去声〕字，眦，胾，渍，自，恣。

ㄓㄚ〔阴平〕查，渣，札；〔阳平〕炸，札，扎，铡，铡，闸；〔上声〕眨；〔去声〕乍，诈，炸，咋，蚱，榨，咤，栅。

ㄗㄚ〔阴平〕咂，扎，匝；〔阳平〕咱，杂，砸。

ㄓㄜ〔阴平〕遮，螫；〔阳平〕折，辙，哲，蜇，谪，辄；〔上声〕者，赭；〔去声〕蔗，鹧，这，浙。

ㄗㄜ〔阳平〕则，择，泽，责，啧，赜，帻，箦；〔去声〕仄，昃，侧。

ㄓㄞ〔阴平〕斋，摘；〔阳平〕宅，择，翟；〔上声〕窄；〔去声〕债，寨，砦，瘵。

ㄗㄞ〔阴平〕灾，哉，栽；〔上声〕宰，崽，载；〔去声〕载，在，再。

ㄓㄟ〔去声〕这。①

ㄗㄟ〔阳平〕贼。

ㄓㄠ〔阴平〕招，昭，钊，朝；〔阳平〕着；〔上声〕爪，找，沼；〔去声〕召，照，诏，兆，罩，肇，赵，櫂，旐。

ㄗㄠ〔阴平〕糟，遭，蹧；〔阳平〕凿；〔上声〕澡，藻，蚤，早，

① “这”两字之合音。

枣；〔去声〕造，皂，躁，慥，燥，噪，灶。

ㄓㄡ〔阴平〕州，舟，洲，轴，周，週，啁，鲷，粥；〔阳平〕轴，舳，妯；〔上声〕肘，帚；〔去声〕咒，宙，胄，纣，酎，皱，绉，侵，籀，骤。

ㄗㄡ〔阴平〕邹，驺，诌，陬，诹，掫；〔上声〕走；〔去声〕奏，揍。

ㄓㄢ〔阴平〕占，沾，觇，霑，詹，瞻，旃，毡，邅，鳣；〔上声〕展，辗，斩，崭，戗，琖，盏，颠；〔去声〕占，站，绽，栈，暂，战，湛，颤，蘸。

ㄗㄢ〔阴平〕簪；〔阳平〕咱；〔上声〕攒，趱；〔去声〕赞，瓒，鄼。

ㄓㄣ〔阴平〕珍，针，箴，贞，侦，桢，桢，真，禛，榛，蓁，臻，溱，斟，砧，甄；〔上声〕枕，瘨，诊，畛，轸，稹；〔去声〕振，震，赈，娠，鸩，朕，阵，镇。

ㄗㄣ〔阴平〕鑽；①〔上声〕怎；〔去声〕譖。

ㄓㄤ〔阴平〕章，彰，漳，樟，嫜，璋，麞，张；〔上声〕长，涨，掌；〔去声〕丈，仗，杖，帐，账，胀，涨，障，幛，嶂，瘴。

ㄗㄤ〔阴平〕臧，贓，牂；〔去声〕葬，藏，奘。

ㄓㄥ〔阴平〕征，怔，钲，争，崢，狰，睁，筝，烝，蒸，症；〔上声〕整，拯；〔去声〕正，政，症，挣，证，郑。

ㄗㄥ〔阴平〕曾，增，憎，缯，矰；〔去声〕赠，甑。

① 凡一字两见者，表示有两种读法。下仿此。

ㄓㄨ〔阴平〕朱，株，珠，硃，侏，洙，茱，蛛，铢，诛，邾，猪，诸，潴；〔阳平〕竹，竺，烛，躅，筑；〔上声〕主，拄，麈，煮，渚，贮，嘱，瞩；〔去声〕住，注，柱，炷，蛀，註，驻，助，翥，著，箸，箸，筯，杼，铸，祝，伫，苎，纻。

ㄗㄨ〔阴平〕租；〔阳平〕足，卒，捽，族，镞；〔上声〕祖，阻，组，俎，俎。

ㄓㄨㄚ〔阴平〕抓；〔上声〕爪。

ㄓㄨㄛ〔阴平〕桌，捉，涿；〔阳平〕酌，灼，着，浊，镯，琢，诼，啄，濯，擢，卓，茁，斲，斫。

ㄗㄨㄛ〔阴平〕嘬；〔阳平〕昨；〔上声〕左，佐；〔去声〕坐，座，做，胙，祚，阼，作，怍，酢。

ㄓㄨㄟ〔阴平〕追，锥，椎，骓；〔去声〕缀，缒，坠，赘，惴。

ㄗㄨㄟ〔上声〕嘴；〔去声〕最，醉，罪，槜，蕞。

ㄓㄨㄢ〔阴平〕专，砖，颛；〔上声〕转，啭；〔去声〕传，篆，撰，譔，馔，赚。

ㄗㄨㄢ〔阴平〕钻；〔上声〕纂，缵；〔去声〕钻。

ㄓㄨㄣ〔阴平〕谆，屯，迍，窀；〔上声〕准，准，隼。

ㄗㄨㄣ〔阴平〕尊，樽，遵；〔上声〕撙；〔去声〕俊。

ㄓㄨㄤ〔阴平〕庄，装，妆，桩；〔去声〕壮，状，撞。

ㄓㄨㄥ〔阴平〕中，忠，盅，衷，终，螽，钟；〔上声〕种，肿，踵，冢；〔去声〕仲，中，重，种，众。

ㄗㄨㄥ〔阴平〕宗，棕，踪，鬃，纵；〔上声〕总；〔去声〕棕，纵，从，综。

(2) 吴语读ㄘ而普通话分为ㄔ、ㄘ两音者：

ㄔ〔阴平〕痴，蚩，媸，嗤，摛，螭，魑，鸱，絺，鄢，笞，吃；〔阳平〕池，驰，迟，墀，匙，踟，持，坻；〔上声〕耻，侈，褫，豉，齿，尺；〔去声〕翅，啻，炽，眙，鸱，斥，敕，饬，赤，叱。

ㄘ〔阴平〕雌，疵；〔阳平〕词，祠，辞，慈，磁，茨，瓷，鹚；〔上声〕此，泚；〔去声〕次，刺，厕。

ㄔㄚ〔阴平〕叉，差，插；〔阳平〕茶，搽，查，察，楂，锸；〔去声〕衩，侘，诧，岔，刹。

ㄘㄚ〔阴平〕擦。

ㄔㄜ〔阴平〕车；〔上声〕扯；〔去声〕彻，澈，撤，辙，掣，坼。

ㄘㄜ〔去声〕侧，测，恻，厕，策，册。

ㄔㄞ〔阴平〕钗，差，拆；〔阳平〕柴，豺，侪；〔去声〕蹇，瘥。

ㄘㄞ〔阴平〕猜；〔阳平〕才，材，财，裁；〔上声〕采，彩，睬，寀，踩；〔去声〕菜，蔡。

ㄔㄠ〔阴平〕抄，钞，超，剿；〔阳平〕，朝，潮，嘲，巢，晁；〔上声〕吵，炒。

ㄘㄠ〔阴平〕操，糙；〔阳平〕曹，嘈，漕，槽，螬；〔上声〕草。

ㄔㄡ〔阴平〕抽，瘳；〔阳平〕酬，愁，绸，稠，惆，裯，俦，畴，筹，踌，仇，雠；〔上声〕丑，瞅；〔去声〕臭。

ㄘㄡ〔去声〕凑，腠，辏。

ㄔㄢ〔阴平〕搀；〔阳平〕蝉，禅，婵，馋，蟾，廛，缠，潭，孱，潺，蟾；〔上声〕产，铲，剡，阐，冁，谄，蒇；

〔去声〕忏，谶。

ㄘㄢ〔阴平〕参，骖，餐；〔阳平〕残，惭，蚕；〔上声〕惨，惭；〔去声〕粲，灿。

ㄔㄣ〔阴平〕嗔，琛，郴；〔阳平〕沈，忱，辰，晨，宸；陈，臣，尘，谌，橙；〔去声〕趁，榇，衬。

ㄘㄣ〔阴平〕参；〔阳平〕岑，涔。

ㄔㄤ〔阴平〕昌，娼，猖，阊；〔阳平〕常，长，萇，场，肠，嫦，尝，徜，裳，偿；〔上声〕厂，敞，氅，昶，场；〔去声〕唱，倡，怅，畅，鬯。

ㄘㄤ〔阴平〕仓，伧，沧，苍，舱，鸧；〔阳平〕藏。

ㄔㄥ〔阴平〕称，琤，瞠，撑，赬；〔阳平〕成，诚，城，盛，呈，程，裎，酲，丞，承，橙，澄，惩，塍；〔上声〕逞，骋；〔去声〕秤。

ㄘㄥ〔阴平〕曾，层，蹭，鄫；〔去声〕蹭。

ㄔㄨ〔阴平〕初，出，齣；〔阳平〕除，滁，除，厨，橱，躇，蹰，锄，雏；〔上声〕储，处，础，杵，楮，褚；〔去声〕处，畜，搐，触，怵，黜，蠹。

ㄔㄨㄟ〔阴平〕雏；〔去声〕踔，啜，辍，龊。

ㄘㄨㄛ〔阴平〕搓，磋，蹉；〔去声〕措，厝，错，挫，剉。

ㄔㄨㄞ〔阴平〕揣；〔上声〕揣；〔去声〕揣。

ㄔㄨㄟ〔阴平〕吹，炊；〔阳平〕垂，捶，锤，陲，搥，槌，鎚；〔去声〕吹。

ㄘㄨㄟ〔阴平〕崔，催，摧，缞，榱；〔去声〕啐，悴，淬，萃，粹，瘁，翠，脆，毳。

ㄔㄨㄢ〔阴平〕川，穿；〔阳平〕船，传，椽；〔上声〕舛，喘；〔去声〕钏，串。

ㄘㄨㄢ〔阴平〕氽；〔去声〕窜，篡，爨。

ㄔㄨㄣ〔阴平〕春，椿；〔阳平〕唇，淳，醇，鹑，纯，莼；〔上声〕蠢。

ㄘㄨㄣ〔阴平〕村，皴；〔阳平〕存，蹲；〔上声〕忖；〔去声〕寸。

ㄔㄨㄤ〔阴平〕窗，疮；〔阳平〕床，幢；〔上声〕闯；〔去声〕创，怆。

ㄔㄨㄥ〔阴平〕充，冲，忡，憧，舂；〔阳平〕虫，重，崇，种；〔上声〕宠；〔去声〕铳，冲。

ㄘㄨㄥ〔阴平〕聪，骢，葱，囱；〔阳平〕从，丛，琮，淙。

(3) 吴语读ㄙ而普通话分为ㄕ、ㄙ两音者：

ㄕ〔阴平〕尸，诗，师，狮，施，蓍，虱，湿；〔阳平〕时，埘，鲥，莳，十，什，拾，石，硕，颗，食，蚀，实，寔，湜；〔上声〕史，使，矢，始，屎，弛，豕，驶；〔去声〕是，諟，士，仕，示，视，世，贳，市，柿，侍，恃，试，弑，筮，噬，誓，逝，事，势，嗜，谥，氏，舐，式，拭，轼，室，释，适，奭，饰。

ㄙ〔阴平〕私，思，偲，缌，司，斯，嘶，撕，厮，丝；〔上声〕死；〔去声〕四，泗，驷，似，姒，巳，祀，耜，涘，肆，赐，寺，兕。

ㄕㄚ〔阴平〕沙，痧，砂，纱，鲨，裟，杉，杀；〔上声〕傻；〔去声〕箑，霎，煞，歃。

ㄙㄚ〔阴平〕仨，撒；〔上声〕洒，靸；〔去声〕萨，飒，卅，跋。

ㄕㄜ〔阴平〕奢，赊；〔阳平〕蛇，佘，舌；〔上声〕舍；〔去声〕射，麝，社，舍，赦，设，摄，涉，歙。

ㄙㄜ〔去声〕色，塞，瑟，啬，穑，涩。

ㄕㄞ〔阴平〕筛；〔上声〕骰，色；〔去声〕晒。

ㄙㄞ〔阴平〕腮，鳃，塞；〔去声〕赛，塞。

ㄕㄟ〔阳平〕谁。

ㄙㄟ〔阴平〕塞。

ㄕㄠ〔阴平〕烧，梢，捎，艄，筲，蛸；〔阳平〕韶，勺，芍；〔上声〕少；〔去声〕绍，邵，劭，哨，少。

ㄙㄠ〔阴平〕骚，搔，缲，艘，臊；〔上声〕嫂，扫；〔去声〕臊，扫。

ㄕㄡ〔阴平〕收；〔阳平〕熟；〔上声〕守，手，首；〔去声〕受，授，绶，狩，兽，瘦，寿，售。

ㄙㄡ〔阴平〕搜，廋，溲；〔上声〕叟，擞，薮，嗽；〔去声〕嗽，漱。

ㄕㄢ〔阴平〕山，舢，衫，删，珊，姗，跚，扇，煽，羶，苫，潸，苫；〔上声〕闪，陕；〔去声〕扇，骟，汕，疝，讪，善，膳，蛸，缮，鄯，擅，嬗，掞，赡。

ㄙㄢ〔阴平〕三，毵；〔上声〕伞，散；〔去声〕散。

ㄕㄣ〔阴平〕申，伸，呻，绅，深，参，身，娠；〔阳平〕神；〔上声〕审，婶，渖，沈，哂，矧；〔去声〕甚，椹，渗，慎，肾。蜃。

ㄙㄣ〔阴平〕森。

ㄕㄤ〔阴平〕伤，殇，觞，商；〔上声〕上，赏，晌；〔去声〕尚，上。

ㄙㄤ〔阴平〕桑，丧；〔上声〕嗓，颡；〔去声〕丧。

ㄕㄥ〔阴平〕升，生，牲，笙，甥；声，胜；〔阳平〕绳，渑；〔上声〕省，眚；〔去声〕胜，剩，盛，乘，圣。

ㄙㄥ〔阴平〕僧。

ㄕㄨ〔阴平〕舒，书，疏，蔬，梳，输，殊，姝，樗，摴，殳，枢，摅；〔阳平〕孰，塾，赎；〔上声〕暑，署，薯，鼠，数，黍，属，蜀；〔去声〕树，竖，漱，戍，恕，庶，署，曙，数，墅，述，术，束，倏。

ㄙㄨ〔阴平〕苏，稣，甦，酥；〔阳平〕俗；〔去声〕素，愫，膆，嗉，诉，愬，溯，塑，肃，骕，速，涑，觫，饰，蔌，觫，宿，缩，蓿，夙，粟，谡，窣。

ㄕㄨㄚ〔阴平〕刷；〔上声〕耍。

ㄕㄨㄛ〔阴平〕说；〔去声〕朔，槊，烁，铄，数，硕。

ㄙㄨㄛ〔阴平〕唆，梭，蓑，娑，莎，挲，嗦，缩；〔上声〕锁，琐，所，索。

ㄕㄨㄞ〔阴平〕衰，摔；〔上声〕甩；〔去声〕帅。

ㄕㄨㄟ〔上声〕水；〔去声〕税，帨，蜕，睡。

ㄙㄨㄟ〔阴平〕虽，尿，荽，睢；〔阳平〕随，隋；〔上声〕髓；〔去声〕遂，隧，燧，邃，岁，碎，谇，穗，繐，祟。

ㄕㄨㄢ〔阴平〕拴，栓，闩；〔去声〕涮。

ㄙㄨㄢ〔阴平〕痠，酸，狻；〔去声〕算，蒜。

ㄕㄨㄣ〔上声〕盾，楯，吮；〔去声〕顺，舜，瞬。

ㄙㄨㄣ〔阴平〕孙，狲，荪，飧；〔上声〕损，笋；〔去声〕巽，噀，逊。

ㄕㄨㄤ〔阴平〕双，霜，孀；〔上声〕爽。

ㄙㄨㄥ〔阴平〕松，淞，菘，鬆，嵩，娀；〔上声〕悚，竦，怂，耸；〔去声〕宋，送，讼，颂，诵。

(4) 吴语读ㄙ" 而普通话分为ㄓ、ㄔ、ㄕ、ㄗ、ㄘ、ㄙ、ㄖ七音者，①

时，鲥，埘，莳（以上读ㄕ）；词，祠，辞，慈，磁，瓷（以上读ㄘ）；治，稚，雉（以上读ㄓ）；宰，自（以上读ㄗ）；似，姒，祀，嗣，巳，饲，俟，涘（以上读ㄙ）；池，驰，迟，持，挈（以上读ㄔ）。

韶，绍，邵，劭（以上读ㄕㄠ）；曹，嘈，漕，槽，螬（以上读ㄘㄠ）；兆，召，赵（以上读ㄓㄠ）；造（读ㄗㄠ）；潮，朝，巢，晁（以上读ㄔㄠ）；饶，娆，荛（以上读ㄖㄠ）。

蓴，膳，鳝，缮（以上读ㄕㄢ）；蕃（读ㄘㄢ）；缠，廛（以上读ㄔㄢ）；然，燃（以上读ㄖㄢ）。

阵，鸩（以上读ㄓㄣ）；陈，沉，忱，辰，晨，尘，橙（以上读ㄔㄣ）；甚，慎（以上读ㄕㄣ）；岑（读ㄘㄣ）；仁，任，人，妊，壬，紝，衽，飪，赁（以上读ㄖㄣ）。

尚，上（以上读ㄕㄤ）；丈，仗，杖（以上读ㄓㄤ）；长，场，肠，常，嫦，偿（以上读ㄔㄤ）。

绳，盛（以上读ㄕㄥ），层，曾（以上读ㄘㄥ），郑（读ㄓㄥ）；

① 吴语亦有分为ㄕ"、ㄙ"两音者，今就其混者而言。

赠（读ㄗㄥ）；成，城，诚，程，呈，酲，丞，乘，承，惩（以上读ㄔㄥ）；仍，礽（以上读ㄖㄥ）。

赎，熟，孰，塾（以上读ㄕㄨ）；俗（读ㄙㄨ）；逐（以上读ㄓㄨ）；族，镞（以上读ㄗㄨ）。

睡（读ㄕㄨㄟ）；随，隋，遂，隧，燧（以上读ㄙㄨㄟ）；坠，缒（以上读ㄓㄨㄟ）；罪（读ㄗㄨㄟ）；垂，陲，槌（以上读ㄔㄨㄟ）。

实，石，食，蚀，十，拾，什（以上读ㄕ）；直，值，植，殖姪（以上读ㄓ）；日（读ㄖ）。

宅（读ㄓㄞ）；若，弱（以上读ㄖㄨㄛ）；瑞，锐，睿（以上读ㄖㄨㄟ）。

受，授，绶，寿，售（以上读ㄕㄡ）；柔，揉，蹂（以上读ㄖㄡ）；纣，宙，胄（以上读ㄓㄡ）；愁，酬，绸，畴，筹，仇，踌，雠（以上读ㄔㄡ）。

树（读ㄕㄨ）；除，野，橱，躇，锄，储（以上读ㄔㄨ）；助（读ㄓㄨ）；如，儒，孺，乳（以上读ㄖㄨ）。

床（读ㄔㄨㄤ）；状（读ㄓㄨㄤ）。

从，丛（以上读ㄘㄨㄥ）；淞，颂，诵（以上读ㄙㄨㄥ）；仲，重（以上读ㄓㄨㄥ）；虫，重，崇（以上读ㄔㄨㄥ）。

（5）吴语读广而普通话分为ㄋ、ㄌ、ㄖ、ㄐ四音者：

泥，尼，呢，怩，妮，倪，霓，輗，猊，麑，拟，旎，腻，睨（以上读ㄋㄧ）；宜，疑，仪，蚁，义，议，毅，艺，呓，谊，羿，剿（以上读ㄧ）。

孽，蘖，陧，聂，蹑，镊，臬，涅，啮（以上读ㄋㄧㄝ）；业，

邺（以上读ㄧㄝ）。

鸟，茑，袅（以上读ㄋㄧㄠ）；

尧，哓（以上读ㄧㄠ）；饶，荛，娆，扰，遶，绕（以上读ㄖㄠ）。

牛，扭，纽，钮，狃（以上读ㄋㄧㄡ）。

年，黏，拈，辇，念，廿（以上读ㄋㄧㄢ）；研，妍，严，言，阎（以上读ㄧㄢ）。①

您（读ㄋㄧㄣ）；银，闇，吟（以上读ㄧㄣ）；人，认（以上读ㄖㄣ）。

娘（以上读ㄋㄧㄤ）；让，壤，攘，禳（以上读ㄖㄤ）。

宁，狞，凝，佞，泞（以上读ㄋㄧㄥ）；迎（读ㄧㄥ）。

女（读ㄋㄩ）；愚，隅，娱，虞，语，圉，驭，御，驭，遇（以上读ㄩ）。

元，沅，鼋，原，源，嫄，愿（以上读ㄩㄢ）。

(6) 吴语读ㄅ而普通话分为ㄈ、ㄨ两音者：

扶，芙，蚨，符，苻，孚，俘，桴，郛，莩，蜉，凫，付，附，坿，驸，祔，鲋，妇，负，阜，复（以上读ㄈㄨ）；无，芜，毋，巫，诬，武，鹉，鹉，庑，侮，务，雾，婺，骛，戊（以上读ㄨ）。

佛，怫（以上读ㄈㄨ）；勿，物（以上读ㄨ）。

肥，吠（以上读ㄈㄟ）；微，薇，未，味（以上读ㄨㄟ）。

凡，帆，烦，蕃，藩，繁，蘩，樊，矾，饭，犯，范，蔺（以上

① 江浙人亦有读"宁"和"凝"者，不在此例。

读ㄈㄢ）；万（读ㄨㄢ）。

坟，焚，汾，棼，枌，蚡，份，忿，愤，偾，奋（以上读ㄈㄣ）；文，纹，雯，闻，紊，抆，汶，问（以上读ㄨㄣ）。

房，防，妨，鲂（以上读ㄈㄤ）；亡，忘，望，网（以上读ㄨㄤ）。

（7）吴语读ㄨ而普通话分为ㄏ、ㄨ两音者：

胡，湖，葫，糊，餬，猢，瑚，醐，狐，弧，壶，乎，户，扈，沪，怙，岵，护，互（以上读ㄏㄨ）；梧，吾，吴（以上读ㄨ）。

华，画，话（以上读ㄏㄨㄚ）。

怀，槐，淮，坏（以上读ㄏㄨㄞ）；外（读ㄨㄞ）。

回，洄，徊，茴，蛔，汇，会，荟，绘，烩，慧，彗，槠，噶，惠，蕙，汇（以上读ㄏㄨㄟ）；为，危，伪，胃，谓，蝟，渭，卫，魏，位（以上读ㄨㄟ）。

还，寰，圜，鬟（以上读ㄏㄨㄢ）。

皇，惶，徨，凰，遑，黄，煌，蝗，篁，隍，磺，璜，簧，潢（以上读ㄏㄨㄤ）；王，往，枉，旺（以上读ㄨㄤ）。

（8）吴语读ㄅ"（浊音）而普通话分为ㄉ、ㄅ两音者：

系（以上读ㄉㄅ）；夷，移，簃，姨，咦，胰，洟，痍，怡，饴，诒，贻，颐，彝，遗，异，肆（以上读ㄅ）。

霞，瑕，遐，夏，下（以上读ㄉㄅㄚ）。①

效，校，斅（以上读ㄉㄅㄠ）；曜，耀，摇，遥，窑，谣，徭，

① 吴语"夏""下"两字只读书音念ㄅㄚ（浊音）。

猺，瑶，姚，洮（以上读ㄧㄠ）。

贤，现，限，县（以上读ㄒㄧㄢ）；延，筵，蜒，炎，盐，艳（以上读ㄧㄢ）。

形，邢，刑，铏，型，硎，行，幸，倖，悻，婞，（以上读ㄒㄧㄥ）；盈，楹，赢，嬴，瀛（以上读ㄧㄥ）。

玄，悬，炫，泫，眩（以上读ㄒㄩㄢ）；员，圆，袁，猿，园，援，辕，缘（以上读ㄩㄢ）。

熊，雄（以上读ㄒㄩㄥ）；庸，傭，墉，鄘，慵，镛，永，咏，泳，用，佣（以上读ㄩㄥ）。

乙　韵母方面

（1）吴语读ㄨ[1]而普通话分为ㄨ、ㄛ、ㄨㄛ三音者：

ㄅㄨ〔阴平〕晡，逋；〔上声〕补，哺；〔去声〕布，怖。

ㄅㄛ〔阴平〕波，坡，菠；〔上声〕跛；〔去声〕播，簸。

ㄆㄨ〔阳平〕葡，匍，蒲，蒱，酺，菩；ㄅㄨ〔去声〕步，部，蔀，埠，簿。

ㄆㄛ〔阳平〕婆，皤，鄱。

ㄈㄨ〔阴平〕铺，痛；〔上声〕圃，浦，溥，埔，普，谱；〔去声〕铺。

ㄈㄛ〔阴平〕坡；〔上声〕颇，叵；〔去声〕破。

ㄇㄨ〔阳平〕模；〔上声〕母，姆，拇；〔去声〕暮，墓，慕，募。

ㄇㄛ〔阳平〕磨，摩，魔，蘑，摹，模，谟，嫫；〔去声〕磨。

---

① 只指大部分的吴语而言。苏州等处虽不尽读ㄨ，但其相混的情形是一样的。

ㄉㄨ〔阴平〕都，嘟；〔上声〕赌，堵，睹；〔去声〕妒，蠹。

ㄉㄨㄛ〔阴平〕多；〔上声〕朵，躲；〔上声〕剁。

ㄊㄨ〔阳平〕途，涂，茶，酴，屠，瑹，徒，图；ㄉㄨ〔去声〕度，渡，镀，杜，肚。

ㄊㄨㄛ〔阳平〕驼，鸵，沱，陀，跎，酡，紽，鴕，鼉；ㄉㄨㄛ〔去声〕惰，墮，舵。

ㄊㄨ〔上声〕土，吐；〔去声〕兔，堍。

ㄊㄨㄛ〔阴平〕拖，佗；〔上声〕妥，橢；〔去声〕唾。

ㄋㄨ〔阳平〕奴，孥，帑，弩；〔上声〕努，弩；〔去声〕怒。

ㄋㄨㄛ〔阳平〕傩，挪；〔去声〕懦，糯。

ㄌㄨ〔阳平〕卢，庐，炉，泸，芦，轳，胪，颅，鲈，鸬；〔上声〕鲁，橹，虏，掳，卤，滷；〔去声〕路，露，鷺，潞，璐，赂，辂

ㄌㄨㄛ〔阳平〕罗，骡，螺，啰，锣，萝，箩，逻；〔上声〕裸，倮，蠃。

ㄍㄨ〔阴平〕姑，沽，蛄，酤，鸪，辜，菇，孤，觚，菰，箍；〔上声〕古，罟，诂，牯，蛄，鼓，瞽，臌，股，羖，贾，蛊；〔去声〕故，固，痼，锢，雇，顾。

ㄍㄛ〔阴平〕哥，歌，戈；〔上声〕哿，舸；〔去声〕个。

ㄍㄨㄛ〔阴平〕锅；〔上声〕果，裹，蜾；〔去声〕过。

ㄎㄨ〔阴平〕枯，刳；〔上声〕苦，楛；〔去声〕袴，库。

ㄎㄛ〔阴平〕科，蝌，苛，柯，珂，疴，轲，窠，棵，颗；〔上声〕可，坷；〔去声〕课。

ㄏㄨ〔阴平〕呼；〔上声〕虎，琥，浒。

ㄏㄜ〔阴平〕呵，诃。

ㄏㄨㄛ〔上声〕火，伙，夥；〔去声〕货。

ㄏㄨ〔阳平〕胡，湖，葫，糊，猢，瑚，醐，狐，弧，壶，乎；〔去声〕户，沪，扈，瓠，怙，岵，祜，护，互。

ㄏㄜ〔阳平〕何，河，荷，禾，和，龢；〔去声〕贺，和。

ㄏㄨㄛ〔去声〕祸。

ㄗㄨ〔阴平〕租；〔上声〕祖，阻，组，诅，俎。

ㄗㄨㄛ〔上声〕左，佐；〔去声〕做。

ㄔㄨ〔阳平〕锄，刍，雏；ㄓㄨ〔去声〕助；ㄘㄨ〔阳平〕徂，殂。

ㄗㄨㄛ〔去声〕坐，座，胙，祚，阼。

ㄘㄨ〔阴平〕粗；〔去声〕醋；ㄔㄨ〔阴平〕初。

ㄘㄨㄛ〔去声〕措，厝，错，挫，剉，锉。

ㄙㄨ〔阴平〕甦，稣，苏，酥；〔去声〕素，诉，溯，塑。

ㄕㄨ〔去声〕数。

ㄙㄨㄛ〔阴平〕唆，梭；〔上声〕锁，琐，所。

（2）吴语读ㄝ而普通话分为ㄅㄟ、ㄆㄟ、ㄅㄢ、ㄆㄢ、ㄅㄟㄢ五音者：

ㄅㄟ〔阴平〕杯；〔去声〕贝，狈，辈，背，褙。

ㄅㄢ〔阴平〕班，斑，颁，扳；〔上声〕板，版，坂，阪；〔去声〕扮。

ㄆㄟ〔阳平〕培，陪，赔，裴；ㄅㄟ〔去声〕焙，倍，蓓，鞴，备，惫。

ㄅㄢ〔去声〕办，瓣。ㄆㄢ〔去声〕叛。

ㄆㄟ〔阴平〕醅；〔去声〕配，佩，珮，沛，霈，旆。

ㄆㄢ〔去声〕盼。

ㄇㄞ〔去声〕迈，劢。

ㄇㄟ〔阳平〕梅，媒，煤，霉，枚，楳；〔上声〕美，每；〔去声〕妹，沬，昧，寐，魅，袂。

ㄇㄢ〔阳平〕蛮；〔去声〕慢，漫，幔，曼，蔓，縵，谩。

ㄈㄢ〔阴平〕番，翻，幡，繙；〔阳平〕烦，繁，凡，帆，驯，蕃，藩，墦，燔，膰，璠，蹯，樊，礬；〔上声〕反，返；〔去声〕贩，梵，泛，犯，汎，范，笵。

ㄉㄞ〔阴平〕呆；〔上声〕戴

ㄉㄢ〔阴平〕丹，聃，单，郸，箪，殚，担，儋，耽，躭，眈，酖；〔上声〕胆，疸，亶；〔去声〕担，旦，诞。

ㄉㄨㄟ〔阴平〕堆；〔去声〕对，怼，碓。

ㄊㄞ〔阳平〕薹，抬，台，苔，骀，炱，邰；ㄉㄞ〔去声〕代，袋，岱，贷，玳，黛，待，怠，迨，殆，绐。

ㄊㄢ〔阳平〕谈，痰，郯，倓，弹，坛，檀。ㄉㄢ〔去声〕但，淡，啖，惮，澹，蛋。

ㄊㄨㄟ〔阳平〕颓，隤，魋。

ㄊㄞ〔阴平〕胎；〔去声〕态。

ㄊㄢ〔阴平〕摊，滩，瘫，坍；〔上声〕坦，袒，毯，炭；〔去声〕叹，炭。

ㄊㄨㄟ〔阴平〕推；〔上声〕腿；〔去声〕退。

ㄋㄞ〔上声〕乃，迺；〔去声〕耐，奈，柰，鼐。

ㄋㄟ〔去声〕内。

ㄋㄢ〔阴平〕难；〔上声〕赧；〔去声〕难。

ㄌㄞ〔阳平〕来，徕，莱；〔去声〕赉，赖，赖，濑，籁。

ㄌㄟ〔阳平〕雷，擂，嫘，罍，累，縲，蔂，羸；〔上声〕累，蕾，儡，垒，磊，耒，诔；〔去声〕类，纇，泪，酹。

ㄌㄢ〔阳平〕蓝，篮，褴，婪，兰，阑，拦，栏，澜，斓，谰，岚；〔上声〕览，揽，榄，懒；〔去声〕滥，烂。

ㄍㄞ〔阴平〕该，陔，垓，赅，荄；〔上声〕改；〔去声〕盖，溉，概，丐。

ㄍㄢ〔阴平〕尴。

ㄍㄨㄞ〔上声〕拐，枴；〔去声〕夬。

ㄍㄨㄟ〔阴平〕归，龟，皈，闺，珪，圭；〔上声〕诡，鬼，①宄，轨，匦，晷，癸，簋；〔去声〕贵，桂。

ㄍㄨㄢ〔阴平〕关，鳏；〔去声〕惯，贯。

ㄎㄨㄟ〔阳平〕葵，逵，馗；〔去声〕溃，馈，愦，聩，篑。ㄍㄨㄟ〔去声〕跪，②柜。

ㄎㄞ〔阴平〕开；〔上声〕凯，恺，剀，铠；〔去声〕慨，忾。

ㄎㄢ〔上声〕侃，褴。

ㄎㄨㄞ〔去声〕侩，狯，桧，哙，脍，浍，郐，刽，筷，块。

ㄎㄨㄟ〔阴平〕窥，亏，闚，盔，悝，岿；〔上声〕傀，跬；〔去声〕愧，馈。

ㄗㄞ〔阴平〕灾，哉，栽；〔上声〕宰，崽；〔去声〕再，载。

ㄗㄢ〔阴平〕簪；〔去声〕赞，瓒。

ㄓㄨㄟ〔阴平〕追，锥，椎，骓；ㄗㄨㄟ〔去声〕醉，最，蕞。

---

① 吴语白话“鬼”“贵”等字念ㄐㄩ，读书音则念ㄍㄨㄟ。

② 吴语白话“跪”字有念ㄐㄩ的浊音者。

ㄗㄨㄢ〔阴平〕钻；〔上声〕缵；〔去声〕钻。

ㄘㄞ〔阳平〕才，材，财，裁，纔。ㄔㄞ〔阳平〕豺，侪。ㄕㄟ〔阳平〕谁。

ㄘㄢ〔阳平〕残，惭。ㄔㄢ〔阳平〕谗，馋，孱，潺。ㄓㄢ〔去声〕栈，站，绽，蘸。

ㄔㄨㄟ〔阳平〕垂，箠，陲，锤，槌。ㄙㄨㄟ〔阳平〕随，隋。ㄗㄨㄟ〔去声〕罪。ㄕㄨㄟ〔去声〕睡。

ㄓㄨㄢ〔去声〕撰，譔，饌，赚。

ㄘㄞ〔阴平〕猜；〔上声〕采，彩，睬，寀；〔去声〕菜，蔡。

ㄘㄢ〔去声〕粲，璨，灿。

ㄘㄨㄟ〔阴平〕崔，催，摧；〔去声〕粹，悴，萃，瘁，翠，脆，淬。

ㄙㄢ〔阴平〕三；〔上声〕伞，散；〔去声〕散。

ㄙㄨㄟ〔阴平〕绥，虽；〔上声〕髓；〔去声〕岁，碎，谇，祟，穗。

ㄞ〔阴平〕哀；〔去声〕爱。

(3) 吴语读ㄥ（或ㄣ）而普通话分为ㄥ、ㄣ、ㄨㄣ三音者：

ㄓㄣ〔阴平〕珍，针，真，箴，贞，侦，桢，祯，榛，獉，臻，溱，斟，砧，甄；〔上声〕枕，疹，畛，诊，轸；〔去声〕振，震，赈，镇。ㄗㄣ〔阴平〕谮；〔上声〕怎；〔去声〕谮。

ㄓㄨㄣ〔阴平〕谆，肫；〔上声〕準，准，隼。

ㄓㄥ〔阴平〕征，怔，钲，争，烝；〔上声〕整，拯；〔去声〕正，政，症，证，郑。ㄗㄥ〔阴平〕曾，增，憎；〔去声〕

赠，甑。

ㄔㄣ〔阳平〕沉，忱，辰，晨，宸，陈，臣，尘，谌。ㄘㄣ〔阳平〕岑，涔。ㄓㄣ〔去声〕阵，朕，鸩。ㄕㄣ〔阳平〕神；〔去声〕慎，甚，椹。

ㄔㄨㄣ〔阳平〕唇，淳，醇，鹑，纯。ㄕㄨㄣ〔去声〕顺。

ㄔㄥ〔阳平〕成，城，诚，呈，程，裎，酲，丞，承，乘，澄，瀄，惩，塍。ㄘㄥ〔阳平〕层，曾。ㄓㄥ〔去声〕郑。ㄗㄥ〔去声〕赠。ㄕㄥ〔阳平〕绳；〔去声〕盛，剩。

ㄔㄣ〔阴平〕嗔，琛；〔去声〕趁，衬，榇，谶，称。

ㄔㄨㄣ〔阴平〕春，椿；〔上声〕蠢。

ㄔㄥ〔阴平〕称，撑，赬；〔上声〕逞，骋；〔去声〕秤。

ㄕㄣ〔阴平〕申，伸，呻，绅，深，参，身，娠；〔上声〕审，婶，渖，沈，哂。ㄙㄣ〔阴平〕森。

ㄕㄨㄣ〔去声〕舜，瞬。ㄙㄨㄣ〔阴平〕孙，狲，荪，飧；〔上声〕笋，损；〔去声〕逊，巽，噀。

ㄕㄥ〔阴平〕升，生，笙，甥，声；〔上声〕省，眚；〔去声〕胜，圣。ㄙㄥ〔阴平〕僧。

ㄅㄣ〔阴平〕奔，贲；〔上声〕本，畚；〔去声〕笨。

ㄆㄣ〔阳平〕盆；〔去声〕喷。

ㄇㄣ〔阳平〕门，们。

ㄈㄣ〔阴平〕分，吩，纷，芬，雰，氛；〔阳平〕汾，棼，坟，焚；〔上声〕粉；〔去声〕愤，忿，份，愤，奋，粪。

ㄉㄥ〔阴平〕登，灯，镫，登；〔上声〕等，戥；〔去声〕凳，邓瞪，磴。

ㄊㄥ〔阳平〕疼，滕，藤，腾，誊，滕，塍。

ㄎㄣ〔去声〕嫩。

ㄋㄥ〔阳平〕能。

ㄌㄨㄣ〔阳平〕伦，沦，轮，纶，抡，仑，囵；〔去声〕论。

ㄌㄥ〔阳平〕楞；〔上声〕冷；〔去声〕愣。

ㄍㄣ〔阴平〕根，跟；〔去声〕艮。

ㄍㄥ〔阴平〕庚，耕，更，赓，庚鸟，羹；〔上声〕梗，埂，哽，绠，骾，鲠，耿；〔去声〕更，亘。①

ㄎㄣ〔上声〕恳，垦，啃，肯。〔去声〕掯。

ㄎㄥ〔阴平〕坑，砰，铿，锵。

ㄏㄣ〔阳平〕痕；〔上声〕很；〔去声〕恨。

ㄏㄥ〔阴平〕亨，哼；〔阳平〕恒，桁，珩，衡，蘅。

（4）吴语读ㄧㄥ（或ㄧㄣ）而普通话分ㄧㄥ、ㄧㄣ两音者：

ㄅㄧㄣ〔阴平〕宾，滨，濒，槟，缤，彬，斌，邠，豳；〔去声〕傧，殡，膑，摈，鬓。

ㄅㄧㄥ〔阴平〕冰，兵；〔上声〕丙，炳，昺，邴，饼，秉，禀；〔去声〕并，柄。

ㄆㄧㄣ〔阳平〕贫，频，蘋，颦，嚬；〔去声〕牝。

ㄆㄧㄥ〔阳平〕平，评，屏，萍，枰，坪，苹，瓶，缾，凭。ㄅㄧㄥ〔去声〕并，病。

ㄆㄧㄣ〔阴平〕姘，拼；〔上声〕品；〔去声〕聘。

---

① 在吴语的读书音里，这些字都念ㄍㄣ；但口语里多数念ㄍㄥ。

ㄆㄧㄥ〔阴平〕娉，乒，俜；〔去声〕聘。

ㄇㄧㄣ〔阳平〕民，岷，珉，缗，旻；〔上声〕敏，鳘，泯，抿，闵，悯，愍，湣，黽。

ㄇㄧㄥ〔阳平〕名，铭，明，暝，冥，瞑，溟，螟，鸣；〔上声〕茗，酩〔去声〕命。

ㄉㄧㄥ〔阴平〕丁，钉，仃，叮，疔；〔上声〕顶，酊，鼎；〔去声〕订，饤，定，锭，碇，椗。

ㄊㄧㄥ〔阴平〕听，厅；〔阳平〕廷，庭，蜓，霆，亭，停，婷；〔上声〕挺，梃，艇，颋，町；〔去声〕听。

ㄋㄧㄣ〔阳平〕您。

ㄋㄧㄥ〔阳平〕宁，咛，拧，狞，凝，柠；〔去声〕佞，宁，泞。

ㄌㄧㄣ〔阳平〕林，琳，淋，痳，霖，燐，邻，遴，麟，麐，鳞，辚，嶙，临；〔上声〕廩，凛，懔；〔去声〕吝，蔺，躏。

ㄌㄧㄥ〔阳平〕伶，零，龄，铃，苓，聆，舲，羚，鸰，蛉，泠，玲，瓴，翎，凌，陵，淩，绫，菱，灵，柃；〔上声〕领，岭；〔去声〕令，另。

ㄐㄧㄣ〔阴平〕今，金，衿，禁，襟；① 津，祲，寖；〔上声〕紧，俭；〔去声〕禁，噤，进，浸。

ㄐㄧㄥ〔阴平〕经，京，惊，精，菁；〔上声〕警，境，景，憬，颈，井，阱；〔去声〕敬，镜，竟，劲，径。

ㄑㄧㄣ〔阳平〕琴，勤，芩，懃，禽，噙，擒，檎，芹，秦，螓。ㄑㄧㄣ〔去声〕尽。

---

① 凡用〔，〕号分开者，表示在吴语里不同音。下仿此。

ㄑㄧㄥ〔阳平〕擎，檠，鲸，勍，情，晴。ㄐㄧㄥ〔去声〕竞；静，净。

ㄑㄧㄣ〔阴平〕钦，嵚，衾；侵，駸；〔上声〕寝；〔去声〕沁。

ㄑㄧㄥ〔阴平〕轻，卿，倾；清，青，鲭，蜻，圊；〔上声〕顷，廎，请；〔去声〕庆，磬，罄。

ㄒㄧㄣ〔阴平〕欣，昕，沂，歆，馨，心，辛，莘，锌，新，薪，芯；〔去声〕釁，信。

ㄒㄧㄥ〔阴平〕兴，馨，騂，星，惺，腥，猩；〔阳平〕形，行，刑，铏，型，硎，陘；〔上声〕醒；〔去声〕兴；幸，倖，悻，婞，行；姓，性。

ㄧㄣ〔阴平〕因，姻，茵，氤，絪，音，愔，喑，湮，禋，殷，阴；〔阳平〕寅，夤，淫，霪，银，垠，狺，闇，吟，嚚。〔上声〕引，蚓，隐，癮，尹；〔去声〕印，廕，荫，胤，憖，窨。

ㄧㄥ〔阴平〕英，瑛，应，鹰，膺，嘤，撄，樱，缨，璎，罂，婴，鹦，莺；〔阳平〕盈，赢，嬴，瀛，营，莹，茔，荧，荥，萦，蝇；迎；〔上声〕影，郢，颖，颍；〔去声〕映；应；媵。

(5) 吴语读ㄈㄚ而普通话分为ㄨㄞ、ㄧㄚ两音者：

ㄨㄞ〔去声〕外。

ㄧㄚ〔阳平〕牙，芽，枒，衙，蚜。

(6) 吴语读ㄧㄚ而普通话读ㄧㄚ、ㄧㄝ两音者：

ㄐㄧㄚ〔阴平〕家，加，佳，枷，痂；〔上声〕假；〔去声〕嫁。①

① 吴语“家”“加”“假”“嫁”“解”“街”“戒”“界”等字口语念ㄍㄚ，这里的ㄐㄧㄚ指读书音而言。

ㄐㄧㄝ〔阴平〕皆，街；〔上声〕解；〔去声〕戒，界，介。

ㄒㄧㄚ〔阳平〕瑕，霞，遐；〔去声〕夏，下，暇。①

ㄧㄝ〔阳平〕爷；〔上声〕也，野，冶；〔去声〕夜。

(7) 吴语读ㄡ而普通话分为ㄡ、ㄧㄡ两音者：

ㄌㄡ〔阳平〕楼，娄，喽，髅，蝼，偻，蒌；〔上声〕搂，塿，篓；〔去声〕漏，镂，陋。

ㄌㄧㄡ〔阳平〕刘，流，琉，旒，硫，留，浏，榴，瘤，骝；〔上声〕柳，绺，罶；〔去声〕溜，熘。

ㄇㄡ〔阳平〕谋，牟，侔，眸；〔上声〕某。

ㄇㄧㄡ〔去声〕谬。

ㄗㄡ〔上声〕走。ㄓㄡ〔去声〕宙，胄，纣。

ㄐㄧㄡ〔上声〕酒；〔去声〕就。

ㄔㄡ〔阴平〕抽，瘳；〔阳平〕酬，愁，筹，畴。

ㄑㄧㄡ〔阴平〕秋，鳅，鳅；〔阳平〕囚，泅，酋，蝤。

ㄕㄡ〔阴平〕收；〔上声〕守，手，首；〔去声〕瘦，兽，受，授，寿，售。

ㄒㄧㄡ〔阴平〕修，羞，馐，脩；〔去声〕秀，绣，锈，袖，岫。

(8) 吴语读ㄧ而普通话分为ㄧ、ㄩ两音者：

ㄑㄧ〔去声〕气，器，弃；〔上声〕起，启。

ㄑㄩ〔去声〕去；趣；〔上声〕取。（江浙大多数人念“去”为ㄑㄧ，念“趣”“取”为ㄘㄧ。）

ㄒㄧ〔阴平〕西。

---

① “夏”“下”在吴语口语里念厂ㄜ的浊音，这里的ㄒㄧㄚ指读书音而言。

ㄒㄩ〔阴平〕须，须，胥；〔去声〕壻。(江浙人有读为ㄙㄧ者。)

ㄒㄧ〔阳平〕齐，脐。

ㄒㄩ〔阳平〕徐；〔去声〕序，叙，绪。(江浙人有读为ㄙ"ㄧ者。)

ㄌㄧ〔阳平〕离，梨，黎；〔上声〕李，里，礼。〔去声〕利，历，丽；

ㄌㄩ〔阳平〕驴；〔上声〕吕，旅，屡，履。〔去声〕虑；

(9) 吴语读ㄧㄝ而普通话分为ㄧㄢ、ㄩㄢ两音者：

ㄑㄢ〔阳平〕钱，潜，前。

ㄑㄩㄢ〔阳平〕泉，全，荃，痊，诠，筌，铨，辁　栓。

ㄒㄧㄢ〔阴平〕先，仙；〔上声〕鲜，癣，藓，燹；〔去声〕线，霰。

ㄒㄩㄢ〔阴平〕宣，喧，萱，暄；〔上声〕选。

(10) 吴语读ㄧㄣ（或ㄧㄥ）而普通话分为ㄧㄣ、ㄩㄣ两音者：

ㄑㄧㄣ〔阳平〕秦。ㄐㄧㄣ〔去声〕尽。

ㄒㄩㄣ〔阳平〕寻，循，旬，洵，询，恂，荀，郇，峋，巡，浔，鲟；〔去声〕徇，殉。

(11) 吴语读ㄌㄛ促音（即入声）而普通话分为ㄌㄨ、ㄌㄩ、ㄌㄧㄡ、ㄌㄨㄛ四音者：

陆，鹿，禄，麓，漉，辘，碌，录，逯，箓，酿，戮，勠，僇，角（以上念ㄌㄨ去声）；绿（念ㄌㄩ去声）；六（念ㄌㄧㄡ）；洛，雒，络，落，骆，珞，荦(以上念ㄌㄨㄛ去声)。

(12) 吴语读ㄛ促音而普通话分为ㄨ、ㄛ、ㄨㄛ、ㄩㄝ四音者：①

屋（念ㄨ阴平）；沃（念ㄨㄛ去声）；恶（善恶的恶，念ㄛ去声），垩（音同恶）。

独，读，犊，牍，黷，渎，椟，毒，黷，髑（以上念ㄉㄨ阳平）；铎（念ㄉㄨㄛ阳平）；度（猜度的度，念ㄉㄨㄛ去声）。

穀，谷，鹄（以上念ㄍㄨ上声）；梏（以上念ㄍㄨ去声）；搁（念ㄍㄛ阴平）；阁（念ㄍㄛ阳平）；各（念ㄍㄛ去声）；郭（念ㄍㄨㄛ阴平）；角（文言念ㄐㄩㄝ，白话念ㄐㄧㄠ）。

斛，穀，觳（以上念ㄏㄨ阳平）；涸（念ㄏㄛ阳平）；学（念ㄒㄩㄝ或ㄒㄧㄠ阳平）。

哭（念ㄎㄨ阴平）；扩（念ㄎㄨㄛ去声）。

秃（念ㄊㄨ阴平）；托，託（以上念ㄊㄨㄛ阴平）；橐（念ㄊㄨㄛ上声）；拓，柝，箨，蓐（以上念ㄊㄨㄛ去声）。

仆，璞，濮（以上念ㄆㄨ阳平）；瀑，曝（以上念ㄆㄨ去声）；薄，雹（以上念ㄅㄛ或ㄅㄠ阳平）。

木，沐，霂，目，苜，牧，睦，穆（以上念ㄇㄨ去声）；莫，寞，漠，瘼，蓦（以上念ㄇㄛ去声）。

叔，菽（以上念ㄕㄨ阴平）；束（念ㄕㄨ去声）；朔，槊，数（念ㄕㄨㄛ去声）。肃，驯，速，涑，觫，悚，蔌，簌，宿，缩，蓿，夙，粟（以上念ㄙㄨ去声）；索（念ㄙㄨㄛ上

① 此外在普通话的口语里，有些字还念ㄠ、又音。

声)。

塾，孰，赎（以上念ㄕㄨㄥ阳平）；熟（白话念ㄕㄡ阳平，文言念ㄕㄨㄥ阳平）；族（念ㄗㄨㄥ阳平）；昨（念ㄗㄨㄥㄊ阳平）；逐，舳（以上念ㄓㄨㄥ阳平）。

竹，烛，竺，筑，躅，蠋（以上念ㄓㄨㄥ阳平）；嘱，瞩（以上念ㄓㄨㄥ上声）；祝（念ㄓㄨㄥ去声）；粥（念ㄓㄡ阴平）；桌，捉，涿（以上念ㄓㄨㄥㄊ阴平）；卓，啄，诼，椓（以上念ㄓㄨㄥㄊ阳平）；作，怍，酢（以上念ㄗㄨㄥㄊ去声）。

触（念ㄔㄨㄥ去声）；绰（念ㄔㄨㄥㄊ去声）；促，蹴，簇，蹙，蹴（以上念ㄘㄨㄥ去声）；厝，错（以上念ㄘㄨㄥㄊ去声）。

岳（念ㄩㄝ去声）；鄂，愕，萼，腭，鳄，鹗，噩（以上念ㄊ去声）。

（13）吴语读ㄊ促音而普通话分为ㄨ、ㄩ、ㄩㄝ三音者：

浴，欲，育，毓，堉（以上念ㄩ去声）；学（念ㄒㄩㄝ或ㄒㄧㄠ阳平）。菊（念ㄐㄩ阳平）；觉（念ㄐㄩㄝ阳平）。

玉，狱（以上念ㄩ去声）；辱，褥，溽，蓐，缛（以上念ㄖㄨ）；肉（念ㄖㄡ）。

（14）吴语读ㄊ促音而普通话分为ㄨ、ㄊ、ㄈㄜ三音者：①

物，勿（以上念ㄨ去声）；佛（念ㄈㄜ）。

勃，渤（念ㄅㄊ阳平）。

---

① ㄓ、ㄔ、ㄕ不带韵母时，亦认为ㄈㄜ类。

末，抹，沫，墨，默，殁（以上念ㄇㄛˋ去声）；没（白话念ㄇㄟˊ阳平，文言念ㄇㄛˋ去声）。

丙 声调方面

上文说过，大部分吴语的声调共有七种，即“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去”（“阳上”并入）、“阳入”，单字念起来，每调各有特征，不能相混；但若整句说出来，就容易混淆了。除了阴调类与阳调类绝不相混，又入声与其他各声亦绝不相混外，阴平与阴上、阴去很容易混淆，而阳平与阳去更是分不清。所以江浙人学普通话时，对于声调应该特别注意。声调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尽致的，最好是买一套注音字母留声片，跟着哼调子。现在姑且把阳调类的字举些例子如下：

先低后高调（阳平）	先高急降调（去声）	低调（上声）
埋，霾；	卖	买。
麻，蘼，痳，蟆；	骂；	马，码，蚂，玛。
梅，枚，霉，媒；	妹，袂，媚；	美，每。
毛，毫，矛；	帽，贸，貌，茂；	卯。
谋，侔；		牡，亩。
馒，蛮；	曼，慢，漫。	
门，们；	闷。	
苗，描，瞄；	妙，庙；	秒，眇，缈。
棉，绵，眠；	面。	免，缅。
明，名，铭，冥，鸣；	命；	酩，茗，皿。

来，莱；　　赖，籁，癞，赉。
雷，累；　　类，泪；　　耒，垒。
劳，牢；　　老。
楼，蒌，髅；　　漏，陋，镂；　　篓，搂，塿。
兰，蓝，焚，岚；　　滥，烂；　　览，懒。
狼，郎，廊，蜋；　　浪；　　朗。
离，漓，梨，狸，骊；　　利，荔，厉，戾，吏，詈；李，里，礼，蠡。
辽，寥，僚，聊；　　廖，料，燎；　　了，瞭。
流，留，瘤，刘；　　溜，熘，六；　　柳。
连，帘，怜，联，匿；　　练，恋，殓；　　脸。
林，邻，临；　　齐，蔺；　　廪，凛。
良，梁，凉，粮，粱，量；① 谅，量，② 亮，辆；两。
伶，零，凌，灵；　　令，另；　　领，岭。
卢，炉，庐，芦；　　路，露，辂，赂；　　鲁，虏，卤。
鸾，銮；　　乱；　　卵。
隆，龙，聋，笼；　　弄；　　陇。
驴，闾，榈；　　虑，滤　　吕，旅，屡，履。
猱；　　闹；　　脑，恼，瑙。
尼，倪，泥，呢；　　腻，睨；　　你，拟。
年，黏，拈；　　念，廿；　　辇，捻。
奴，孥，驽；　　怒；　　努，弩。
人，仁，壬，妊，紝；　　认，刃，任，饪；忍，荏，稔。

① 动词。
② 名词。

夷，移，姨，怡；　　异，易，曳；　　以，已，矣。
宜，疑，仪；　　义，议，诣，刈，艺；蚁。
遥，姚，谣，摇；　　曜，耀，鹞。
油，尤，犹，邮，游；右，宥，又，诱；有，酉，友，牖。
延，炎，盐；　　艳；　　演，衍。
羊，阳，杨，洋；　　样，恙，漾；　　养，痒。
余，于，臾，予，俞；　　誉，预，豫，裕，喻；羽，禹，雨，宇，与。
元，原，源；　　愿。
袁，垣，援，缘；　　院，掾；　　远。
庸，傭；　　用，佣；　　永，泳，咏。

第三节　声调的变化

一个字，单念时，声调是有一定的。但是，当它在一句话里，与其他各字连着念的时候，它的声调是可以起变化的。普通话的声调，除了“轻声”之外，① 只有“上声”会起变化。“轻声”待下节讨论，本节先讨论“上声”的字在句子里所生的变化。

就普通的情形说，凡是两个“上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上声”字须改念“阳平”。在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当中，只有上声是一个低调。一个上声字单念时，念到快完的时候，声调渐渐升高些；当它在句尾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形。但是，

① 严格地说，“轻声”和其他各声是不同性质的。

如果它在句首或句中，就失掉它的后半段的声调，成为纯粹的一个低调。两个上声字相连，就等于两个低调相连，听起来颇不舒服，所以北京人自然而然地把第一个字改成一个先低后高的声调（即阳平）。今试举十数个例子如下：

“永远”	读如“顒远”；	“买米”	读如“埋米”；
“饮酒”	读如“寅酒”；	“美女”	读如“梅女”；
“讨好”	读如“桃好”；	“满口”	读如“瞒口”；
“反悔”	读如“蕃悔”；	“猛虎”	读如“萌虎”；
“勉强”	读如“眠强”；	“母女”	读如“模女”；
“马脚”	读如“麻脚”；	“赏雪”	读如“裳雪”①
“采取”	读如“财取”；	“巧语”	读如“乔语”；
“哄我”	读如“红我”；	“草稿”	读如“曹稿”；
“五嫂”	读如“无嫂”；	“往往”	读如“王往”；
“惨死”	读如“残死”；	“委宛”	读如“违宛”；
“雨点”	读如“鱼点”；	“丑诋”	读如“愁诋”；
“吵嘴”	读如“潮嘴”；	“厂长”	读如“常长”；
“野史”	读如“爷史”；	“你想”	读如“泥想”；
“水浒”	读如“谁浒”；	“罕有”	读如“寒有”；
“顶好”②	读如“庭好”；	“老虎”	读如“劳虎”；
“很暖”	读如“痕暖”；	“海水”	读如“孩水”；
“旅馆”	读如“驴馆”；	“领款”	读如“零款”；
“审理”	读如“神理”；		

① “裳”字暂当做“阳平”字看待，“雪”字读上声。
② “顶好”亦写作“挺好”，念如“庭好”。

“出产品”	“产”上声变阳平；
“躲起来”	“躲”上声变阳平；
“吐苦水”	“苦”上声变阳平；
“唱斩子”	“斩”上声变阳平；
“岂有此理”	“岂”“此”上声变阳平；
“岂敢打扰”	“岂”“打”上声变阳平；
“等你许久”	“等”“许”上声变阳平；
“把鬼赶走”	“把”“赶”上声变阳平；
“彼此两免”	“彼”“两”上声变阳平；
“请我整理”	“请”“整”上声变阳平；
“好好① 保养”	“好”“保”上声变阳平；
“你我跑马，彼此比武”	“你”“跑”“彼”“比”皆上声变阳平。

第四节 轻 声

轻声，很粗浅地说起来，是轻轻地带过去的一种声调。说话说到不重要的地方，就轻轻地带过去了。大致说起来，有三种字是该念轻声的：

（一）两个字合成的名词，第二个字念轻声，算是一种词尾。例如：

帘子，刀子，栗子，凳子，橘子，桌子，瞎子，儿子，

① 第二个“好”字仍念上声，不变。

椅子，晚上，地下。

（二）两个字合成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第二个字虽似与第一个字同样重要，但两字意思相同，或相差不多，或视同一字，只有第一个字重念就够了。例如：

萝卜① 蛤蟆，喇嘛，葡萄，朋友，明白，先生，暖和，钥匙，衣裳，商量，后悔，出去，回来，晌午，打扮，棉花，脑袋，愿意，丈夫。

（三）助词也该念轻声。例如：

坐着，睡着，是的，当然啦，谁愿意呢？

他来了，吃了饭再来，好罢，香着呢！

实际上，轻声字不止这三种。又第二种的字也不一定念轻声，例如“现在”“事实”“发生”等词里都没有轻声。初学普通话的人只能随时注意，不能呆板。至于第一种与第三种，就几乎没有例外了。所谓轻声，究竟应该怎样念呢？这要看上字属于什么声调而定：

（一）上字属阴平（先后皆高调），下字就念像去声（不高不低调），但比去声更轻，更短。例如：

“刀子”，念像“刀字”；　　“杯子”，念像“杯字”；

“哥哥”，念像“哥个”；　　“先生”，念像“先胜”；

“商量”，念像“商亮”；　　“衣裳”，念像“衣尚”。

（二）上字属阳平（先低后高），下字也念像去声（不高不低调），但比去声更轻，更短。例如：

① “萝卜”本是不可分析的一个名词，视同一字。下面“蛤蟆”“喇嘛”“先生”诸词仿此。

"骡子"，　念像"骡字"；　"帘子"，念像"帘字"；

"萝卜"，　念像"萝簸"；　"朋友"，念像"朋右"。

（三）上字属上声（低调），下字就念像阴平（先后皆高调），但比阴平更轻，更短。例如：

"椅子"，念像"椅资"；　"晚上"，念像"晚伤"；

"嫂嫂"，念像"嫂骚"；　"姐姐"，念像"姐接"；

"打扮"，念像"打班"。

（四）上字属去声（先高渐降调），下字就念像上声（低调），但比上声更轻，更短。例如：

"钥匙"，念像"钥史"；①　"愿意"，念像"愿以"；

"弟弟"，念像"弟抵"；　"妹妹"，念像"妹美"；

"丈夫"，念像"丈府"。

轻声的字，有时候影响到韵母。同是一个字，念轻声时，与不念轻声时的韵母往往是不相同的。现在举出几个最普通的原则。

（一）助词"了""呢""的"三字的韵母变ㄊ音：

吃了饭再来，　该念"吃ㄌㄊ饭再来"；

他动了身了，　该念"他动ㄌㄊ身ㄌㄊ"；

他逃不了了，　该念"他逃不ㄌㄧㄠ②ㄌㄊ"；

出了什么事情了呢？　该念"出ㄌㄊ什么事情ㄌㄊㄋㄊ"？

他还没来呢，　该念"他孩梅来ㄋㄊ"；

是的，　该念"是ㄉㄊ"；

① 但"史"字只像句首或句中的"史"，不像句尾的"史"。下仿此。

② 第一个"了"字是动词，不是助词，故念ㄌㄧㄠ，不念ㄌㄊ。

他的眼睛总在我的身上，该念"他ㄉㄜ眼睛总在我ㄉㄜ身上"。

（二）ㄞ变ㄟ：

明白　不念明ㄅㄞ，而念明ㄅㄟ，音如"明贝"；

回来　不念回ㄈㄞ，而念回ㄈㄟ，音如"回类"；

脑袋　不念脑ㄉㄞ，而念脑ㄉㄟ；

太太　不念太ㄊㄞ，而念太ㄊㄟ。

（三）ㄧㄚ变ㄧㄝ：

李家　不念李ㄌㄧㄚ，而念李ㄌㄧㄝ，音如"李街"；

黑下　不念黑ㄒㄧㄚ，而念黑ㄒㄧㄝ，音如"黑谢"。

（四）ㄨㄚ变ㄨㄛ：

棉花　不念棉ㄏㄨㄚ，而念棉ㄏㄨㄛ，音如"棉货"；

笑话（动词）不念笑ㄏㄨㄚ，而念笑ㄏㄨㄛ，音如"笑火"；

西瓜　不念西ㄍㄨㄚ，而念西ㄍㄨㄛ，音如"西过"。

第五节　走向完善之路

学话是口耳的工夫，单靠理论是不够的。但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学得快些，有事半功倍的乐趣。上面所说的话，如果都能了解，上面所提出的错误，如果都能避免，已经是在四分与五分之间了。若要更进一步，达到五分，就该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注意声调的系统。汉语里的声调系统是很复杂很细致的。有许多小学生一学就懂，也有许多大学生很难学懂

的。但是，无论您学中国什么地方的方言，如果声调不对，那怕您的声母与韵母念得最正确，人们总觉得难听得很。反过来说，如果您的声调念对了，声母与韵母就差些，也能令人听了舒服。

要知道某字属于某声，有一个很容易的办法。先从每一个声调里找出一个代表字来：

"阴平"的代表字——通；①

"阴上"的代表字——统；

"阴去"的代表字——痛；

"阴入"的代表字——秃；②

"阳平"的代表字——同；

"阳上"的代表字——动；

"阳去"的代表字——洞；

"阳入"的代表字——毒。

有了这八个代表字，就好像有了八种标准。此后每遇一个字，就把它的声调与上面八个字相比较。譬如人家问您："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个字各属何声？您先把"江"字与"通"字念起来比较，觉得它的"音高"与"通"字的"音高"很相像，于是您断定"江""通"两字为同声调；"通"字既是"阴平"，"江"也该是"阴平"了。再把"浙"字与"通"字念起来比较，觉得它们的"音高"很不像，于是您断定它们为不同声调；又顺次拿"浙"字与"统"字比较，觉

① 请用吴音念下去。

② "秃"字在吴语里音同"託"，"无发"的意思。

得也不像；又顺次拿它与“痛”字比较，也不像。再顺次拿它与“秃”字比较，觉得“浙”“秃”两字的“音高”很相像，就可断定“浙”字也像“秃”一样属于“阴入”了。由此类推，可知“人”字与“同”字声调相同，属“阳平”；“学”“习”两字都与“毒”字声调相同，属“阳入”，“怎”“普”两字都与“统”字声调相同，属“阴上”；“样”“话”两字与“洞”字声调相同，属“阳去”。知道了吴语里声调的系统，可以由此推知普通话里声调的系统：

吴语的阴平相当于普通话的阴平；

吴语的阴上相当于普通话的上声；

吴语的阴去相当于普通话的去声；

吴语的阴入相当于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

吴语的阳平相当于普通话的阳平；

吴语的阳上相当于普通话的去声，但以ㄇ、ㄉ、ㄋ、ㄖㄧ、ㄨ、ㄥ起首之字，则相当于普通话的上声；

吴语的阳去相当于普通话的去声；

吴语的阳入相当于普通话的去声或阳平。

声调的系统既能分别，某调该怎样念法，也不是难学的。除了吴语的入声字颇难推知其在普通话属于何声之外，其他的系统皆可类推而知；现在我们再在普通话的每一声调里找出一个代表字来：

“阴平”的代表字——通；

“阳平”的代表字——同；

“上声”的代表字——统；

"去声"的代表字——痛。

只须请一个会说北京话的人教会了这四个字的声调，其余的字都不成问题了。依上面的类推法，我们知道"动""洞"两字在普通话里是与"痛"字同声调的，只剩有"秃""毒"两字，须查"新华字典"才知道"秃"字念阴平，"毒"字念阳平。总之，我们既知某字在普通话里属于某声之后，再按某声的念法念下去，决不会错的。

（二）注意类推的原则。除了声调可以类推之外，声母与韵母也可以类推；参看第一章第三节与第四章第一 第二节，自然懂得类推的道理。固然，有些类推法应用之后，能有两种以上的答案；但是，也有些类推的原则是不容有两个答案的。现在虽不能详细叙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最重要而又最易推求的几个原则说一说：

1. ㄗ、ㄘ、ㄙ在ㄧ、ㄩ之前时，一律变ㄐ、ㄑ、ㄒ；
2. 凡吴语读ㄅㄥ、ㄆㄥ、ㄇㄥ、ㄈㄥ或ㄅㄣ、ㄆㄣ、ㄇㄣ、ㄈㄣ者，普通话只读ㄅㄣ、ㄆㄣ、ㄇㄣ、ㄈㄣ，不读ㄅㄥ、ㄆㄥ、ㄇㄥ、ㄈㄥ；
3. 凡字以ㄉ、ㄊ、ㄋ起首者，在普通话里只有ㄉㄥ、ㄊㄥ、ㄋㄥ，没有ㄉㄣ、ㄊㄣ、ㄋㄣ；
4. 凡字以ㄉ、ㄊ起首者，在普通话里只有ㄉㄧㄥ、ㄊㄧㄥ，没有ㄉㄧㄣ、ㄊㄧㄣ；
5. 吴语的ㄟ韵，在普通话的ㄓ、ㄔ、ㄕ、ㄖ、ㄗ、ㄘ、ㄙ之后时，变ㄨㄟ韵；①

① "谁"字在普通话口语里念ㄕㄟ，是唯一的例外。

6. 吴语念入ㄊ韵者① （例如“半”“暖”“酸”“看”“南”“蚕”“敢”“庵”“安”诸字），普通话都念作以ㄢ收的韵；

7. 普通话里没有ㄅㄨㄥ、ㄆㄨㄥ、ㄇㄨㄥ、ㄈㄨㄥ；凡吴语里念ㄅㄨㄥ、ㄆㄨㄥ、ㄇㄨㄥ、ㄈㄨㄥ者，在普通话里都变为ㄅㄥ、ㄆㄥ、ㄇㄥ、ㄈ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则，读者参照上章，可以增加许多条，此处不复述了。

（三）注意声音的微别。有一部分的字，在普通话里的音，与在吴语里的音相差很远；另有一部分的字，则相差甚微；至于普通话与吴语完全同音的字，可以说是没有。初学普通话的时候，当然只能矫正相差很远的部分，而忽略了相差甚微的部分。等到有了相当的程度，若要更求尽善，就连那相差甚微的部分也不该忽略了。例如ㄨㄥ韵的字象“通同统痛东董冻农龙拢弄公拱贡空孔控轰红哄中种忡虫宠铳戎容宗总粽聪从松悚宋雍庸永用”等，似乎在普通话与吴语里都是一样的声音，其实不然。大部分的吴语里，这些字都念得开口些，例如“松”字，在吴语里是ㄙㄊㄥ，在普通话里却是ㄙㄨㄥ。反过来说，吴语的“当”“冈”等字，却比普通话的“当”“冈”等字更闭口些。又如苏州的“香响向良两谅相想”等字，也似乎与普通话里所念的完全同音，其实普通话里念这些字时，是元音念完了才加上一段鼻音，苏州人

① 这里所谓ㄊ，与普通话的ㄊ音稍异。又此原则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的江浙人。

是在念这些字的元音时，同时带着鼻音，等到元音完了，鼻音也就完了。这一类细微的分别，一时说不了许多。而且越说得详细时，话越近于专门，所以只好不谈。学普通话的人，对于这种情形，只有细心体会而已。

（四）注意字音在句中的变化。普通话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较多，字音在句中的变化较少，至少在耳朵听起来是如此。除了因轻声而起的字音变化之外，只有“儿”字所影响的字音是很明显的。例如“扇儿”“一会儿”等，“儿”字前面的“扇”字本读为ㄕㄢ，改读为ㄕㄚ；“会”字本读为ㄏㄨㄟ，改读ㄏㄨㄞ。今略举数例如下：

1. ㄢ变为ㄚ：

扇儿	不念ㄕㄢㄦ	而念ㄕㄚㄦ；
伴儿	不念ㄅㄢㄦ	而念ㄅㄚㄦ；
一半儿	不念ㄧㄅㄢㄦ	而念ㄧㄅㄚㄦ；
慢慢儿	不念ㄇㄢㄇㄢㄦ	而念ㄇㄢㄇㄚㄦ。

2. ㄨㄢ变为ㄨㄚ：

玩儿	不念ㄨㄢㄦ	而念ㄨㄚㄦ；
管儿	不念ㄍㄨㄢㄦ	而念ㄍㄨㄚㄦ；
拐弯儿	不念ㄍㄨㄞㄨㄢㄦ	而念ㄍㄨㄞㄨㄚㄦ。

3. ㄧㄢ变为ㄧㄝ：

书签儿	不念ㄕㄨㄑㄧㄢㄦ	而念ㄕㄨㄑㄧㄝㄦ；
心眼儿	不念ㄒㄧㄣㄧㄢㄦ	而念ㄒㄧㄣㄧㄝㄦ；
一点儿	不念ㄧㄉㄧㄢㄦ	而念ㄧㄉㄧㄝㄦ。

4. ㄩㄢ变为ㄩㄚ：

圈儿　　不念ㄑㄩㄢㄦ　　而念ㄑㄩㄚㄦ；

花园儿　　不念ㄏㄨㄚㄩㄢㄦ　　而念ㄏㄨㄚㄩㄚㄦ。

5. ㄣ变为ㄜ：

门儿　　不念ㄇㄣㄦ　　而念ㄇㄜㄦ；

人儿　　不念ㄖㄣㄦ　　而念ㄖㄜㄦ。

6. ㄧㄣ变为ㄧㄝ：

今儿　　不念ㄐㄧㄣㄦ　　而念ㄐㄧㄝㄦ；

琴儿　　不念ㄑㄧㄣㄦ　　而念ㄑㄧㄝㄦ。

7. ㄡ变为ㄝ：

时候儿　　不念ㄕㄏㄡㄦ　　而念ㄕㄏㄝㄦ；

头儿　　不念ㄊㄡㄦ　　而念ㄊㄝㄦ；

狗儿　　不念ㄍㄡㄦ　　而念ㄍㄝㄦ。

8. ㄠ变为ㄚ：

正好儿　　不念ㄓㄥㄏㄠㄦ　　而念ㄓㄥㄏㄚㄦ；

好好儿　　不念ㄏㄠㄏㄠㄦ　　而念ㄏㄠㄏㄚㄦ。

北京人嘴里的“儿”字很多；越是道地的北京人，说话越喜欢带“儿”字。最常用的名词当中，大部分是带“儿”字的。但是，我们学普通话的人，却不一定要学北京这种说法。譬如您把“琴儿”说成“琴”，“人儿”说成“人”，人家不能因此就说您的普通话不好。如果您把“琴儿”念成ㄑㄧㄣㄦ，“人儿”念成ㄖㄣㄦ，这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倒惹别人笑话了。

广东人怎样
学习普通话

编 印 说 明

本书最早称《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年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8月改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书的基本内容没有什么改变。除了大多数原用“国语”的地方改称普通话外，主要的变更是由拉丁字母标音法改为注音字母标音法。编入文集时是根据《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年2月新二版）来排印的，订正了文字和音标上个别讹误。

序　　例

1935年，我写过一部帮助江浙人学习“国语”的书。那时候我有个心愿，“打算将来再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四川人学习国语法’‘湖南人学习国语法’‘客家人学习国语法’‘福建人学习国语法’等”。

这个心愿一直拖到1951年。自从广东省和广州市解放以后，不但到广东来的解放军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机关干部也多数是北方人，大家都感觉到“普通话”的提倡成为必要。我受了朋友们的鼓励，于是再写了一部“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就是现在这一部“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前身。

1951年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比之1935年所计划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范围大得多了。当时我所指的“广东人”，是“粤语区域”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是不包括在内的。现在我所指的“广东人”，却把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包括在内了。因此，原定要写的“客家人学习国语法”已经包括在这部书里面；潮州话、海南话虽然属于闽语的系统，但潮州人和海南人都是广东人，也不必另写一部“潮州人学习国语法”和一部“海南人学习国语法”了。这么

一来，“广东人学习国语法”的篇幅也就比较大了。

“广东人学习国语法”于1951年11月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文化教育出版社想把它重印出来，作为语文教师参考用书和一般广东读者学习普通话的读物，华南人民出版社也同意转让给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现在把书名改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著者署名也由王了一改为王力，因为要和其他两部参考书——“汉语讲话”“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署名取得一致。

此次重印，原书的基本内容没有什么改变。除了大多数原用“国语”的地方改称“普通话”之外，主要的变更是由拉丁字母标音法改为注音字母标音法。这一种变更是由于目前注音字母还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标音符号，而且中学汉语一科的语音部分和小学语文课本也采用了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标示粤音、客家音等遭遇着一些困难。现在采用了一种加符号的办法，情况大概是这样：

ㄓ'，ㄔ'，ㄕ'表示不卷舌的ㄓ，ㄔ，ㄕ，即国际音标的[tʃ][tʃ'][ʃ]，也就是广州话的“知”“痴”“诗”。

ㄟ̂，ㄠ̂，ㄣ̂，ㄥ̂表示[ɐi][ɐu][ɐn][ɐŋ]，即广州话“鸡”“沟”“根”“庚”的元音（母音）。

此外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拼法，如：

ㄛㄧ，ㄛㄣ，ㄛㄥ表示[oi][on][oŋ]，即广州话和客家话“该”“干”“刚”的元音。

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取消了拉丁字母，例如对于入声和收-m的韵，我仍保留着拉丁字母的标音。

写这样的一部书，必须深入浅出。但是，深入不易，浅出更难。我在书中没有用国际音标来标音，就是希望能够浅出。但是，照顾了浅出一方面，就往往不能兼顾深入一方面。单就浅出一点来说，也还做得不够。不过，我自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依苏联先进教学经验，在语言教学中，比较教学法是优良的教学法，不但教外国语言应该拿本国语言来比较，就是教普通话也应该拿学生们自己的方言来比较，然后事半功倍。教师们利用这部书的时候，如果自己不是广东人，或虽是广东人而不是会说学校所在地的方言的人（例如客家人在广州教书），就应该设法熟悉当地的方言，以便提高教学效果。反过来说，如果自己是当地的人（广州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而又还没有学好普通话，正可以藉此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因为身为新中国的一位汉语教师，如果自己不会说普通话，要完成教学任务是困难的。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广州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书中讲到北京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的地方都可能有错误；希望读者随时指教，让我在再版的时候更正。先此道谢！

王 力

1955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

绪　论

一　什么是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的共同语。全国的语言交通是靠这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达到目的；在国际上说，这是代表“中国话”的一种语言。

为什么把北京语音认为标准音，而不把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或其他方言的语音认为标准音呢？是不是因为它是中国首都的话呢？我们的答复是“是的”，同时又是“不是”。北京是中国几百年来的首都，自1421年至今，共五百二十余年；除了国民党迁都南京的二十二年外，还有五百年。中国人一向以北京音为“正音”，因此传播得很远。本来华北这一个系统的语言（后来叫做“官话”）的区域很广，连云南、四川、贵州都包括在内，影响本来是大的，北京话本来就为这些地区的人所了解，因此，一个人学会了北京话，就可以走遍中国绝大部分的地方，而没有语言的隔阂。北京话成为全国最占优势的语言，这是有它的客观条件的。国民

党虽然迁都南京，却不曾把南京话定为“国语”，可见普通话和首都没有必然的关系。咱们选择一种最占优势的语言来做普通话的基础，是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形成了普通话的条件。假如硬说某一方言好，纯然主观地建议定它为标准，那是徒劳无功的。

普通话是咱们的民族共同语。所谓“普通”是“普遍、共通”的意思，不是“平常”或“普普通通”的意思。过去有人对普通话这个名词有过误解，以为是由各地的方言七拼八凑造成的。现在经过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咱们对普通话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咱们所要大力推广的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根据上面这个定义，不但由各地方言七拼八凑的不是普通话，连山东话、山西话、河北话、河南话等等，也都不是普通话。普通话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在语音上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在词汇和语法上，以北方话为基础，这也就是说，基本上还是采用北京话的成分多，因为它是北方话的典型的代表。

只有学习一种具体存在的语言，学来的话才是有生命的。否则，人家听起来是四不象的蓝青官话，听的人不舒服，说的人的语言内容也不明确，不生动。常常听见有人学北京话学得不好，人家批评他，他就说：“我说的是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啊！”普通话诚然不就是北京话，然而普通话也决不是一种说得四不象的话。讳疾忌医的态度是不好的。

前边说，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意思是说，普通话决不是不折不扣的北京土话。咱们应该避免地方色彩太重的东西，以求思想传达的便利。例如“殴打”的“打”，北京人可以说“打”，也可以说“揍”（当然用途上微有不同），当咱们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学会说一个“打”字就够了；至于“揍”字，虽然也可以学会了听懂它，却不必故意去说它。因为把“揍”字说出来，除北京人外能懂的人很少，这就削弱语言的交际效用了。由此看来，说“扔”不如说“丢”（或“抛”），说“甭”不如说“不用”。读音太“土”的也不必呆板地应用，例如“落价”，念成分ㄌㄨㄛˋㄐㄧㄚˋ固然很有味，但念成分ㄨㄛˋㄐㄧㄚˋ也未尝不可。至于北京的卷舌韵，如说“梨”成为“梨儿”，说“一点”成为“一点儿”等等，也都不必呆板地去学习。有些北京人出门久了，也往往避免这些太“土”的地方。

二　学普通话难不难

学普通话是很难的。因为说话是一种从小养成的潜在习惯，说惯了自己的方言，就不容易改变过来。有时候，自己以为学普通话学得很好了，但是你瞒不过两种人：第一种是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他们觉得你说得很好懂，有时还从宽夸奖你两句，但是他们总觉得你的普通话不够味儿；第二种就是你的同乡中懂普通话的人，他们处处发觉你露出了乡音的“马脚”。总之，十几岁以上的人，要完全学会一种跟

家乡话不同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要说难，可真难了。

但是，以上所说，只是严格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尺度放宽些，只要大家完全听得懂，而且还相当顺耳，就算学会了普通话，这样却不难。因此，我们学普通话的人，第一要知难，第二要不怕难。知难然后能随时发现自己的缺点，不怕难然后能学得好。

三 思想上的准备

从前有一个客家人对我说："我们客家人用不着学'国语'，因为客家话和'国语'差不多是一样的。"这种人的普通话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了，因为他听不出普通话和客家话有什么不同来。

学话第一先要训练耳朵，要把两种不同的声音听出一个分别来。要达到"听清楚"这个目的，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种准备，这就是要明白：普通话里有许多音是你自己的母语里所没有的。无论你是广州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你的母语里都不能具备普通话里一切的音素。关于这个，你用不着惭愧，因为北京人如果要学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或海南话，他们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假定全世界人类所可能具有的音素是一千种（事实上无从决定确数，也不应该企图决定它），每一方言所能具备的只不过寥寥数十种，可见学起别的方言来一定需要"现学"某一些音素才行。学方言如此，学普通话也如此（普通话的底子也是一种方言）。

所谓学某一些音素，并不是把音和字重新配合一番。这是一般人学话的毛病。普通一个广州人学普通话，脑子里一味打等号，因＝烟（意思是：普通话的“因”字等于广州的“烟”字），新＝先，高＝交，该＝街，喜＝屎，疚＝照……等等，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例如把普通话的“高”念象广州的“交”，别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刺耳”。要是把“报告”的“报”字念得象广州的“爆”字，“告”字念得像广州的“教”字，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你若问北方人，“我的‘报告’二字念得怎样不妥”，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觉得普通话“不是这个味儿”！你若问我：“普通话里‘报告’二字既不象广州话里的“爆教”二字的声音，那么到底象广州话里什么字的声音呢？”我说：“广州话里，无论那一个字都不很象普通话里“报告”二字的声音。”因此，广州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如果要学得象，必须仔细体会北方人的“报告”和广州人的“爆教”的大同小异之处。别轻视这一个“小异”，如果每一个字都“小异”，你的普通话就很不好了。

又如在某一些广州人的心目中，日＝仪，如＝鱼，人＝寅，这又更差一等了。总之，先要听出普通话和广州话的不同来，尤其是辨别出广州人一辈子不曾发出过的声音来。这是第一步。广州人如此，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也莫不如此。

学话的第二步是要训练舌头。有时候，咱们分明知道这一个声音是自己方言里所没有的了，但是说出来还是不准确，这是所谓“口不从心”，实际上也就是“舌不从心”。关于舌头的运用，不是“纸上谈兵”所能解决的，必须经过口授。

下文我也将描写一下每一种难发的声音的舌头部位，以供参考。但也仅仅以供参考而已，读者最好能找一位精通普通话的人口授一二小时。

学话的第三步是要训练眼睛。有时候嘴的开展度的大小也影响声音的不同。例如上文所举普通话的“报告”和广州话的“爆教”，前者发音时，嘴的开展度较小，后者发音时，嘴的开展度较大。如果注意到北方人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张开得不怎么阔，也就知道怎样去模仿它。但是，眼睛的训练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舌头的训练。即如“报”与“爆”（普通话里“报爆”同音，这里指普通话的“报”和广州的“爆”），“告”与“教”，除嘴的大小不同外，舌头的高低前后也是不同的。

请记住：无论是广东白话区域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当你们初学普通话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声音是你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的。必须在思想上做准备，去学习这些陌生的声音，克服“舌不从心”的困难，然后普通话才学得好。

四 什么人学普通话最难

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广东人说官话。”这句话只有一半是真理。这真理表现在：有些广东人说“官话”的确可怕，因为北方人听不懂——甚至于完全不懂。但是，如果说只有广东人最笨，学话的能力最差，这就不合于真理了。我们也常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苏州人说官话”，

或"……宁波人说官话"等等。这并不能证明苏州人或宁波人和广东人一样笨，也不能证明这些地方的人比别地方的人学话能力差。实际上，一个人学习另一种方言总是不容易学得好的。北方人学广东话（例如北京人学广州话），也一样地不容易学得好，我们也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北京人学广州话"等等。因此，"什么地方人学普通话最难"这一句话，在原则上是不能成为一个问题的。

但是，咱们也可以说：和北京话同一系统的方言区域的人学起普通话来是比较容易的，例如一个山东人或河南人学普通话，自然比一个广东人或江浙人容易得多。但是问题又来了：平常一个山东人或河南人就不高兴学普通话，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故乡话（太土的词汇稍为改变）已经可以使人了解了。其实这是不对的。一个广东人学普通话学得好的时候，是比一个山东人或河南人的"普通话"更正确，因为一个肯学习，一个不肯学习的缘故。两种方言，越相近越易混。越相近，人们就越不知道还有学习的必要。试拿广州人和客家人来比较：我们大约可以承认，客家话比较接近北京话些；但是，客家人说的普通话，一般说来，不见得比广州人说的普通话好。相反地，有些客家人因为有了"客家音就是标准音"的幻觉，他们的普通话反会比一般广州人的普通话更难听。

最容易懂的"普通话"是不是最好的普通话呢？这是一个不能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咱们要看说话的人是谁，又要看听话的人是谁。一般说起来，广州人听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听山东人说普通话更容易懂，然而丝毫不能作为证明，

说广州人的普通话比山东人的普通话更好些。假如换一个北京人来听，他很可能觉得山东人的普通话比广东人的普通话容易懂了。由此看来，容易懂不能作为好的证明。因此能说一种容易懂的“普通话”不就算是学好了普通话。

有一种人，学话会占一些便宜，这就是那些所谓“二言人”。“二言人”就是从小就会说两种话的人。“二言人”的产生有两种原因：第一，是自己的故乡本来就存在着两种方言，自己从小就需要学会了两种方言然后才够社交的用途；第二，是自己的父母迁居某一地方，因此，在家里说的是一种话，到了社会上说的又是另一种话。“二言人”学话之所以比较容易，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两种方言的音素。假定一种方言有二十四个音素，两种方言就可能是共有三十多个音素（有些音素是相同的）；会的音素多些，学起别的方言自然容易些。但是，这个道理只能适用于从小就会说两种话的人（会说三四种自然更好）；如果是成年以后才学会了的，就不算了。

世界上有没有语言天才？这话很难说。一般说起来，女子学话比男子容易些；青年人比中年人容易些；有方法的人比没有方法的人容易些。但是，有了方法也必须灵活地应用它，尤其是需要多多练习，使习惯成为自然。如果心里硬记着一些方法论，不能与实际联系，那又犯了教条主义了。

五 语言三大要素中哪一个要素最难

语言的三大要素是：(一)语音，(二)词汇，(三)语

法。例如你说ㄖㄣ，这是语音；你把这ㄖㄣ音去代表一种会说话的动物（人），这是词汇（词汇中的一个成分）；假如你说“工人”，意义和“人工”不同，而这种意义上的不同是由字的次序决定的，这是语法（语法中的一种方式）。哪一个要素最难学呢？这很难说。假定你学的是外国语，应该说是语法最难；但是，汉人学汉语，情形就不同了。各地的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差别颇大，语法上的差别却是很微的（见下文）。因此，语法方面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至于语音和词汇的难易，就要分为两个角度来看问题了。就学习的正确性来说，词汇比语音容易，因为只消记住了一两个字，就得到了某一个概念的正确代表物了。例如你知道广州的“马蹄”（果品）等于北京的“荸荠”，就不会用错了。一般人写白话文比较说普通话容易得多，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但是，就学习的条理上说，语音却又比词汇容易，因为语音可以类推，词汇不可以类推。咱们知道了普通话里“天”字念ㄊㄧㄢ，“连”字念ㄌㄧㄢ之后，很容易猜得着“眠”字是念ㄇㄧㄢ；但是咱们知道了“马蹄”叫“荸荠”，“薯仔”叫“土豆”或“山药蛋”之后，并没有办法猜得着“柑”在北京话里该叫什么。由此看来，语音和词汇是各有它们的难处的。

但是，严格地说，语音是比词汇更难。为什么呢？假定一个人在某一地方住上二十年，差不多那一个地方的全部词汇都给他掌握住了，然而语音说出来还可能不象得很。例如有一位教授，他在广州住了十几年，广州话全能听懂，可见

他全部词汇已经熟悉了，但是他至今还不会说广州话，甚至于开不得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有一位教授，在北京住了二十几年，他的普通话在词汇上可以给四分，但是他在语音上至今仍不满三分，恐怕他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及格了。为什么呢？因为词汇的不同是容易觉察的；语音的不同是不容易觉察的。所以我在上一节里特别强调觉察语音上的分别。

语音之中，又分为音素和声调两个要素（指汉语来说）。例如“田”和“天”的音素都是ㄊㄧㄢ，但是声调不同。二者之中，又是哪一种容易些呢？依常理说，该是声调比较容易，因为普通话里声调只有四个，而且中国人学话时，对于声调特别敏感。不过，太相近的声调却又容易相混，例如广州人于普通话的上声、客家人于普通话的阴平声，都是很难学得好的。再说，普通话里没有入声，凡入声字都派入了其他的声调，这也使广东人学普通话时感受极大的困难。总之，学普通话的人如果觉察到音素上的大差别（如“六”字念成“溜”），他就首先改变了音素（这是一两个月就做得到的）；除此之外，将是先学会了声调了。

六　为什么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容易犯同样的毛病

同一方言区域的人，他们的语言习惯是一样的，某甲所缺少的音素，某乙也同样地不能具备。因此，当普通话里某

一音素为某一方言所缺乏的时候，这一方言区域的人大多数也就都不能发出这一个声音；等到他们经过了相当的训练，然后才有一部分人学会了。但是，要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些人的习惯特别难改变些。

假定张三、李四、王五都是广州人，张三念不好普通话的“资”“雌”“思”，李四也很可能念不好；只有王五念得好，于是咱们说王五“有学话的天才”。一般说来，广州人初学普通话的时候，十个人当中会有七八个是念不好“资”“雌”“思”的。经过了相当长期的学习，也许有半数念得好了；但另外的一半恐怕还是很难。因此，非下苦功夫是学不好的。

又假定赵二、钱三、孙四都是客家人，他们对于普通话的“资”“雌”“思”，毫无困难地就会说了（根本用不着学）；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念不好普通话的“租”“粗”“苏”。为什么呢？因为普通话里“租”“粗”“苏”该念ㄗㄨ，ㄘㄨ，ㄙㄨ，而客家人从来没有具备过这些音。

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客家人不会说普通话的“资”“雌”“思”，而常常听见广州人不会说，这就证明了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存在着同一的缺点。不但如此，同一方言区域的人，连错误的方向也是相同的。例如广州人不会念“资”“雌”“思”的时候，一定把它们念得象普通话的“基”“欺”“希”，没有别的错法。又如客家人和广州人初学普通话的时候都可能念不出普通话的“租”“粗”“苏”，因为客家话和广州话里都没有这种声音。但是客家人如果念错，一定是把它们和

"资""雌""思"相混了。广州人如果念错，决不可能是和"资""雌""思"相混的。在广州话本身，"租""租""苏"却是和"遭""操""骚"相混的。所以我们说，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容易犯同样的毛病。

最有趣的是，他们同一方言区域的人，虽犯同一毛病，却并不"同病相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了毛病并不自觉。相反地，广东人容易觉得广东人的普通话好。假定有两个人在同一会议席上讲话，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广州人，他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普通话"，依专家判断这两个人的普通话程度相差不远；又假定听众一半是江浙人，另一半是广东人。那么，江浙人一定觉得那一个上海人的普通话比较好，而广东人却觉得那一个广州人的普通话比较好。这并不是偏心袒护同乡，而是因为同乡所忽略了的声音也就是自己所忽略了的声音，所以觉察不出来；相反地，我们觉得非同乡的人的普通话听起来非常刺耳，甚至我们能模仿那种怪声音以为笑乐。孟子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世界上确有此事。江浙人说普通话，小小的错误也被咱们广东人觉察出来了；广东人说普通话那怕是很大的错误，咱们广东自己的"乡里"（指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却往往觉察不出来，因为咱们自己也往往犯这些错误啊！

七 广东方言分区概况

既然同一方言区域的人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咱们讨论学

习普通话的方法，有时候就需要分区处理。因此，我们要问：广东有多少方言区？

广东省内的汉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系统：

（甲）白话系——主要的地方是广州、番禺、南海、顺德、新会、台山、中山、开平、恩平、三水、高要、德庆、郁南、罗定、东莞、增城、宝安；

（乙）客家系——主要的地方是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丰顺、五华、龙川、惠阳、河源；

（丙）海崖系——主要的地方是潮安、汕头、澄海、潮阳、揭阳、普宁、饶平、南澳、惠来、陆丰以及海南岛。

粤北和南路是白话系和客家系杂居之地，我们没有仔细调查过。大致说来，粤北是客家话占优势，南路是白话占优势。东莞、增城等县也有客家系，中山县境内也有海崖系。因此，在未经详细调查以前，一个广东方言区域图是画不出来的。

白话系，就是我在《中国音韵学》里所谓粤音系；海崖系，就是我在"中国音韵学"里所说的闽音系的一个支派。因为这里谈的是广东人，所以不再称为闽音系或闽语系了。

在下文讨论普通话学习法的时候，我们将先作一个总论（第一章至第三章），然后进行分论（第一章至第四章）。在分论中我们将分别讨论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第一章），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第二章），潮州人（第三章）和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第四章）。海南人之所以和潮州人分开，是因为前者学普通话时所犯的毛病和后者的区别颇大的缘故。

上篇 总 论

第一章 语 音

一 声韵调概说

这里叙述普通话是采用注音字母，而次序则依照发音部位的顺序：

注音符号	普通话读法	广州读法	客家读法	潮州读法
ㄅ	杯	波	波	波
ㄆ	披	破	坡	坡
ㄇ	梅	摩	摩	摩
ㄈ	飞	科	和	一
ㄉ	得	多	多	多
ㄊ	特	拖	拖	拖
ㄋ	内	挪	挪	挪
ㄌ	勒	罗	罗	罗

ㄗ	资	一	资	资
ㄘ	雌	一	雌	雌
ㄙ	思	一	思	思
ㄓ	知	一	一	一
ㄔ	痴	一	一	一
ㄕ	诗	一	一	一
ㄖ	日	一	一	一
ㄦ	儿	一	一	一
ㄐ	基	知*	脂*	脂*
ㄑ	欺	痴*	蚩*	蚩*
ㄒ	希	诗*	诗*	诗*
ㄍ	歌	歌	歌	歌
ㄎ	科	驱	苛	苛
ㄏ	喝	何*	何*	何*
ㄚ	阿	鸦	鸦	鸦
ㄧㄚ	鸦	也	爷	爷
ㄨㄚ	蛙	蛙	蛙	蛙
ㄧㄝ	爷	爷	一	一
ㄩㄝ	月	一	一	一
ㄧ	衣	衣	衣	衣
ㄛ	哦	屙	屙	屙
ㄨㄛ	窝	窝	窝	窝(呼窝切)
ㄝ	鹅	一	一	一
ㄨ	乌	乌	乌	(呼)

ㄩ	鱼	鱼	—	—
ㄞ	哀	唉	矮	哀
ㄨㄞ	歪	歪	歪	歪
ㄟ	(给)	(基)	—	—
ㄨㄟ	威	—	—	—
(在ㄍㄎㄏㄈ后)				
ㄨㄟ	(催)	煨	惟*	威
(其他)				
ㄠ	奥	坳	(交)	欧
ㄧㄠ	要	忧*	腰	要*
ㄡ	欧	奥	欧*	乌
ㄧㄡ	忧	要	忧*	忧*
ㄢ	安	晏	(闲)	—
ㄧㄢ	烟	—	烟	—
ㄨㄢ	湾	湾	湾	—
ㄩㄢ	冤	—	—	—
ㄣ	恩	—	恩	—
ㄧㄣ	因	烟	因	—
ㄨㄣ	(村)	碗	温	—
(在ㄍㄎㄏㄈ后)				
ㄨㄣ	温	—	—	—
(其他)				
ㄩㄣ	云	冤	—	—
ㄤ	肮	罂	行	安

ㄧㄤ	央	一	(轻)	央
ㄨㄤ	汪	横	横	湾
ㄥ	亨	一	一	恩*
ㄧㄥ	英	英	一	因
ㄨㄥ	(红)	瓮	翁	温
ㄨㄥ	翁	一	一	一
ㄩㄥ	庸	庸	庸	庸

说明一：凡加括号的字，表示要除去声母（字首的辅音）读出，例如“催”，按注音字母标音是ㄘㄨㄟ，实读ㄘㄨㄧ，除去声母后，读为ㄨㄧ。

说明二：广州、客家、潮州的注音只是大概的。例字旁边加星号者，表示和普通话原音有相当的距离。

说明三：无例字者以横线为号，表示该地无此音。该地的人对于此音应该更加小心学习。

普通话的声调共有四个：（一）阴平声，（二）阳平声，（三）上声，（四）去声。举例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衣	移	椅	意
迂	鱼	语	御
因	银	引	印
英	盈	影	应
威	围	委	畏
烟	延	偃	燕
汪	王	往	旺

都	毒	赌	杜
飞	肥	匪	费
捞	劳	老	涝
蔫	年	捻	念

依照这一个方法去“调四声”，反复朗诵，熟能生巧，以后凡遇和某字同调的字，就知道它是属于什么声。例如遇着一个“河”字，觉得它的调子和“移鱼银盈”一类的字调相同，就知道它也是阳平声了。

下文凡是需要注明声调的时候，我们将用一种调符：阴平无号；阳平用ˊ为号，如ㄖㄣˊ（人）；上声用ˇ为号，如ㄇㄟˇ（美）；去声用ˋ为号，如ㄌㄧㄝˋ（列）。

二 声母的讨论(一)

所谓声母，就是字头的辅音。在普通话里，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都是声母；ㄦ不是声母，因为它的前面隐藏着一个元音；但为便利起见，姑且也把它归入声母一类了。

现在把这二十二个声母分别讨论。

ㄅ

ㄅ是上下两唇的爆裂音。发音时，先将双唇紧闭，然后突然放开，使人听见有爆裂的声音。广东各地的入发这一个

音并没有困难。

但是，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有许多去声字，客家人读入ㄆ母的，普通话却读入ㄅ母，例如：

方便　读如方变，勿读如方骗；

罢手　读如霸手，勿读如怕手；

失败　读如失拜，勿读如失派；

残暴　读如残报，勿读如残炮；

伴侣　读如半侣，勿读如判侣；

作弊　读如作臂，勿读如作屁；

部队　读如布队，勿读如铺队；

鼻子　读如ㄅㄧˊ子，勿读如皮子或屁子。

有些入声字（普通话不读入声）也是这种情形。例如：

提拔　读如提ㄅㄚˊ，勿读如提爬；

分别　读如分ㄅㄧㄝˊ，勿读如分ㄆㄧㄝˊ。

（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开步和开铺）

ㄆ

ㄆ的发音部位和ㄅ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只有一点，就是：ㄆ的后面要吐一口气，因此这一类的音被称为吐气音。

广东白话区域的人、客家人和潮州人发这个音毫无困难。但是海南人却有困难了。有时候他们念不出ㄆ音来，却念成了ㄈ音（这个ㄈ却象一个吐气的ㄈ）。尤其是在ㄨ音之前，更难念得正确。因此，海南人注意：

铺张　勿读如夫张；

葡萄　　勿读如扶萄；

普及　　勿读如府及；

铺子　　勿读如富子；

朋　　读ㄆㄥ，勿读ㄈㄨㄥ；

捧　　读ㄆㄥˇ，勿读ㄈㄨㄥˇ；

碰　　读ㄆㄥˋ，勿读ㄈㄨㄥˋ；

陪　　读ㄆㄟ，勿读ㄈㄨㄟ；

配　　读ㄆㄟˋ，勿读ㄈㄨㄟˋ；

潘　　读ㄆㄢ，勿读ㄈㄨㄢ或ㄈㄢ；

盘　　读ㄆㄢˊ，勿读ㄈㄨㄢˊ或ㄈㄢˊ；

判　　读ㄆㄢˋ，勿读ㄈㄨㄢˋ或ㄈㄢˋ。

（参看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三）不配和不废）

ㄇ

ㄇ的发音部位和ㄅ，ㄆ完全相同，但当ㄇ发音时，气息除由口腔出来之外，同时还由鼻腔出来。因此，ㄇ是鼻音之一种。

广东各地的人发这一个音是没有困难的。只有潮州人应该稍为注意，勿与ㄅ"混（ㄅ"＝英文的b）。例如"母"字，普通话念ㄇㄨ，潮州话念ㄅ"ㄨ，粗心的人也许有混淆的可能。

ㄈ

把上齿咬着下唇，让气息从唇齿中间挤出来，就成为ㄈ

音。广东白话区域的人和客家人发这一个音都没有困难。

潮州人要发这个音就有很大的困难了，因为潮州话里根本没有ㄈ音。这一点和海南人恰恰相反：海南人有ㄈ无ㄆ，潮州人有ㄆ无ㄈ。但是潮州人并不是拿ㄆ去替代普通话的ㄈ，而是拿ㄏ去替代它（这个ㄏ和普通话的ㄏ不完全相同，参看下文）。

因此，请潮州人注意：

发动　　勿读如花动；

处罚　　勿读如处华；

飞机　　勿读如辉机；

土匪　　勿读如土毁；

推翻　　勿读如推欢；

反对　　勿读如缓对；

分别　　勿读如婚别；

房子　　勿读如皇子；

扶植　　勿读如壶植；

刮风　　勿读如刮烘；

相逢　　勿读如相红。

（参看潮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三)方糖和荒唐）

三　声母的讨论(二)

ㄅ

把舌尖抵着牙龈，突然开放，让气息冲出去，就成为ㄅ

音。广东各地的人发这一个音并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有许多去声字，客家人读入去母的，普通话却读入ㄉ母。例如：

代表　读如带表，勿读如太表或去ㄊㄧㄠ表；

道理　读如到理，勿读如套理；

豌豆　读如豌斗，勿读如豌透；

子弹　读如子旦，勿读如子炭；

扫荡　读如扫当（去声），勿读如扫趟；

姓邓　读如姓凳，勿读如姓去ㄣ；

兄弟　读如兄帝，勿读如兄替；

腔调　读如腔钓，勿读如腔跳；

电灯　读如店灯，勿读如去ㄧㄢ灯；

决定　读如决订，勿读如决听（去声）；

程度　读如程度，勿读如程兔；

懒惰　读如懒惰，勿读如懒唾。

许多入声字（普通话变入他声）也是这种情形。例如：

达到　读如ㄉㄚ到，勿读如去ㄚ到；

敌人　读如ㄉㄧ人，勿读如去ㄧ人或踢人；

间谍　读如间跌，勿读如间去ㄧㄝ；

孤独　读如孤ㄉㄨ，勿读如孤突；

毒药　读如ㄉㄨ药，勿读如突药；

夺取　读如ㄉㄨㄛ取，勿读如去ㄨㄛ取。

（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开步和开铺）

台山一带的人注意：普通话念ㄉ的字，在台山话里变了

没有声母，如“刀”念成ㄨ，“底”念成ㄉ等。台山人学普通话时，应该加上ㄉ母，改为ㄉㄠ，ㄉㄧ等。

ㄊ

ㄊ的发音部位和ㄉ完全相同，但ㄊ是吐气的音。广州、客家和潮州人对此音都没有困难。

海南人读此音的时候，容易变成ㄏ音。台山人也会把普通话的ㄊ念成了ㄏ，但是，原因并不相同。海南人因为没有吐气音（ㄈ吐气不在此例），所以根本很难发出这个音；台山人是有ㄊ音的，不过将此音移作别用（替代普通话的ㄘ）罢了。总之，原因虽不相同，海南人和台山人都应该注意：

他　　读ㄊㄚ，勿读ㄏㄚ；
台　　读ㄊㄞ，勿读ㄏㄞ；
桃陶　　读ㄊㄠ，勿读ㄏㄠ；
坛谈　　读ㄊㄢ，勿读ㄏㄢ；
糖堂　　读ㄊㄤ，勿读ㄏㄤ；
提题　　读ㄊㄧ，勿读ㄏㄧ；
田填　　读ㄊㄧㄢ，勿读ㄏㄧㄢ；
驼陀　　读ㄊㄨㄛ，勿读ㄏㄨㄛ或ㄏㄛ；
退　　读ㄊㄨㄟ，勿读ㄏㄨㄟ。

（参看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桃子和毫子）

广州人注意：“特”字和“突”字，广州话念ㄉ母（依古音系统是对的），但普通话里念ㄊ母。因此，“特”念ㄊㄜ，不念ㄉㄜ；“突”念ㄊㄨ，不念ㄉㄨ。

ㄋ

ㄋ的发音部位和ㄉ，去完全相同，但ㄋ是一个鼻音（发音方法与ㄇ同）。这一个音容易和ㄉ相混。安徽、湖南、四川都有这种相混的情形，广州人有时候也免不了这个毛病。

广州人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下列的一些字：

奶　　读ㄋㄞ，勿读ㄉㄞ；

脑　　读ㄋㄠ，勿读ㄉㄠ；

难南　　读ㄋㄢ，勿读ㄉㄢ；

能　　读ㄋㄥ，勿读ㄉㄥ；

年拈　　读ㄋㄧㄢ，勿读ㄉㄧㄢ；

娘　　读ㄋㄧㄤ，勿读ㄉㄧㄤ；

农浓　　读ㄋㄨㄥ，勿读ㄉㄨㄥ；

女　　读ㄋㄩ，勿读ㄉㄩ。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一）无奈和无赖）

有一个“弄”字，它在普通话里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分别。读书音读ㄉㄨㄥˋ，属ㄉ母（这是合于古音系统的）；口语里念ㄋㄨㄥˋ或ㄋㄥˋ，属ㄋ母。

潮州似乎也有些地方是ㄋ和ㄉ相混的，因为没有详细调查，不能谈。

客家话里，ㄋ和ㄉ的界限很严，决不相混。可惜当ㄋ在ㄧ的前面的时候，变了另一种音。这一种音不复象ㄋ那样舌尖抵着牙龈，而是用舌面顶着上腭，接触的地方颇广。吴语（江浙话）也有这种情形，ㄋ在ㄧ和ㄩ之前一律变成这个音。

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里面有一个ㄏ母，就是代表这个音的。当时ㄏ母和ㄋ母同时存在，一并学习，那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大体说来，会念ㄋㄧ的人不会念ㄏㄧ，会念ㄏㄧ的人却又不会念ㄋㄧ。客家人是属于后一类的，因此学起普通话来，对于下列的一些字，应该勉力学习：

你　　读ㄋㄧ、勿读ㄏㄧ；
聂孽　　读ㄋㄧㄝ，勿读ㄏㄧㄝ；
鸟袅　　读ㄋㄧㄠ，勿读ㄏㄧㄠ；
牛　　读ㄋㄧㄡ，勿读ㄏㄧㄡ；
年拈　　读ㄋㄧㄢ，勿读ㄏㄧㄢ；
您　　读ㄋㄧㄣ，勿读ㄏㄧㄣ；
娘　　读ㄋㄧㄤ，勿读ㄏㄧㄤ；
宁　　读ㄋㄧㄥ，勿读ㄏㄧㄥ；
女　　读ㄋㄩ，勿读ㄏㄩ；
虐　　读ㄋㄩㄝ，勿读ㄏㄩㄝ。

不过，这种分别是很细微的，念错了也不至于和别的字相混，所以并不严重。同时客家人学起来确又很难。如果不象，也就算了。但是，有些好强的人，知道自己的普通话还有这一点“小疵”，还是愿意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完善的。

ㄌ

ㄌ是所谓边音。为什么叫做边音呢？因为发音的时候，舌头塞住了上腭的中部（是口腔左右的中间，不是前后的中间），却没有塞住了左右两边，气息便从左右两边挤出来了。

它之所以容易和ㄋ相混，就是因为二者的发音部位差不多完全相同，假使把左右两边也塞住了，同时让鼻腔出气，就变成ㄋ了。

客家人学ㄌ没有困难，潮州人多数也没有困难。广州人似乎只有把该念ㄋ的字念ㄌ，却没有把该念ㄌ的字念ㄋ。因此，便都没有问题了。

四　声母的讨论(三)

ㄗ

ㄗ是一个构造颇为特别的声母，可说是ㄌ和ㄙ合成的。这并不是说先发ㄌ音，后发ㄙ音，那样就变成两个音了。它只是前半为ㄌ，后半为ㄙ（详细音理这里不谈）。

客家人和潮州人发这个音没有困难，广州人就难了。尤其困难的是“资兹缁子紫梓自字”等字，有些广州人学了几十年还是学不好。(ㄗ和ㄓ，ㄐ往往相混。)

办法是把舌尖放低，抵着门牙的后面，不要让舌面碰着上腭。要常常训练“资”和“基”在普通话中的分别，即ㄗ和ㄐ的分别。

西江一带的人学ㄗ音较为容易。他们虽也往往发不出“资子字”等字的声音，但“再”“赞”“宗”“祖”（ㄗㄞ，ㄗㄢ，ㄗㄨㄥ，ㄗㄨ）之类却是发得出来的。

台山一带的人注意，不可让普通话的ㄗ音变成ㄌ音：

最醉　　读ㄗㄨㄟ，勿读ㄌㄨㄟ，与“对”混（指与普

通话的“对”混，下同）；

早枣　读ㄗㄠ，勿读ㄉㄠ、与“倒”混；

灾哉　读ㄗㄞ，勿读ㄉㄞ，与“呆”混；

走　读ㄗㄡ，勿读ㄉㄡ，与“斗”混；

左　读ㄗㄨㄛ，勿读ㄉㄨㄛ，与“躲”混；

祖组　读ㄗㄨ，勿读ㄉㄨ，与“赌”混。

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有一部分去入声字，普通话读为ㄗ音的，客家话读为ㄘ音。客家人学普通话时，必须矫正这一点。例如：

复杂　读如复砸，勿读如复ㄘㄚ；

亲自　读如亲恣，勿读如亲次；

造谣　读如灶谣，勿读如ㄘㄠ谣；

西藏　读如西葬，勿读如西ㄘㄤ；

讲座　读如讲做，勿读如讲错；

罪犯　读如最犯，勿读如脆犯；

选择　读如选则，勿读如选ㄘㄜ；

捉贼　读如捉ㄗㄟ，勿读如捉ㄘㄟ。

（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开步和开铺）

ㄘ

ㄘ可说是ㄊ和ㄙ的合音。前一半是ㄊ，后一半是ㄙ。发音法与ㄗ略同。客家人和潮州人发这一个音并不困难；广州人就困难了。尤其是“雌此次”等字更难；其困难的程度和“资子字”等字相同（ㄘ和ㄔ，ㄑ往往相混）。西江一带的

人学ㄘ音较为容易。

台山一带的人注意，不可让普通话的ㄘ音变成ㄊ音：

才财裁　读ㄘㄞ，勿读ㄊㄞ，与“台”混（指与普通话的“台”混，下同）；

曹槽　读ㄘㄠ，勿读ㄊㄠ，与“桃”混；

残惭蚕　读ㄘㄢ，勿读ㄊㄢ，与“坛”混；

仓苍　读ㄘㄤ，勿读ㄊㄤ，与“汤”混；

醋　读ㄘㄨ，勿读ㄊㄨ，与“兔”混；

村　读ㄘㄨㄣ，勿读ㄊㄨㄣ，与“吞”混；

催　读ㄘㄨㄟ，勿读ㄊㄨㄟ，与“推”混；

聪　读ㄘㄨㄥ，勿读ㄊㄨㄥ，与“通”混。

这个ㄘ母是海南人最难学会的一个音。一切吐气音（ㄆ，ㄊ，ㄘ等）对于海南人都是困难的，但其中最难的要算这个ㄘ母了。学习的时候，可先学会了ㄗ母，然后由ㄗ变ㄘ。大致说来，ㄆ＝ㄅ＋ㄏ，ㄊ＝ㄉ＋ㄏ，ㄘ＝ㄗ＋ㄏ。先发一个ㄗ音，再吐一口气，慢慢地练习，渐渐会得到一个ㄘ音。

海南人既然不会发ㄘ音，于是以ㄙ代ㄘ（实际上这ㄙ也不是真ㄙ），而ㄘ和ㄙ就相混了。应该注意下列这些例子：

请坐　勿读如“醒坐”；

七情　勿读如“西行”；

起草　勿读如“稀少”。

（参看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臭肉和瘦肉）

ㄙ

发ㄙ音的时候，舌尖正对门牙。广东白话区域的人和海南人学它不像，是因为不用舌的尖端，或虽用舌尖而不是正对门牙。若是舌头的部位移高些，和上腭稍有接触，就变了一种特别的音。这种特别的音听起来颇象英文的sh（实际上和sh也有差别）。广州人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sh去应付普通话的ㄙ，ㄕ，ㄒ三个音，于是在说普通话的时候，“私”“师”“希”三个字变为同音了。海南人也是这样。只有客家人和潮州人的ㄙ音是正确的。

台山人学ㄙ音也要注意，因为容易接近英文的th（台山话其实是ㄌ的清擦音）。

广州人和海南人请注意（训练ㄕ，ㄘ，ㄙ三母）：

做灶　　勿读如业ㄨㄛ照；

樽俎　　勿读如谆主；

再走　　勿读如债肘；

才子　　勿读如柴纸；

在此　　勿读如债耻；

层次　　勿读如程翅；

私自　　勿读如诗志；

四嫂　　勿读如是少；

诉讼　　勿读如庶ㄕㄨㄥ。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做事和做戏）

五 声母的讨论(四)

虫

虫，彳，尸，日和儿都是所谓卷舌音。有人把虫，彳，尸，日称为卷舌声母，把儿称为卷舌韵母。

卷舌音是广东省所极少有的，所以必须细心学习。卷舌音发音的时候，舌尖向后弯到硬腭的最后部分，因此得到“卷舌”的称呼。其实舌不一定要“卷”，只是舌尖尽量向高处就行了。依多数民族的习惯，舌尖总是对着门牙或牙龈而发音的；舌尖向后确是少见（只有梵文里有这种音）。因此，非但广东，连江浙和西南官话也极少有。这是北方话的特色。

这里先谈虫母。虫和ㄗ的发音部位虽不同，发音方法却是一样的。因此，咱们把ㄗ的部位向高移，而且向后移，自然就变成了虫音。

潮州人学普通话的虫不象，就变了ㄗ。因此，“找糖”变了“澡塘”（虫幺和ㄗ幺混），“走油肘子”变了“走油走子”（虫又和ㄗ又混）了。

广东白话区域的人（所谓“广府人”）和海南人学普通话的虫不象，就变了ㄐ。严格地说，这不是ㄐ，因为它的发音部位近似英文的j（如jeep）。（实际却又和英文的j不同。）因此，“老丈”变了“老将”（虫尤和ㄐ丨尤混），“买针”变了“买金”（虫ㄣ和ㄐ丨ㄣ混），“凭人”变了“救人”（虫又和ㄐ丨又混）了。

客家人情况多同潮州人。但也有些客家人介于潮州人和广府人之间，他们是ㄗ和ㄐ并用的：于“招张中朱追专”一类字读近ㄐ（如广府人），于“罩庄知皱”一类的字读为ㄗ（如潮州人）。实际上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应该读ㄓ音的。

假使读ㄓ读得不正确的话，到底象潮州人那样读入ㄗ好些呢？还是象广州人读近ㄐ好些呢？就本质上说，以ㄗ代ㄓ是比以ㄐ代ㄓ好些，因为ㄗ和ㄓ都是用舌尖的，而ㄐ是用舌面的。广州人还不一定用舌面，而是用舌叶，姑且用ㄐ'来表示它。但是，象下面的一些例字，广州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虽都念得不正确，却也都不十分难听：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海南人
诈	ㄓㄚ	ㄐ'ㄚ	ㄗㄚ	ㄗㄚ	ㄐ'ㄚ
追	ㄓㄨㄟ	ㄐ'ㄨㄟ	ㄐ'ㄨㄟ	ㄗㄨㄟ*	ㄐ'ㄨㄟ
准	ㄓㄨㄣ	ㄐ'ㄨㄣ	ㄐ'ㄨㄣ	ㄗㄨㄣ	ㄐ'ㄨㄣ
终	ㄓㄨㄥ	ㄐ'ㄨㄥ	ㄐ'ㄨㄥ	ㄗㄨㄥ	ㄐ'ㄨㄥ
诸	ㄓㄨ	ㄐ'ㄨ	ㄐ'ㄨ	ㄗㄨ	ㄐ'ㄨ
爪	ㄓㄠ	ㄐ'ㄠ	ㄗㄠ	ㄗㄠ	ㄐ'ㄠ

*（“追”字潮州话念ㄉㄨㄟ，这里的ㄗㄨㄟ是指潮州人学普通话而言。其余由此类推。）

至于象下面的一些例字，客家人和潮州人就远胜广州人和海南人了：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海南人
知之	ㄓ	ㄐ'ㄧ	ㄗ	ㄗ	ㄐ'ㄧ
职直	ㄓ	ㄐ'ㄧ	ㄗ́	ㄗ́	ㄐ'ㄧ

纸止	ㄓˇ	ㄐ'ㄧˇ	ㄕˇ	ㄕˇ	ㄐ'ㄧˇ
志智	ㄓˋ	ㄐ'ㄧˋ	ㄕˋ	ㄕˋ	ㄐ'ㄧˋ

这里可以看出，难听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声母的不正确，同时也在于韵母的不同。

还有下列的一些例字，广州人学普通话时共有两种读法。甲种读法虽不正确，但已经近似了；乙种读法却很难听，因为韵母已变，声母也更接近于ㄐ了（所以我索性标作ㄐ）：

例　　字	普通话	甲种读法	乙种读法
周州舟，肘帚，宙昼	ㄓㄡ	ㄐ'ㄡ	ㄐㄧㄡ
招昭，召照赵	ㄓㄠ	ㄐ'ㄠ	ㄐㄧㄠ
占詹，展，占战	ㄓㄢ	ㄐ'ㄢ	ㄐㄧㄢ
珍真针，枕，震阵	ㄓㄣ	ㄐ'ㄣ	ㄐㄧㄣ
章张，掌，丈帐障	ㄓㄤ	ㄐ'ㄤ	ㄐㄧㄤ
征蒸，整，正证郑	ㄓㄥ	ㄐ'ㄥ	ㄐㄧㄥ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做事与做戏；“珍真征蒸”等例同时可适用于客家人，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五)真人和今人，(十六)大声和大星）

有少数字，依旧字典应该读ㄓ，但现在普通话读入ㄕ音了。例如：

泽择责窄仄昃　　读ㄕㄜ，不读ㄓㄜ（但“窄”也可以念ㄓㄞ）；

侧　　读ㄕㄜ或ㄘㄜ，不读ㄓㄜ；

阻　　读ㄕㄨ，不读ㄓㄨ。

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有一部分去入声字，普通话读为

ㄓ的，客家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往往读入ㄔ音(其实是ㄑ'或ㄘ)。这是必须矫正的。例如：

重要　读如众要，勿读如ㄔㄨㄥ要；
状况　读如壮况，勿读如创况；
传记　读如转记，勿读如串记；
坠马　读如赘马，勿读如ㄔㄨㄟ马；
柱子　读如注子，勿读如处子；
七丈　读如七账，勿读如七唱；
阵容　读如震容，勿读如趁容；
预兆　读如预照，勿读如预ㄔㄠ；
闸北　读如札北，勿读如察北；
清浊　读如清酌，勿读如清ㄔㄨㄛ。

(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开步和开铺)

ㄔ

ㄔ是ㄓ的吐气音。因此如果ㄓ音学不好，ㄔ音也一定学不好；但是，咱们不能反过来说，如果ㄓ音学好了，ㄔ音一定学得好，因为吐气音对于海南人是特别难学的。

潮州人学普通话的ㄔ不象，就变了ㄘ，因此“吃鸡”变了“雌鸡”(ㄔ和ㄘ混)，“潮州”变了“曹州”(山东地名)(ㄔㄠ和ㄘㄠ混)。

广府人学普通话的ㄔ不象就变了ㄑ。因此“吃鸡”变了“欺鸡”(ㄔ和ㄑ混)；“潮州”变了“谯周”(三国人名)(ㄔㄠ和ㄑㄧㄠ混)。

广府人学普通话的ㄔ虽象ㄑ，实际上也不是ㄑ（因为是用舌面）。它又颇象英文的 ch，英文的ch 是不卷舌的。

客家人介于潮州人和广府人之间；他们是ㄘ和ㄑ并用的。于“超昌处吹穿”一类字读近ㄑ（如广府人）；于“抄创窗初”一类字读为ㄘ（如潮州人）。实际上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该念ㄔ音的。

假使读ㄔ音读得不正确的话，应该是象潮州人读入ㄘ好些。但是，在ㄚ，ㄛ，ㄨ的前面的ㄔ，广府人也都念得不太坏，因为他们念得更近英文的ch了。现在以ㄑ'表示英文的ch，举出下面一些例字，以显示这几个地方的人学普通话的差异：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茶	ㄔㄚ	ㄑ'ㄚ	ㄘㄚ	ㄘㄚ
吹	ㄔㄨㄟ	ㄑ'ㄨㄟ	ㄑ'ㄨㄟ	ㄘㄨㄟ
春	ㄔㄨㄣ	ㄑ'ㄨㄣ	ㄑ'ㄨㄣ	ㄘㄨㄣ
充	ㄔㄨㄥ	ㄑ'ㄨㄥ	ㄑ'ㄨㄥ	ㄘㄨㄥ
处	ㄔㄨ	ㄑ'ㄨ	ㄑ'ㄨ	ㄘㄨ
炒	ㄔㄠ	ㄑ'ㄠ	ㄘㄠ	ㄘㄠ

至于象下面的一些例字，客家人和潮州人就远胜广州人了：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吃痴鹈笞	ㄔ	ㄑ'ㄧ	ㄘ	ㄘ
迟池持匙	ㄔ	ㄑ'ㄧ	ㄘ	ㄘ
耻侈齿尺	ㄔˇ	ㄑ'ㄧˇ	ㄘˇ	ㄘˇ

翅啻炽斥　　ㄔ　　ㄑ'ㄧ　　ㄘ　　ㄘ

还有下列的一些例字，广州人学普通话时共有两种读法。甲种读法虽不正确，却已经近似了；乙种读法却很难听，因为韵母已变，声母也接近于ㄑ了（所以我常常索性标作ㄑ）：

例　　字	普通话	甲种读法	乙种读法
抽愁酬仇，丑，臭	ㄔㄡ	ㄑ'ㄡ	ㄑㄧㄡ
超朝潮巢，吵炒	ㄔㄠ	ㄑ'ㄠ	ㄑㄧㄠ
蝉缠，谄	ㄔㄢ	ㄑ'ㄢ	ㄑㄧㄢ
沈晨陈臣，趁衬	ㄔㄣ	ㄑ'ㄣ	ㄑㄧㄣ
昌长常偿，场，唱	ㄔㄤ	ㄑ'ㄤ	ㄑㄧㄤ
称，成程惩逞，秤	ㄔㄥ	ㄑ'ㄥ	ㄑㄧㄥ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又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上文说过，海南人学吐气音总是困难的，ㄔ也不能例外。学ㄔ的困难，和学ㄘ的困难相等。海南人学ㄔ不象，都弄到和ㄕ相混了。有些字，广州人读入ㄕ母，普通话读入ㄔ母：例如“成”字，广州人学普通话时往往说成ㄕㄥ，而不知道是ㄔㄥ，这一种分别，在海南人大多数是弄不清楚的。因此，海南人应该注意下列这些例子：

抄书　　勿读如“烧书”；

厨子　　勿读如“叔子”；

坐船　　勿读如“坐ㄕㄨㄢ”；

买柴　　勿读如“买ㄕㄞ”；

工厂　　勿读如“工赏”。

（参看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臭肉和瘦肉）

有少数字，依旧字典应该读ㄔ，但现在普通话读入ㄘ了。例如：

测恻策册　　读ㄘㄜ，不读ㄔㄜ；

岑　　读ㄘㄣ，不读ㄔㄣ。

ㄕ

ㄕ是ㄙ的变相，正象ㄓ是ㄗ的变相，ㄔ是ㄘ的变相一样。ㄕ可以认为卷舌的ㄙ。初学它的时候，可以先发ㄙ音，然后把舌尖渐渐移到硬颚的顶部，就可以正确地发出ㄕ音了。

潮州人学普通话的ㄕ不象，就变了ㄙ，因此“大士”变了“大寺”（ㄕ和ㄙ混），“多少”变了“多嫂”（ㄕㄠ和ㄙㄠ混），“老生”变了“老僧”（ㄕㄥ和ㄙㄥ混）。

广府人学普通话的ㄕ不象就变了ㄒ。因此“失望”变了“希望”（ㄕ和ㄒ混），“太少”变了“太小”（ㄕㄠ和ㄒㄧㄠ混）。

广府人学普通话的ㄕ虽象ㄒ，实际上也不是ㄒ（因为不是用舌面）。它又颇象英文的 sh，英文的 sh 是不卷舌的。

客家人情况多同潮州人，但也有些客家人介于潮州人和广府人之间；他们是ㄙ和ㄒ并用的。于“烧伤书谁”一类字读近似ㄒ（如广府人）；于“稍沙双疏”一类字读为ㄙ。实际上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该读ㄕ的。

假使读ㄕ读得不正确的话，应该是象潮州人读入ㄙ好些。但是在ㄚ，ㄛ，ㄨ前面的ㄕ，广府人也都念得不太坏，因为

他们念得更近英文的 sh 了。现在以ㄒ'表示英文的 sh,举出下列的一些例，以显示这几个地方的人学普通话的差异：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沙	ㄕㄚ	ㄒ'ㄚ	ㄙㄚ	ㄙㄚ
谁	ㄕㄨㄟ,ㄕㄟ	ㄒ'ㄨㄟ	ㄒ'ㄨㄟ	ㄙㄨㄟ
舜	ㄕㄨㄣ	ㄒ'ㄨㄣ	ㄒ'ㄨㄣ	ㄙㄨㄣ
书	ㄕㄨ	ㄒ'ㄨ	ㄒ'ㄨ	ㄙㄨ
稍	ㄕㄠ	ㄒ'ㄠ	ㄙㄠ	ㄙㄠ
烧	ㄕㄠ	ㄒ'ㄠ	ㄒ'ㄠ	ㄙㄠ

至于象下面的一些例字，广州人和海南人就远不及客家人和潮州人了：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海南人
诗施师失湿虱	ㄕ	ㄒ'ㄧ	ㄙ	ㄙ	ㄒ'ㄧ
时十拾石食实	ㄕˊ	ㄒ'ㄧˊ	ㄙˊ	ㄙˊ	ㄒㄧˊ
史矢豕使屎	ㄕˇ	ㄒ'ㄧˇ	ㄙˇ	ㄙˇ	ㄒ'ㄧˇ
市试事逝侍士	ㄕˋ	ㄒ'ㄧˋ	ㄙˋ	ㄙˋ	ㄒ'ㄧˋ

还有下列的一些例字，广州人学普通话时共有两种读法。甲种读法显不正确，却已经近似了；乙种读法却很难听，因为韵母已变，声母也更接近于ㄒ了（所以我索性标作ㄒ）：

例字	普通话	甲种读法	乙种读法
收,守手首,兽寿售	ㄕㄡ	ㄒ'ㄡ	ㄒㄧㄡ
烧稍，韶，少，绍邵	ㄕㄠ	ㄒ'ㄠ	ㄒㄧㄠ
闪，扇善膳鳝	ㄕㄢ	ㄒ'ㄢ	ㄒㄧㄢ
身深申，神,审,慎甚	ㄕㄣ	ㄒ'ㄣ	ㄒㄧㄣ

伤殇商，赏，尚上　ㄕㄤ　ㄒ'ㄤ　ㄒㄧㄤ

声生升，绳，省，胜　ㄕㄥ　ㄒ'ㄥ　ㄒㄧㄥ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做事和做戏）

有少数字，依旧字典应该读ㄕ，但现在普通话读入ㄙ，或读ㄕ，ㄙ两音了。例如：

所　读ㄙㄨㄛ，不读ㄕㄨㄛ；

疏蔬　读ㄕㄨ，又读ㄙㄨ；

色瑟　读ㄙㄜ，不读ㄕㄜ（但口语里"色"字有ㄕㄞ音）；

缩　读ㄙㄨㄛ或ㄙㄨ，不读ㄕㄨ；

俟　读ㄙ，不读ㄕ；

洒　读ㄙㄚ，不读ㄕㄚ；

森　读ㄙㄣ，不读ㄕㄣ。

ㄖ

ㄖ很象英文的r。它的发音部位和ㄓ，ㄔ，ㄕ相同，都是卷舌音。这个音，无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都觉得非常难学。假定学得不好，可能是学成这个样子：

例字	普通话	广州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日	ㄖ	ㄧ	ㄕㄧㄊ	dzik
热	ㄖㄜ	ㄧㄝ	ㄕㄧㄝㄊ	dziek
饶，扰，绕	ㄖㄠ	ㄧㄠ	ㄕㄧㄠ	dziao
柔	ㄖㄡ	ㄧㄡ	ㄧㄡ	dziu
然髯，冉染	ㄖㄢ	ㄧㄢ	ㄧㄢ	dzian

人仁，忍，任认	ㄖㄣ	ㄧㄣ，ㄧㄓㄣˊㄧㄣ		dzin
壤，让	ㄖㄤ	ㄧㄤ	gniong	dziang
扔，仍	ㄖㄥ	ㄧㄥ，ㄧㄓㄥ	gning,ing	dzing
如儒，乳汝	ㄖㄨ	ㄩ	i,ju	dzu
若弱	ㄖㄨㄛ	ㄧㄛ	gnok,jo	dzo
锐睿芮	ㄖㄨㄟ	ㄧㄨㄟ	jui	dzui
软阮	ㄖㄨㄢ	ㄧㄨㄢ	gnon	dzuan
闰润	ㄖㄨㄣ	ㄧㄨㄣ	gnun,jun	dzun
戎绒	ㄖㄨㄥ	ㄧㄨㄥ	gnung	dzung
容荣融茸熔	ㄖㄨㄥ	ㄧㄨㄥ	jung	jung

广州人应该注意："日"勿与"逸"混，"如"勿与"余"混，"人"勿与"寅"混，等等。（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二）自然和自言。）客家人应该注意："攘"勿与"娘"混，"壤"勿与"仰"混，"戎"勿与"浓"混，"扰"勿与"鸟"混，等等。潮州人大致没有什么可混，但有时也象广州人那样混法。

儿

很粗地描写起来，儿等于卷舌的ㄓ加卷舌的 r。

这也是广东人非常难学的一个音。普通只会说成ㄓ，后面的 r 被省略了。

这个音所代表的字非常之少，常用的字不满十个：

阳平声	上声	去声
儿而	耳饵尔迩	二贰

儿念阳平声和上声的时候，口腔较小，舌较高，象潮州话的“与”字；念去声的时候，口腔较大，舌较低。

广州话里“儿而”和“夷移仪疑”混，“耳尔”和“以矣议”混，“二”和“异义”混；客家话里“儿而”和“仪疑”混，“耳尔”和“拟你”混，“二”和“义谊”混。这种相混的情形是应该避免的。

“儿”字作为词尾的用途的时候，就不再念成ㄦ加r，而是简单地剩下一个r，它和前面的字合成一个音。例如：

鸡儿　花儿　草儿　主儿　铃儿　那儿　这儿

ㄢ和ㄞ的后面带着词尾“儿”字的时候，它们的本身就只剩一个ㄚ。例如：

孩儿　不念ㄏㄞㄦ，而念ㄏㄚㄦ；

扇儿　不念ㄕㄢㄦ，而念ㄕㄚㄦ。

ㄣ和ㄟ的后面带着词尾“儿”字的时候，它们的本身也只剩一个ㄦ。例如：

棍儿　不念ㄍㄨㄣㄦ，而念ㄍㄨㄦㄦ；

一会儿　不念ㄧㄏㄨㄟㄦ，而念ㄧㄏㄨㄦㄦ（“会”字变了上声）。

（参看下文论语法的一章）。

六　声母的讨论(五)

ㄐ

发ㄐ音的时候，舌面翘起，距离上颚甚近，使我们听见有嘶沙的声音。ㄐ和ㄗ一样地是个复杂音，可以说是ㄉ和ㄒ的合音。它的前一半是ㄉ（舌面的ㄉ），后一半是ㄒ。广东人发这种音（ㄐ，ㄑ，ㄒ）都不很正确，因为他们念象英文的j，ch，sh。若要念得正确，必须把舌尖放低，再把舌面提高。

上文说过，广州人容易把ㄐ和ㄗ相混，又和ㄓ相混。这种三位一体的作风是要不得的。客家的相混情形不甚相同，但是三者的界限也分不清楚。潮州人把ㄐ念成ㄐ'ㄧ，也和广州人差不多。

普通话的ㄐ，在北方话拉丁化分为gi-和zi-两种，例如：

例字	普通话	北拉	
基肌鸡，极急，几，寄既	ㄐㄧ	gi	(ㄐㄧ)
资迹积，即脊疾挤，济祭际	ㄐㄧ	zi	(ㄗㄧ)
加家嘉，夹袷，假甲，嫁架驾	ㄐㄧㄚ	gia	(ㄐㄧㄚ)
皆阶街，结洁，解，界戒届	ㄐㄧㄝ	gie	(ㄐㄧㄝ)
嗟接，节捷，姐，借藉	ㄐㄧㄝ	zie	(ㄗㄧㄝ)
娇交胶教，狡缴，较叫	ㄐㄧㄠ	giao	(ㄐㄧㄠ)
焦椒，嚼，剿，醮	ㄐㄧㄠ	ziao	(ㄗㄧㄠ)

纠鸠，久九，旧救舅	ㄐㄧㄡ	giu	（ㄐㄧㄡ）
揪，酒，就	ㄐㄧㄡ	ziu	（ㄗㄧㄡ）
坚奸肩间兼，减检，建鉴见	ㄐㄧㄢ	gian	（ㄐㄧㄢ）
尖箋歼煎，剪，贱饯箭	ㄐㄧㄢ	zian	（ㄗㄧㄢ）
斤金今巾，谨紧锦，近禁	ㄐㄧㄣ	gin	（ㄐㄧㄣ）
津，侭，尽进晋浸	ㄐㄧㄣ	zin	（ㄗㄧㄣ）
江姜疆，讲，降	ㄐㄧㄤ	giang	（ㄐㄧㄤ）
将浆，奖蒋，酱匠	ㄐㄧㄤ	ziang	（ㄗㄧㄤ）
经竟京惊，景警，敬境径	ㄐㄧㄥ	ging	（ㄐㄧㄥ）
旌精晶，井阱，净靖静	ㄐㄧㄥ	zing	（ㄗㄧㄥ）
居俱拘车，局菊桔，巨句具	ㄐㄩ	gy	（ㄐㄩ）
疽苴，龃，聚	ㄐㄩ	zy	（ㄗㄩ）
决厥掘觉	ㄐㄩㄝ	gye	（ㄐㄩㄝ）
爵爝绝	ㄐㄩㄝ	zye	（ㄗㄩㄝ）
捐，卷倦眷绢	ㄐㄩㄢ	gyan	（ㄐㄩㄢ）
鐫朘	ㄐㄩㄢ	zyan	（ㄗㄩㄢ）
君均军，窘，郡菌	ㄐㄩㄣ	gyn	（ㄐㄩㄣ）
峻竣俊骏濬	ㄐㄩㄣ	zyn	（ㄗㄩㄣ）
坰扃迥炯	ㄐㄩㄥ	gyng	（ㄐㄩㄥ）

北拉的区别是合于古音的系统的。广州话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种分别：广府人和潮州人都把第一类的字念成硬音的ㄍ（如广州“记”念ㄍㄟ，潮州“记”念ㄍㄧ），第二类字念成舌叶的ㄐ'，其音在ㄐ与ㄗ之间（如广州“济”念ㄐ'ㄞ，潮州“济”念ㄐ'ㄧ）；客家人把第一类的念成ㄍ和ㄎ（如“记”

念ㄍㄧ，“忌”念ㄎㄧ），第二类字念成ㄗ和ㄘ（如“津”念ㄗㄧㄣ，“尽”念ㄘㄧㄣ）。北京唱旧剧的人喜欢讲究“尖团字”，团字就是第一类，尖字就是第二类。这可以证明在一般北京人的口里尖团的分别是丧失了。北京人写起北拉来，在这一点上感到很大的困难。

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普通话念ㄐ的去入声字，有一部分被客家人读入ㄎ音去了（模仿标准音则误作ㄑ）。这是必须矫正的。例如：

禁忌　读如禁记，勿读如禁气；
轿子　读如叫子，勿读如窍子；
舅父　读如救父，勿读如ㄑㄧㄡ父；
贫贼　读如贫箭，勿读如贫欠；
尽力　读如进力，勿读如ㄑㄧㄣ力；
木匠　读如木酱，勿读如木呛；
竞争　读如敬争，勿读如庆争；
工具　读如工据，勿读如工去；
疲倦　读如疲卷，勿读如疲劝；
象郡　读如象ㄐㄩㄣ，勿读如象ㄑㄩㄣ；
普及　读如普吉，勿读如普期；
木屐　读如木激，勿读如木七。

（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四）开步和开铺）

ㄑ

ㄑ的发音部位和ㄐ完全相同，它是ㄐ的吐气音。咱们可

以说：它的前一半是去（舌面的去），后一半是丁。

广州人容易把ㄑ和ㄘ相混，又和ㄔ相混。客家人的相混情形不同（不混得那样厉害），但是三者的界限也分不清楚。潮州人把ㄑ念成ㄑ'ㄧ，也和广州人差不多。

普通话的ㄑ，在北方话拉丁化分为ki-和ci-两种，例如：

例字	普通话	北拉
欺，其奇祈，起岂启，气弃	ㄑㄧ	ki（ㄑㄧ）
妻七戚，齐，砌缉葺	ㄑㄧ	ci（ㄘㄧ）
茄伽，惬箧	ㄑㄧㄝ	kie（ㄑㄧㄝ）
切，且，窃妾	ㄑㄧㄝ	cie（ㄘㄧㄝ）
敲，乔侨，巧，窍	ㄑㄧㄠ	kiao（ㄑㄧㄠ）
锹，瞧樵憔，雀（口语），俏诮	ㄑㄧㄠ	ciao（ㄘㄧㄠ）
丘蚯，求裘	ㄑㄧㄡ	kiu（ㄑㄧㄡ）
秋，囚泅酋	ㄑㄧㄡ	ciu（ㄘㄧㄡ）
牵谦，钤乾虔，遣，欠歉	ㄑㄧㄢ	kian（ㄑㄧㄢ）
迁千签籤，前钱潜，浅，倩	ㄑㄧㄢ	cian（ㄘㄧㄢ）
钦衾，琴勤芹禽	ㄑㄧㄣ	kin（ㄑㄧㄣ）
亲侵，秦，寝，沁	ㄑㄧㄣ	cin（ㄘㄧㄣ）
羌腔，强，镪	ㄑㄧㄤ	kiang（ㄑㄧㄤ）
枪锵，墙戕，抢，呛	ㄑㄧㄤ	ciang（ㄘㄧㄤ）
轻卿倾，擎黥，顷，罄庆	ㄑㄧㄥ	king（ㄑㄧㄥ）
清青，情晴，请	ㄑㄧㄥ	cing（ㄘㄧㄥ）
区躯，曲屈渠衢劬，去	ㄑㄩ	ky（ㄑㄩ）

趋，取娶，趣	ㄑㄩ	cy	（ㄘㄩ）
圈，拳权，犬畎，劝券	ㄑㄩㄢ	kyan	（ㄑㄩㄢ）
泉全痊诠铨	ㄑㄩㄢ	cyan	（ㄘㄩㄢ）

北拉的ki和ci的分别，和上文gi，zi的分别一样，是合于古音系统的。潮州人把第一类的字念成ㄎ（如“欺”念ㄎㄧ），第二类的字念成舌叶的ㄑ'，其音在ㄑ与ㄘ之间（如“妻”念ㄑ'ㄧ）；客家人把第一类的字也读为ㄎ，但第二类的字则读为ㄘ（如“妻”念ㄘㄧ）；广府人把第一类的字读成ㄏ或ㄎ（如“牵”念ㄏㄧㄢ，“躯”念ㄎㄜㄩ），第二类的字读成ㄑ'（如“妻”念ㄑㄞ）。总之两类是不混的。

海南人注意：这里吐气音又来了。应该分别ㄑ和ㄊ，不可相混。例如：

起来　　勿读如“喜来”；
茄子　　勿读如“鞋子”；
取巧　　勿读如“娶小”；
秋收　　勿读如“休收”；
母亲　　勿读如“母心”；
打拳　　勿读如“打旋”；

ㄊ

ㄊ可说是舌面的ㄙ，发音的时候，舌面翘起，和硬颚中部接近，就发得出这一个声音。广东人发这一个音很不正确，因为他们是用舌叶，没有用舌面的缘故。

广州人容易把ㄊ和ㄙ相混，又和ㄕ相混。客家人和潮州

人好些，但三者的界限也不十分清楚。应该先学好了ㄙ和ㄕ，然后三者的界限分得开。

普通话的ㄒㄧ，在北方话拉丁化分为xi-和si-两种，例如：

例字	普通话	北拉	
奚希溪羲吸，喜，系戏隙	ㄒㄧ	xi	(ㄒㄧ)
西犀昔息，习席，洗，细夕	ㄒㄧ	si	(ㄙㄧ)
歇鞋谐协挟，蟹，血械懈	ㄒㄧㄝ	xie	(ㄒㄧㄝ)
斜邪，写，卸谢泻屑燮	ㄒㄧㄝ	sie	(ㄙㄧㄝ)
哮枵枭，学，晓，效校孝	ㄒㄧㄠ	xiao	(ㄒㄧㄠ)
消萧削，小，啸肖笑	ㄒㄧㄠ	siao	(ㄙㄧㄠ)
休，朽，臭嗅	ㄒㄧㄡ	xiu	(ㄒㄧㄡ)
修羞，秀袖绣	ㄒㄧㄡ	siu	(ㄙㄧㄡ)
掀，絃贤咸闲，险显，现县限	ㄒㄧㄢ	xian	(ㄒㄧㄢ)
先仙鲜，跣，线羡霰	ㄒㄧㄢ	sian	(ㄙㄧㄢ)
欣昕歆，衅	ㄒㄧㄣ	xin	(ㄒㄧㄣ)
新心辛薪，信	ㄒㄧㄣ	sin	(ㄙㄧㄣ)
乡香，降，享饷响，向巷项	ㄒㄧㄤ	xiang	(ㄒㄧㄤ)
相襄湘，祥详，想，象	ㄒㄧㄤ	siang	(ㄙㄧㄤ)
兴馨，形型行，幸杏	ㄒㄧㄥ	xing	(ㄒㄧㄥ)
星腥，醒，姓性	ㄒㄧㄥ	sing	(ㄙㄧㄥ)
虚，许，煦诩	ㄒㄩ	xy	(ㄒㄩ)
须需，徐，壻序叙绪絮	ㄒㄩ	sy	(ㄙㄩ)
轩，玄悬，炫	ㄒㄩㄢ	xyan	(ㄒㄩㄢ)

宣，旋，选，渲	ㄒㄩㄢ	syan	（ㄙㄩㄢ）
勋熏，训	ㄒㄩㄣ	xyn	（ㄒㄩㄣ）
循旬巡荀寻，迅徇逊巽	ㄒㄩㄣ	syn	（ㄙㄩㄣ）

无论依照古音，或依照广东各地的语音，这两类字都应该是有分别的。但是我们既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就不需要有这一种分别；分开尖团字在北京人听来是矫揉造作。

七　声母的讨论(六)

ㄍ

ㄍ是舌根音，发音的时候，舌根翘起，抵着软颚，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发这一个音都没有困难。

但是请客家人注意，有少数去声字，普通话读为ㄍ的，客家话读为ㄎ。客家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必须改变过来。例如：

跪拜　　读如贵拜，勿读如愧拜；

共产　　读如贡产，勿读如控产。

ㄎ

ㄎ是ㄍ的吐气音，发音部位和ㄍ完全相同。广府人、客家人和潮州人发这一个音都没有困难。

但是，请广府人注意，普通话里念ㄎ的字，一部分在广府话里变了ㄏ，一部分变了ㄈ，只剩一小部分保存着ㄎ音。

因此广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须矫正过来。例如：

口　　读ㄎㄡ，勿读ㄏㄡ；
堪　　读ㄎㄢ，勿读ㄏㄢ；
凯　　读ㄎㄞ，勿读ㄏㄞ；与“海”混；
康　　读ㄎㄤ，勿读ㄏㄤ；
苦枯库　　读ㄎㄨ，勿读ㄈㄨ；
快块　　读ㄎㄨㄞ，勿读ㄈㄞ；
困　　读ㄎㄨㄣ，勿读ㄈㄣ；
宽　　读ㄎㄨㄢ，勿读ㄈㄨㄢ；
科课　　读ㄎㄜ，勿读ㄈㄜ。

海南人学普通话的ㄎ也会变了ㄏ，但很少是变ㄈ的。ㄎ是吐气音，请海南人特别注意学习。

ㄏ

ㄏ是舌根音，它的发音部位和ㄍ，ㄎ完全相同，但是舌根不塞住软颚，而是造成极狭的孔道，让气息挤了出来。俄文字母x就是这一个音。广东人不具备这一个音，只有一个类似的音，就是h（等于英文的h），因此，无论是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或海南人，学习这个ㄏ是不容易正确的。

但是，既然颇为相似（h是喉音，和舌根相近），普通话里又不是这两种音同时存在的，广东人以h代ㄏ，情形自然并不严重。若要学会了ㄏ，就请细心听北方人发音（苏北的人也行），慢慢模仿，也就会了。

除了ㄏ之外，普通话里还有一个声母，我姑且把它写做

厂'。厂'的部位和厂差不多相同，但当发厂'音时，声带同时颤动。例如"饿"字应该标作厂'ㄜ。

这一个声母只在ㄜ，ㄞ，ㄠ，ㄡ，ㄢ，ㄤ，ㄣ的前面出现，例如：

鹅俄蛾额，饿恶鄂噩扼	厂'ㄜ
哀挨，捱，矮蔼，艾爱碍隘	厂'ㄞ
熬翱，袄，傲奥拗	厂'ㄠ
欧讴鸥，偶藕呕	厂'ㄡ
安庵谙，岸按案暗	厂'ㄢ
昂	厂'ㄤ
恩	厂'ㄣ

为什么注音字母和北方话拉丁化都没有替它制定符号呢？因为这是一个"赘音"；假使不用它，单念ㄜ，ㄞ，ㄠ，ㄡ，ㄢ，ㄤ，ㄣ，也一样地听得懂，而且不至于和别的字相混。那么我们该不该模仿北京人的厂呢？关于这个问题，要看你是否希望学到十足的北京话。这厂'可以说是北京话的装饰品，虽然没有用处，却是令人听了舒服的。

广州人对于这些字，除了"恩"念ㄅㄣ之外，一律加上一个声母，即注音字母的ㄟ。当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时候，"鹅"读如ㄟㄜ，"爱"读如ㄟㄞ，"傲"读如ㄟㄠ，"欧"读如ㄟㄡ，"安"读如ㄟㄢ，"昂"读如ㄟㄤ，这又未免太过。与其加ㄟ，不如取消，单剩一个元音起头就好了。

这里附带谈一谈"我"字，它虽然还保存一个读书音ㄜˇ（厂'ㄜˇ），但是普通总是念ㄨㄛˇ。因此，在普通话里，"我"

字念兀己是不对的。

八　韵母的讨论(一)

ㄚ，ㄧㄚ，ㄨㄚ

韵母ㄚ和ㄨㄚ，学起来没有困难。但是广州人学得往往不十分象，因为嘴张得不够大，舌不够平（舌应该平伏如静止状态）。

ㄧㄚ学起来较难，尤其是广州人，因为广州话里没有韵母ㄧㄚ，所以往往用ㄚ来替代。应该注意的是：

家嘉加　　勿读如渣（ㄐˊㄚ）；

架价嫁　　勿读如诈（ㄐˋㄚ）；

虾　　勿读如沙（ㄒˊㄚ）；

下夏　　勿读如沙去声（ㄒˋㄚ）。

反过来说，依普通话的眼光看来，客家话的ㄧㄚ却嫌太多了。有些在客家话里读ㄧㄚ的字，在普通话里却读为ㄧㄝ。注意下面的一些例子：

姐借　　读ㄐㄧㄝ，勿读ㄗㄧㄚ；

藉　　读ㄐㄧㄝ，勿读ㄘㄧㄚ；

且　　读ㄑㄧㄝ，勿读ㄘㄧㄚ；

茄　　读ㄑㄧㄝ，勿读ㄑㄧㄚ；

些，写，泻卸　读ㄒㄧㄝ，勿读ㄙㄧㄚ；

斜邪，谢榭　读ㄒㄧㄝ，勿读ㄙㄧㄚ。

此外，还有一些字在客家话里念ㄚ韵，而在普通话里念ㄜ韵，客家人学普通话时也应该注意：

遮，者蔗　　读ㄓㄜ，勿读ㄓㄚ；

车，扯　　读ㄔㄜ，勿读ㄔㄚ；

赊奢，蛇，捨，舍射社赦　读ㄕㄜ，勿读ㄕㄚ。

常听见客家人学普通话，“社会主义”变了“沙废主义”，这是不对的。

入声字，依广东话是收音于-p，-t，-k（俄文-П，-Т，-К）的，普通话没有入声，这些入声字有一部分跑到了ㄚ，ㄧㄚ，ㄨㄚ韵里来。因此广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应该注意：

例字	应读	广州人勿读	客家人勿读	潮州人勿读
八捌，拔钹	ba（ㄅㄚ）	bat	bat	bak
发伐，罚乏，发	fa（ㄈㄚ）	fat	fat	fak
法	fa（ㄈㄚ）	fat	fap	huak
达怛	da（ㄉㄚ）	dat	tat	tak
答搭	da（ㄉㄚ）	dap	dap	dap
獭挞	ta（ㄊㄚ）	tat	tat	tak
塌，塔，榻	ta（ㄊㄚ）	tap	tap	tap
纳衲	na（ㄋㄚ）	nap	nap	nap
辣	la（ㄌㄚ）	lat	lat	lak
蜡腊	la（ㄌㄚ）	lap	lap	lap
夹，颊，甲	gia（ㄐㄧㄚ）	gap	gap	gap
瞎，辖黠	xia（ㄒㄧㄚ）	hat	hat	hak

吓	xia（ㄒㄧㄚ）	hak	hak	hak
侠狭峡匣	xia（ㄒㄧㄚ）	hap	hap	hap
札扎	zha（ㄓㄚ）	zhat	zat	zak
察，刹	cha（ㄔㄚ）	chat	cat	cak
闸	zha（ㄓㄚ）	zhap	cap	zak
插	cha（ㄔㄚ）	chap	cap	cap
杀，煞	sha（ㄕㄚ）	shat	sat	sak
杂	za（ㄗㄚ）	zap	cap	zap
擦	ca（ㄘㄚ）	cat	cat	cak
撒萨	sa（ㄙㄚ）	sat	sat	sak
压	ia（ㄧㄚ）	at	at	iap
鸭	ia（ㄧㄚ）	ap	ap	ap
挖	ua（ㄨㄚ）	uat	uat	uak
袜	ua（ㄨㄚ）	mat	mat	muak
刮	gua（ㄍㄨㄚ）	guat	guat	guak
滑	xua（ㄏㄨㄚ）	wat	wat	wak
划	xua（ㄏㄨㄚ）	wak	wak	wak

广东人学普通话，首先要消灭入声，即免除了-p，-t，-k这三种尾巴。咱们必须读“鸭”如“鸦”，读“甲”如“假”，读“八”如“巴”，读“纳”如“那”。这样读音，自己听来很不顺耳，但北方人听来却最顺耳。假使维持着-p，-t，-k这三种尾巴，自己觉得很舒服了，而北方人听来却很刺耳了。

ㄧㄝ，ㄩㄝ

在普通话里，除感叹词外，没有单纯的ㄝ。

但是，ㄝ的发音部位是值得描写的。学会了ㄝ之后，ㄧㄝ和ㄩㄝ就可以由此类推了。发ㄝ音的时候，舌的前部翘起，和ㄚ的姿势不同。注意维持始终不变的状态，否则容易变为ㄟ音。

ㄧㄝ，是ㄝ前面加一个短弱的ㄧ。广州人容易忽略了这短弱的ㄧ。例如“写”，广州人往往念ㄕㄝ，不念ㄒㄧㄝ；应矫正。

ㄩㄝ，是ㄝ前面加一个短弱的ㄩ。这个音对于广东人更是困难。客家人和潮州人根本没有圆唇的ㄩ；广州人虽有ㄩ，却没有ㄩㄝ韵。例如“略”字应该读为ㄌㄩㄝ，广东人学得不好就读成liak或liok，学得好的也不过读成为ㄌㄧㄝ。这个音的训练，是需要相当时间的。

入声字在普通话里也有念入ㄧㄝ和ㄩㄝ的。广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应该注意：

例字	应读	广州人勿读	客家人勿读	潮州人勿读
鳖，鳖	bie（ㄅㄧㄝ）	bit	biet	biek
别	bie（ㄅㄧㄝ）	bit	piet	piek
撇，瞥	pie（ㄆㄧㄝ）	pit	piet	piek
灭蔑	mie（ㄇㄧㄝ）	mit	miet	miek
蝶碟谍叠	die（ㄉㄧㄝ）	dip	tiep	diep

跌	die（ㄉㄧㄝ）	dit	diet	diek
迭瓞耋	die（ㄉㄧㄝ）	dit	diet	diek
贴，帖铁	tie（ㄊㄧㄝ）	tit	tiet	tiek
捏，臬孽陧	nie（ㄋㄧㄝ）	nit	niet	niek
列烈裂劣	lie（ㄌㄧㄝ）	lit	liet	liek
猎鬣	lie（ㄌㄧㄝ）	lip	liep	liep
揭，洁结	gie（ㄐㄧㄝ）	ghit	ghiet	ghiek
杰竭	gie（ㄐㄧㄝ）	ghit	khiet	ghiek
劫	gie（ㄐㄧㄝ）	ghit	ghiep	ghiep
节	gie（ㄐㄧㄝ）	zit	ziet	ziek
截	gie（ㄐㄧㄝ）	zit	ciet	ziek
接	gie（ㄐㄧㄝ）	zip	ziep	ziep
捷	gie（ㄐㄧㄝ）	zip	ciep	ziep
切，窃	kie（ㄑㄧㄝ）	cit	ciet	ciet
妾	kie（ㄑㄧㄝ）	cip	ciep	ciep
歇	xie（ㄒㄧㄝ）	hit	hiet	hiek
协叶胁挟	xie（ㄒㄧㄝ）	hip	hiep	hiep
泄屑亵	xie（ㄒㄧㄝ）	sit	siet	siek
叶页	ie（ㄧㄝ）	ip	iep	iep
业邺	ie（ㄧㄝ）	ip	gniep	ngiep
决诀	gye（ㄐㄩㄝ）	khyt	ghiet	ghuak
掘崛	gye（ㄐㄩㄝ）	ghuat	khiut	khuk
绝	gye（ㄐㄩㄝ）	zyt	ciet	cuak
缺阙	kye（ㄑㄩㄝ）	khyt	khiet	khiek

穴	xye（ㄒㄩㄝ）	yt	hiet	huak
血（读书音）	xye（ㄒㄩㄝ）	hyt	hiet	hiek
越悦阅钺粤	ye（ㄩㄝ）	yt	iet	uak
月	ye（ㄩㄝ）	yt	gniet	iek

咱们必须读“接”如“嗟”，读“协”如“鞋”，然后合于北音无入声的规矩。因此-p，-t，-k这三个尾巴是必须去掉的。

有些字，依旧字典本来该念ㄧㄝ或ㄧㄝ韵的（这里不想作详细说明），但普通话把它们读入ㄩㄝ韵了。这非但是客家人和潮州人意料不到，连广州人也许还意料不到。例如：

觉角脚（皆读书音）ㄐㄩㄝˇ　爵爝ㄐㄩㄝˊ

确壳ㄑㄩㄝˋ　却ㄐㄩㄝˋ　怯（口语音）ㄑㄩㄝˋ

鹊雀（读书音）ㄑㄩㄝˋ

薛ㄒㄩㄝ　学ㄒㄩㄝˊ　削（读书音）ㄒㄩㄝ

约ㄩㄝ　乐(音乐)岳ㄩㄝˋ　药（读书音）跃籥ㄩㄝˋ

反过来说，“血”字依字典本该读ㄒㄩㄝ，现在读书音还是这样，然而在口语里却变了ㄒㄧㄝˇ了。

ㄧ

发ㄧ音的时候，舌的前部翘起最高。广东人的ㄧ音部位似乎不够高。不过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跟ㄧㄝ，ㄩㄝ一样，普通话的ㄧ韵也包括着许多古入声字。广东人依照古音把它们念为入声，即收音于-p，-t，-k；

现在学普通话了，应该把入声取消了。例如：

例字	应读	广州人勿读	客家人勿读	潮州人勿读
笔，毕	bi（ㄅㄧ）	bit	bit	bik
逼，壁碧璧	bi（ㄅㄧ）	bik	bit	bik
必	bi（ㄅㄧ）	biet	bit	bik
匹	pi（ㄆㄧ）	pit	pit	pik
劈霹，僻辟	pi（ㄆㄧ）	pik	pit	pik
密泌蜜谧	mi（ㄇㄧ）	mit	mit	mik
觅幂	mi（ㄇㄧ）	mik	mit	mik
滴，的	di（ㄉㄧ）	dik	dit	dik
笛迪狄敌涤	di（ㄉㄧ）	dik	tit	dik
剔踢，惕逖	ti（ㄊㄧ）	tik	tit	tik
栗溧	li（ㄌㄧ）	lit	lit	lik
力历沥砾栎	li（ㄌㄧ）	lik	lit	lik
立笠粒	li（ㄌㄧ）	lip	lip	lip
吉	gi（ㄐㄧ）	ghit	ghit	ghik
激，亟击，棘	gi（ㄐㄧ）	ghik	ghit	ghik
急级汲岌	gi（ㄐㄧ）	ghip	ghip	ghip
极	gi（ㄐㄧ）	ghik	ghit	ghik
疾嫉蒺	gi（ㄐㄧ）	zit	cit	zik
迹积绩即脊	gi（ㄐㄧ）	zik	zit	zik
籍藉，寂	gi（ㄐㄧ）	zik	cit	zik
集	gi（ㄐㄧ）	zip	cip	zip

及	gi（ㄐㄧ）	ghip	khip	ghip
楫辑戢	gi（ㄐㄧ）	zip	cip	cip
乞	ki（ㄑㄧ）	kit	kit	kik
泣	ki（ㄑㄧ）	kip	kip	kip
七漆	ki（ㄑㄧ）	cit	cit	cik
戚	ki（ㄑㄧ）	cik	cit	cik
缉葺	ki（ㄑㄧ）	cip	cip	cip
悉膝	xi（ㄒㄧ）	sit	sit	sik
析昔息	xi（ㄒㄧ）	sik	sit	sik
夕	xi（ㄒㄧ）	zik	sit	sik
习袭	xi（ㄒㄧ）	zip	sip	sip
吸	xi（ㄒㄧ）	xip	khip	khip
乙	i（ㄧ）	it	it	ik
益亿抑	i（ㄧ）	ik	it	ik
翼亦译	i（ㄧ）	ik	it	ik
邑	i（ㄧ）	ip	ip	ip
逸佾	i（ㄧ）	it	it	ik

ㄜ，ㄨㄜ

ㄜ是所谓后元音，即舌的后部翘起，向着软腭。广州人和客家人学这个音没有问题，潮州人学的时候，应该比潮州话“桃”（去ㄜ）字的舌头部位更高些。ㄨㄜ是ㄜ的前面加一个短弱的ㄨ。

在普通话里，除ㄅ，ㄆ，ㄇ，ㄈ后面用ㄜ外，只有ㄨㄜ

音，没有ㄛ音（严格地说，ㄅ，ㄆ，ㄇ，ㄈ后面也近似ㄨㄛ音）。广东人应该注意的是：有许多字，广东人念ㄛ的（或学普通话时这样念），在普通话里应该改为ㄨㄛ，例如：

多，夺铎，朵，堕惰	读ㄉㄨㄛ，勿读ㄉㄛ；
拖托脱，驼陀，妥，唾拓	读ㄊㄨㄛ，勿读ㄊㄛ；
挪傩，糯懦诺	读ㄋㄨㄛ，勿读ㄋㄛ；
罗螺骡，裸，格	读ㄌㄨㄛ，勿读ㄌㄛ；
桌捉，浊酌濯卓	读ㄓㄨㄛ，勿读ㄓㄛ；
戳，绰辍	读ㄔㄨㄛ，勿读ㄔㄛ；
说，朔烁	读ㄕㄨㄛ，勿读ㄕㄛ；
若弱	读ㄖㄨㄛ，勿读ㄖㄛ；
昨，作	读ㄗㄨㄛ，勿读ㄗㄛ；
磋，错挫	读ㄘㄨㄛ，勿读ㄘㄛ；
梭唆蓑，锁所索	读ㄙㄨㄛ，勿读ㄙㄛ。

有许多古入声字，在普通话里都变了别的声调。例如上文所举，“脱托桌捉戳说”变了阴平，“夺铎浊酌濯卓昨”变了阳平，“索”变了上声，“拓诺洛绰辍朔烁若弱作”变了去声，于是-p，-t，-k的尾音都失掉了。同理还有下面的一些例字：

钵拨剥ㄅㄛ	帛伯勃博薄ㄅㄛ
泼ㄆㄛ	迫粕魄ㄆㄛ
摸ㄇㄛ	末莫墨陌没默ㄇㄛ
佛ㄈㄛ	

ㄜ

这个韵母，依一般的说法，是等于英文 number 中的e，又等于潮州“余”字的声音。因此，潮州人学这种韵母较为容易。广东人学英文 number 等字的e音往往学不象，因此，学普通话的ㄜ就颇为困难了。

严格地说，普通话的ㄜ也并不象英文的 e 音或潮州的“余”字音。它发音的时候，舌头部位经过一些变化：舌的后部翘起，先翘得高些，再放低些，嘴唇不圆。这些是别处人学普通话最不容易学象的一个声音。

北方话拉丁化里没有这个ㄜ音。凡普通话里的ㄜ，在北拉里是 o 或 e 。北拉读 o 的，例如：

例　　字	普通话	北　　拉
阿（山阿），鹅，俄恶愕鄂	ㄜ	o （ㄛ）
哥戈歌割搁，个各	ㄍㄜ	go（ㄍㄛ）
科苛柯棵颗瞌，渴可，课	ㄎㄜ	ko（ㄎㄛ）
呵喝，禾和何河荷合盍曷，贺	ㄏㄜ	xo（ㄏㄛ）
乐（欢乐）	ㄌㄜ	lo（ㄌㄛ）

北拉读 e 的，例如：

例　　字	普通话	北　　拉
责则择泽，仄昃	ㄗㄜ	ze（ㄗㄝ）
侧测恻策册	ㄘㄜ	ce（ㄘㄝ）
色塞啬穑瑟	ㄙㄜ	se（ㄙㄝ）
德得	ㄉㄜ	de（ㄉㄝ）

特忒慝	ㄊㄜ	te（ㄊㄝ）
讷呢（助词）	ㄋㄜ	ne（ㄋㄝ）
勒嘞	ㄌㄜ	le（ㄌㄝ）
遮螯，折辙哲蛰，者，蔗浙	ㄓㄜ	zhe（ㄓㄝ）
车，扯，彻澈撤掣坼	ㄔㄜ	che（ㄔㄝ）
奢赊，蛇舌，捨，射社舍设涉	ㄕㄜ	she（ㄕㄝ）
惹，热	ㄖㄜ	rhe（ㄖㄝ）
额，扼厄阨轭遏	ㄜ	e（ㄝ）
格骼隔革	ㄍㄜ	ge（ㄍㄝ）
克客尅刻咳	ㄎㄜ	ke（ㄎㄝ）
核劾阂，赫嚇	ㄏㄜ	xe（ㄏㄝ）

由此看来，ㄍ，ㄎ，ㄏ，ㄌ后面的ㄜ和无声母的ㄜ在北拉里是ㄜ或ㄝ；但ㄌ，ㄊ，ㄋ，ㄗ，ㄘ，ㄙ，ㄓ，ㄔ，ㄕ，ㄖ后面的ㄜ在北拉里一律是ㄝ。这在古音系统上都可以找出解释的。

由上文可以看出：许多古入声字已经失去了-p，-t，-k的收音而归入ㄜ韵去了。因此，广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应该避免-p，-t，-k的收音。

ㄨ

韵母ㄨ的发音部位，是后部元音最高部位。发音的时候，舌的后部翘向软颚，翘得比ㄛ的部位更高。一般说起来，广东人发这个音没有什么困难；但广州话里，ㄅ，ㄆ，ㄇ，ㄌ，ㄊ，ㄋ，ㄌ的后面都没有ㄨ出现，因此，广州人必须学会了

说ㄅㄨ，ㄆㄨ，ㄇㄨ，ㄉㄨ，ㄊㄨ，ㄋㄨ，ㄌㄨ等。例如：

补　　读ㄅㄨˇ，勿读ㄅㄠˇ，与“保”混；
蒲葡　　读ㄆㄨˊ，勿读ㄆㄠˊ，与“袍”混；
暮慕募墓　读ㄇㄨˋ，勿读ㄇㄠˋ，与“帽”混；
度渡杜妒　读ㄉㄨˋ，勿读ㄉㄠˋ，与“道”混；
徒涂图屠　读ㄊㄨˊ，勿读ㄊㄠˊ，与“桃”混；
怒　　读ㄋㄨˋ，勿读ㄋㄠˋ，与“闹”混；
鲁虏卤　　读ㄌㄨˇ，勿读ㄌㄠˇ，与“老”混。

（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二）布告与报告）

其次，咱们应该注意的是：许多古入声字，都失去了-p，-t，-k的收音，而并入ㄨ韵了。例如：

bu（ㄅㄨ）　　卜，不；
pu（ㄆㄨ）　　扑仆，璞，朴；
mu（ㄇㄨ）　　木沐幕目牧穆睦；
fu（ㄈㄨ）　　福服伏弗，腹覆复馥；
du（ㄉㄨ）　　督，毒读犊渎独；
tu（ㄊㄨ）　　秃突；
lu（ㄌㄨ）　　禄录箓鹿麓戮陆；
gu（ㄍㄨ）　　骨穀毂谷鹄，梏；
ku（ㄎㄨ）　　哭窟，酷；
xu（ㄏㄨ）　　忽，斛穀，笏；
zhu（ㄓㄨ）　　竹竺烛逐，嘱，祝筑；
chu（ㄔㄨ）　　出齣，畜触蠲黜；

shu（ㄕㄨ） 叔菽淑，孰熟塾赎，属蜀，述术束；

rhu（ㄖㄨ） 辱褥缛蓐入肉（读书音）；

zu（ㄗㄨ） 卒族足；

cu（ㄘㄨ） 促蹴簇蹙猝；

su（ㄙㄨ） 俗，速宿夙粟谡肃；

u（ㄨ） 屋，物勿。

广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请勿再念促音（入声）。例如“物”字应读如“务”，不应读为ut。

有少数字，本该读入ㄨ韵的，现代北京话读入了ㄨㄛ韵，或者有ㄨ和ㄨㄛ两种读法。例如：

措（措施） 依旧字典该读ㄘㄨˋ（=醋），今读ㄘㄨㄛˋ（=挫）；

缩 依旧字典该读ㄙㄨˋ（=谡），今读ㄙㄨㄛˋ（=梭）；

所 依旧字典该读ㄕㄨˇ（=数），今读ㄙㄨㄛˇ（=锁）；

沃 依旧字典该读ㄨˋ，今读ㄨㄛˋ，偶亦读ㄨˋ。

ㄩ

先发ㄧ音，保持着舌的部位不变，只把嘴唇变成极圆，这就是ㄩ音。有人说ㄩ是ㄧ和ㄨ的合音，这可说是对的，因为它的舌头部位是ㄧ，而圆唇程度是ㄨ；但是，千万别误会，以为先发一个ㄧ音，后发一个ㄨ音，那样只能构成复合元音ㄧㄨ，并非ㄩ音。

广州人学ㄩ音没有问题，但是广东南路有些区域就有问题了。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都应该特别留心学习，因为客家话、潮州话和海南话里本来没有这种音。例如：

例字	应读	客家人勿读	潮州人勿读	海南人勿读
女	ㄋㄩ	ㄏㄧ	ㄋㄨ	ㄋㄨ
驴，吕屡履，虑律绿	ㄌㄩ	ㄌㄧ	ㄌㄨ	ㄌㄨ
居拘，局，矩举，巨距具	ㄐㄩ	ㄐㄧ	ㄍㄨ	ㄍㄨ
聚	ㄐㄩ	ㄑㄧ	ㄗㄨ	ㄗㄨ
虚，许诩，旭勖	ㄒㄩ	ㄒㄧ	ㄏㄨ	ㄏㄨ
须需胥，序叙绪恤	ㄒㄩ	ㄙㄧ	ㄙㄨ	ㄙㄨ
区驱曲，渠衢，去	ㄑㄩ	ㄑㄧ	ㄎㄨ	ㄎㄨ
趋，取，趣	ㄑㄩ	ㄑㄧ	ㄑㄨ	ㄑㄨ
于余俞，羽，裕豫	ㄩ	ㄧ	ㄨ	ㄨ
愚隅娱鱼，语，御	ㄩ	ㄏㄧ	ㄨ	ㄨ

由普通话的眼光看来，广州话里的ㄩ却又嫌太多了。因为有些广州话里ㄩ韵的字，普通话里读ㄨ不读ㄩ。例如：

朱猪，主，著　　读ㄓㄨ，勿读ㄐ'ㄩ；

厨，杵，处　　读ㄔㄨ，勿读ㄑ'ㄩ；

书舒，鼠，庶　　读ㄕㄨ，勿读ㄒ'ㄩ。

但是，有些在广州话里读入ㄑㄩ韵的字（这是广州特有的韵），普通话里却该读入ㄩ韵。例如：

需须胥，徐，绪絮　读ㄒㄩ，勿读ㄕㄑㄩ；

趋，取，趣　　读ㄑㄩ，勿读ㄔㄑㄩ；

驴，吕侣屡履，虑 读ㄌㄩ，勿读ㄌㄊㄩ。

一部分入声字，失掉尾音 -t，-k 之后，变到ㄩ韵里来了。例如：

ㄌㄩ 律率（速率）绿；

ㄋㄩ 衄恧；

ㄐㄩ 局菊掬鞠桔，剧；

ㄑㄩ 屈曲麴，阕；

ㄒㄩ 戌，恤洫旭勗续畜蓄；

ㄩ 玉域阈浴欲毓育郁昱聿狱。

广东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必须避免加上 -t，-k 这两个尾音。

依从前的字典而论，普通话ㄩ韵有两个字是读错了的。第一个是“壻”字，依旧字典是与“细”同音，本当读作ㄒㄧ，但是现在普通话读ㄒㄩ；第二个是“剧”字，依字典是与“屐”同音，本当读作ㄐㄧ，但是现在普通话读作ㄐㄩ（偶然也有人读作ㄐㄧ，但是并不普遍）。这两个字的误读大约是由于类推的错误：“壻”字从“胥”，去声，因此就读为“胥”字的去声；“劇”字从“豦”，和“據”字的声符相同，因此就读为“據”音了。既然习惯了，现在也就不必改正了。

又有两个字，依旧字典虽可读入ㄨ韵，但若依普通话系统，读入ㄩ韵也未尝不可。第一个是“续”字，依旧字典是与“俗”同音，“俗”字既然念ㄙㄨ，“续”字也该可以念ㄙㄨ，然而实际上后者念ㄒㄩ；第二个是“绿”字，依旧字典与“录”同音，“录”字念ㄌㄨ，“绿”字也该可以念ㄌㄨ，

然而实际上后者念ㄉㄢ。我不是想要纠正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反地，我是希望提请广东人特别注意，这两个字要按现在普通话的习惯念，别念错了。

九　韵母的讨论(二)

ㄞ，ㄨㄞ

ㄞ是复合元音之一种，其主要部分是ㄚ，后面跟着一个短弱的ㄧ。客家人和潮州人学普通话的ㄞ音都没有困难。广州人学起来，往往是嘴张得太大了些，舌头翘得高了些，音拖得太长了些，因为广州话里“街鞋”等字里面的ㄞ发音时，恰是比较普通话里的ㄞ部位高些，音长些。

ㄨㄞ是所谓三合元音，其主要部分仍旧是ㄚ，前面是短弱的ㄨ，后面是短弱的ㄧ。学会了ㄞ，再学ㄨㄞ就不难了。

广州话和客家话读入ㄝㄧ韵的字，在普通话一律读ㄞ；普通话里没有ㄝㄧ，千万不可在普通话里再用ㄝㄧ韵，那是很刺耳的。例如：

哀，霭，爱	读ㄞ，勿读ㄝㄧ；
代袋黛待怠	读ㄉㄞ，勿读ㄉㄝㄧ或ㄊㄝㄧ；
灾哉，宰，再载在	读ㄗㄞ，勿读ㄗㄝㄧ或ㄘㄝㄧ；
该赅，改，盖	读ㄍㄞ，勿读ㄍㄝㄧ；
开，凯，慨	读ㄎㄞ，勿读ㄎㄝㄧ或ㄏㄝㄧ；

孩，海，害亥　　读ㄏㄞ，勿读ㄏㄧㄝ；

来　　读ㄌㄞ，勿读ㄌㄧㄝ；

奈耐　　读ㄋㄞ，勿读ㄋㄧㄝ；

胎，苔抬台　　读ㄊㄞ，勿读ㄊㄧㄝ；

才财裁材，采，蔡菜　读ㄘㄞ，勿读ㄘㄧ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话和客家话ㄞ韵的字，到了普通话里，倒反有一部分读到ㄧㄝ韵里去了。因此，应该特别注意下列的一些例子：

街皆偕阶，解，界介届戒　读ㄐㄧㄝ，勿读ㄍㄞ；

鞋谐，蟹，懈械廨邂　　读ㄒㄧㄝ，勿读ㄏㄞ。

剩下还有一个“大”字，广州人和潮州人读ㄉㄞ（音近“带”），客家人读ㄊㄞ（=太），而普通话读ㄉㄚˋ（=“打”去声）。这在普通话里是一个不规则的字。因为太常用了，大多数广东人都知道它的读音了。但仍有少数广府人念ㄉㄞ，少数客家人“大”“太”不分，于是“太大”变了“太太”。这是必须矫正的。

有少数入声字走到ㄞ韵里，即变为非入声。但这些字都是口语的音，另有读书音和它们对立着的，虽然用的时候很少。例如：

例　　字	口语音	读书音
白	ㄅㄞ	ㄅㄜˊ
百伯柏	ㄅㄞ	ㄅㄜˊ
拍	ㄆㄞ	ㄆㄜˊ
麦脉	ㄇㄞ	ㄇㄜˋ

摘	ㄓㄞ	ㄓㄜ
宅	ㄓㄞ	ㄓㄜ
翟	ㄓㄞ（姓）	ㄓㄜ
摔	ㄓㄞ	ㄗㄜ
窄	ㄓㄞ	ㄗㄜ
拆	ㄔㄞ	ㄔㄜ
色	ㄕㄞ	ㄙㄜ

此外，还有一个“还”字，当它用为副词，当“尚”字讲（如“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是念ㄏㄞ不念ㄏㄨㄢˊ的。

ㄟ，ㄨㄟ

ㄟ也是复合元音之一种，其主要部分是ㄝ，后面跟着一个短弱的ㄧ。潮州话里没有这个音，因此潮州人学普通话时，对于ㄟ音应该特别注意：

卑碑杯悲，贝倍备背	读ㄅㄟ，勿读ㄅㄨㄧ；
培陪赔，配佩沛	读ㄆㄟ，勿读ㄆㄨㄧ；
眉枚媒梅，美每，媚妹	读ㄇㄟ，勿读ㄇㄨㄧ；
飞妃非，匪，肺废吠沸费	读ㄈㄟ，勿读ㄈㄨㄧ；
雷羸，累，类泪	读ㄌㄟ，勿读ㄌㄨㄧ；
馁，内	读ㄋㄟ，勿读ㄋㄨㄧ。

客家话里也没有ㄟ音。有些客家人把“卑碑备眉媚泪”等字读入ㄅ母，“杯悲贝倍培陪佩沛枚梅媒每美飞非雷累类馁内，等字读入ㄨㄧ母；另有些客家人，把“杯悲……媒每

美”也都读入ㄧ母，只剩“雷累类内”等字是读ㄨㄧ母的总之，客家人学普通话也要特别留心学习ㄟ韵。

广州人是有ㄟ韵的，甚至有些普通话念ㄧ的字，广州人也念ㄟ了（如基ㄍㄟ，期ㄑㄟ，希ㄏㄟ，你ㄋㄟ，梨ㄌㄟ，地ㄉㄟ）。但真正和普通话相合的音却只有“卑碑悲备眉美媚飞非妃匪”等字，至于“杯贝倍背培配佩沛梅每妹”等字，广州人仍旧读入ㄨㄧ韵。依从前的字典说，读入ㄨㄧ韵是对的；但若依普通话说，就该改入ㄟ韵了。广州人“雷累类泪”读作ㄌㄜㄅㄧ，“内”读作ㄋㄜㄅㄧ，也应该改变过来。

广东人学普通话，最常犯的错误是把“雷”念成ㄌㄨㄟ，把“类”念成ㄌㄨㄟ，把“内”念成ㄋㄨㄟ，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南方“官话”正是这样念法。但这是值得矫正的，因为咱们现在学的是普通话。

关于ㄨㄟ：严格地说，ㄨ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声母或在ㄍ，ㄑ，ㄏ后面的ㄨㄟ，它表示ㄨ＋ㄟ (uei)。例如：

归鬼贵ㄍㄨㄟ　　亏奎愧ㄑㄨㄟ

灰回毁会ㄏㄨㄟ　　威违委畏ㄨㄟ

第二类是在ㄉ，ㄊ，ㄓ，ㄔ，ㄕ，ㄖ，ㄗ，ㄘ，ㄙ后面的ㄨㄟ，它只表示ㄨ＋ㄧ (ui)。例如：

堆对ㄉㄨㄟ　　推颓腿退ㄊㄨㄟ

追坠ㄓㄨㄟ　　吹垂ㄔㄨㄟ

水税ㄕㄨㄟ　　蕤蕊瑞ㄖㄨㄟ

嘴最ㄗㄨㄟ　　崔粹ㄘㄨㄟ

绥随髓遂ㄙㄨㄟ

大致说来，ㄍ，ㄎ，ㄏ，ㄉ，ㄊ，ㄗ，ㄘ，ㄓ，ㄔ，ㄕ，ㄖ的后面有ㄨㄟ无ㄟ；ㄅ，ㄆ，ㄇ，ㄈ，ㄋ，ㄌ的后面有ㄟ无ㄨㄟ。

但是，有少数字（大部分是古入声字）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它们都是口语音，例如：

给ㄍㄟ　　黑ㄏㄟ　　这（“这一”的急音）ㄓㄟ　　谁ㄕㄟ（读书音念ㄕㄨㄟ）　　贼ㄗㄟ（读书音念ㄗㄜ）

勒ㄌㄟ　　塞ㄙㄟ（读书音念ㄙㄜ）　　北ㄅㄟ

广州人注意：广州话里无声母的字和ㄍ，ㄎ，ㄏ起首的字后面的ㄨㄟ不是真正的ㄨㄟ，只有一个ㄨ$^{\widehat{ㄌ}}$，例如“桂”ㄍㄨ$^{\widehat{ㄌ}}$，“愧”ㄎㄨ$^{\widehat{ㄌ}}$，“卫”ㄨ$^{\widehat{ㄌ}}$等。ㄨ$^{\widehat{ㄌ}}$和ㄨㄟ是有相当距离的：前者发ㄟ音时，是用舌的中部，后者发ㄟ音时，是用舌的前部；前者舌的部位低些，后者舌的部位高些。

ㄠ，ㄧㄠ

ㄠ是一个复合元音，其主要部分是ㄚ，后面跟着一个短弱的ㄨ。广州人发这个音往往不很正确，例如念一个“高”字，不是念象广州的“交”，就是念象广州的“鸠”。其实两个都不对。广州人念“交”时，嘴张得太大了，念“鸠”时，嘴又张得太小了，舌的部位也有不同。应该注意跟声学习。

ㄧㄠ是三合元音，就是在ㄠ前面加上一个短弱的ㄧ。广州人应该特别注意这一个短弱的ㄧ，因为这是违反广州人的习惯的。

大致说来，有这么一个情形：

ㄅ，ㄆ，ㄇ，ㄈ，ㄊ，ㄋ，ㄌ的后面有ㄠ，也有ㄧㄠ；

ㄍ，ㄎ，ㄏ和ㄗ，ㄘ，ㄙ，ㄓ，ㄔ，ㄕ，ㄖ的后面只有ㄠ，没有ㄧㄠ；

ㄐ，ㄑ，ㄒ的后面只有ㄧㄠ，没有ㄠ；

ㄈ的后面，既没有ㄠ，也没有ㄧㄠ。

例如：

敖袄傲ㄠ　腰摇要ㄧㄠ　包保报ㄅㄠ　标表ㄅㄧㄠ　抛袍跑炮ㄆㄠ

飘瓢票ㄆㄧㄠ　猫毛卯帽ㄇㄠ　苗杪庙ㄇㄧㄠ

刀倒到ㄉㄠ　雕钓ㄉㄧㄠ　滔陶讨套ㄊㄠ

挑条跳ㄊㄧㄠ　挠脑闹ㄋㄠ　鸟尿ㄋㄧㄠ

高稿告ㄍㄠ　考靠ㄎㄠ　蒿豪好浩ㄏㄠ

交狡轿ㄐㄧㄠ　敲侨巧窍ㄑㄧㄠ　萧晓笑ㄒㄧㄠ

招找照ㄓㄠ　抄巢吵ㄔㄠ　烧韶少绍ㄕㄠ

饶扰绕ㄖㄠ　遭早造ㄗㄠ　操曹草ㄘㄠ

骚扫臊ㄙㄠ

广州人注意：普通话里“饱保”同音，“嘲招”同音(口语里“嘲潮”同音)，“矛毛”同音，“貌冒”同音，“豹报”同音。不是象广州话里分为两种声音的。

有一部分古入声字，口语里是念入ㄠ，ㄧㄠ的，不过，它们还保存着读书音。例如：

例　　字	口语音	读书音
剥	ㄅㄠ	ㄅㄛ

薄荷	ㄅㄠ	ㄅㄜ
摸	ㄇㄠ	ㄇㄛ
落烙（烙饼）	ㄌㄠ	ㄌㄨㄛ
鹤	ㄏㄠ	ㄏㄜ
郝	ㄏㄠ	ㄏㄜ
涸	ㄏㄠ	ㄏㄜ
嚼	ㄐㄧㄠ	ㄐㄩㄝ
脚角觉	ㄐㄧㄠ	ㄐㄩㄝ
鹊雀	ㄑㄧㄠ	ㄑㄩㄝ
壳	ㄑㄧㄠ	ㄑㄩㄝ，ㄎㄜ
削	ㄒㄧㄠ	ㄒㄩㄝ
学	ㄒㄧㄠ（动词）	ㄒㄩㄝ
着（着凉）	ㄓㄠ	ㄓㄨㄛ
着（睡着）	ㄓㄠ	ㄓㄨㄛ
勺芍	ㄕㄠ	ㄕㄨㄛ
凿	ㄗㄠ	ㄗㄨㄛ
药钥	ㄧㄠ	ㄩㄝ
疟	ㄧㄠ	ㄋㄩㄝ

北方（不是北京）有人把“略”念成ㄌㄧㄠ，把“约”念成ㄧㄠ，也是循着这个轨道进行的。

ㄡ，ㄧㄡ

ㄡ是一个复合元音，其主要部分是ㄛ，后面跟着一个短

弱的ㄨ。广州人和潮州人发这一个音都不困难；有些客家区域的人却困难了，因为他们只会念ㄝㄨ，不会念ㄡ。例如“后”念成ㄏㄝㄨ，“够”念成ㄍㄝㄨ等，最好能够矫正。

ㄧㄡ看来象是ㄧ＋ㄡ，实际上是ㄧ＋ㄨ，而且主要部分在ㄧ的上头。拉丁化把它写成iu是比较合于事实的。

大致说来，有这么一个情形：

ㄆ，ㄈ，ㄊ，ㄗ，ㄘ，ㄙ，ㄓ，ㄔ，ㄕ，ㄖ，ㄍ，ㄎ，ㄏ，ㄌ的后面有ㄡ，没有ㄧㄡ；

ㄐ，ㄑ，ㄒ的后面有ㄧㄡ，没有ㄡ；

ㄇ，ㄉ，ㄋ，ㄌ的后面既有ㄡ，又有ㄧㄡ；

ㄅ的后面既没有ㄡ，又没有ㄧㄡ。

例如：

剖ㄆㄡ	谋ㄇㄡ	谬ㄇㄧㄡ	否ㄈㄡ
兜斗豆ㄉㄡ	丢ㄉㄧㄡ	偷头透ㄊㄡ	耨ㄋㄡ
妞牛纽ㄋㄧㄡ	楼篓陋ㄌㄡ	流柳熘ㄌㄧㄡ	
勾狗购ㄍㄡ	抠口寇ㄎㄡ	侯吼后ㄏㄡ	
鸠酒就ㄐㄧㄡ	秋球ㄑㄧㄡ	修朽秀ㄒㄧㄡ	
周肘昼ㄓㄡ	抽愁丑臭ㄔㄡ	收手受ㄕㄡ	
柔ㄖㄡ	邹走奏ㄗㄡ	凑ㄘㄡ	
搜叟ㄙㄡ	欧偶怄ㄡ	悠游有右ㄧㄡ	

偶然有些ㄨ韵字混入ㄡ韵，例如“都”（“皆”的意思）念ㄉㄡ，“露”（露面）念ㄌㄡ，都是口语音。

有一部分古入声字（现在广东仍读入声）已经变入ㄡ，

ㄧ又韵里去了，但这只是口语音，仍旧是和读书音对立的。例如：

例字	口语音	读书音
六	ㄌㄧㄨ	ㄌㄨ
宿（如“一宿”）	ㄒㄧㄨ	ㄙㄨ
粥	ㄓㄡ	ㄓㄨ
轴妯	ㄓㄨ	ㄓㄨ
熟	ㄕㄨ	ㄕㄨ
肉	ㄖㄨ	ㄖㄨ

十　韵母的讨论(三)

ㄢ，ㄧㄢ，ㄨㄢ，ㄩㄢ

ㄢ是元音ㄚ后面加上辅音ㄣ；ㄧㄢ是ㄢ前面加上一个短弱的ㄧ；ㄨㄢ是ㄢ的前面加上一个短弱的ㄨ；ㄩㄢ是ㄢ的前面加上一个短弱的ㄩ（注意：ㄧㄢ的读音实际上近于ㄧㄝㄣ）。

首先是潮州人应该特别注意：潮州人只有ㄤ，没有ㄢ；因此说起普通话来往往把ㄢ说成ㄤ，ㄧㄢ说成ㄧㄤ，ㄨㄢ说成ㄨㄤ，ㄩㄢ说成ㄩㄤ或ㄧㄤ。如能先学会了ㄢ，其余的ㄧㄢ，ㄨㄢ，ㄩㄢ也都容易解决了。学ㄢ的办法是：先发ㄚ音，再把舌尖翘起，塞住牙龈，不再放松，就是ㄢ，而不至于成为ㄤ了。广州人和客家人学这四个音不象潮州人那样困难，

但是也有许多应该注意的地方，下文将另有讨论。

这四个韵母的分配，大致如下面的情形：

ㄢ：在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ㄗ，ㄘ，ㄙ，ㄓ，ㄔ，ㄕ，ㄖ，ㄍ，ㄎ，ㄏ的后面出现。例如：

般板半ㄅㄢ　攀盘盼ㄆㄢ　瞒满慢ㄇㄢ

翻凡反饭ㄈㄢ　单胆蛋ㄉㄢ　贪谈坦炭ㄊㄢ

南赧难ㄋㄢ　兰览烂ㄌㄢ　肝赶干ㄍㄢ

刊砍看ㄎㄢ　寒喊汉ㄏㄢ　簪赞ㄗㄢ

餐残惨灿ㄘㄢ　三散ㄙㄢ　毡展战ㄓㄢ

搀蝉产忏ㄔㄢ　山陕扇ㄕㄢ　然染ㄖㄢ

安岸ㄢ

广州人注意：（一）“毡蝉扇”等字的韵母是ㄢ，不是ㄧㄣ或ㄧㄢ；（二）“般班”同音，“半办”同音，“潘攀”同音，“判盼”同音，“瞒蛮”同音。

ㄧㄢ：在ㄅ，ㄆ，ㄇ，ㄉ，ㄊ，ㄋ，ㄌ，ㄐ，ㄑ，ㄒ的后面出现。例如：

边扁变ㄅㄧㄢ　篇骈骗ㄆㄧㄢ　眠免面ㄇㄧㄢ

巅典电ㄉㄧㄢ　天田忝ㄊㄧㄢ　年撚念ㄋㄧㄢ

怜脸恋ㄌㄧㄢ　坚检建ㄐㄧㄢ　千钱浅欠ㄑㄧㄢ

先闲显线ㄒㄧㄢ　烟延演砚ㄧㄢ

广州人注意：“间艰奸柬拣简谏”应读作ㄐㄧㄢ，勿读作ㄍㄢ；“闲娴限”应读作ㄒㄧㄢ，勿读ㄏㄢ。

广州人注意：“恋”字读ㄌㄧㄢ不读ㄌㄩㄢ（依旧字典该读ㄌㄩㄢ）。

ㄨㄢ：在ㄍ，ㄎ，ㄏ，ㄉ，ㄊ，ㄋ，ㄌ，ㄓ，ㄔ，ㄕ，ㄖ，ㄗ，ㄘ，ㄙ的后面出现。例如：

官管灌ㄍㄨㄢ　宽款ㄎㄨㄢ　欢还缓换ㄏㄨㄢ

端短段ㄉㄨㄢ　团彖ㄊㄨㄢ　暖ㄋㄨㄢ

峦卵乱ㄌㄨㄢ　专转撰ㄓㄨㄢ　穿船喘串ㄔㄨㄢ

拴涮ㄕㄨㄢ　软ㄖㄨㄢ　钻纂ㄗㄨㄢ

余攒窜ㄘㄨㄢ　酸算ㄙㄨㄢ　湾完晚万ㄨㄢ

广州人注意：（一）“官关”同音，“灌惯”同音，“桓还”同音，“换患”同音；（二）“钻尊”不同音，“鸾联”不同音（但“联连”同音），“酸孙宣”不同音，“团屯”不同音，“窜寸”不同音。

客家人注意：客家人学普通话时，往往以ㄣㄅ代ㄨㄢ，因为客家话里ㄉ，ㄊ，ㄋ，ㄌ，ㄓ，ㄘ，ㄙ的后面只有ㄣㄅ，没有ㄨㄢ。例如“端”念ㄉㄣㄅ，“团”念ㄊㄣㄅ，“暖”念ㄋㄣㄅ，“乱”念ㄌㄣㄅ，“钻”念ㄗㄣㄅ，“窜”念ㄘㄣㄅ，“算”念ㄙㄣㄅ，“专”念ㄓㄣㄅ，“穿”念ㄔㄣㄅ，“船”念ㄕㄣㄅ等，应该纠正。“碗”念万ㄣㄅ，“万”念万ㄣㄅ等，同样地应该纠正。广府人学普通话，有时也以ㄣㄅ代ㄨㄢ，希望随时注意。

ㄩㄢ：只在ㄐ，ㄑ，ㄒ的后面出现。例如：

捐卷倦ㄐㄩㄢ　圈全犬劝ㄑㄩㄢ　轩玄选炫ㄒㄩㄢ

潮州人注意：勿以ㄨㄤ或ㄧㄤ替代普通话的ㄩㄢ。例如“宣”勿读ㄙㄨㄤ，“捐”勿读ㄐㄧㄤ。客家人注意：勿以ㄧㄢ代ㄩㄢ。例如“宣”勿读ㄙㄧㄢ，“捐”勿读ㄐㄧㄢ。潮

州、海南和客家人都是没有ㄩ音的，因此缺乏ㄩㄢ音，需要用心学习。

广州人注意：(一)“泉存”不同音，“宣孙”不同音，“选损”不同音，“宣酸”也不同音；(二)“轩”字读ㄒㄩㄢ不读ㄒㄧㄢ（依旧字典该读ㄒㄧㄢ）。

广东各地的方言里，都有所谓闭口韵，即是收音于-m的韵，如“谈”字，广州、客家、潮州都念tam；“今”字广州念gâm，客家和潮州念ghim；“廉”字广州念lim，客家和潮州念liam等。这种收-m的音是普通话里所没有的，所以在普通话里“于甘”同音，“山衫”同音，“连廉”同音，“天添”同音。我们往往听见广东人说普通话，把“三面”说成sam mian，那是不对的。

ㄣ，ㄧㄣ，ㄨㄣ，ㄩㄣ

ㄣ里面的元音是象潮州话“余”字的声音（有几分象普通话的ㄜ），后面再加一个ㄋ音。ㄧㄣ是元音ㄧ后面加上一个ㄋ；ㄩㄣ是元音ㄩ后面加上一个ㄋ。

这四个韵母的分配，大致如下面的情形：

ㄣ：在ㄅ，ㄆ，ㄇ，ㄈ，ㄋ，ㄍ，ㄎ，ㄏ，ㄓ，ㄔ，ㄕ，ㄖ，ㄗ，ㄘ，ㄙ的后面出现。例如：

奔本笨ㄅㄣ　喷盆ㄆㄣ　　门闷ㄇㄣ

分粉愤ㄈㄣ

嫩ㄋㄣ　根艮ㄍㄣ　　恩ㄋㄣ

痕很恨ㄏㄣ

真诊震ㄓㄣ　琛晨衬ㄔㄣ　　身神审甚ㄕㄣ

人忍任ㄖㄣ

怎潽ㄗㄣ　　参（参差）岑ㄘㄣ　森ㄙㄣ

恩ㄣ

注意：勿，去，勹后面没有ㄣ音。原则上，ㄋ的后面也不该有ㄣ音，"嫩"字是不规则的（北拉"嫩"作 nun，较合古音系统）。

潮州人注意：ㄣ勿念成ㄥ（如"本"勿念ㄅㄥ），尤其不可念成ㄧㄥ（如"真"勿念ㄐㄧㄥ）。学ㄣ也象学ㄢ一样，只要把舌尖抵住牙龈就得了。客家人注意：普通话ㄣ里面的元音不是ㄝ，而客家话却念了ㄝ，例如把"恨"字念象英文的hen（雌鸡），这是不合普通话的习惯的，应该矫正。

广州人注意：（一）广州话里"真""根""分"等字（zhân，gân，fân）的韵母颇近似普通话的ㄣ（zhen，gen，fen），因此许多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就马马虎虎地以 ân 代 en 了。这是不对的。广州人应该把舌的中部提高一点儿。（二）"盆盘"不同音，"根斤"不同音。（三）"本"与"奔"，"盆"与"喷"，同音不同调。（四）"门"勿读ㄇㄨㄣ。

在普通话里，ㄣ和ㄥ的分别是很明显的。广州话对于ㄣ和ㄥ的界限也一样地清楚。因此，广府人学普通话，在这一点上是占便宜的。但是，有极少数的字，依旧字典本该读入ㄥ韵的，普通话却把它们读入ㄣ韵了。例如：

亘　　读ㄍㄣ，又读ㄍㄥ（北拉作 geng）；

肯　　读ㄎㄣ，很少读ㄎㄥ；

贞侦桢桢　读ㄓㄣ，不读ㄓㄥ（但北拉作 zheng）；

称（相称）读ㄔㄣ，不读ㄔㄥ（但“称呼”的“称”读ㄔㄥ）。

反过来说，广州人把“认”字念ㄧㄥ，属ㄥ韵，却又是应该改为ㄣ韵的。

ㄧㄣ：在ㄅ，ㄆ，ㄇ，ㄉ，ㄈ，ㄐ，ㄑ，ㄒ的后面出现。例如：

宾鬓ㄅㄧㄣ	拼贫品牝ㄆㄧㄣ	民敏ㄇㄧㄣ
您ㄉㄧㄣ	林吝ㄈㄧㄣ	斤紧近ㄐㄧㄣ
亲秦寝ㄑㄧㄣ	新信ㄒㄧㄣ	音银饮印ㄧㄣ

注意：ㄈ和去的后面没有ㄧㄣ；“丁”和“听”只是ㄈㄧㄥ，去ㄧㄥ，不是ㄈㄧㄣ，去ㄧㄣ。

广州人和客家人学ㄧㄣ音并无困难。但是，有些字在广州话里读入 œn 韵（有些白话区域并不如此），普通话里却是ㄧㄣ韵，应该特别注意：

津，俍，进晋缙尽赆烬　读ㄐㄧㄣ，勿读ㄐㄩㄣ，与“俊”等混；

信　读ㄒㄧㄣ，勿读ㄒㄩㄣ，与“逊”混；

秦　读ㄑㄧㄣ，勿读ㄑㄩㄣ，与“巡”混。

客家人要注意一个“近”字，普通话里该读作ㄐㄧㄣ。许多客家人依照客家音的系统读作ㄐㄩㄣ，与“郡”字混，这是不对的。

北京话偶然也有ㄧㄣ和ㄧㄥ相混的地方；依旧字典该念

ㄧㄥ的字，有少数被念入ㄧㄣ韵了。例如：

聘　读ㄆㄧㄣ，又读ㄆㄧㄥ（北拉作pin）；

拼　读ㄆㄧㄣ，又读ㄆㄧㄥ

皿　读ㄇㄧㄣ，又读ㄇㄧㄥ（北拉作ming）；

矜　读ㄐㄧㄣ，又读ㄐㄧㄥ（北拉作ging）；

劲　读ㄐㄧㄣ，又读ㄐㄧㄥ（北拉作ging）；

馨　读ㄒㄧㄣ，又读ㄒㄧㄥ（北拉作xing）。

关于ㄨㄣ：严格地说，ㄨㄣ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声母或在ㄍ，ㄎ，ㄏ后面的ㄨㄣ，它表示ㄨ＋ㄣ（uen）。例如：

滚棍ㄍㄨㄣ　　坤捆困ㄎㄨㄣ

婚魂混ㄏㄨㄣ　温文稳问ㄨㄣ

第二类是在ㄉ，ㄊ，ㄋ，ㄓ，ㄔ，ㄕ，ㄖ，ㄗ，ㄘ，ㄙ后面的ㄨㄣ，它只表示ㄨ＋ㄣ（un）。例如：

敦蹲钝ㄉㄨㄣ　　吞臀褪ㄊㄨㄣ　伦论ㄋㄨㄣ

谆准ㄓㄨㄣ　　春唇蠢ㄔㄨㄣ　　顺ㄕㄨㄣ

润ㄖㄨㄣ

尊撙ㄗㄨㄣ　　村存忖寸ㄘㄨㄣ　　孙笋ㄙㄨㄣ

注意：ㄅ，ㄆ，ㄇ，ㄈ，ㄋ，ㄌ，ㄍ，ㄒ的后面都没有ㄨㄣ，因此，把“搬盆门分”念成ㄅㄨㄣ，ㄆㄨㄣ，ㄇㄨㄣ，ㄈㄨㄣ是错的；把“嫩”念成ㄋㄨㄣ虽不算错，但是不合于北京音。

ㄩㄣ：只在ㄐ，ㄑ，ㄒ后面出现。例如：

军郡ㄐㄩㄣ 群ㄑㄩㄣ 薰循训ㄒㄩㄣ。

潮州话里只有-ng尾，没有-n尾，因此，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容易把ㄣ，ㄧㄣ，ㄨㄣ说成ㄥ，ㄧㄥ，ㄨㄥ。矫正的办法也是把舌尖抵住牙龈。ㄩㄣ音对于潮州人更难，应加倍注意。

上文说过，普通话没有闭口韵（即没有-m尾），因此"针珍"同音，"沈陈"同音，"甚慎"同音，"认任"同音，"林邻"同音，"金斤"同音，"琴勤"同音，"歆欣"同音，"浸进"同音，"侵亲"同音，"心新"同音，"音因"同音，"淫寅"同音。有些客家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心"念成sim，"音"念成im，那是不对的。

有一个例外的字值得提一提，就是"寻"字。客家和潮州"寻"字念cim，广州话念câm，由此推测，普通话应该念ㄒㄧㄣ。是的，依旧字典的读法本该是ㄒㄧㄣ（"乞钱"称为"寻钱"，恰是念ㄒㄧㄣ，但现在通常都把它读作ㄒㄩㄣ了。从"寻"的字如"浔鲟焓挦"也跟着念ㄒㄩㄣ。

ㄤ，ㄧㄤ，ㄨㄤ

ㄤ是元音ㄚ后面跟着一个尾音ㄇ。咱们答应人家的时候，不很客气或表示傲慢，懒得张口，就在鼻子里哼一声，这种哼的声音就是尾音ㄇ。广州话和客家话里的"五"字，潮州的"黄"字也就是ㄇ；因此，ㄤ就等于广州或客家话"阿五"或潮州话"阿黄"的急读，作为尾音的ㄇ要比普通"五"字或"黄"字短些，弱些。ㄧㄤ是ㄤ前面再加一个短弱的

ㄧ；ㄨㄤ则是ㄤ前面再加一个短弱的ㄨ。

这三个韵母的分配，大致如下面的情形：

(1) 没有声母的时候，有ㄤ，ㄧㄤ，ㄨㄤ；

(2) ㄋ，ㄌ，ㄖ的后面有ㄤ，ㄧㄤ，没有ㄨㄤ；

(3) ㄓ，ㄔ，ㄕ和ㄍ，ㄎ，ㄏ的后面有ㄤ，ㄨㄤ，没有ㄧㄤ；

(4) ㄅ，ㄆ，ㄇ，ㄈ，ㄉ，ㄊ，ㄗ，ㄘ，ㄙ的后面，只有ㄤ；

(5) ㄐ，ㄑ，ㄒ的后面，只有ㄧㄤ。

例如：

肮昂ㄤ	央阳养样ㄧㄤ	汪王罔往ㄨㄤ
囊曩ㄋㄤ	狼朗浪ㄌㄤ	攘嚷让ㄖㄤ
章掌帐ㄓㄤ	庄壮ㄓㄨㄤ	昌场厂唱ㄔㄤ
窗床创ㄔㄨㄤ	商赏尚ㄕㄤ	霜爽ㄕㄨㄤ
纲港槟ㄍㄤ	光广逛ㄍㄨㄤ	康慷抗ㄎㄤ
匡狂旷ㄎㄨㄤ	杭ㄏㄤ	慌皇谎晃ㄏㄨㄤ
邦榜蚌ㄅㄤ	旁胖ㄆㄤ	茫莽ㄇㄤ
方防访放ㄈㄤ	当党荡ㄉㄤ	汤堂倘烫ㄊㄤ
赃葬ㄗㄤ	苍藏ㄘㄤ	桑嗓丧ㄙㄤ
江蒋匠ㄐㄧㄤ	腔强抢呛ㄑㄧㄤ	香祥享象ㄒㄧㄤ

注意：(一) ㄅ，ㄆ，ㄇ，ㄉ，ㄊ后面既然没有ㄧㄤ，可见有些潮州人把“边篇面典天”等字念成ㄅㄧㄤ，ㄆㄧㄤ，ㄇㄧㄤ，ㄉㄧㄤ，ㄊㄧㄤ是不对的；(二)“庄”“窗”“霜”等字念ㄓㄨㄤ，ㄔㄨㄤ，ㄕㄨㄤ，这是很特别的，普通人学普

通话只把它们念成ㄓㄜㄤ，ㄔㄜㄤ，ㄕㄜㄤ，那是不够正确的；(三)有些广府人和客家人把“光”念象“纲”，“广”念象“港”，“匡”念象“康”，等等，也是应该矫正的（但另有些兴宁人矫枉过正，把“纲”念象“光”等，也是不对的）。

普通话念ㄤ的字，广州和客家都念ㄜㄤ；因此这两种方言区域的人学普通话时必须改变习惯，须知普通话里并没有ㄜㄤ音。因此：“方”勿念ㄈㄜㄤ，“纲”勿念ㄍㄜㄤ，“忙”勿念ㄇㄜㄤ，“桑”勿念ㄙㄜㄤ，“王”勿念ㄨㄜㄤ。矫正的办法，是把舌头先平放在ㄚ的部位，然后加上ㄤ音。在“光匡荒”等字里，ㄨㄤ比较地接近ㄨㄜㄤ；在“庄窗霜”等字里，ㄨㄤ尤与ㄨㄜㄤ近似。因此，“庄窗霜”读成ㄓㄨㄜㄤ，ㄔㄨㄜㄤ，ㄕㄨㄜㄤ倒是不碍的。

有一种毛病只有客家人会犯，而且百人中总有九十余人犯着的，就是拿ㄧㄜㄤ音来替代ㄧㄤ，如“良”念为ㄧㄜㄤ，“将”念ㄗㄧㄜㄤ，“想”念ㄙㄧㄜㄤ，“阳”念ㄧㄜㄤ等。客家人应该特别注意矫正。(参看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广府人学习ㄧㄤ韵也有困难。因为它对于广州话是陌生的，所以当广府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往往不免说“相”如“商”，说“奖”如“掌”，说“江”如“张”等等。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五)江先生和张先生)

ㄥ、ㄧㄥ，ㄨㄥ，ㄩㄥ

ㄥ也象ㄣ一样，里面的元音只是一个ㄜ，在ㄜ后面再加

一个尾音ㄣ。如果拿潮州话来比较，ㄥ恰是等于潮州的“恩”字。因此，潮州人学这个音并不难。例如普通话“庚”字，恰是等于潮州的“根”字。但是北京有大部分的人念ㄥ却念得“开”些（嘴张得较大，舌的部位较低），这样普通话的“庚”字却又接近广州的“庚”（gâng）。但是与其象广州话，不如象潮州话，因为广州的âng究竟是和ㄥ有相当距离的。客家人对这个音要特别注意，别把它念成ㄅ。

ㄧㄥ是元音ㄧ后面加上一个短弱的ㄣ；但这个ㄧ念得特别长，ㄧ和ㄣ的中间似乎还有一个模糊的音，所以它和潮州的“因”ㄧㄥ微有不同。广州也有一个ㄧㄥ，但严格地说来，它是接近ㄧㄝㄥ（若有声母则是ㄝㄥ）的。因此与其念象广州话，不如念象潮州话。客家人对这个音要特别注意，别把它念成ㄧㄅ。

ㄨㄥ是元音ㄨ后面跟着一个尾音ㄣ；ㄩㄥ是元音ㄩ后面跟着一个ㄣ。这ㄩㄥ对于潮州人和广府人是难的；但客家人学起来并不困难，因为客家话里有一个ㄧㄨㄥ（如“穷”ㄑㄧㄨㄥ），而普通话里的ㄩㄥ恰是非常接近ㄧㄨㄥ的一个音。

上面四个音的分配情形，大概如下：

ㄥ：在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ㄓ，ㄔ，ㄕ，ㄖ，ㄗ，ㄘ，ㄙ的后面出现；

ㄧㄥ：在ㄅ，ㄆ，ㄇ，ㄉ，ㄊ，ㄋ，ㄌ，ㄐ，ㄑ，ㄒ的后面出现；

ㄨㄥ：在ㄉ，ㄊ，ㄋ，ㄌ，ㄍ，ㄎ，ㄏ，ㄓ，ㄔ，ㄖ，

ㄗ，ㄘ，ㄙ的后面出现；无声母的“翁瓮”也写作ㄨㄥ，但实际上念ㄨㄜㄥ（ueng）。

ㄩㄥ：只在ㄐ，ㄑ，ㄒ的后面出现。

例如：

崩甭ㄅㄥ	烹朋捧碰ㄆㄥ	盟猛梦ㄇㄥ
风冯奉ㄈㄥ	登等邓ㄉㄥ	疼去ㄊㄥ
能弄（口语音）ㄋㄥ	楞冷ㄌㄥ	庚梗更ㄍㄥ
坑ㄎㄥ	亨恒ㄏㄥ	争整郑ㄓㄥ
称程逞秤ㄔㄥ	声绳省圣ㄕㄥ	扔仍ㄖㄥ
增赠ㄗㄥ	层ㄘㄥ	僧ㄙㄥ
冰饼并ㄅㄧㄥ	凭ㄆㄧㄥ	鸣茗命ㄇㄧㄥ
丁鼎定ㄉㄧㄥ	厅庭挺听ㄊㄧㄥ	凝佞ㄋㄧㄥ
陵岭另ㄌㄧㄥ	京井静ㄐㄧㄥ	青请庆ㄑㄧㄥ
兴形醒杏ㄒㄧㄥ	英迎影硬ㄧㄥ	东懂洞ㄉㄨㄥ
通同桶痛ㄊㄨㄥ	农ㄋㄨㄥ	隆陇弄ㄌㄨㄥ
宫巩贡ㄍㄨㄥ	空恐控ㄎㄨㄥ	轰红哄闳ㄏㄨㄥ
钟种众ㄓㄨㄥ	充虫宠ㄔㄨㄥ	戎冗ㄖㄨㄥ
踪总纵ㄗㄨㄥ	葱从ㄘㄨㄥ	松耸送ㄙㄨㄥ
翁甕ㄨㄥ	坰迥ㄐㄩㄥ	琼ㄑㄩㄥ
胸熊夏ㄒㄩㄥ	雍庸永用ㄩㄥ	

注意：（一）ㄅ，ㄆ，ㄇ，ㄈ的后面没有ㄨㄥ，“蓬捧”

不读ㄆㄨㄥ而读ㄆㄥ，“蒙懵梦”不读ㄇㄨㄥ而读ㄇㄥ，“风冯奉”不读ㄈㄨㄥ而读ㄈㄥ，于是普通话里“蓬朋”相混，“懵猛”相混，“梦孟”相混。广东话里“崩蚌朋彭盟猛孟”是一类，“蓬篷芃捧蒙懵梦蜂封丰冯逢奉俸讽风”是一类，决不相混。广东人学普通话的时候，不宜强作分别。（二）“横”字广州话和客家话都念ㄨㄤ，但普通话念xeng，与“恒”同音。（三）“硬”字广州话和客家话都念ㄋㄤ，南方官话也念ㄋㄣ，但普通话念ㄧㄥ，与“应”同音。（四）“肱”和“觥”广州读guâng，但普通话读ㄍㄨㄥ，与“公”同音；“轰”和“薨”广州也读guâng，但普通话读ㄏㄨㄥ，与“烘”同音；“宏弘泓紘翃閎”广州读wâng，但普通话读ㄏㄨㄥ，与“红”同音。（五）“琼熒茕”广州读ㄑㄧㄥ，与“擎鯨”同音，但普通话读ㄑㄩㄥ，与“穷”同音；“兄”字广州读ㄏㄧㄥ，与“兴”同音，但普通话读ㄒㄩㄥ，与“胸”同音；“荣”字广州读ㄨㄧㄥ，但普通话读ㄩㄥ，与“勇”同音。（六）“颖颕”广州读ㄨㄧㄥ，但普通话读ㄧㄥ，与“影”同音。（七）“雄熊”广州读ㄏㄨㄥ，与“红”同音，但普通话读ㄒㄩㄥ，与“红”不同音。（八）“窘”字依旧字典应该读ㄐㄩㄣˇ，但现在普通话念ㄐㄩㄥˇ。

客家人注意：客家话里，“隆龙”不同音（ㄌㄨㄥ，ㄌㄧㄨㄥ），“农浓”不同音（ㄋㄨㄥ，ㄋㄧㄨㄥ），“公官”不同

音（ㄍㄨㄥ，ㄐㄧㄨㄥ），“孔恐”不同音（ㄎㄨㄥ，ㄑㄧㄨㄥ），“丛从”不同音（ㄘㄨㄥ，ㄘㄧㄨㄥ），但普通话里这几组字是同音的，普通话里根本没有ㄉㄧㄨㄥ，ㄏㄧㄨㄥ，ㄐㄧㄨㄥ，ㄑㄧㄨㄥ，ㄘㄧㄨㄥ这一类的声音。常常听见客家人说普通话，把“恐怕”的“恐”字念成ㄑㄧㄨㄥˇ，成为“穷”字的上声，这是不对的。

十一 韵母的讨论(四)

ㄭ

当咱们念“资雌思”和“知痴诗日”的时候，这些字除了辅音ㄗ，ㄘ，ㄙ，ㄓ，ㄔ，ㄕ，ㄖ之外，实际上是还有元音跟在后面的。为了文字的简便，咱们不必为它们制定字母。但是为了说明的便利，注音字母中有一个补充的字母ㄭ。

严格地说，这ㄭ还可以细分两类：ㄭ甲和ㄭ乙。ㄭ甲的发音部位和辅音ㄙ的部位差不多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就是：(一)ㄙ发音时，舌尖紧凑在门牙的后面，ㄭ发音时，舌尖不要和门牙凑得太紧；(二)ㄙ发音时，声带不颤动，ㄭ发音时声带颤动。例如发一个“思”字，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是舌尖紧凑，声带不颤动，后一半是舌间不紧凑，声带颤动。因此，有人把ㄭ叫做辅音化的元音，因为ㄭ只是顺着

ㄗ，ㄘ，ㄙ的发音姿势而做它们的尾巴。实际上，单独地发出这个元音是颇困难的；具有ㄗ，ㄘ，ㄙ的方言并不具备单独的ㄭ。

客家人和潮州人对于这一韵的字毫无困难；广府人和海南人恰恰相反，感觉到大大的困难。这困难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辅音上面，而是在于元音上面。有些广府人能分别“宗”和“中”（ㄗㄨㄥ，ㄓㄨㄥ），“从”和“虫”（ㄘㄨㄥ，ㄔㄨㄥ），“岁”和“税”（ㄙㄨㄟ，ㄕㄨㄟ），但是他们念不出ㄗ，ㄘ，ㄙ，可见难处在于韵母了。广府人和海南人应该依照上述的发音方法，学好属于这一个韵母的三个字音。

ㄭㄟ也是辅音化的元音，它的发音部位和ㄖ的部位差不多完全相同；舌尖离开后腭稍远些，就由ㄖ变ㄭ了。例如“日”字，它是辅音ㄖ和元音ㄭ合成的；前一半舌尖高些，后一半舌尖低些，就构成了ㄖㄭ音了。ㄓ，ㄔ，ㄕ由此类推。

广东人既然没有ㄓ，ㄔ，ㄕ，ㄖ，同时也不可能有ㄭㄟ，于是，应该念ㄭㄟ的字都念了ㄭㄅ，甚至念了ㄅ，于是“知资”相混了，“痴雌”相混了，“诗思”相混了，甚至“日逸”相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ㄓ，ㄗ：之支知脂，止只旨纸煮，志智至峙制挚置滞雉帜治豸彘（以上读ㄓ）；资姿孜兹辎赀，子姊梓紫，自字恣（以上读ㄗ）。

ㄔ，ㄘ：蚩鸱痴笞魑，池驰迟匙踟持，侈耻齿褫，翅啻炽（以上读ㄔ）；雌疵差（参差），祠辞慈瓷，此，次刺厕赐

（以上读ㄘ）。

ㄕ，ㄙ：师诗尸施，时，史矢始豕屎，示士是事视世势市侍恃试筮誓逝嗜氏谥（以上读ㄕ）；私思斯司丝，死，四似祀耜嗣伺俟肆寺兕（以上读ㄙ）。

有一部分入声字变入了ㄧㄝ乙韵（但没有一个变入ㄧㄚ甲韵）。这些字，本来是以-p，-t，-k收尾的，现代广东人仍然保存着这些收尾，学普通话的时候，不能不牺牲它们了。例如：

只汁织ㄓㄝ　直执摭侄职ㄓㄝˊ

质掷炙秩陟窒郅ㄓㄝˊ

吃ㄔㄝ　尺ㄔㄝˇ　赤饬叱斥敕ㄔㄝˋ

失湿虱ㄕ　识拾十石食蚀实寔ㄕˊ　式拭释室适饰奭轼ㄕˋ

十二　声调的讨论

大致说起来，声调就是音的高低（这是指音乐上所谓的高低）。一般人学普通话，对于声调特别敏感，于是首先学会了声调。但也有少数人对于声调学不好的。即以大多数而论，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不过，如果声母和韵母都学会了，纵使声调不十分正确，也就可以达意了。

普通话里共有四个声调：（一）阴平声，（二）阳平声，（三）上声，（四）去声。拿它和广东话比较，声调的数目差

得远了。客家话共有六个声调，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声调之外，还有阴入声和阳入声。潮州话共有八个声调，因为上声和去声也都分别阴阳。广州话共有九个声调，除了平上去入都分阴阳之外，还有一个“中入”。比较起来：

广东的阴平，等于普通话的阴平；

广东的阳平，等于普通话的阳平；

广东的阴上，等于普通话的上声；

广东的阳上，等于普通话的上声和去声；

广东的阴去和阳去，等于普通话的去声；

广东的阴入、阳入和中入，分别归入普通话的去声、阳平、阴平或上声。

这里所谓等于，只指调类的相等。例如“田”字在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和潮州话都被认为阳平声。但这并不是说，“田”字在这四个方言里的声调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普通话阳平声的声调高低，和广州话、客家话或潮州话阳平声的声调高低都不相同。若以声调的高低而论，大致是这样：

(1) 普通话的阴平，等于汕头的阳平（衣＝移）；等于广州的阴平（衣＝衣），但广州阴平有时念降调（如“寒衣”的“衣”），所以不足为准。客家话于“社旱在坐”等字念这一个声调。

(2) 普通话的阳平，等于汕头的阳上（移＝以），梅县的阴平（移＝衣），又略等于广州的阴上（移＝椅）。

（3）普通话的上声，当其在停顿的前面（如句末），等于广州的阳上（椅以＝以），汕头的阴去（椅以＝意），又略等于梅县的阳平（椅以＝移）；当其不在停顿的前面，等于广州的阳平（椅以＝移），兴宁的上声（椅以＝椅以），又略等于汕头的阳去（椅以＝异）。

（4）普通话的去声，等于汕头的阴上（意异＝椅），略等于梅县的上声（意异＝椅以）；广州没有相当的声调可资比较。

上面说过，一般学普通话的声调是颇容易学得象的；但是相象并不就是正确。有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就容易被人忽略了。现在试举出比较常见的一些事实来说：

1．广府人容易犯的毛病：

（甲）普通话阳平念得不够高。把普通话的“移”念象广州的“椅”还是不够的，还要更高些。千万不可把普通话的阳平念象广州的阳平（移＝移）。你把普通话“雷”字念象广州话“沙梨”的“梨”，“兰”字念象广州话“芥兰”的“兰”，那就对了。

（乙）普通话的上声，广州人学起来有两种偏差。有些人把所有的上声字都念象广州话的阳上，这样，把“父老”说得象广州话的“富柳”虽然是对了，但把“老父”说象广州话的“柳富”却又错了。另有些人把所有的上声字都念象广州话的阳平，这样，把“老父”念象广州话的“楼富”虽然是对了，但把“父老”念象广州话的“父楼”却又错了。“父老”的“老”在后一字，应该念象广州的“柳”；“老

父”的“老”在前一字应该念象广州的“楼”，这是应该分别看待的。我们听见把“老父”念象广州“柳富”的人，即刻知道他是广府人，因为别处人不会这样念的。

（丙）普通话的去声，广府人学起来很容易。但仍有少数人以广州的阴去替代普通话的去声，例如把普通话的“意”认为和广州的“意”同音，这是不对的。广州的“意”是一个中平调，普通话的“意”是一个高降调，二者是不能相替代的。

2．客家人容易犯的毛病：

（甲）普通话阴平容易被念成阳平，如读“天”字变了“田”字，因为客家的“天”字正是这样的声调。

（乙）普通话的阳平，客家人往往用自己的阳平来替代，其实客家的阳平调太低了，必须提高。若把普通话的“田”念象客家的“天”，就差不多了。

（丙）普通话的上声，有时候被客家人念成去声，例如“主人”念成“铸人”，因为有客家的“主”字念起来恰象普通话“铸”字的缘故。

（丁）普通话的去声，客家人学起来和广州人的情形一样。

3．潮州人容易犯的毛病：

大致不差，只是古入声字念得和去声相混。例如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十”字和“四”字往往没有分别。

广府人学普通话，有时候是用桂林的声调。这种人多数是年纪较大的。这大约有两种原因：（一）从前有人说：“北

以北京为宗，南以桂林为正”，从前两广人所谓“官话”，就是以桂林话为标准的；（二）从前的粤剧是用桂林腔的，广府人听惯了，也就跟着学了。真正用桂林腔的是另外一套，且不去说它；最值得批评的乃是南腔北调，非驴非马！例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的“华人民和国”五个字都是阳平，假定把其中的三个字念低调，象桂林腔，另有两个字念升调，象北京话，那就极不调和，是很难听的了。

变　调

一个字，单念的时候是一种声调，当它和别的字组合的时候，可能又是另一种声调。当一个字调和单念的时候高低不同，这就叫做变调。

变调的第一种是关于轻声的。很粗地说起来，凡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一个词的时候，只有第一个字念重音，第二个字（甚至第三个）往往念轻声。例如“葡萄”的“萄”就是一个轻声字。轻声，在北方人听起来觉得很象去声，实际上它比去声更短，而且只轻轻地带了过去，声音不够响亮。若在上声字的后面（如“椅子”的“子”），轻声字的高低稍有变化（较高），但是仍旧是轻轻地带过去的。例如（姑且以·表示轻声）：

萝蔔	ㄌㄨㄛˊ	ㄅㄛ˙	那么	ㄋㄚˋㄇㄜ˙	
琵琶	ㄆㄧˊ	ㄅㄚ˙	石榴	ㄕˊ	ㄌㄧㄡˊ
竹子	ㄓㄨˋ	ㄗ˙	好的	ㄏㄠˇ	ㄉㄜ˙
躺着	ㄊㄤˇ	ㄓㄜ˙	睡了	ㄕㄨㄟˋ	ㄌㄜ˙

我们 ㄨㄜ ㄇㄣ˙　　张家 ㄓㄤ ㄐㄧㄝ˙

句尾的语气词，也是用轻声为常。例如：

来罢 ㄌㄞˊ ㄅㄚ˙　　是吗 ㄕˋ ㄇㄚ˙

谁呢 ㄕㄟˊ ㄋㄜ˙　　对呀 ㄉㄨㄟˋ ㄧㄚ˙

天哪 ㄊㄧㄢ ㄋㄚ˙　　得啦 ㄉㄜˊ ㄌㄚ˙

读者大约已经注意到，轻声字可以影响到韵母，“的”变了ㄉㄜ，“呢”变了ㄋㄜ，“着”变了ㄓㄜ，“了”变了ㄌㄜ，“么”变了ㄧㄠ，这是最常见的；“张家”的“家”变ㄐㄧㄝ，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譬如“丁香”的“香”变ㄒㄧㄤ，“出去”的“去”变ㄑㄧ，“太太”的“太”变ㄊㄞ，等等。偶然也可以影响到声母，例如“琵琶”的“琶”不是ㄆㄚ，而是ㄅㄚ。这些规律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希望学普通话的人随时留心北方人说话，随时学习。最重要的是，变了韵母必须同时变为轻声，否则简直不象话！有时听见学普通话的人勉强把“了”念ㄌㄜ，把“的”念ㄉㄜ，但是念成重音，听了叫人难受。这种重念的办法，倒不如索性念成ㄌㄧㄠ和ㄉㄧ还痛快些，因为ㄌㄧㄠ和ㄉㄧ还不失为规矩的读法，非但南方普通话是这样念，连北方人也有这样念的，但重音的ㄌㄜ和ㄉㄜ代表“了”和“的”却是全国所没有的。

关于轻声，还有一个“儿”字，等到下文讨论语法的时候再谈。咱们广东人应该特别注意：南方的语言并没有轻声这一样东西，它对咱们是陌生的。咱们习惯于字字重读。因此，轻重音相衬的语言，非但学不来，而且听不惯。字字重读的话，觉得它清楚；轻重音相配的话，觉得它模糊。这个观

念必须改变过来，然后才学得好普通话。

变调的第二种是关于上声的。大致说起来，关于上声的规律如下：

1．两个字组合，第一字非上声，第二字是上声，则此第二字念“全上”。这种“全上”等于广州的阳上，例如“父老”等于广州话的“富柳”；

2．两个字组合，第一字是上声，第二字非上声，则此第一字念“半上”。这种“半上”等于广州的阳平，例如“老父”等于广州话的“楼富”；

3．两个字组合，第一第二字都是上声，则第二字不变（念全上），第一字变阳平。例如“老酒”等于“劳酒”。再举几个例子如下：

很好＝痕好	好酒＝豪酒	土改＝图改
买米＝埋米	起草＝期草	反美＝凡美
感想＝ㄍㄢ想	保险＝ㄅㄠ险	浅水＝钱水

这种组合可以加长至三个以上的字，例如“买好米”，“买”字念半上，“好”字读如“豪”，“米”字念全上；又如“少买好米”，“少”读如“韶”，“买好米”的声调仍如上述。由此类推，“岂有此理”应念成“期有慈理”，“可以写好”应念成“咳以邪好”，等等。但声调的组合是和意义有关系的。试比较“可以写字”和“写五百字”。二者都是上上上去，但是，前者第一字变阳平，第二字念全上，第三字念半上；后者第一字念半上，第二字念阳平，第三字念半上，因为“五百”是不可分的一组。又如“小女管家”，若把“小”字念阳

平，“女”字念全上，则是“小女”来“管家”；若把“小”字念半上，“女”字念阳平，则是“小”的“女管家”。

两个上声字的组合，如果第二字是个轻声字，则第一个字一般并不变为阳平。试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饺子　读 ㄐㄧㄠˇ ㄗ˙，不读 ㄐㄧㄠˊ ㄗˇ；

底子　读 ㄉㄧˇ ㄗ˙，不读 ㄉㄧˊ ㄗˇ；

姐姐　读 ㄐㄧㄝˇ ㄐㄧㄝ˙，不读 ㄐㄧㄝˊ ㄐㄧㄝˊ；

奶奶　读 ㄋㄞˇ ㄋㄞ˙，不读 ㄋㄞˇ ㄋㄞˇ。

声调的转移

所谓声调的转移，是依照旧字典本该念此声，而现在普通话念入彼声。除了入声字留到后面讨论外，这里先讨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

上文说过，阳上声的字有一部分变了去声。若依旧字典来做标准，应该说是一大部分，因为除了ㄇ，ㄋ，ㄌ三个声母和没有声母的阳上字（如“马脑鲁友”）仍读上声之外，其余全部都变了去声。广东各地方言里，阳上字变入去声（阳去）也不在少数，但广东白话区域保存的阳上字较多。下面这些字（每一组的第一个字），都是广州念阳上而普通话念去声的：

市＝试	厚＝后	拒＝据	似＝寺
社＝射	旱＝汉	抱＝报	柱＝注
践＝贱	肚＝度	肾＝慎	竖＝树
舅＝旧	倍＝背	愤＝粪	婢＝被

另有些字，广州话有上去两读（前者往往是口语音），而普通话只有去声一个读法。例如：

淡＝蛋　　断＝段　　近＝进　　重＝众

坐＝做　　在＝再　　妇＝父

客家人和潮州人都可以参考上面这些字的读法。例如客家话于“社旱柱舅淡断近重坐在”都念一个高调，和一般上声调不同，可见还保存着阳上的痕迹，学普通话时应该一律改为去声。

北京阳平字颇有侵入阴平范围的趋势。例如“期”字读如“欺”，“涛”字读如“韬”，“微”字读如“威”；又“帆布”的“帆”读如“翻”，“舌苔”的“苔”读如“胎”，“手提”的“提”读如“低”，“撩起”的“撩”，“罗唆”的“罗”，“耶稣”的“耶”也都读了阴平。至于“猫”“捞”“松”等字，更不必说了。“庸傭镛墉慵鄘”等字，现已读为阴平。

反过来说，由阴平转到阳平的字也并不是没有。最典型是一个“虽”字，不少人已经读如“随”。其次如“菠菜”的“菠”，也有不少人念入阳平。“穹芎”二字有阴阳两读。“多好”，“多大”，“多么美”，“多”字是阳平。

阳平变入上去声的字比较少。这里我举出两个国名：俄国和蒙古。在北京，多数人把“俄国”的“俄”念去声，“蒙古”的“蒙”念上声（在此情形之下“古”字变轻声）。但是，若把这两个字仍念阳平，自然也是可以的。

还有其他的情形。“晕”字本是去声，但在“头晕”念阴平。去声“浸”字有阴平的读法。“仅瑾殪觐厩”等字有上去两读。近来听见有一种新习惯，如“侵略”读成“寝略”，“广播”读成“广波”，将来也许变为普遍的。

上面所说，有些是因意义而影响到声调的。这种情形不胜枚举。举常见的例来说，“看”字去声，但“看守”的“看”是阴平；“胜”字去声，但“胜任”的“胜”是阴平。“背”和“扇”，当作名词是去声，当作动词是阴平。“慰劳”的“劳”不是阳平而是去声。这些规矩，从前的人是严格地遵守的。现在虽不能完全遵守，但有些最基本的分别仍旧是保存的。近年常听人把“因为”念成“因维”（该象“因卫”），“爱好”念成“爱厂幺”（该读“爱耗”），“应该”念成“硬该”（该象“英该”），严格说起来，都该算是不正确的。

关于入声字

最后来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入声字的问题。上文说过，北方话没有入声；若说得恰当些，该说是失去了入声。那些入声字都分散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里去了。哪些入声转入阴平，哪些入声转入阳平等等，没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增加了南方人学习上的困难。但是，就一般的情形来说，我们毕竟可以定下一个很粗的规律，就是：

（1）凡无声母，或声母为ㄆ，ㄇ，ㄊ，ㄋ，ㄌ，ㄎ，ㄑ，ㄐ，ㄔ，ㄗ，ㄘ，ㄙ的字，原为入声者，转为去声；

（2）凡声母为ㄅ，ㄉ，ㄍ，ㄏ，ㄈ，ㄓ的字，原为入声

者，转为阳平；

（3）凡声母为匚，厂，丁，尸的字，原为入声者，转为去声或阳平；

（4）少数例外字，转为阴平或上声。

在某一些声母的字，咱们确有把握知道它们转为某声。例如ㄋ，ㄌ，ㄖ三个声母的入声字，差不多完全转为去声；ㄉ，ㄍ，ㄐ三母，几乎全部转到了阳平（但没有ㄋ，ㄌ，ㄖ那样划一）；困难的是属于匚，厂，丁，尸声母的字；但也可以由韵母大概推知，如属于ㄨ韵，而又属于这几个声母者，大多数转为阳平。

依不完全的统计，入声字转为去声者，约占52%，转入阳平者，占34%，转为阴平者，占10%，转为上声者，占4%；因此，我们虽说古入声字转入了阴、阳、上、去四声，但主要的只是转入了去声和阳平。

南方官话也没有入声，但他们的入声字一律变为阳平；因此，南方人学普通话，容易犯一种通病，就是把所有的入声字都派入阳平。声调的高低虽然变了，但声调的种类没有变。例如南方官话里“合”与“和”同音，南方人学北方话，把“和”字的声调由低调变为高升调，但也把“合”字由低调变为高升调来凑它。单以“合”字而论，这办法没有错；但是咱们不能由此类推至于全体入声字。上文说过，入声字只有34%变了阳平，假使咱们把入声字一律念为阳平，岂不是要犯66%的错误吗？下面是一些入声变去声的例子：

气魄　　读如气破，勿读如气婆；

墨水　读如ㄇㄛ水，勿读如模水；

诺言　读如懦言，勿读如挪言；

陆军　读如路军，勿读如卢军；

有客　读如有课，勿读如有ㄈㄛ；

亲切　读如亲ㄑㄧㄝ，勿读如亲茄；

排斥　读如排翅，勿读如排迟；

猪肉　读如猪ㄖㄨ，勿读如猪柔或猪如；

政策　读如政ㄘㄜ，勿读如政ㄘㄛ；

闭塞　读如闭ㄙㄛ，勿读如闭ㄙㄛ；

左翼　读如左意，勿读如左宜。

大致说来，入声字念去声的，多数是读书音，或读书和口语兼用的音。此外，有些口语音或最常用的入声字，却变为阴平或上声了。现在先举一些入声变阴平的例子，

剥皮　读如包皮，勿读如ㄅㄛ皮；

逼人　读如ㄅㄧ人，勿读如ㄅㄧ人；

泼水　读如坡水，勿读如婆水；

拍球　读如ㄆㄚ球，勿读如排球；

劈开　读如批开，勿读如皮开；

撇开　读如ㄆㄧㄝ开，勿读如ㄆㄧㄝ开；

出发　读如初ㄈㄚ，勿读如除ㄈㄚ；

搭船　读如ㄉㄚ船，勿读如ㄉㄚ船；

滴水　读如低水，勿读如ㄉㄧ水；

塌下　读如他下，勿读如ㄊㄚ下；

脚踢　读如脚梯，勿读如脚题；

贴钱　　读如ㄊㄧㄝ钱，勿读如ㄊㄧㄝ钱；

秃头　　读如ㄊㄨ头，勿读如图头；

脱帽　　读如拖帽，勿读如驼帽；

勒紧　　读如ㄌㄟ紧，勿读如雷紧；

割断　　读如哥断，勿读如ㄍㄜ断；

瞌睡，磕头　　读如科睡，科头，勿读如ㄎㄜ……；

大哭　　读如大枯，勿读如大ㄎㄨ；

喝茶　　读如呵茶，勿读如何茶；

红黑　　读如红ㄏㄟ，勿读如红ㄏㄟ或红ㄏㄜ；

疏忽　　读如疏呼，勿读如疏胡；

刺激　　读如刺机，勿读如刺ㄐㄧ；

迎接　　读如迎街，勿读如迎ㄐㄧㄝ；

切断　　读如ㄑㄧㄝ断，勿读如茄断；

曲线　　读如驱线，勿读如渠线；

缺点　　读如ㄑㄩㄝ点，勿读如癫点；

吸收，分析　　读如熙收，分熙，勿读如ㄒㄧ收，分ㄒㄧ；

歇下　　读如些下，勿读如邪下；

姓薛　　读如姓靴，勿读如姓ㄒㄩㄝ或姓邪；

三只，织布，墨汁　　读如三支，支布，墨支，勿读如三ㄓ等；

摘花　　读如斋花，勿读如ㄓㄞ花；

吃粥　　读如蚩周，勿读如迟ㄓㄡ或迟ㄓㄨ；

桌子，捉人　　读如ㄓㄨㄛ子，ㄓㄨㄛ人，勿读如ㄓㄨ

ㄗ子等；

插嘴　读如叉嘴，勿读如茶嘴；

拆信　读如钗信，勿读如柴信或ㄘㄗ信；

一出戏　读如一初戏，勿读如一除戏；

戳穿　读如ㄔㄨㄛ穿，勿读如ㄔㄨㄗ穿；

损失，潮湿，虱子　读如损诗，潮诗，诗子，勿读如损时等；

杀人　读如沙人，勿读如ㄕㄚ人；

刷子　读如ㄕㄨㄚ子，勿读如ㄕㄨㄚ子；

说话　读如ㄕㄨㄛ话，勿读如ㄕㄨㄗ话；

扔掉　读如ㄖㄥ掉，勿读如仍掉；

擦手　读如ㄘㄚ手，勿读如ㄘㄚ手；

撒手　读如ㄙㄚ手，勿读如ㄙㄚ手；

塞住　读如ㄙㄟ住，勿读如ㄙㄟ住或ㄙㄗ住；

缩小　读如梭小，勿读如ㄙㄨㄗ小；

鸭子，压倒，抵押　读如鸦子，鸦倒，抵鸦，勿读如牙子等；

屋子　读如乌子，勿读如吾子；

挖出来　读如哇出来，勿读如娃出来；

条约　读如条ㄩㄝ，勿读如条ㄩㄝ。

入声变上声的字最少（4%），却最值得注意。就历史上看来，现在那些变了去声的入声字，差不多都先经过了变上声的阶段。但现在既然都变了去声，残存的少数“入声作上”的字就容易为人所忽略了。我们应该留心学习这一种

字，然后普通话说得更好。下面是最常用的一些例子：

三百，柏树＝〔三摆，　摆树〕　东北＝〔东勹乀〕　粉笔＝〔坟比〕

卜卦＝〔补卦〕　劈柴＝〔瘪柴〕（柴之小而薄者）

抹零＝〔冂乏零〕　方法＝〔方匚丫〕　笃信＝〔赌信〕

水塔＝〔水去丫〕　姓葛＝〔姓曷〕　骨干＝〔古干〕

山谷＝〔山古〕　五谷＝〔五古〕　口渴＝〔口可〕

供给＝〔供已〕（勿读供巛乀）　甲项＝〔假项〕

手脚＝〔尸爻狡〕　觭角＝〔觭狡〕　觉得＝〔狡得，丬口乏得〕

乞丐＝〔起丐〕　喜鹊，麻雀＝〔喜巧，麻巧〕

曲子＝〔取卩˙〕　流血＝〔流写〕　住一宿＝〔住一朽〕

下雪＝〔下丁口乏〕　很窄＝〔痕业劳〕　遗嘱＝〔遗主〕

三尺＝〔三齿〕　蓝色＝〔蓝尸劳〕　眷属＝〔眷暑〕

巴蜀＝〔巴暑〕　摸索＝〔摸所〕　甲乙＝〔丬丨丫矣〕

甲虫＝〔假虫〕

这一类“入声作上”的字不多，是可以一一硬记的。

还有一层也很关重要：有些入声字，单念是这一个声调，和他字结合时，可能又是另一声调。这种情形，以数目字和“不”字为最明显。例如：

(1)“统一”读如“统衣”，但“一个”读如“移个”；

(2)“七星”读如“妻星”，但“七个”读如“齐个”；

(3)“八条”读如“巴条”，但“八面”读如“拔面”；

（4）“不行”读如“布行”，但“我不要”读如“我ㄅㄨ要”。

这些地方，此处就不详说了。

第二章　语　　法

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方法。现在只简单地叙述两点：(一)有关语音的语法；(二)比较语法。

一　有关语音的语法

字和字结合后，引起语音上的变化，就已经进入了语法的范围。动词词尾（亦可叫做动词记号）“了”和“着”（“吃了饭”，“吃着饭”）之所以变为轻声（本来“了”该是上声，“着”该是入声作阳平），并且由ㄌㄧㄠ，ㄓㄨㄛ变为ㄌㄜ，ㄓㄜ，完全是由于词性发生了变化。语气词“呢”字不念ㄋㄧ而念ㄋㄜ(吶)，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语气词。

轻声字会引起韵母的变化，上文已大略述及。现在再归纳成为下列的一些规律：

ㄧㄚ变ㄧㄝ：	“赵家”由ㄓㄠ　ㄐㄧㄚ变ㄓㄠ　ㄐㄧㄝ˙；
ㄧㄤ变ㄧㄥ：	“丁香”由ㄉㄧㄥ　ㄒㄧㄤ变ㄉㄧㄥ　ㄒㄧㄥ˙；

ㄨㄚ变ㄨㄦ：　　“棉花”由ㄇㄧㄢ　ㄏㄨㄚ变ㄇㄧㄢ　ㄏㄨㄦ˙；

ㄩ变ㄧ：　　“出去”由ㄔㄨ　ㄑㄩ变ㄔㄨ　ㄑㄧ˙；

ㄞ变ㄟ：　　“太太”由ㄊㄞ　ㄊㄞ变ㄊㄞ　ㄊㄟ˙。

北京话的名词，常常带着一个“儿”字（花儿，味儿，事儿，一个人儿，一会儿）。有些是在名词前面再加动词（招手儿，点头儿）；甚至有直接跟着动词的（玩儿）。广东人初学普通话的时候，最好是暂时不要学这种卷舌韵（“儿”是卷舌音）。有些北方人到南方来，也避免卷舌韵，以免南方人听着不习惯。但如果要学卷舌韵，就必须懂得卷舌韵的规矩。

第一，儿字和名词结合后，共成一个音，并非先念名词，后念“儿”字，那样就成为两个音了。“儿”字的全音是œr，但当它作为名词词尾的时候，就变为简单的一个辅音r了。例如“小鸡儿”里面的“鸡儿”是gir^{1}，不是gi^{1}œr^{2}；“小饼儿”里面的“饼儿”是bingr^{3}，不是bing œr^{2}。

第二，儿字和名词结合后，往往影响到名词的原音；这就是说，名词的韵母受了词尾“儿”字的影响，而变为别的韵母了。现在归纳成为下列的一些规律：

ㄞ变ㄚ儿：　　小孩儿ㄒㄧㄞˊ　ㄏㄚˊ儿；

ㄨㄞ变ㄨㄚ儿：　　一块儿ㄧ　ㄎㄨㄚˋ儿；

ㄢ变ㄚ儿：　　扇儿ㄕㄚˋ儿；

ㄨㄢ变ㄨㄚㄦ：　　玩儿ㄨㄚˊㄦ；

ㄧㄢ变ㄧㄚㄦ：　　钱儿ㄑㄧㄚˊㄦ；

ㄩㄢ变ㄩㄚㄦ：　　圈儿ㄑㄩㄚㄦ；

ㄣ变ㄜㄦ：　　人儿ㄖㄜˊㄦ；

ㄨㄣ变ㄨㄜㄦ：　　棍儿ㄍㄨㄜˋㄦ；

ㄨㄟ变ㄨㄜㄦ：　　一会儿ㄧ　ㄏㄨㄜˋㄦ；

ㄇㄅ变ㄜㄦ：　　瓜子儿ㄍㄨㄚ　ㄗㄜˇㄦ；

ㄇㄆ变ㄜㄦ：　　事儿ㄕㄜˋㄦ。

这里注音的ㄜ和“额”“恶”“饿”等字的音略有分别”例如ㄗㄜˇㄦ，其音颇接近ㄗㄟˇㄦ；ㄕㄜˋㄦ也颇近似ㄕㄟˋㄦ。

“儿”和“子”虽同是名词词尾，但在变音的规律上它们很不相同。“子”是一个单音字，变轻音；“儿”根本不能成为单音字，因此它不能被认为轻音。但是，词尾的“儿”“子”和非词尾的“儿”“子”必须分别清楚，非词尾的“儿”“子”则应该读重音和全音。例如“女儿”的“儿”和“曲儿”的“儿”是有分别的；人名的“庄子”和作“田庄”讲的“庄子”念法是不相同的。

“啊”字是一个语气词，它表示一种说服的语气或表示一种恳切的呼声。它有种种的变式，如“呀”“哇”“哪”等。这些变式不是胡乱应用的，它们也有它们变音的规律：

(1) 在ㄇㄅ，ㄇㄆ，ㄈ，ㄜ，ㄝ后面，“啊”仍是“啊”(ㄚ)：

是啊！我没有写错字啊！你不能怪我啊！我没有做错

啊！

（2）在 ㄧ，ㄩ，ㄚ，ㄛ，ㄟ后面，“啊”变为“呀”（ㄧㄚ）：

他没有来呀！我没看见他呀！我不骗你呀！他昨天的确没有开会呀！你不该让他去呀！

（3）在-ㄋ后面，“啊”变为“哪”，

天哪！这事情很不好办哪！他实在是一个好人哪！他不是没有良心哪！

（4）在ㄨ，ㄠ，ㄡ后面，“啊”变为“哇”（ㄨㄚ）：

走哇！你不该叫苦哇！你有两条腿就该走路哇！要是贪近，你就该抄小道哇！

（5）在ㄦ后面，“啊”变为ㄦㄚ（写时可仍写作“啊”）：

早晚要和帝国主义算账ㄦ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ㄦㄚ！非这样做就不行ㄦㄚ！我们该起带头作用ㄦㄚ！

有人在小说剧本里写“天呀”，“你不能不管他哪”之类，那是不妥当的。又在疑问句里，也用“啊”为语气词，它的音变的规律和上述的规律相同：

他为什么不来呀？你是不是要走哇？要不要送你到车站哪？你什么时候可以到北京ㄦㄚ？你是不是在北京做事啊？

二 比较语法

这里所谓比较语法，就是拿广东话的语法和普通话的语

法来做一个大概的比较。为求简便起见，我们只拿广州话来比较。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和其他白话区域的话，其语法也和广州的语法相近似，可以参照来看，这里不打算一一详说了。

汉语的副词，一般总是放在动词前面的，如“慢来”，“快去”等。但是，广州话有些副词或带副词性的字眼，却放在动词后面，甚至于一句的收尾，这就和普通话的习惯相反了。现在只举出几个常见的字来说：

(1)“先”字。——广州话所说的“我去先”，等于普通话的“我先去”。普通话里根本没有“我去先”的说法。下面试举出另一些例子：

广州话	普通话
我食饭先，再去(至去)。	我先吃了饭再去。
(或“我食饭先去”，略“再”字，下同)	
畀钱先，再取货。	先给钱，再取货。
等佢来咗先。	等他来了（再说）。
等佢翻嚟先食饭。	等他回来（再）吃饭。

由上面的例子看，广州话用“先”字的地方，普通话不一定用“先”字。我常听见广州人说普通话，有些句子象：

我们应该先搞通了思想先，再来搞好业务。

前后共用两个“先”字，非南非北，就更不妥了。广州话里另有一种“先”字的用法，它并不需要跟在动词的后面：

九点钟先翻嚟。

三斗米先够食。

这种“先”字只等于普通话的“才”，更不可不知了。

(2)“住”字。——广州话“未买住”，等于普通话“先不买”或“先甭买”。这种“住”字也是纯粹的虚字，不复有“居住”的意义。转为普通话的时候，应译为“先不”或“先甭”。“唔使买住”也等于“先甭买”；“唔好买住”则等于“先别买”。

(3)“嚟”字。——广州话“嚟”是“来”的变音，“翻嚟”就是“回来”。但有时候“嚟”字变为副词性的虚字，例如“帝国主义系纸老虎嚟嘅”。这种“嚟”字，是帮助说明的语气，普通话里没有相当的字，翻译为普通话的时候，只有把“嚟”字省掉，例如译为“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或“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哇”，但是切不可说成“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来的”。

(4)“翻”字。——广州话“翻”就是“回”(所以有人写作“返”)；“翻嚟”就是“回来”。但是有时候“翻”字变为副词性的虚字，例如：“佢前个排生病，而家好翻咯”，这种“翻”字是没有法子恰当地译为普通话的。我们只能译为“前些日子他害病，现在好了”。由此类推，“做翻一件新衫”不能译为“做回一件新衣裳”；“畀翻十个银钱佢”不能译为“给回他十块钱”。

(5)“乜滞”。——“乜滞”大概的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它的位置是在一句之末。例如：“佢冇讲话乜滞”等于“他差不多没有说话”；“佢冇食饭乜滞”等于“他差不多没有吃饭”。这也是没法子直译的。

(6)“亲”字。——广州话“亲”字作虚字用的时候，有“每次”的意思。例如：“饮亲酒都唔啱”等于“每次喝酒都不舒服”；“郁亲就痛”等于“一动就痛”。由这两个例子看来，无论译为“每次”或“一”，其位置都在动词的前面，和“亲”字在动词后面不同。

(7)“埋”和“添”。——这两个副词，在广州话里，都是扩充范围的表示。“食埋呢碗饭”表示除了吃别的东西或吃了某数量的饭之外，再吃这一碗饭；“食多一碗添”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添”字的位置在句末，而“埋”字的位置紧接在动词的后面罢了。有时候，它们的用法比较空灵，例如“同埋你去”，表示不止我和别人去；又如“佢重唔肯添”，表示照一般看法他应该是肯的。这种“埋”字和“添”字，在普通话里没有恰当的字可以翻译。最好是不要译它们。广州人学普通话时，应该极力避免这种“埋”和“添”。

(8)“多”和“少”。——广州话里（华南各地都如此）说的“食多半碗饭”和“讲少两句话”，在普通话里应该是“多吃半碗饭”和“少说两句话”。在广州话及其他华南方言里，“多”和“少”是放在动词后面的；但普通话里“多”和“少”是放在动词前面的。

以上所谈，是副词性的字眼。动词的位置，有时候也须变更。例如：“去上海”“去北京”一类的说法，应该说成“到上海去”，“到北京去”。说“去上海”虽也可通，毕竟是不大合于普通话的习惯的。

"咱们"和"我们"

其次，我们想要谈一谈"咱们"和"我们"的分别。广州话里的"我哋"，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意义：第一种是我和你或你们加起来，成为"我哋"；第二种是我和他或他们加起来，成为"我哋"。在普通话里，这两种意思是用两种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前者称为"咱们"，后者称为"我们"。简单的规律如下：

(1) 我＋你(或你们)＝咱们；

(2) 我＋他(或他们)＝我们。

普通对于这两个词的用途，往往举出下面这一类的例子：

我们要走了，咱们再会罢。

你们是北方人，我们是南方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但这一类的例子虽然不错，却容易引起误会，令人以为"我们"的范围小，"咱们"的范围大。实际上，少到两个人也可以称"咱们"，多到千万人也可以称"我们"。例如：

咱们俩今儿晚上看戏去，好不好？

我们六万万人民，是不怕你们欺负的。

因此，上面的规律也可以改为另一个说法：

(1) 包括"你"在内者，称"咱们"；

(2) 不包括"你"在内者，称"我们"。

初学普通话的时候，并不需要学会说"咱们"。干脆用"我们"来翻译"我哋"，完全不用"咱们"，未尝不可。因

为若就全中国而论，能分“咱们”“我们”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们”虽然可以替代“咱们”，“咱们”可不能替代“我们”。假如你说，“咱们是不怕你们的”，这就错了！

“您”和“他”

普通话代名词中，有一种礼貌的称呼。“你”的礼貌式是“您”（ㄋㄧㄣ），“他”的礼貌式是他（ㄊㄚ）。但最有礼貌的称呼不是“您”和“他”，而是按照人家的身份去称呼人家，例如：“市长的意思怎么样？”等于“您的意思怎么样？”或“他的意思怎么样？”

“您”和“他”都没有复数。近来在报纸上看见有写“您们”的，那是一种错误。初学普通话的时候，不必学说“您”和“他”；有时候用得太滥了，会闹出笑话来。

北京话还有ㄇ'ㄇㄜ这一个说法。有人以为ㄇ'ㄇㄜ就是“我们”；又有人以为这是“我”的礼貌式（自谦）。后一说比较合理。

“拿”和“把”

在普通话里，“拿”和“把”的用途不同。“拿水浇花”，这是“拿”，不能用“把”；“把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垮了”，这是“把”，不能用“拿”。它们的分别在于：（一）“拿”字后面的主要动词有它的目的语在后面跟着（“浇”的目的语是“花”），“把”字后面的主要动词没有目的语在后面跟着，这目的语是被“把”字提到前面去了（“打”的目的语是“帝国

主义的军队”)；(二)“拿”字后面的主要动词只一个字就够了(“浇”只一个字)，“把”字后面的主要动词一个字不够(“打垮”是两个字)。

广东话里只有“拿水浇花”一类的语法(畀水淋花，掣水淋花，拧水淋花，等)，没有“把帝国主义军队打垮了”一类的语法(只会说“打 lâm⁵ 咗帝国主义嘅军队”)，这是应该学习的。

“给你钱”和“给钱你”

广州说的“畀钱你”，在普通话里是“给你钱”。前者是“钱”在“你”的前面，后者是“你”在“钱”的前面，这又是词序上的不同。有人把“钱”叫做直接目的语，“你”叫做间接目的语。依这说法，广州话(客家话等亦同)是直接目的语在前，间接目的语在后；普通话是间接目的语在前，直接目的语在后。若换一个更浅的说法，广州话是物前人后，普通话是人前物后。以方便而论，普通话的办法似乎方便些，因为“我”“你”或“他”只有一个字，“我们”等也只有两个字，放在前面并不累赘；物则不限字数了。譬如“我畀一千三百五十个银钱你”，有时候说成“我畀一千三百五十个银钱过你”，再加上一个“过”字，才觉得紧凑些。

“看戏去”和“去看戏”

“看戏去”和“去看戏”，也象“到上海去”和“去上海”一样。并不是后者不许说，而是前者更合于普通话的习惯。

"打球去"，"吃饭去"，"买东西去"都是这个道理。但也有些情形之下只限于一个说法，例如"上街去"，决不能说成"去上街"。"来"字也有同样用法。"今天我看病来了"比"今天我来看病"更顺些。

另有一类"去"字更是空灵。"死活由他去！""尽他说去！""要踢要打由他去！""凭你拣去！"这些"去"字都表示放任的意思，而是广州话（广东语法）所没有的。

称 数 法

广州的称数法，和普通话大致相同；只有零数的称呼稍有分别。譬如说"一百三"，依古代的解释是"一百零三"（汉魏六朝一百三名家集是一百零三家）；但是依现代广州话的解释却是"一百三十"。普通话里普通要说"一百三十"，"十"字不能省略。尤其是后面加上一个量词的时候，如"三千八百斤"，普通话里不能说成"三千八斤"。"三斤四两"在普通话里也不省称为"三斤四"。

"一"字也是广州话里省略的时候多些。"一千三百"在广州话里可省称"千三"；在北方很少听见这种称数法。"一百五十"也不容易象广州人那样简称为"百五"。其余由此类推。

关于时间，广州人把"四点四十五分"称为"四点九"，"五点二十五分"称为"五点五"，这是北方人所不能了解的。必须习惯于说"四点四十五分"等等，以免误会。

以上所谈关于语法方面太简略了。但是，学习普通话毕

竟以语音和词汇为重，汉语各方言的语法分别甚微，并不象语音、词汇有那样大的歧异，所以我就只说到这里为止了。

第三章　词　　汇

词汇又称语汇，它是意义的标识。例如“我先走”，北京人说成ㄨㄛˇ ㄒㄧㄢ ㄗㄡˇ，广州人说成ㄟㄛˇ ㄒ'ㄧㄣ ㄅ'ㄡˇ，这是语音上的不同；但是，实际上广州人不说“我先走”而说“我行先”，“先”字在动词后而，这是语法上的不同；“行”替代了“走”，这是词汇的不同。

咱们学普通话，单只学会了语音还是不中用的。广东人把“拳弄”叫做“马蹄”，假使广东人到北京去，要买“马蹄”，无论把字音念得多么正确，还是买不着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词汇的学习是必要的。

但是，词汇虽有它的系统性，但它并不象语法、语音那样可以类推。因此，咱们研究起来更不容易了。它也比语音更容易发生类推的错误。例如一个广东人知道了“肥佬”在普通话虽是“胖子”，因而把“肥肉”叫做“胖肉”，这又嫌矫枉过正了。

我们既然没有法子把普通话里所有的词一个个都列举出来，也没有法子叫人由甲知乙（虽然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是可能的），就只好随意列举一些常用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

等，当作例子。下面所举每一个例子都是广州话在前，普通话在后，必要时附注注音字母。

一 天文类

热头＝太阳ㄊㄞˋ ㄧㄡˊ　云＝云彩ㄩㄣˊ ㄘㄞˇ　月光＝月亮

雷响＝打雷　落雨＝下雨　吹风，翻风，打风＝刮风

天光＝天亮（灯唔光＝灯不亮）

二 时令类

天时＝天气（天时好＝天气好）　暖＝暖和ㄋㄨㄢˇ ㄏㄨㄛˊ

冻＝凉（冻水＝凉水）

日间＝白天　夜晚＝晚上　朝头早＝早晨，早上

三日＝三天　一夜＝一宿ㄧ ㄒㄧㄡˋ，一夜，一个晚上

三点八个字＝三点四十分（注意：北方人不懂"几个字"的说法。）

半昼＝半天　上半昼，上昼＝上午　下半昼，下昼＝下午

一阵＝一会儿ㄧ ㄏㄨㄟˋ ㄦ

旧年＝去年　出年＝明年

寻日＝昨天，昨儿，昨儿个　今日＝今天，今儿，今儿个　听日＝明天，明儿，明儿个

旧底，原底＝从前，原来　大早＝早已　呢排＝近来　头先＝刚才ㄅㄧㄤ ㄊㄧㄢ　而家＝现在

周时＝常常　几时＝多嗜ㄉㄨㄛ ㄕㄢ，什么时候

三 地理类

路＝道（小路＝小道）（说“路”也可以）　圩(墟)＝集（趁圩＝赶集）　乡下＝家乡　坟，山＝坟（拜山＝上坟）

基围＝堤　灰尘＝土（北京话）

四 宫室类

屋＝房子　房＝屋子（说“房间”也可以）

窗＝窗户（户字轻声）　天井＝院子

铺头＝店，铺子　铺仔＝小铺子　巷＝胡同，巷

左便，右便＝左边，右边　东便，西便＝东边，西边

出便＝外边，外面　埋便＝里边，里面

五　器物材料类

火船＝轮船　　电船＝轮船、汽艇　　艇仔＝小船儿

单车＝自行车　　遮＝伞

镬头＝锅　　碟＝盘　　碟仔＝碟子，小碟儿

酒樽＝酒瓶　　暖水壶＝热水瓶　　煲＝沙锅

火水＝煤油，洋油（北方人听不懂“火水”。）

电油＝汽油　　灯胆＝灯泡

枧，番枧＝胰子，肥皂（北方人多说“胰子”；江浙人多说“肥皂”，他们都不懂“番枧”。）

锁头＝锁　　锁匙＝钥匙ㄧㄠˋ ㄕˊ

皮喼＝皮箱子

六　衣饰类

长衫＝大褂，长袍　　棉衫＝棉袄　　衫裤＝衣裳ㄧㄕ ㄤˊ（ㄧㄕㄥˊ）　　褛＝大衣（北方人不懂“褛”。）

雨褛＝雨衣

恤衫＝衬衫　　手袜＝手套　　冷衫＝毛线衫，绒线衫，毛衣

着衫＝穿衣裳　　除衫＝脱衣裳

毛冷＝绒线，毛线　　绒＝呢子　　皮草＝皮子

丝发＝绸缎　　毡＝毯子

七 饮食类

粥＝稀饭，粥（清水粥叫做“稀饭”，肉粥、腊八粥之类叫做“粥”） 馇＝菜

食饭＝吃饭（但“粮食”不是“粮吃”。） 一餐饭＝一顿饭

饮酒＝喝酒 饮茶＝喝茶 煲汤＝煮汤，氽（ㄘㄨㄢ）汤

胡椒粉＝胡椒面 烟仔＝烟卷儿，香烟，纸烟

雪（人造冰）＝冰 雪糕＝冰淇淋，冰激凌

雪藏＝冰冻

八 文事类

墨砚＝砚台 墨水笔，水笔＝自来水笔

咭＝名片 印（私人的）＝图章

士担＝邮票 买飞＝买票

读书＝念书（说“读书”也可以） 着棋＝下棋

报纸冇卖＝报上没登（这种“卖”字北方人不懂。）

九 草木花果类

橙＝桔子 柑＝橘子 沙梨＝梨 菩提子＝葡萄

马蹄＝荸荠

番茄＝西红柿　　番薯＝白薯　　薯仔＝土豆

荷兰豆＝豌豆　　豆角＝豇（ㄐㄧㄤ）豆

莲花＝荷花

十　鸟兽虫鱼类

马骝＝猴子　　蛇＝长虫（说“蛇”也可以）

老鼠＝耗子（说“老鼠”也可以）

乌蝇＝苍蝇　　蚊＝蚊子

鸡公＝公鸡　　鸡雌＝母鸡

十一　形体类

头＝脑袋（说“头”也可以）　　颈＝脖子

面＝脸（北方人不说“脸孔”，“脸孔”是江浙人由“面孔”译成的）

鼻哥，鼻公＝鼻（ㄅㄧ）子　　须（ㄙㄨ）＝胡子

腩＝舌头

胰＝肝（猪胰＝猪肝）　　手臂＝胳膊ㄍㄜ ㄅㄛˋ

角＝觸角ㄐㄧ ㄐㄧㄠˇ　　翼＝翅膀

豆皮＝麻子　　痕＝痒痒ㄧㄤˋ ㄧㄤˋ

十二 人伦类

老豆＝爸爸，爹　老母＝妈　新妇（心抱）＝儿媳妇

仔＝儿子　女＝女儿　大佬＝哥哥　细佬＝兄弟，弟弟

细佬哥、细蚊子＝小孩儿　阿嫂＝嫂子ㄙㄠˇ

后生＝年轻人，小伙子

十三 人事类

（1）关于口的：

讲话＝说话（"讲话"多用于"演讲"）　倾偈＝谈天，聊天，聊乱（ngâp）＝胡说　岩岩谗谗＝叽咕　安＝捏造，造，编出来

呃（ngak）＝冤（冤你），骗　车大炮＝吹牛

吞＝咽　吃＝喊　喊＝哭

（2）关于手的：

畀＝给　揼＝要　拉（ㄌㄚ）＝拉（ㄌㄚ）

打交＝打架　埋手＝着手　搵＝找

冚（kâm）＝盖上　削＝杀（剃鸡＝杀鸡）

（3）关于脚的：

行＝走　走＝跑　行街＝逛街　荡街＝溜达

行埋＝走近，在一块儿走　　扯咗＝走了，溜了　　椿＝闯　　企＝站　　企起身＝站起来　　踹（ㄅㄞ）＝踩（ㄘㄞ）　　跌交＝栽跟斗（也说“跌交”）　　跌亲＝摔坏

（4）关于整个身体的：

瞓＝睡，睡觉　　抖（ㄊㄠˇ）＝歇，休息　　打震＝发抖（ㄉㄨㄣˋ）

（5）关于眼睛的：

睇＝看　　睇（注视）＝瞧（ㄑㄧㄠˊ　　睇（做眼色）＝瞅（ㄔㄡˇ　　瞇（mei）＝闭（瞇眼＝闭眼）

（6）关于排泄的：

屙屎＝拉屎，上毛房，解手，大便

屙尿＝撒尿，小便，解手

（7）关于心理的：

念＝想，考虑　　思疑＝疑心，怀疑，猜想　　信得过＝相信

嬲（nâo[1]，lao[1]）＝恼，恨　　失魂＝慌，慌张　　火滚＝气（冲冲）

惊＝害怕　　慌＝担心，怕

（8）关于事情的：

打理＝办，办理，料理（北方人没有说“打理”的。）

十四 德性类

（1）关于人性的：

傻（下'已）＝傻尸ㄚ　傻傻庚庚＝傻里傻气，傻不基基，傻了刮基　懵，懵懂＝糊涂　恶＝凶

狠＝狠，狠心

猛＝有本领　呖＝棒（了不起）　靓＝好看，漂亮

（2）关于物性的：

幼＝细（幼纱＝细纱）　利＝快（刀唔利＝刀不快）

烂＝破（打烂＝打破）

曳（iâi）＝不好（唔曳＝不赖）　唔＝合适　好丑＝好歹　至好＝最好　抵＝值得　平＝便宜，贱

（3）关于人事的：

弊＝糟，糟糕，焦心　衰＝倒霉　唔得＝不行

伦尽＝别扭　巴闭＝麻烦　得闲＝有工夫

执输＝洩气　儿嬉＝开玩笑（的）

（4）其他

尾＝最后（尾车＝最后一次车）（北方人不大用"尾"字表示"最后"的意义。）

十五　虚字或副词类

咪＝别（莫，不要）　唔使＝甭ㄅㄛ（不用）　唔＝不

响＝在（于）　喺＝从，由　同＝和，跟（我同佢＝我和他）

乜野＝什么　点解＝为什么，怎么　点＝怎么（但"点知"＝"哪里知道"）

重＝还（重想＝还想；重话＝还说）

唔通＝难道　应份＝应该

好彩＝幸亏　难为＝亏（难为你＝亏你）

无谂＝犯不着　横直，横掂（dim²）＝反正

立乱＝胡乱　夹硬＝硬要　遇啱＝恰巧

周身＝浑身　真＝清楚（睇真＝看清楚）

以上所举的词语，只限于广州话和普通话相对照，而且也太不完备了。对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意义的广狭不一定相当，例如广州话"巴闭"是否完全等于"麻烦"，"执输"是否完全等于"洩气"，都是很成问题的。既然无法求其完备，就只说到这里为止了。

在两可的情形之下，最好是拣最合习惯的来说。例如广东人说"迟"，北方人说"晚"。在普通话里，"我来晚了"能不能说成"我来迟了"呢？依原则说是可以的，因为"迟"字是文言的字眼，北方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不懂；但是，是否北

方一般群众都懂，就很成问题。由此看来，如果有两种字眼可用，最好是抛弃了文言的一种，而选择白话的一种。

下篇　分　　论

第一章　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现在我要说的是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大致说起来，共有十八个缺点：

一　“做事”和“做戏”

1．广州人学普通话的时候，ㄓ，ㄔ，ㄕ和ㄐ，ㄑ，ㄒ往往分不清楚，于是“做事”念成“做戏”了。在广州音里，“事”与“戏”本来是有分别的，说起普通话来就把它们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ㄓ，ㄔ，或ㄕ，后一字该念ㄐ，ㄑ，或ㄒ：

知机	植极	止已	志记
痴欺	迟期	耻起	翅气
诗希	时席	史喜	世系

2．ㄗ，ㄘ，ㄙ和ㄐ，ㄑ，ㄒ也应该分别清楚：

资基	子己	字忌	
雌妻	慈齐	此启	次器

以上这两种毛病是广州一带的人所最难避免的，同时又是人们觉得最刺耳的。应该下苦功来克服它。

3．ㄗ，ㄘ，ㄙ和ㄓ，ㄔ，ㄕ的混淆，也是广州人容易犯的毛病。江浙话和西南官话一般的也把这两组字混淆了，但广州混淆的情形恰恰相反：江浙人是把ㄓ，ㄔ，ㄕ读入ㄗ，ㄘ，ㄙ，广州人是把ㄗ，ㄘ，ㄙ读入ㄓ，ㄔ，ㄕ（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ㄓ，ㄔ，ㄕ，只是近似罢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ㄓ，ㄔ，或ㄕ，后一字该念ㄗ，ㄘ，或ㄙ：

脂姿	纸紫	智自		
鸱雌	池祠	齿此	炽厕	
尸斯	使死	示似		
齐灾	昼奏	瞻簪	张脏	帐葬
柴才	臭凑	缠残	昌仓	长藏
收搜	手叟	瘦嗽	山三	陕伞
扇散	伤桑	赏嗓		

这两组字，广东白话区域有些地方是能分别的。这只是指广州及其他某一些地方而言。

练习：制止自己。

积极自治。

四十四棵柿子树。

二 “布告”和“报告”

常常听见广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把“布告”说成“报告”。因为“布”和“报”在广州话里是同音字，所以他们犯了类推的错误。广州话里，ㄅ，ㄆ，ㄇ，ㄉ，ㄊ，ㄋ，ㄌ，ㄗ，ㄘ，ㄙ的后面不能有ㄨ，只能有ㄡ，因此，下列这两组字是没有分别的。学普通话的时候，前一字该念-ㄨ，后一字该念-ㄠ：

补保	布报	部暴	蒲袍	暮冒
都刀	赌倒	度道		
图桃	土讨	兔套	奴呶	努脑
卢劳	鲁老	路涝		
租糟	祖早	粗操	素扫	

广东白话区域有许多地方是能分别这两组字的，但广州却不能分别。在粤剧里，这两组字是互相押韵（即鱼、虞、豪三韵通用，或“图租”等字与豪韵通用）的。广州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分别开来。

练习：葡萄　陶涂（古国名）　糊涂（叠韵字）　扶苏（叠韵字）　俘虏（叠韵字）

我是要一个兔子，不是要一个套子！

三　“保存”和“保全”

“保存”和“保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譬如说：“他把他的书交给我保存；昨天遇着火灾，幸亏我搬得快，终于保全了。”这里的“保存”不能说“保全”，“保全”也不能说“保存”。广州话虽然把它们混了，普通话里却是有分别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ㄨㄣ，后一字该念-ㄩㄢ：

存泉　孙宣　损选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ㄨㄢ，后一字该念-ㄩㄢ：

酸宣　窜劝　钻镌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ㄨㄢ，后一字该念-ㄨㄣ：

专尊　转撙　川村　传存　串存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ㄓ-，ㄔ-，或ㄕ-，后一字该念ㄗ-，ㄘ-，ㄙ-：

专钻　转纂　穿氽　拴酸　涮算（这只是声母的分别）

广州话除ㄍㄨㄢ音之外不用三拼音（如ㄕㄨㄢ，ㄐㄩㄢ），因此，对于普通话三拼音的字应该特别注意。

练习：存之名山，传之其人。

这是西村，不是西川。

专钻尊贵之门。

尊重专家的意见。

四 “毛亨”和“毛坑”

据说从前广东诗人黄节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毛诗，说汉朝有个“毛坑”，引起哄堂大笑。广东白话“亨坑”同音，黄节说北京话时矫枉过正，于是“毛亨”变了“毛坑”。

广东白话里ㄎ音缺乏，除了少数的字如“区亏缺楷”之外，ㄎ音都变了ㄏ音（严格地说只是英文的h音），因此，本来的两组字就混淆了。下面的两组字是按ㄎ，ㄏ的次序的：前一字念ㄎ-，后一字念ㄏ-：

开咍　凯海　口吼　堪酣　砍喊　看汉
垦很　坑亨　刻嚇　空烘　孔哄

另有些普通话念ㄎ音的字变到了ㄈ音里去。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ㄎ-，后一字念ㄈ-：

枯夫　苦府　裤富　宽翻　款反　困粪　况放

还有少数的字是失去ㄎ音，只剩韵母的。这就是“苛柯轲珂”等字，本该读ㄎㄜ，都读成了“痾”音（ㄜ），应矫正。

此外又有些字，在普通话里是ㄑ音，而在广州话里是ㄒ音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ㄑ，后一字念ㄒ：

恰呷　怯协　敲哮　巧○（孝上声）　谦掀　欠献
腔香
轻兴　庆兴（高兴）　圈喧　犬选　劝○（玄去声）

去序

练习：我没有见过袁世凯，但是我见过袁世海（京剧名演员）

喊人砍树。

她又好看，又可恨。

客来叫口渴，快看茶。

值得庆幸。

五　“江”先生和“张”先生

姓江和姓张，广东话里本来有分别，但我听见许多广东人说普通话时把它们混了。原因是广东白话“将”“张”同音，而普通话“江”“将”同音，于是牵连在一起了。江先生变了张先生。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ㄤ，后一字该念-ㄤ：

浆章　奖掌　酱帐　枪昌　墙长　抢厂　湘伤

想赏　像尚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ㄨㄤ，后一字该念-ㄤ：

双伤　窗昌　霜商　庄张　床长

练习：张将军颁奖章给江团长。

越想越伤心。

窗口摆一张双人床。

六 “黄”先生和“王”先生

广东人“黄”“王”不分。平时“黄”混于“王”，等到说普通话的时候，又往往矫枉过正，连“王”字也念成“黄”字了。许多人叫我ㄏㄨㄤˊ先生，我连忙声明说“对不起，我姓ㄨㄤˊ（王），不姓ㄏㄨㄤˊ（黄）！”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ㄏㄨ-，后一字该念ㄨ-：

华娃　话袜　祸卧　坏外　回为　会魏　惠位
还完　换万　皇王　胡吾　壶梧　狐吴　户误
护悟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ㄏㄨ-，后一字该念ㄩ-：

魂云　浑匀　混运　溷韵

附带地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w-，后一字该念y-：

玩（玩耍）援　丸垣　腕媛

练习：天上云飞，心上魂飞。
周朝称王，秦朝称皇。
用完了就还给他。

七　“县长”和“院长”

我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叫我“黄县长”，三个字错了两个（该是王院长）。广东白话“县”“院”同音，矫枉过正，“院”就变了“县”了。我们必须把它们分别开来。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ㄒ-，后一字念ㄧ-或ㄩ-：

休忧　朽友　贤延　现砚　欣因　形盈　旭郁

蓄育　穴悦　悬原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ㄒ-，后一字念ㄩ-：

弦圆　县院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ㄑ-，后一字念ㄧ-：

丘幽　钦阴

练习：休者，无忧也。

圣贤之言。

中山县法院。

八　“国文”和“国民”

广东白话“文”“民”同音。广州人说普通话，有时候把“文”念作“民”；有时候又矫枉过正，把“民”念作“文”。于是“国文”和“国民”没有分别了；“新闻”和“新

民”也没有分别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ㄨ-，后一字该念ㄇ-：

无模　武母　务慕　物木　微眉　尾美　味妹

晚满　万慢　文民　闻闽　吻敏　亡忙　网莽

练习：中国的人民应该懂得中国的国文。

母亲跳舞。

这两天很忙，没有来拜望你。

九　“荒唐”和“方糖”

广东白话把“荒唐”念作“方糖”。我看见有一本连环图画，其中一个滑稽主角名叫方茂，显然是“荒谬”的谐音。若用普通话读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了。“方”字该念ㄈㄤ，“荒”字却该念ㄏㄨㄤ。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ㄏㄨ-，后一字念ㄈ-：

呼夫　忽拂（前字阴平，后字阳平）　虎府　花发

化法　货缚　辉非　婚分　慌方　恍访

下列的字，虽然不至于和另一字混淆，也应该将ㄈ音改为ㄏ音：

灰　悔　火　霍　欢　绶

另有些字，广州话读ㄈ，而普通话读ㄒㄩ-，也该分别。下列两组字在普通话里是不同音的：前字念ㄒㄩㄣ，后字念ㄈㄣ：

勋分　薰芬　嘿氛　训粪

练习：招呼不是招夫。

市虎伤人，市府救人。

慌忙恍忽，头昏脑胀；我后悔，但是我不灰心。

纷纷结婚。

十　“少数”和“小数”

广州人的文章里有一个颇常见的别字，而是别处人所没有的，就是“少”“小”不分，“少数”往往误作“小数”。笔下没有分别，是因为嘴里先把它们混淆了。

注意分别下列两组的字：前一字该念ㄓㄠ，ㄔㄠ或ㄕㄠ，后一字该念ㄐㄧㄠ，ㄑㄧㄠ或ㄒㄧㄠ：

招焦　　爪缴　　照教

超敲　　潮桥　　炒巧

烧消　　芍(芍药)学(效也)　　少小　　绍笑

又注意分别下列两组的字（这是广州人比较容易分别的）：前一字念ㄓㄡ，ㄔㄡ或ㄕㄡ，后一字念ㄐㄧㄡ，ㄑㄧㄡ或ㄒㄧㄡ：

收修　　守朽　　寿袖　　瘦秀

抽秋　　酬求　　绸囚

周鸠　　肘酒　　宙就

练习：周舅舅吃肘子，喝黄酒。

人少，数目小，容易照顾。

萧先生烧柴炒菜。

十一 “无奈”和“无赖”

广州人往往分不清ㄋ和ㄌ；但并非人人如此。尤其是其他白话区域能分别的更多。不过，既然有许多人分不清，仍然须要提出来谈一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ㄋ-，后一字该念ㄌ-：

纳蜡	奈赖	耐赉	馁垒	内类	挠劳	脑老
耨漏	难兰	南蓝	赧懒	难(灾难)	烂	囊郎
囊朗	能楞	泥离	你李	腻利	匿力	孽列
鸟了	牛流	扭柳	年连	碾脸	念练	您林
娘良	宁零	佞令	奴芦	努鲁	怒路	傩罗
诺洛	暖卵	农隆	女吕	虐略		

练习：木牛流马。

你的女侣老羞成怒了。

十二 “自然”和“自言”

广东没有ㄖ母，因此许多人说普通话的时候，“自然”变了“自言”。补救的办法是先跟人学会了ㄖ母，然后分辨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念ㄖ-，后一字念ㄧ-或ㄩ-：

日逸	惹野	饶尧	扰窈	绕耀	柔油	然延
捋炎	染掩	人寅	忍引	任荫	壤养	让样
仍迎	如余	汝雨	孺喻	辱玉	若药	软远

练习：姚先生和饶先生惹他。

终日不语如愚。

扰人难忍。

十三　"大臣"和"大神"

广东白话"臣""神"同音，普通话"臣"字不和"神"字同音，倒反是和"陈"字同音。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有些字照广州话应该读入ㄕ母的，若照普通话就应该读入ㄔ母了。应该注意下列的一些字：

仇雠愁：ㄔㄡ（不是ㄕㄡ），与"酬"同音。

匙：ㄔ（不是ㄕ），与"池"同音。

禅（禅宗）婵蟾：ㄔㄢ（不是ㄕㄢ），与"缠"同音。

臣谌忱：ㄔㄣ（不是ㄕㄣ），与"陈"同音。

常嫦尝偿：ㄔㄤ（不是ㄕㄤ），与"长"同音。

丞承乘成城诚：ㄔㄥ（不是ㄕㄥ），与"程"同音（与"绳"不同音）。

垂：ㄔㄨㄟ（不是ㄕㄨㄟ），与"槌"同音。

船：ㄔㄨㄢ（不是ㄕㄨㄢ），与"传"同音。

唇淳醇纯鹑莼：ㄔㄨㄣ（不是ㄕㄨㄣ）。

裳字，读重音时是ㄔㄤ（与"长"同音）；读轻音时是ㄕㄤ（衣裳）。

广州以外的某一些地方，还应该注意下列的一些字：

产：ㄔㄢ（不是ㄕㄢ）。

柴豺侪：彳ㄞ（不是ㄕㄞ）。

床：彳ㄨㄤ（不是ㄕㄨㄤ）。

崇：彳ㄨㄥ（不是ㄕㄨㄥ），与“虫”同音。

另有一个“兆”字，广州读如“绍”音，普通话读如“赵”音，也是应该注意的。

还有应该注意的：“乘机”的“乘”虽读如“程”，“车乘”的“乘”（去声）并不读如“秤”，而读如“胜”，“盛”字也不读如“秤”，而读如“胜”；“常”字虽读如“长”，“尚”字并不读如“帐”或“唱”。总之，除了“兆”字不规则之外，去声字都可以仍旧依照广州话的系统。

练习：他常常穿花衣裳。

我盛一碗给你尝尝。

丞相是朝廷的大臣。

麻可织成布，搓成绳。

十四　“松树”和“丛树”

广东白话里“松树”和“丛树”同音；在普通话里，“松”字却和“鬆”字同音。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有些字照广州话的系统应该读入ㄗ，ㄘ两母的，若照普通话就应该读入ㄙ母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ㄙ-，后一字该念ㄘ-；（注意：加括号的字表示它们在广州话本身有分别，但广州人说起普通话来往往把它们混了。）

似次　〔寺刺〕　随○（崔字阳平）

〔颂粽〕　松从　赛蔡

有些字，照广州话的系统应该读入ㄐ，ㄑ两母的，若照普通话就应该读入ㄒ母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习齐〕〔席脐〕〔袭其〕〔斜茄〕　袖就　〔寻群〕

祥戕　详墙　象匠　〔像酱〕〔徐渠〕　序聚　〔叙具〕

旋全　璿泉　〔循群〕〔旬裙〕　谢藉

另有些字，照广州话的系统应该读入ㄓ，ㄔ两母的，若照普通话就应该读入ㄕ母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始齿　矢耻　豕侈　〔恃翅〕　剩正

练习：谢谢你借给我一张席子。

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十五　"欢聚"和"欢醉"

常常听见广州人说普通话，把"需要"说成"虽要"(也很象"谁要")。这是因为"需"和"虽"在广州是同音字。"欢聚"和"欢醉"相混也是此理。"聚"和"醉"在广州话虽不同音，但广州人说普通话时往往把它们混了。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ㄩ，后字念-ㄨㄟ：

聚坠　趋吹　取璀　趣翠　须绥　需虽　醑水

絮碎　雎追　咀嘴

练习：需要娶妻。

吹絮坠水。

十六 “一斤”和“一根”

个别广州人说普通话，把“根本”说成“斤本”，这是类推的错误，因为“斤”和“根”在广州话里是同音字。在广州的饭馆里，有人把“面筋”写成“面根”，这是写别字。这种别字是北方人不会犯的，因为“筋”和“根”在北方话里不同音。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ㄐ，ㄑ，或ㄒ，后一字该念ㄍ-，ㄎ-，或ㄏ-。

斤根　　巾跟　　〔近艮〕　〔郡棍〕　〔群坤〕

穷空　　雄红　　熊洪

练习：红军的英雄。

一斤棉花和一根根子。

衮衮诸君。

他姓熊，不是姓洪。

十七 “大江”和“大纲”

广州话里“江”和“姜”不同音，“江”和“纲”却同音。北京话正相反：“江”和“纲”不同音，“江”和“姜”却同音。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ㄐ-，ㄑ-，ㄒ-，后一字该念ㄍ-，ㄎ-，ㄏ-：

江纲　　讲港　　降杠

窗昌　　双伤

练习：双手受伤。

窗口唱歌。

一江水，不是一缸水。

十八　“洪流”和“红楼”

“洪流”与“红楼”，广州人是不能分别的。广州人学普通话，“流”“楼”这一类字，往往相混。相传有一个广东学生在北京看见了一条狗，就告诉人家说他看见了一条“九”，这又是类推的错误，并且是矫枉过正。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ㄡ，后一字该念-ㄡ：

揪邹　酒走　就骤　鸠沟　久苟　韭狗　救够

究垢　刘娄　留楼　流偻　溜漏　柳塿　修搜

羞楼　秀湫　绣嗽

练习：他姓楼，不姓刘。

一斤韭菜，三斤枸杞。

究竟购买九斤酒够不够？

除了以上十八种情形之外，还有一些例字需要个别说明的。现在试一一说明如下：

1.“初疏梳阻楚助”这几个字在广州话里，它们的韵母是ㄈ，但它们在普通话里的韵母是ㄨ，必须读“初”如“出”，读“楚”如“褚”，读“阻”如“主”，读“助”如“住”，读“疏”“梳”如“书”，才算是没有错误。很多广东人普通话说得很好，就只在“初”“助”“楚”等字露马脚，真是可惜

了儿的！

2.“联”字在普通话里与“连”同音，在广州话里与“鸾”同音。广州人说普通话，往往把“联合”说成“鸾合”，“联络”说成“鸾络”，“联系”说成“鸾系”，这是很不好听的。同理，“栗”字在普通话里应读如“力”，不应该读如“律”。

3.“必”字在普通话里与“毕”同音，在广州话里与“鳖”同音。记住，普通话里“必”字念ㄅㄧ，不念ㄅㄧㄝ。

4.“内”字，广州话读如“耐”，颇为奇特；应该读ㄋㄟ。

5.“大”字，广东白话读ㄉㄚ，普通话读ㄉㄚ，多数广东人对于“大”字都不会念错，因为听见的次数太多了。少数广东人仍旧念错，这是必须改正的。

6.“翁”字，广州话念象“雍”字，普通话则读为ㄨㄥ（这是北京音，但念ㄨㄥ也可以）。

7.“我”字，广东白话念ㄨㄛ，普通话念ㄨㄛ。

8.“恩”字，广州人读如“因”，普通话念ㄣ，和“因”字有分别（“因”字念ㄧㄣ）。

9.“谬”字，广州读如“茂”，普通话念ㄇㄧㄡ。

10.“纠”字，普通话读如“鸠”。广州人读如“斗”是误读；大约因为有人把“纠”字右边写作斗，所以“纠”字也被误读象“斗”字的声音了。

11.“拉”字，普通话读ㄌㄚ，广东白话读ㄌㄚ，不知

何故。学普通话时必须矫正。

12.“牛”字，广州人念兀幺，是意料不到普通话念ㄋㄧㄡ的。值得注意。

13.“瑞”字，依旧字典该读如“睡”，广东白话正读如“睡”，这是有道理的；但普通话读如“锐”，虽然依传统读法可说是错了，学普通话时也只好依它。

14.“荣”字，广州话读ㄨㄧㄥ，普通话读如“戎”（ㄖㄨㄥ）。

15.“永”字，广州话读为“荣”上声（ㄨㄧㄥ），但普通话并不念ㄖㄨㄥ，而是念ㄩㄥ，音如“拥”。

16.“壻”字，广州话读如“细”，这是对的。普通话读如“絮”，这是因为“壻”字从“胥”，所以读成“胥”去声。同理，广州话“剧”字读如“屐”，这是对的。普通话读如“据”，这是因为“剧”字从“居”，和“据”字同一声符的缘故。约定俗成，广州音固然是对的，普通话也不能说是错的。

17.“屈”字，广州读如“郁”，普通话读如“曲”（=驱）。

18.“季”字，普通话读与“记”字同音，广州读与“贵”字同音，应注意。

19.“况”字，广州话念fong，与“放”同音。依广州话本身系统来说，这个读音是正确的，因为依旧字典“况”字该是“荒”去声，而“荒”字去声依广州话正该与“放”字同音。普通话“况”字念ㄎㄨㄤ，与“旷”同音，依旧字

典看来这是误读。但咱们学普通话时必须照念ㄎㄨㄣ音，不该以旧字典为护符。

20．“昆”字，广州有人念ㄍㄨㄣ，等于“棍”字平声。依旧字典看来，广州这种读法是对的。普通话“昆”字念ㄎㄨㄣ，与“坤”同音，依旧字典该说是不对的，但咱们不该硬要矫改它。多数广州人说广州话时也读如“坤”，尤其是广州以外的白话区域多数读如“坤”。

21．和“昆”字相反的情形有“规”字。“规”字依字典该读如“归”，普通话正是这样读法。广州及其他白话区域多读如“亏”，说普通话时应矫正。

22．和“规”字相仿的情形有“概”字。“概”字依字典该读如“盖”，普通话正是这样读法。广州及其他白话区域多读如“慨”，说普通话时应矫正。

23．和“概”字相仿的情形有“构”字。“构”字依字典该读如“够”，普通话正是这样读法。广州人读“构”如“寇”，学普通话时应矫正。

24．“奢”字，依字典该读如“赊”，普通话正是这样读法。广州读如“车”，可以说是误读（虽有历史上的理由）。广州人说普通话时应矫正。

25．和“奢”字相仿的情形有“设”字。“设”字依字典该读“扇”入声。普通话没有入声，念ㄕㄜ是合式的。这样，在普通话里，“设”和“舍”是同音字了。广州人读“设”如“彻”，听见普通话“彻”字念ㄔㄜ，因此他们学普通话的时候，把“设”字也念了ㄔㄜ了，应矫正。

26．和“奢”“设”相反的情形有“岑”字。“岑”字广州话念shâm，若照理类推，在普通话里该念ㄕㄣ，但是实际上普通话“岑”字念ㄘㄣ（注意：不但不是ㄕㄣ，而且也不是ㄔㄣ，与“陈”不同音）。

27．“品”字，依字典该读ㄆㄧㄣ（因为普通话不可能有pim³），普通话正是这样读的。广州人读“品”如“禀”，因此个别广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误说成ㄅㄧㄣ，与“禀”同音（普通话“禀”字念ㄅㄧㄣ或ㄅㄧˇ）。这是不对的，应矫正。广州以外的白话区域的人多数不读“品”如“禀”，他们学普通话的时候，对于“品”字的读音就不成问题了。

28．“剥”字，广州话有bok和mok两音，于“剥花生”念bok，于“剥皮”念mok。“地主剥削”的“剥”也念mok。这mok音来历不明。普通话里“剥”字也有两音：口语“剥”字（如“剥皮”）念ㄅㄠ，如“包”音；读书音“剥”字（如“剥削”）念ㄅㄛ。广州人说普通话时，于“剥”字应该避免mo音，勿读如“莫”。

29．“弥”字（滋猕同），广州人读如“尼”。（但并非全白话区都如此。）普通话读如“迷”。依字典说，应以普通话为正。

30．“铅”字，依旧字典当读如“沿”，广州人正是这样读法（西南官话也多读如“沿”）；但普通话里“铅”字读如“牵”。这个“牵”音来历不明。咱们学普通话时，自应依照普通话习惯，读如“牵”。

31．“郁”字，广州话念wât，很难推知普通话是念ㄩ，

应注意。

32.“须”字,广州话读如其所读的“苏”“骚”(ㄙㄡ),依字典说来是错的,应该读如“需”。学普通话时,该读ㄒㄩ。

33.“轩”字,依旧字典该读如“显”字的平声,广州人正是这样读法,依普通话应读如“宣”字(ㄒㄩㄢ)。

34.“薛”字,广州人读如“屑”“泄”,这是和旧字典符合的。普通话读如“雪”字的阴平,等于“靴”音(ㄒㄩㄝ)。

35.“贞”字(桢侦祯同),广州话读如“征”,这是合于旧字典的系统的(只算是合系统)。普通话读ㄓㄣ,与“珍”同音,可能是受了吴语的影响。

以上所谈,大致是说:普通话里能分别的字,而广州话把它们混了;在某一些字,广州人用广州音读去并不混(例如“江”“张”,“欠”“献”),但是当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就往往把它们混了。

下面我们再谈另一种情形,就是广州话能分别的字,而普通话把它们混了。我们拣最普通的情形来说。

一 入关=入棺

官关　灌惯　桓还　换患　唤幻　焕宦

二 艰苦=坚苦

间肩　减检　鉴剑　悭牵　咸嫌　闲贤　限现

三　开腔＝开枪（江先生＝姜先生）

江姜　腔羌　降(投降)详　巷向　项象

四　教人＝叫人

交娇　郊焦　胶骄　蛟浇　饺缴　狡矫　较侥
搅挢　教叫　敲跷　哮鸮　效啸　校笑

五　恶豹＝恶报

包褒　饱宝　豹报　庖袍　茅毛　貌冒

六　嘲人＝招人

嘲昭　爪沼　罩照　抄超　巢潮　梢烧　哨绍

七　带人＝代人

带代　戴待　奈耐　赖赉

八　行礼＝行李

闭泌　迷弥　米弭　弟地　黎离　礼里　厉利
鸡机　计记　启起　契气　溪希

九　画梅＝画眉

杯悲　倍备　辈被　培邳　配辔　梅眉　媒楣
煤湄　每美　妹谜

注意："雷累类内"等字都是ㄟ韵，不是ㄨㄟ韵。

十　年青＝年轻

跻鸡	即及	疾极	瘠吉	挤已	祭计	济继
接揭	节结	解姐	借介	藉戒	椒交	焦娇
剿矫	醮叫	啾鸠	酒九	就旧	箧坚	尖兼
剪简	箭建	贱件	荐见	僭剑	津斤	尽仅
进近	晋靳	尽劲	浸禁	浆姜	蒋讲	酱绛
匠降(降下)		精经	旌京	晶荆	井警	靖径
静境	聚句	绝决	爵厥	镌捐	俊菌	骏郡
妻欺	齐奇	脐旗	砌契	妾惬	鍪敲	瞧桥
秋邱	囚求	酋球	千牵	签谦	前乾	潜钤
钱虔	浅遣	倩欠	亲钦	螓琴	秦勤	枪腔
墙强	清轻	晴击	请顷	趋驱	趣去	鹊却
悛圈	全权	泉拳	西希	犀熹	膝吸	昔檄
洗喜	细系	夕隙	邪鞋	写蟹	谢械	卸邂
宵枭	小晓	笑孝	啸校	修休	羞麻	秀嗅
先掀	癣显	燹险	线宪	羡现	新欣	心歆
辛馨	信衅	湘乡	襄香	翔降(投降)		想享
鲞响	象向	星兴	姓幸	须虚	糈许	续旭
旋悬	迅训					

注意：北方话拉丁化于这两组字是有分别的，如"青"作 cing，"轻"作 king。实际上，普通话里是不能分别的。

十一　丹心＝担心

丹担　单聃　滩贪　檀谈　炭探　难男　兰蓝
懒览　烂滥　干甘　赶敢　幹淦　刊堪　侃砍
看勘　鼾酣　寒含　韩函　罕喊　旱憾　氈瞻
展斩　战占　绽站　缠谗　山衫　删芟　善擅
然髯　餐参　残蚕　赞暂　安庵　案暗

十二　小殿＝小店

典点　电店　天添　田甜　腆忝　年粘　犖捻
连廉　怜匳　练敛　牵谦　千笺　贤衔　闲咸
显险　限陷　烟淹　焉阉　言严　延盐　偃掩
燕厌　彦艳

十三　千斤＝千金

邻林　巾襟　谨锦　近禁　进浸　亲侵　新心
因音　殷阴　湮喑　银吟　寅淫　贪霪　隐饮
印荫　胤荫

十四　慎重＝甚重

珍针　真斟　臻箴　诊枕　镇鸩　陈沈　身深
哂婶
肾甚　人妊　忍荏　认任

十五　权力＝权利

八巴　拨玻　百摆　笔比　壁臂　必闭　卜补
不布　泼坡　迫破　劈批　僻屁　仆蒲　瀑铺
莫磨(去)麦卖　脉迈　伏俘　福浮　服符　复付
滴低　的帝　督都　笃赌　夺多(多好)　拓他
踢梯　悌涕　纳那(去)匿腻　落(落价)劳(慰劳)
露(露面)漏　立利　历荔　栗丽　六熘　鹿路
律虑　割哥　鸽戈　各个　谷古　骨鼓　梏故
刮瓜　郭锅　瞌科　渴可　客课　哭枯　酷裤
喝呵　合和　核何　吓贺　鹤(语音)豪
郝(语音)好(上)　忽呼　斛狐　滑华　划话　惑祸
霍货　积机　激基　脊几　稷济　甲假　接阶
脚狡　角矫　剧锯　七妻　戚凄　乞启　缉砌
泣气　曲区　雀巧　屈去　曲(歌曲)取　膝西
吸牺　夕细　歇些　协谐　胁鞋　血(语音)写
泄卸　亵懈　削(语音)消　戌虚　恤叙　薛靴
只之　汁知　秩治　栅诈　浙蔗　摘(语音)斋
着(着凉)招　粥周　嘱主　祝注　吃嗤　尺耻
斥翅　拆钗　出初　触处　湿尸　虱诗　失师
十时　石鲥　式士　室视　识试　饰世　杀沙
舌蛇　折(断也)　佘(姓)设射　摄社　涉舍　芍韶
蜀暑　属鼠　术树　束竖　作做　凿坐　促醋
撮错　撒(撒手)　仨(三个也)　肃塑　速素

粟诉　　缩(语音)梭　　索锁　　额饿　　鄂饿
一医　　揖衣　　益(益处)移　　乙以　　亦艺
易(交易)易(容易)邑毅　　抑异　　鸭鸦　　压丫　　叶夜
药(语音)要　　钥(钥匙)耀　　屋乌　　物误　　挖蛙
握卧　　玉御　　域芋　　浴豫　　育喻　　狱遇

注意：这是入声和非入声的分别。普通话没有入声，凡入声字都归并到平上去三声里去了。

十六　荣光＝容光

轰烘　　宏红　　弘洪　　黉鸿　　閎讧　　觥工　　肱公
朋蓬　　盟蒙　　氓檬　　猛懵　　孟梦　　琼穷　　茕蛩
兄凶　　荣融　　永勇　　泳蛹　　咏拥

声调的学习

广州话有九声，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普通话只有四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非把九声归并成为四声不可。归并的办法如下：

1．阳去和阴去合并：

辨＝变　　病＝柄　　泛＝范　　父＝富
跪＝贵　　汗＝汉　　忌＝记　　健＝建
阵＝振　　郑＝政　　寿＝瘦　　树＝庶

2．阴入、中入、阳入归并到平上去声里。见上文。归

并得不很有条理，要靠硬记。

3．关于阳上：(1)属于ㄇ，ㄋ，ㄌ等母及无声母者，仍读上声。例如“马买美卯某满垒老篓榄李乃馁脑赧女扭以雅也咬友掩引痒颖午武我伟晚往羽语”等。(2)其他则读入去声：

抱＝报　　淡＝旦　　断（割断）＝段

厚＝候　　旱＝汉

近＝禁　　舅＝救　　重＝种　　社＝舍　　坐＝做

广州人学普通话的声调，最不容易学得好的就是上声。广州话的上声的调子和普通话上声的调子相似而不相同。因为相似，广州人以为相同了，就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分别了。譬如说“下雨”，广州“雨”字简直是和普通话“雨”字十分相象，是用不着变的；但若说“雨衣”，这“雨”字在普通话里倒反象广州的“余”字，不象广州的“雨”字，许多广州（及其附近各县）的人都因此说错了。有些广州人普通话说得很好，读音也很正确，就只在上声露出马脚来。

普通话上声字共有三种读法：

1．在句尾，或词尾（或近似词尾），读全上。这全上大致等于广州的上声的调子。例如“他很好”的“好”。

2．在两字组合中的上一字，读半上。这半上大致等于广州的阳平的调子。例如“好人”的“好”。

懒人（“懒”读如广州的“兰”）

美人（“美”读如广州的“眉”）

勇士（“勇”读如广州的“庸”）

伟人（“伟”读如广州的“维”）

惨案（“惨”读如广州的“残”）

3．在两个上声字的组合中，上一字变阴平。这阳平等于广州人叫“黄沙”（地名）或“阿黄”里头“黄”字的调子。例如：

小鸟＝学鸟

两广＝梁广

左手＝昨手

厂长＝场长

有些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并不是象刚才所说，把普通话上声一律念象广州的上声，而是刚刚相反，把普通话上声一律念象广州的阳平。因此，“赞美”念象广州的“赞眉”，“英勇”念象广州的“英庸”等等，甚至“好友”念象广州的“侯耀”等等，这样就更加难听了。

在两个上声字的组合中，如果下一字是个轻声字，则上一字一般仍念半上，不变阳平。例如“椅子”不变“移子”，“姐姐”不变“结姐”。

以上所谈的是广州人学普通话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语音方面；至于语法和词汇方面，请参看上篇第二三两章。

第二章　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客家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客家话里有些很特别的音，是普通话里没有的。客家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往往摆脱不了这些特别的音，令人一听就知道是客家人。因此，客家人学普通话，第一步就该避免这些音。

第一步应该避免的音

一　读ㄢ，勿读ㄈㄣ

例　字	应　读	勿　读
干杆赶秆赣	ㄍㄢ	ㄍㄈㄣ
刊看	ㄎㄢ	ㄎㄈㄣ
鼾寒韩邯罕旱汗悍翰汉	ㄏㄢ	ㄏㄈㄣ
安岸按案	ㄢ	ㄈㄣ

二　读ㄤ，勿读ㄈㄤ

例　字	应　读	勿　读
帮榜膀绑蚌棒谤镑磅	ㄅㄤ	ㄅㄈㄤ
旁螃胖	ㄆㄤ	ㄆㄈㄤ
忙芒茫莽蟒	ㄇㄤ	ㄇㄈㄤ
方芳坊房防妨仿纺舫放	ㄈㄤ	ㄈㄈㄤ
当党挡档荡宕	ㄉㄤ	ㄉㄈㄤ
汤唐塘糖堂膛棠倘淌躺傥烫趟	ㄊㄤ	ㄊㄈㄤ
囊	ㄋㄤ	ㄋㄈㄤ
狼郎廊榔螂朗浪	ㄌㄤ	ㄌㄈㄤ
刚冈纲缸肛扛港杠	ㄍㄤ	ㄍㄈㄤ
康糠慷亢抗伉炕	ㄎㄤ	ㄎㄈㄤ
杭航行（银行）	ㄏㄤ	ㄏㄈㄤ
章彰张樟璋长(长幼)掌丈仗帐杖胀涨障幛嶂瘴	ㄓㄤ	ㄓㄈㄤ
昌娼猖长常场肠尝偿厂敞昶唱倡畅鬯	ㄔㄤ	ㄔㄈㄤ
商伤殇觞赏尚上	ㄕㄤ	ㄕㄈㄤ
臧赃葬脏	ㄗㄤ	ㄗㄈㄤ
仓苍伧沧舱藏	ㄘㄤ	ㄘㄈㄤ
桑丧嗓颡	ㄙㄤ	ㄙㄈㄤ
汪王亡往枉网惘旺忘妄望	ㄨㄤ	ㄨㄈㄤ

三　读ㄞ，勿读ㄦㄧ

例　字	应　读	勿　读
代袋贷黛待怠殆	ㄉㄞ	ㄉㄦㄧ
胎台苔抬柏	ㄊㄞ	ㄊㄦㄧ
来莱赉	ㄌㄞ	ㄌㄦㄧ
该垓改盖溉概	ㄍㄞ	ㄍㄦㄧ
开凯恺铠慨	ㄎㄞ	ㄎㄦㄧ
海醢亥害	ㄏㄞ	ㄏㄦㄧ
灾哉栽宰载再在	ㄗㄞ	ㄗㄦㄧ
才材财裁采彩睬菜	ㄘㄞ	ㄘㄦㄧ
赛塞（边塞）腮	ㄙㄞ	ㄙㄦㄧ
哀埃爱碍	ㄞ	ㄦㄧ

广东白话也有ㄦㄅ，ㄦㄤ，ㄦㄧ等音，但广东白话区域的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很容易摆脱了这些音，而客家人往往感到困难，所以值得特别留心，多练习练习。

四　读ㄧㄤ，勿读ㄧㄦㄤ

例　字	应　读	勿　读
良粱凉粮量两谅亮辆	ㄌㄧㄤ	ㄌㄧㄦㄤ
娘	ㄋㄧㄤ	ㄋㄧㄦㄤ
江疆僵姜讲降绛	ㄐㄧㄤ	ㄐㄧㄦㄤ

将浆酱奖桨蒋酱匠	ㄐㄧㄤ	ㄐㄧㄢㄤ
强羌腔	ㄑㄧㄤ	ㄑㄧㄢㄤ
铨跄枪戕墙嫱蔷	ㄑㄧㄤ	ㄑㄧㄢㄤ
香乡饷享向响飨	ㄒㄧㄤ	ㄒㄧㄢㄤ
相厢箱湘襄骧镶相蓍象像橡	ㄒㄧㄤ	ㄒㄧㄢㄤ
央秧殃羊洋阳扬杨养痒仰样恙	ㄧㄤ	ㄧㄢㄤ

以上四种缺点，都因为口的开展度不够。

五　读ㄨㄥ，勿读ㄧㄨㄥ

例　字	应　读	勿　读
龙陇垅	ㄌㄨㄥ（=隆）	ㄌㄧㄨㄥ
从	ㄘㄨㄥ（=丛）	ㄘㄧㄨㄥ
纵	ㄗㄨㄥ（=宗）	ㄗㄧㄨㄥ
弓躬宫巩	ㄍㄨㄥ（=公）	ㄐㄧㄨㄥ（ㄐㄩㄥ）
恐	ㄎㄨㄥ（=孔）	ㄑㄧㄨㄥ（ㄑㄩㄥ）

最常听见的是“从”读ㄘㄧㄨㄥ，“恐”读ㄑㄩㄥ（穷上声），必须矫正。此外，有些客家人没有摆脱入声，说普通话的时候免不了要说ot（如“葛喝”），iok（如“约觉”），iuk（如“六曲局”）等。这更应该矫正了。

其次，普通话能分别，而客家话不能分别的字，应该学会怎样分别。大致说来，有下列的十七点。

第二步应该分别的音

一 “渔夫”和“姨夫”

迂伊　于移　余夷　鱼疑　羽以　禹已　雨矣
御义　裕意　预懿　愈异　域亦
居机　驹基　局戟　矩几　举己　巨忌　具记
据技　惧寄　区欺　趋妻　渠其　衢奇　去气
趣砌　虚希　胥熹　须羲　需熙　许喜　絮细
驴离　吕李　旅里　屡礼　虑利　律栗

练习：出去看粤剧“三气周瑜”。
　　他姓吕，不姓李。
　　奸商居奇渔利。
　　决不放弃正确的根据。

二 “袁”先生和“颜”先生

（客家话本身能分别）

渊烟　冤胭　鸳焉　元言　原严　远演　院宴
愿彦　怨燕
捐肩　蠲坚　卷拣　倦件　眷建　绢见　圈牵
拳虔　权乾　泉钱　全前　犬遣　劝欠　宣先
选燹　眩现

练习：选举全权代表。

钱，从前又叫做泉。

他愿意出去劝捐。

三　"千钧"和"千斤"

（客家话本身能分别）

君斤　军今　均巾　俊进　群勤　裙琴　勋欣

氤姻　云淫　匀寅　允隐　蕴印　韵荫

以上三点，都因为客家话里没有ㄩ母，因此没有ㄐㄩ（据），ㄐㄩㄢ（倦），ㄐㄩㄣ（郡）等。云南、贵州也有这种缺点。广西白话区域的人也容易犯类似的毛病。

客家人把"近"字读ㄐㄧㄨㄣ，其音近ㄐㄩㄣ，所以许多客家人说普通话时把"近"字念成ㄐㄩㄣ，而"郡"字本该念ㄐㄩㄣ的倒反念ㄐㄧㄣ，恰好颠倒了。

练习：劝君莫惜金缕衣。

他今天参军去了。

四　"开步"和"开铺"

有些字，普通话里读ㄅ的，客家读ㄆ；普通话里读ㄉ的，客家读ㄊ；普通话里读ㄍ的，客家读ㄎ；普通话里读ㄐ的，客家读ㄑ（本读ㄍ或ㄎ）；普通话里读ㄓ的，客家读ㄔ；普通话里读ㄗ的，客家读ㄘ（这些大概都是去声字）。这是必须

矫正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ㄅ，ㄉ，ㄍ，ㄐ，ㄓ，或ㄗ，后一字该念ㄆ，ㄊ，ㄎ，ㄑ，ㄔ，或ㄘ：

罢怕	败派	备配	倍佩	被沛	暴泡	办判
谤胖	币屁	别撇	便骗	卞片	病聘	
部铺	代(太)	待(泰)	道套	豆透	但叹	蛋炭
淡探	荡烫	宕趟	地涕	弟替	调跳	掉泉
电填	定听	度兔	夺桑	惰唾	度(测度)	拓
队退	兑蜕	段彖	钝褪	洞痛	动恸	
跪愧	柜愦	共控	忌气	轿窍	俭欠	贱倩
渐堑	兢庆	局麴	巨去	聚趣	倦券	雉翅
治眙	稚炽	站忏	阵趁	朕衬	丈唱	杖畅
仗鬯	郑秤	住处	坠吹(去)		篆串	状创
仲冲(去)	自次	字刺	在菜	赠踏	坐错	罪翠

练习：反动派失败。

他们的部队溃败了。

车站且当作住处。

准备对待重大的事件。

五 “祖孙”和“子孙”

客家话里没有ㄗㄨ，ㄘㄨ，ㄙㄨ；凡普通话里的ㄗㄨ，ㄘㄨ，ㄙㄨ，到了客家话里都变了ㄗ，ㄘ，ㄙ，于是“祖”和“子”就没有分别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ㄗㄨ，ㄘㄨ，或ㄙㄨ，后字念ㄗ，ㄘ，或ㄙ：

租滋　祖子　阻紫　粗疵　徂慈　殂祠　醋次
苏私　酥思　素四　诉祀　愬饲　塑肆

有时候，却是ㄓㄨ，ㄔㄨ，ㄕㄨ和ㄗ，ㄘ，ㄙ相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ㄓㄨ，ㄔㄨ，或ㄕㄨ，后字念ㄗ，ㄘ，或ㄙ：

助次　初雌　锄辞　楚此　数四　疏司　疏斯
蔬思　梳私　雏词

练习：初读楚辞

立祠祀祖是旧社会的一种风俗。

"有其祖必有其父，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是靠不住的。

六　"周"先生和"朱"先生

在好些地方的客家话里，"周"先生和"朱"先生是没有分别的。究竟是哪一些地方，我不能一一指出，只知道兴宁、蕉岭是如此。客家人试读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ㄨ，后字念-ㄨ：

周朱　州猪　肘主　帚煮　咒注　宙住　昼驻
抽(出)　酬除　愁厨　俦储　丑褚　丑处(上)
臭处(去)收输　守鼠　手暑　首黍　受树　瘦恕
兽庶　寿戍　狩墅

练习：踌躇不决，首鼠两端。

诸侯朝周。

受命驻守株州。

七 “平民”和“贫民”

ㄧㄥ和ㄧㄣ不能分别，是江浙人的通病，也是西南官话区域的通病，不能苛求于客家人的。但若能予以分别，毕竟是一件好事。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ㄧㄥ，后字念-ㄧㄣ：

兵宾	并摈	并殡	评贫	萍苹	明民	鸣闽
冥岷	茗敏	灵邻	零麟	蔆麟	令吝	另蔺
京巾	经斤	精津	景谨	敬觐	静尽	净晋
清亲	檠勤	情秦	兴欣	星新	性信	英因
鹰姻	樱茵	盈寅	影隐	映印		

普通话勿，去两母后面有ㄧㄥ无ㄧㄣ，所以没有什么可混的。但客家话本来是有ㄧㄣ无ㄧㄥ，所以仍须矫正过来。

练习：扫除净尽。

电影看上瘾了。

星期美点非常新奇。

八 “程”先生和“陈”先生

“程陈”不分，也是江浙话与西南官话的通病。广东白话分得很清楚（正象“平民”和“贫民”分得清楚一样），而

客家话把它们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ㄣ，后一字该念-ㄥ：

恒痕　征真　徵珍　蒸臻　整诊　拯畛　政振
证赈　程陈　澄尘　秤趁　升申　升身　绳神
省哂　盛慎　胜肾

有少数普通话读ㄣ的字被客家人念作ㄥ，例如"生"念ㄙㄥ"争"念ㄗㄥ，"郑"念ㄓㄥ等。学普通话的时候，应该改念为ㄕㄣ，ㄓㄣ，ㄔㄣ等。

练习：认真整顿。

胜利地完成任务。

真正的审慎订定规程。

九　"陪酒"和"啤酒"

有些客家人，"陪酒"和"啤酒"不分，"背上"和"臂上"不分，于是"配备"变成了"屁屁"！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该念ㄅㄟ，ㄆㄟ，或ㄇㄟ，后字该念ㄅㄧ，ㄆㄧ，或ㄇㄧ：

杯逼　贝秘　倍敝　辈臂　背毙　醅丕　培脾
陪皮　裴黑　配屁　佩譬　梅迷　煤弥　每米
美弭　妹密

练习：拿一杯啤酒奉陪。

"他的妹妹碧梅很美，你不配给她做媒"，这是唯美观点。

十 “洪”先生和“冯”先生

在广东白话和客家话里，ㄈ和ㄏ，ㄅ两母都有混淆的地方，但这两种话的具体情况又颇有不同。例如“快”字，广东白话变了ㄈ ㄞ，而客家仍念ㄅ ㄨ ㄞ；反过来说，例如“红”字，客家话变了ㄈ ㄨ ㄥ（＝冯），而广东白话仍念ㄏ ㄨ ㄥ。有些字在普通话里属于ㄏ母，在广东白话里变了没有声母，而客家话里则变为ㄈ母。例如“回”字，在普通话里是ㄏ ㄨ ㄟ，在广东白话里是ㄨ ㄟ，在客家话里是ㄈ ㄟ（有些地方念ㄈ ㄨ ㄟ）。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该念ㄏ ㄨ-，后字该念ㄈ-：

胡芙　湖扶　狐符　壶凫　户副　沪父　护阜
互妇　华罚　话*○　画*○　或缚　和佛　怀○
淮○　灰非　回肥　毁匪　卉肺　会吠　惠费
慧废　欢番　还烦　桓繁　换饭　患贩　魂○
红冯　洪逢　宏坟

和广州人一样，还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呼夫　忽拂　虎府　花发　化法（去）　货缚
辉非　婚分　慌方　恍访

注意：“话画”二字，有些客家人不念ㄈ ㄚ而念ㄨ ㄚ，但他们学普通话时仍误念为ㄈ ㄚ，仍该矫正。

练习：惠而不费。
保护国家的财富。

征收会费。
匪徒毁坏仓库。
发挥服务精神。
将军佩虎符。
并非灰心，还有宏愿。

十一　“光强”和“刚强”

有些地方的客家话里（如兴宁），“光强”和“刚强”是没有分别的（广东白话区域也有这种情形），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该念ㄍㄨㄤ或ㄎㄨㄤ，后字该念ㄍㄤ或ㄎㄤ：

光刚　广港　逛杠　匡康　筐糠　狂扛(背负)
况抗　旷炕　邝伉

练习：广州近香港。
抗日战争旷日持久。

十二　“大窗”和“大葱”
（“大江”和“大纲”）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ㄔㄨㄤ，ㄕㄨㄤ或ㄐㄧㄤ，后一字该念ㄊㄨㄥ，ㄙㄨㄥ或ㄍㄨㄥ：

窗囱（烟囱）　聰聪　双嵩

江纲　讲港　降杠

"窗双"读与"聪嵩"同韵，这是和古音的条理相合的，而且是很特别的情形（别的方言似乎都不是这样）。

练习：床前明月光，窗下遍凝霜。

他从前在香港讲学。

十三　"垂怜"和"谁怜"

关于这一条，请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三）。只有下面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1．客家"臣"已与"陈"同音，"承乘承"已与"程"同音；至于广州，它们是不同音的。

2．客家"产"字念"山"上声，不与"铲"同音（至少有些地方如此）；普通话和广州话里"产""铲"是同音的。

练习：常常吃大肠。

爱护人民的财产。

有困难不必发愁。

十四　"大象"和"大匠"

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ㄒ-，ㄙ-，或ㄕ-，后字念ㄐ-，ㄑ-，ㄗ-，ㄘ-，或ㄔ-：

祥墙　详戕　袖就　像匠　旋全　谢藉

似字　寺自　颂粽　松从

始齿　矢耻　豕侈

这些字，不一定所有的客家人都不能分别，但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如此。关于这一条，请参看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十四)。只有下面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1．客家“深”字与“琛”同音，都读为chim，普通话里则有ㄕㄣ和ㄔㄣ的分别。客家“鼠暑”与“处”(上声)同音，普通话里则有ㄕㄨ和ㄔㄨ的分别。

2．广州“赛”字读如“菜”，“剩”字读如“郑”，照普通话的系统说来是错了，照字典也是错了。客家话不错。

练习：他姓徐，不姓齐。

我不为观音寺题字。

从前厨房书房处处有老鼠。

这一篇序文寓意深长。

十五　“真人”和“今人”

“真人”和“今人”，在客家话里并不相混，但是客家人说起普通话来，有时候就混了。那是“真”混于“今”，两字都念ㄐㄧㄣ音。其实“真”字在普通话里是念ㄓㄣ不念ㄐㄧㄣ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ㄓㄣ，ㄔㄣ，ㄕㄣ或ㄖㄣ，后字念ㄐㄧㄣ，ㄑㄧㄣ，ㄒㄧㄣ或ㄧㄣ：

珍金　贞筋　枕锦　震禁　沈琴　陈芹　申欣

身昕　慎衅　人寅　忍引　任饮

练习：锦衾绣枕。

真正谨慎。

十六 “大声”和“大星”

有些字，在普通话属ㄧㄥ韵，在客家话里则读入ㄣ韵。其普遍存在于客家话中者，例如“宁”（ㄋㄣ），“螟”（ㄇㄣ），“凝”（ㄖㄣ），“冰”（ㄅㄣ）等。又有存在于部分的客家区域者，如“星”（ㄙㄣ），“听”（ㄊㄣ），“厅”（ㄊㄣ），“丁”（ㄉㄣ），等。应该注意下列的两组字：前字念-ㄥ，后字念-ㄧㄥ：

声星　盟铭　崩冰　能宁　登丁

十七 “抢他”和“请他”

上面说过，普通话-ㄧㄤ韵的字被客家念成-ㄧㄢㄤ韵去了。现在要说的是，有些普通话-ㄧㄥ韵的字却被客家人念成-ㄧㄤ韵了。应注意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ㄤ，后一字该念-ㄧㄥ：

想醒　抢请　讲颈　○迎　○名　两领　○病

枪青　腔轻　○命

这两组字，在客家话本身是不混的（ㄙㄧㄢㄤ，ㄙㄧㄤ），但若说起普通话来，就可能混了，至少是很可能把“请”字念象普通话的“抢”，“醒”字念象普通话的“想”了。

除了以上十七点之外，客家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避免闭口韵和入声。所谓闭口韵，例如“心”=sim，“蓝”=lam 等，这些收-m 的字必须改为收-n，如“心”=xin（ㄒㄧㄣ），“蓝”=lan（ㄌㄢ）。所谓入声，例如“各”=gok，“入”=gnip，“七”=cit，这些收-k，-p，-t 的字必须取消了尾巴，变为ㄍㄜ（各），ㄖㄧ（入），ㄑㄧ（七）等。

声调的学习

声调方面：客家话的阴平略等于普通话的阳平，客家话的阳平略等于普通话的上声，客家话的上声等于普通话的半上。只有去声，客家话和普通话是大致相似的。因此：

普通话的“妈”，听起来很象客家话的“马”（它是一个平调）；

普通话的“麻”，听起来很象客家话的“妈”；

普通话的“马”（在“骑马”里），听起来很象客家话的“麻”；

普通话的“骂”，是把客家的“骂”稍加变化而成（它是一个降调）；

普通话的“马”，在两字组合中的上一字时（如“马车”）它却是和客家话的“假”“把”等字的声调完全一样的（这里不说和客家话“马”字完全一样，因为客家话“马”字是一个高调，和一般上声字的声调不同）。

第三章　潮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现在我们讨论潮州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大致说来，一般潮州人学普通话的时候，有下列的十三个缺点。

一　“上船”和“上床”

潮州人的马容易读成尤。当他们学普通话的时候，“上船”和“上床”就不容易分别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马，后一字该念-尤：

班帮	瞒忙	板榜	半棒	办蚌	潘滂	盘旁
判胖	蛮盲	满莽	翻方	凡房	繁防	蕃妨
反访	饭放	单当	胆党	蛋荡	摊汤	谈唐
潭塘	坛堂	坦倘	叹趟	炭烫	南囊	赧曩
兰郎	蓝狼	岚廊	烂浪	懒朗	肝钢	干纲
柑缸	赶港	干杠	刊康	侃慷	看抗	勘炕
寒杭	含航	函行（银行）		毡张	占章	旃彰
展长（长幼）		斩掌	战涨	佔帐	站丈	栈杖

搀昌	蝉长	缠场	谗常	产厂	忏唱	山商
衫觞	删伤	闪赏	扇尚	善上	然穰	染壤
簪脏	赞葬	餐仓	参苍	残藏	伞嗓	三桑
散丧(丧失)		宫光	管广	惯逛	宽匡	欢荒
环黄	桓皇	缓谎	专庄	撰壮	赚状	川窗
穿疮	船床	串创				

湖南和安徽一部分人也不能分别马和尤。在不能分别这一点上，潮州话和湖南、安徽话有相似的地方。但湖南、安徽是有马没有尤；潮州是有尤没有马。

练习：放胆担当大事。

工厂增加生产。

半磅白糖，三丈帆布，一张毯子。

香港人士来广州观光。

是善策也就是上策。

是天坛，不是天堂。

他姓谭，不姓唐。

二　"老年"和"老娘"

"老年"和"老娘"的相混，其理由和上面（一）的理由是一样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ㄅ马，后一字该念-ㄅ尤：

烟央	延杨	言羊	演养	宴样	彦恙	年娘
念酿	奸江	间姜	扇僵	兼疆	煎将	减讲

剪蒋　件绛　践将(将帅)　贱匠　牵腔　千枪
黔戕　钱强　遣强(勉强)　险饷　鲜(少也)　想
现项　县巷　线相(照相)　限象　莲梁
廉量(测量)　怜凉　联粮　脸两　练谅　恋亮

以下诸字，虽不至于和另一类字相混，也应该留心读入ㄧㄢ韵，不宜读入ㄧㄤ韵：

"边编鞭蝙扁匾贬弁卞忭汴 遍辨辩 辫便变"：读ㄅㄧㄢ，勿读ㄅㄧㄤ；

"偏篇翩胼片骗"：读ㄆㄧㄢ，勿读ㄆㄧㄤ；

"眠棉绵免勉冕娩 愐缅沔眄面"：读ㄇㄧㄢ，勿读ㄇㄧㄤ；

"颠癫巅滇傎典点电殿奠垫店惦甸钿靛坫淀"：读ㄉㄧㄢ，勿读ㄉㄧㄤ；

"天添田畋甜恬填忝舔腆腼殄"：读ㄊㄧㄢ，勿读ㄊㄧㄤ。

练习：她就是那个青年的亲娘。
脸上有两个黑痣。
简易的讲义减少将来的麻烦。
先想一想现在危险不危险。

三　"方糖"和"荒唐"

"方糖"和"荒唐"，广州话和客家话也都不能分别。但广州话和客家话是"荒"误读为"方"(有ㄈㄤ无ㄏㄨㄤ)，

潮州话恰恰相反，却是“方”误读为“荒”（有ㄏㄨㄤ无ㄈㄤ），因为潮州话里是没有ㄈ音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ㄈ-，后一字该念ㄏㄨ-：

非灰　飞挥　妃徽　扉麾　肥回　淝洄　匪毁
斐悔　费汇　肺慧　废会　吠惠　发花　乏华
罚划　佛活　夫呼　肤忽　扶胡　浮狐　凫乎
服壶　斧虎　辅浒　父户　赴瓠　富护　副互
翻欢　帆还　烦桓　繁环　樊鬟　矾萑　反缓
饭换　贩豢　梵宦　犯幻　范患　範唤　泛涣
分昏　纷荤　氛婚　焚魂　汾浑　坟馄
粉混（混乱）　愤混（胡混）　粪溷　奋诨　方荒
芳慌　房皇　防黄　妨遑　仿恍　放焕　峰哄
风欢　丰驩　冯红　逢洪　缝鸿　奉混　凤閧

练习：轻帆一日还。
　　黄昏时分结婚。
　　没有离婚，但他们已经分居了。
　　馄饨粉面。

以上三点，是最足以显示潮州话的特征的地方。如果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不能避免这三点，人家一听就知道是潮州人。

四　“院子”和“样子”

“样子”，“燕子”，在潮州话本身，是和“院子”有分别

的。但当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往往把三者都混在一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ㄩㄢ，后一字该念-ㄧㄢ或-ㄧㄠ：

-ㄩㄢ，-ㄧㄢ：捐坚　涓肩　蠲兼　卷拣　卷建　倦件

绢见　权乾　犬遣　劝欠　悬衔　袁言　愿彦　渊烟

-ㄩㄢ，-ㄧㄠ：娟姜　眷绛　圈腔　拳强　宣相　玄降

选想　鸳鸯　元阳　远养　院样　怨漾

假使把"鸳鸯"说象"鸯鸯"，就太难听了！有些人又犯另一种偏差，就是把"渊"和"湾"混了，于是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又分别不开下列的两组字。其实前一字该念-ㄩㄢ，后一字该念-ㄨㄢ：

泉船　全传　圈川　铨椽　宣酸　渲算　渊湾

元顽　圆完　怨腕

练习：帝国主义者才相信"有强权，无公理"。

宣传的力量很大。

全船的人都劝他。

你看见我的卷子没有？

五　"六军"和"六经"

"六军"和"六经"相混，其理由正象"院子"和"样子"相混的理由。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ㄩㄣ，后一字该念-ㄧㄣ或-ㄧㄥ：

-ㄩㄣ，-ㄧㄣ：云寅　匀吟　允引　运印

-ㄩㄣ，-ㄧㄥ：均京　君惊　军荆　骏净　群鲸
裙擎　薰兴　旬形　循型　训幸　迅杏　殉性

练习：经君允许。
军运迅速。
循序前进。
群众的功勋。

六　"有趣"和"有醋"

"有趣"和"有醋"，在潮州话本身是不混的。但因潮州话没有ㄩ母，当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趣"字念得不准确，就和"醋"字相混了（海南人学普通话也有类似的情形，见下文）。应该注意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ㄩ，后一字该念-ㄨ：

拘姑　驱枯　具故　须苏　需酥　趣醋　序数

下列各字也应该注意：

"俱"，读ㄐㄩ，不读ㄍㄨ；

"聚"，读ㄐㄩˋ，不读ㄗㄨˋ；

"取""娶"，读ㄑㄩˇ，不读ㄘㄨˇ；

"续"，读ㄒㄩˋ，不读ㄙㄨˋ。

此外，还应该象广州人一样，注意下列各字的读音：

"初""楚"读ㄔㄨ，不读ㄘㄛ；

"疏梳"读ㄕㄨ，不读ㄙㄛ；

"助"读ㄓㄨ，不读ㄗㄛ。

练习：现在需要苏先生帮忙。

继续催促他从速依照程序进行。

七 “出去”和“出气”

有些字在普通话里念ㄩ韵的，在潮州话里念ㄨ韵，象上面（六）的例子就是。此外，另有些字，在普通话里念ㄩ韵，在潮州话里不一定念ㄨ韵，但当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却往往变了ㄧ韵了。因此，“出去”就和“出气”相混了(北京话里；“出去”有时候也念象“出气”，不过，若重念时，二者是有分别的)。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ㄩ，后一字该念-ㄧ：

余夷　于伊　居机　去器　巨忌　吕李　女你

潮州某一些区域于这两类字是有分别的。这只是就大多数的情形来说。

练习：奸商居奇渔利。

你的女儿到吕家去了。

人民的巨大的利益。

八 “头顶”和“头等”

普通话念ㄥ韵的字，有一部分被潮州人念入了ㄧㄥ韵去了。这样，当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就往往把该念ㄥ韵的字念了ㄧㄥ韵，而和真正该念ㄧㄥ韵的字相混了。应该分别

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ㄥ，后一字该念-ㄥ：

凭朋　屏彭　明盟　名氓　命孟　丁登　顶等
定邓　订凳　庭滕　停腾　宁能　灵楞　领冷
另楞　兢耕　景梗　敬更　兴亨　形恒　精增
睛憎　晶曾(姓曾)　晴曾(曾经)

这两类字，广州和客家也都有混淆的情形。例如广州"行"与"恒"混，客家"丁"与"登"混，"宁"与"能"混，等。但都不象潮州混得这样厉害；而且客家是混入ㄣ韵，不是混入ㄧㄥ韵，也和潮州不同。有些潮州人说普通话，把"今天很冷"说成"今天很领"，听起来怪难听的。有些人矫枉过正，读"形"为ㄏㄥ，读"停"为ㄊㄥ，也不对。

练习：兴宁的情形很好。
精神增加了十倍。
曾经另订章程施行。

九　"自重"和"自动"

"重"和"动"，在潮州话里是混的；但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多数能分别清楚。现在不怕麻烦地说一说，因为怕有人仍旧把它们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ㄓ-或ㄔ-，后一字该念ㄉ-或ㄊ-：

ㄓ-，ㄉ-：智帝　雉地　治第　追堆　坠队　篆段
征丁　展典　重动　兆调(格调)

ㄔ-，ㄊ-：持提　谄忝　传团　逞挺　惩亭　超挑

却没有分别了。广州话和客家话里，这两个字的声音有分别，只不象普通话的分别方式。至于潮州话里，就象西南官话一样，完全没有分别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ㄝ，后一字该念-ㄞ：

谐孩　解改　界盖　届概　戒丐　懈害　械亥

练习：解放中国，改善人民生活。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

十二　"不守"和"不朽"

"不守"和"不朽"，在潮州话里是有分别的；但是，在潮州人所说的普通话里，就往往变为没有分别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ㄡ，后一字该念-ㄧㄡ：

周鸠　帚久　肘九　胄舅　兜救　昼究　宙臼

抽丘　酬毬　愁逑　筹裘　收休　守朽　授嗅

注意："仇"字，在"姓仇"里读如"求"，在"仇敌"里读如"绸"。

练习：雎鸠在洲，淑女好逑。

舅父筹款救济周家。

教授研究受到了报酬。

十三　"人身"和"人生"

"身"和"生"（学生），在潮州话里往往相混；至于"新"

和“星”，“痕”和“恒”之类，在潮州话本身虽不相混，但说起普通话来也很有相混的可能。因此，应该注意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ㄣ，后一字该念-ㄥ：

身生　痕恒　真征　振政　尘澄　申声　神绳
慎盛　肾剩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ㄣ，后一字该念-ㄥ：

新生　秦层　晋赠　信胜　邻楞　进正　尽整

又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ㄣ，后一字该念-ㄧㄥ：

宾兵　贫平　民名　敏茗　邻灵　斤京　尽净
新星　亲清　欣兴　因英

练习：一个新来的陌生的人。
胜利带给人民新生命。
谨慎处理省政。
有人以为《红楼梦》里的秦钟就是“情钟”。

声调的学习

末了，说到声调方面。潮州人对于普通话声调的学习，似乎并没有很多的困难。只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潮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有些入声字很象去声字。本来，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已经变了去声，潮州人把它们念象去声，岂不是“得其所哉”吗？但是，可惜另有些入声字在普通话里

并非变为去声的，那就应该特别注意了。

潮州人把入声字念象去声，相象并不就是相同。在潮州人心目中，这些入声字仍旧念入声，并没有和去声相混；但在北方人的听觉上，就觉得它们相混了。例如潮州人说普通话“十个人”，听起来很象说“四个人”；说“十四个人”很象“四四个人”。虽然“十”字说得比“四”字短促些，但这一种短促性是别处人所觉察不到的。

应该注意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甲）前字阴平，后字去声：

积渍（ㄐㄧ，ㄗˋ）　戚次（ㄑㄧ，ㄘˋ）　漆刺（ㄑㄧ，ㄘˋ）

膝泗（ㄒㄧ，ㄙˋ）

（乙）前字阳平，后字去声：

即自（ㄐㄧ，ㄗˋ）　媳肆（ㄒㄧ，ㄙˋ）　习寺（ㄒㄧ，ㄙˋ）

袭似（ㄒㄧ，ㄙˋ）　席俟（ㄒㄧ，ㄙˋ）　辑字（ㄐㄧ，ㄗˋ）

十四（ㄕˊ，ㄙˋ）　则字（ㄗㄜ，ㄗˋ）　责恣（ㄗㄜ，ㄗˋ）

贼自（ㄗㄟ，ㄗˋ）

由上面这些例字看来，不但声调方面应该注意，连韵母方面也应该注意，因为潮州人说普通话时，往往把“积即则辑贼责”等字念象ㄗˋ，“戚漆”等字念象ㄘˋ，“膝息十”等字念象ㄙˋ，“习袭席”等字念象ㄙˋ或ㄘˋ，撇开声调来说也是不对的。

第四章　海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海南话和潮州话同一个系统，本来不必独立一章来讨论；但因为海南人学普通话时，有些很显明的特征，一听就知道是海南人，所以值得分开来谈一谈。这里只谈一个大概，海南人看的时候请参照潮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一　"臭肉"和"瘦肉"

海南人学普通话的最大缺点就是ㄔ，ㄕ不分，ㄘ，ㄙ不分，ㄑ，ㄒ不分。事实上，海南人只有ㄕ，ㄙ，ㄒ（严格说来只有一个ㄒ），没有ㄔ，ㄘ，ㄑ。因此，"臭肉"说成"瘦肉"，"抽税"说成"收税"，"亲戚"说成"新识"，"清楚"说成"声所"，"纯粹"象"绳碎"，"趁船"象"甚酸"（阳平）。这是海南人学普通话的第一关。这一关打不破，普通话永远学不好。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ㄔ，ㄘ，或ㄑ，后一字该念ㄕ，ㄙ，或ㄒ：

蚩施	吃虱	池时	迟十	匙石	持食	侈矢
耻使	齿始	尺屎	翅是	啻弑	炽试	斥式

敕拭　叱室　饬饰　赤适

叉沙　差纱　插杀　茶啥　车赊　扯舍　彻设

撤摄　掣沙　钗筛　蚕晒　抄梢　超烧

朝(朝代)韶　巢芍(语音)　炒少　抽收

稠熟(语音)　丑守　丑首　臭兽　搀山　铲陕

谄闪　忏扇　嗔申　琛深　陈神　趁肾　昌伤

猖商　厂赏　昶晌　唱尚　畅上　称升　撑声

成绳　程渑　逞省　初舒　出疏　厨叔　除赎

楚暑　杵黍　处庶　触恕　戳说　绰朔　揣甩

川拴　穿闩　钏涮　蠢盾　窗双　疮霜　闯爽

充嵩　吹虽

雌思　辞时　慈鲥　此死　次嗣　刺四　擦撒

侧塞　册瑟　策色　猜腮　菜赛　蔡塞(边塞)

操骚　草嫂　凑嗽　参三　惨伞　粲散　仓桑

粗苏　醋素　磋梭　徂缓　催尿　粹碎　萃遂

汆酸　窜算　篡蒜　村孙　寸逊　葱松　聪松

妻西　栖犀　七悉　戚析　齐惜　砌细　且写

妾燮　切泄　窃屑　悄小　俏肖　秋修　千仙

签先　迁鲜　浅跣　侵心　枪湘　墙祥　抢想

青星　清腥　请醒　趋需　取酳　趣絮　泉旋

全璿

练习：沧桑之感是温情主义。

秋收冬藏，五谷满仓。

获益殊非浅鲜。

从书橱里取书出来。

二 “吃亏”和“吃灰”

海南人学普通话，有时候把ㄎ母混入ㄏ母；如果有一个介母ㄨ或韵母ㄨ，相混的情形更为常见。因此，“吃亏”变了“吃灰”。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窥灰	亏挥	盔徽	悝麾	葵回	遠洄	奎徊
夔回	魁茴	跬毁	愧诲	餽会	簧汇	寬欢
昆婚	坤荤	堃阔	困混	匡荒	狂黄	况晃
空烘	孔哄	空(闲也)閧		夸花	跨化	阔获
扩霍	快坏	枯呼	哭忽	苦虎	库户	开嘻
凯海	慨害	考好	靠号	口吼	叩后	寇后
堪酣	刊鼾	砍喊	看汉	勘憾	肯很	坑亨
铿哼						

下面这些字组的前一字，有些海南人误读ㄒ母，另有些海南人误读ㄏ母，总之是和后一字的声音相混了。应该把它们分别开来：

欺希	起喜	气系	恰吓	茄谐	敲鸮	
侨学(效也)		巧晓	窍效	丘休	谦掀	钳咸
遣显	欠陷	钦欣	腔香	强降	强(勉也)	享
轻兴	擎形	磬幸	区墟	去酗	缺靴	瘸学
拳玄	权悬	劝衒	穷雄			

练习：自知愧悔。

国庆日是狂欢的日子，快来开会。

困难乃是一种考验。

三　“不配”和“不废”

有一种情形是海南话和潮州话完全相反的：潮州人没有ㄈ音，海南人的ㄈ音却嫌太多了。差不多每一个普通话念ㄆ母的字，在海南人口里都有变为ㄈ音的可能。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醅飞	培肥	裴淝	配肺	佩吠	沛废	剖否
潘翻	攀番	盘凡	蟠烦	磐繁	判贩	判饭
畔犯	盼泛	盆焚	旁房	庞妨	胖放	婆佛
烹风	朋冯	彭逢	爬罚	耙伐	碰奉	

练习：战犯应受审判。

番禺应该念成“潘愚”，不该念成“翻愚”。

客房旁边是饭厅。

你的朋友姓潘，我的朋友姓庞。

四　“桃子”和“毫子”

海南人学普通话，学得不好的时候，会把ㄊ母混入ㄏ母。这样，就和台山人一样了。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

他哈	塔哈(哈吧狗)	特赫	胎咍	台孩	太亥
泰害	态骇	韬蒿	逃豪	桃濠	陶毫	讨好

套耗　偷鹄　头猴　投喉　透后　滩鼎　贪酣
谈含　坛寒　坦罕　毯喊　叹汉　炭汗　探撼
汤夯　唐杭　堂行(银行)　膳桁　腾恒　疼衡
途壶　土虎

有些字，虽不至于与别的字相混（指在普通话里），也应该避免念成ㄏ母：

"梯提啼荑体涕剃替屉惕"，读去ㄧ，勿读ㄏㄧ；

"帖贴怙铁"，读去ㄧㄝ，勿读ㄏㄧㄝ；

"挑桃条跳眺粜"，读去ㄧㄠ，勿读ㄏㄧㄠ；

"天添田畋甜恬填忝舔腆靦殄"，读去ㄧㄢ，勿读ㄏㄧㄢ；

"听厅汀廷庭霆亭停婷挺艇"，读去ㄧㄥ，勿读ㄏㄧㄥ。

练习：讨好淘老。

北京有个韩家潭。

谭先生拜访韩先生。

杭州附近有钱塘江。

喉头有声带。

五　"需钱"和"输钱"

海南人和潮州人一样地没有ㄅ母，海南人学普通话的时候，遇着ㄅ母，所犯的毛病也和潮州人差不多。现在我只举出一种例子来说。应该分别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ㄅ，后一字该念-ㄨ：

聚柱　须书　须舒　胥梳　需殊　徐塾　糟暑

戍枢　序树　叙壁　壻竖　絮恕　绪数　续术
邮嚅　恤戍　洫庶

练习：今年暑假必须买书。
他替他叔叔的书做序。
他的女壻近来情绪很不好。

六　"新来"和"先来"

有些海南人把ㄧㄣ韵和ㄧㄢ韵混了。他们的发音是一个折衷办法，把ㄧㄣ和ㄧㄢ合并为一个ㄝㄣ。最明显的例如"民"字，听起来真象一个"眠"字。应该注意下列的两组字：前一字该念-ㄧㄢ，后一字该念-ㄧㄣ：

边宾　辨殡　篇拼　棉民　免敏　连邻　脸廪
练赁　年您　兼斤　减锦　件近　笺津　简谨
贱尽　千亲　谦钦　前秦　钳琴　浅寝　仙心
线信　烟因　颜银　延寅　盐淫　演隐　掩饮
燕印

上文说过，海南话和潮州话是同一系统的；因此，海南人学普通话的时候，可以参照潮州人学普通话，这里不再多说了。

结　论

——语音的基础

语言有三大要素，即(一)语音，(二)语法，(三)词汇。但是，在全书中，我们为什么对于语音说得特别详细，对于语法和词汇说得特别简略呢？这因为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语法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词汇上的差别虽大，但在类推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就把大部分的篇幅用于叙述语音方面了。

这里，在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谈一谈“语音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学习普通话的总钥匙。

每一种语言里，语音都是很有系统的。例如广州话的韵尾有-m，-n，-ng，在入声的韵尾也就有-p，-t，-k和它们相配。客家话没有-ing，同时也就没有-ik。这些道理说来话长，而且在这本书里面也没有详说这些道理的必要。

不过，有一种语音基础是很能帮助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这就是“韵头”的问题。什么叫做“韵头”呢？原来普通每一个字都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例如：

米ㄇㄧ＝声母ㄇ＋韵母ㄧ；

够ㄍㄡ＝声母ㄍ＋韵母ㄡ；

汉ㄏㄢ＝声母ㄏ＋韵母ㄢ；

良ㄌㄧㄤ＝声母ㄌ＋韵母ㄧㄤ；

专ㄓㄨㄢ＝声母ㄓ＋韵母ㄨㄢ；

宣ㄒㄩㄢ＝声母ㄒ＋韵母ㄩㄢ；

在韵母之中，我们又分出韵头、韵腹和韵尾来。每一个字至少必须具备韵腹。例如“米”字的韵腹是ㄧ，“够”字的韵腹是o(ㄛ)，“汉”“良”“专”“宣”四个字的韵腹都是ㄚ。韵腹后面是韵尾。“米”字没有韵尾，“够”字的韵尾是ㄡ，“良”字的韵尾是ㄤ，“汉”“专”“宣”三个字的韵尾都是ㄢ。韵腹前面是韵头。“米”“够”“汉”三个字都没有韵头，“良”字的韵头是ㄧ，“专”字的韵头是ㄨ，“宣”字的韵头是ㄩ。只有ㄧ，ㄨ，ㄩ这三个元音有做韵头的资格（它们做韵头的时候，被称为“半元音”）。

说明了这个之后，现在要说到本题了。归纳起来说：普通话里的韵头非常丰富，广东话里的韵头非常缺乏（严格地说，广州及其他白话区域根本没有韵头。这话不容易说明，所以姑且从宽说是缺乏）。

例字	普通话	广州话
锅，果，过	guo(ㄍㄨㄛ)	guo(ㄍㄨㄛ)
光，广	guang(ㄍㄨㄤ)	guong(ㄍㄨㄛㄤ)
边，扁，变	bian(ㄅㄧㄢ)	bin(ㄅㄧㄣ)
棉，免，面	mian(ㄇㄧㄢ)	min(ㄇㄧㄣ)

天，田	tian(ㄊㄧㄢ)	tin(ㄊㄧㄣ)
连，炼	lian(ㄌㄧㄢ)	lin(ㄌㄧㄣ)
先，线	xian(ㄒㄧㄢ)	sin(ㄒㄧㄣ)
兼，检	gian(ㄐㄧㄢ)	ghim(ㄍㄧㄇ)
良，两，亮	liang(ㄌㄧㄤ)	lœng(ㄌㄜㄤ)
捐，捲，眷	gyan(ㄐㄩㄢ)	ghyn(ㄍㄩㄣ)
宣，选	xyan(ㄒㄩㄢ)	syn(ㄒㄩㄣ)
些，写，泻	xie(ㄒㄧㄝ)	sê(ㄒㄝ)
绝	gye(ㄐㄩㄝ)	zyt(ㄐㄩㄊ)

乍看起来，关于“锅果过光广”等字，似乎广东话和普通话都是有韵头ㄨ的。但是，北方人念起来万无一失，广州人却有时候掉了那个韵头ㄨ，以致“广州”念成“港州”，“光明”念成“纲明”，“过去”念成“个去”。客家人也有同样的毛病。广州人说普通话，对于“边”“棉”“天”等字，韵头并不十分明显，例如只能说成 bên，mên，tên（=英文 men，ten）等，“良”字也往往只念成了 iêng。对于“捐”“宣”“写”“绝”等字的韵头ㄩ，广州人也念得不够明确。至于客家人和潮州人，尤其应该注意这种韵头ㄩ，因为这是和他们的语言习惯最不适合的。

三种韵头当中，最应该注意的是韵头ㄨ。其中比较容易学的是 gua（瓜），guai（怪），gui(贵)（其实是 guei），guan（关），gun（棍）（其实是 guen），和 kua（夸），kuai（快），kui（亏）（其实是 kuei），kuan（宽），kun（困）（其实是 kuen）等音。至于 xua（花），xuai（坏），xui（会）（其实

是xuei)，xuan（欢），xun（混）（其实是xuen），对于广州人和客家人，已经是很难的了（见上文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和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还有更为一般人所忽略了的，就是d，t，n，l，zh，ch，sh，rh，z，c和s后面的韵头u。对于这些字，广州人和客家人往往读成没有韵头。试看下面的表：

例　字	应　读	误　读
端，短，断段	duan(ㄉㄨㄢ)	dan(ㄉㄢ)
团	tuan(ㄊㄨㄢ)	tan(ㄊㄢ)
暖	nuan(ㄋㄨㄢ)	nan(ㄋㄢ)
鸾峦銮，卵，乱	luan(ㄌㄨㄢ)	lan(ㄌㄢ)
专砖，转，传(水浒传)赚撰篆	zhuan(ㄓㄨㄢ)	zhan,zhon(ㄓㄢ，ㄓㄛㄣ)
川穿，传，喘，串	chuan(ㄔㄨㄢ)	chan,chon(ㄔㄢ，ㄔㄛㄣ)
拴闩，涮	shuan(ㄕㄨㄢ)	shan,shon(ㄕㄢ，ㄕㄛㄣ)
软阮	rhuan(ㄖㄨㄢ)	rhan,rhon(ㄖㄢ，ㄖㄛㄣ)
钻，缵纂	zuan(ㄗㄨㄢ)	zan,zon（ㄗㄢ，ㄗㄛㄣ）
氽，窜篡爨	cuan(ㄘㄨㄢ)	can,con（ㄘㄢ，ㄘㄛㄣ）
酸痠，算蒜	suan(ㄙㄨㄢ)	san,son(ㄙㄢ，

		ㄙㄜㄅ)
抓	zhua(ㄓㄨㄚ)	zha(ㄓㄚ)
刷，耍	shua(ㄕㄨㄚ)	sha(ㄕㄚ)
拽	zhuai(ㄓㄨㄞ)	zhai(ㄓㄞ)
揣踹	chuai(ㄔㄨㄞ)	chai(ㄔㄞ)
衰摔，甩，帅率蟀	shuai(ㄕㄨㄞ)	shai,shoi(ㄕㄞ，ㄕㄜㄧ)
装庄妆椿，壮状	zhuang(ㄓㄨㄤ)	zhong(ㄓㄜㄤ)
窗疮，床，闯，创	chuang(ㄔㄨㄤ)	chong(ㄔㄜㄤ)
双霜，爽	shuang(ㄕㄨㄤ)	shong(ㄕㄜㄤ)
说	shuo(ㄕㄨㄛ)	sho(ㄕㄜ)

上面这一类字，十个广州人或十个客家人当中（潮州人对于这个是占便宜的），恐怕有九个是念得不正确的。误读的方式也不一定象上面所举的情形。例如"团"字，广州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又往往把它念成 tœn 音（和他们的"津""春"等字同韵）。最应该注意的是"庄""双""窗""说"等字；它们的韵头ㄨ是广州人和客家人所意料不到的。

一般北方话里，韵头ㄨ已经够丰富的了，然而北京话里的韵头ㄨ比一般北方话里的韵头ㄨ却还要更丰富些。试看下面就是北京话和一般北方话的对比（一般北方话系根据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拼音）：

例　字	北京话	一般北方话
波钵剥拨，博勃，跛，播	buo(ㄅㄨㄛ)	bo（ㄅㄜ）
坡泼，婆，颇，破魄迫	puo(ㄆㄨㄛ)	po（ㄆㄜ）

摸，模谟魔，末墨莫	muo(ㄇㄨㄛ)	mo (ㄇㄛ)
佛	fuo(ㄈㄨㄛ)	fo (ㄈㄛ)
多，夺铎，朵躲，舵惰堕	duo(ㄉㄨㄛ)	do (ㄉㄛ)
拖托脱，鸵驼，妥，唾柝箨	tuo(ㄊㄨㄛ)	to (ㄊㄛ)
挪娜，懦诺	nuo(ㄋㄨㄛ)	no (ㄋㄛ)
罗骡螺，裸，洛乐	luo(ㄌㄨㄛ)	lo (ㄌㄛ)
桌捉，着酌卓濯浊	zhuo(ㄓㄨㄛ)	zho(ㄓㄛ)
戳，绰辍	chuo(ㄔㄨㄛ)	cho(ㄔㄛ)
朔硕铄	shuo(ㄕㄨㄛ)	sho(ㄕㄛ)
若弱	rhuo(ㄖㄛ)	rho(ㄖㄛ)
昨，左佐，坐做作凿	zuo (ㄗㄨㄛ)	zo (ㄗㄛ)

北京话里，根本没有单纯的o韵（见上篇）。注音字母把“波坡模佛”注为ㄅㄛ，ㄆㄛ，ㄇㄛ，ㄈㄛ，是简单化了的。一切南方话的o韵，差不多在北京都是-uo。

由上面的事实看来，广州话和北京话代表着两个极端；一个是韵头最缺乏的（或可说根本没有），一个是韵头最丰富的。在这一点上，广州人学普通话，应该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客家人对于这一点的困难，也仅次于广州人。潮州人在这一点上比较接近普通话；但他们对于“捐劝”“雪月”“双窗”“多说”之类，仍是应该注意的。

关于语言的学习，有许多“以简驭繁”的办法。上面说的对于韵头的注意，只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种而已。

汉字改革

编 印 说 明

《汉字改革》1938年写于广西桂林。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41年再版，为“文史丛书之二十五”。作者在自序里说：“汉字改革的本身虽是一种政策，而汉字的优劣及改革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本书正是在语言学范围里对汉字改革问题作了全面探讨。1980年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王先生删去了原书的“自序”另写了“后记”。现据后者排印。

一 总 论

(1) 汉字的优点与缺点

要知道汉字应否改革，须先知道它的优点与缺点。关于优点，依最普通的说法，汉字为尚形的文字，不因语音的变迁而影响及于字形，所以我们可以读二千年以前的书，而不感觉认字上的困难。假使汉字是纯粹的拼音文字，恐怕三百年以前的书已经不容易看得懂，不要说千年或二千年以前了。再者，现在各地的方言很复杂，若用纯粹拼音的文字，势必使方言不同的人没法子传达思想，倒不如保存这种尚形的文字，使语言极不统一的国家还有文字可以补偿缺憾。依照抱着这种主张的人看来，汉字实是传久传远的良好工具，我们不应该改变它。

但是，这种说法太浮泛了，我们应该把问题看得更深入些。文字是代表概念的①，必须文字与概念结合，然后文字才能发生功用。假使文字不代表概念，它只好比偶然泼在纸

① 严格地说，文字是间接代表概念的。文字代表语言，语言代表概念。

上的墨汁，又假使文字所代表的概念不为我们所知，那么它对于我们仍旧象泼在纸上的墨汁。我们对于两千年前的文字，看去象是很熟识，读起音来似乎也不十分困难，然而我们若不是讲究过“训诂”的，对于很“浅”的字也会不知道它所代表的确实概念。这样，至多只能象从来不曾读过日文的人看见日本报纸上的“子供”、“手形”之类，望文生义，瞎猜而已。学者们之所以能读几千年前的古书，并非汉字的功劳，乃是他们精研“小学”所致。一般民众没有时间去讲究“训诂”，对于古书自然无缘，与汉字的改变与否，毫无关系。

如果拿西洋的文字来比较，现代的英国人没有词典就读不懂十四世纪乔叟（Chaucer）的英文，而现代的中国人还可以读得懂十一世纪欧阳修、苏轼或更古的人的文章，似乎又是尚形文字的好处了。其实不然；这也该归功于中国文人不肯用俗语，而用古人的辞汇。这种中古辞汇相沿至今，所以才成为好懂的文章。试拿元朝的白话碑文及御批来看，就比司马迁的文章还更难懂了。可见这上头仍是辞汇的关系，也并非汉字的功劳。

若说汉字可使方言不同的人互相传达思想，这比之传久的说法强得多了。最浅的例子是南方人遇着北方人，言语不通的时候，可以利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意思。所谓利用文字，并不一定要乞灵于文言文，就是用“普通话”写下来的白话文，几乎全国人都看得懂。这因为方言辞汇的差异没有古今辞汇的差异来得大，而且“普通话”靠着通俗小说的传播，与几百年来政府的提倡，已成为各地方言以外的一种辅助语

(Auxiliary language)，它的辞汇差不多为全国人所了解。上文“偶然泼在纸上的墨汁”的譬喻，不再适用于以普通话写成的白话文。不过，这种白话文必须是用汉字写成的，然后全国能懂；若用拼音文字，因为方言的隔阂，甲方言区的人却又不能看懂乙方言区的文字了。

汉字凭什么能有这种功效呢？依一般的见解，也说因为汉字是尚形的。我们阅书看报，都是由文字直接引起我们的概念，用不着语音做媒介。方言的隔阂也只能使同国的人言语不通；汉字是超语音的，所以不受方言隔阂的影响。然而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论调。先说，我们阅书看报都离不了语音。有些人看小说，看布告，都是连看带念的，不念，就看不下去。我们普通阅书看报，虽然不必念出声音来，但我们心虽在默念着。换句话说，文字必须先经过语音（显明的或潜在的）的媒介，然后能引起我们的概念，与图画之直接引起我们的美感者绝不相同。由此看来，汉字的作用仍是尚音，只不过它与西洋文字的拼音作用不能相提并论罢了。普通一个形声字，它的音符可以叫做“代数式的音符。”例如“其”，在北平人看去是〔tɕ‘i〕，在上海人看去是〔dʑ‘i〕，在广州人看去是〔k‘ei〕，于是从“其”得声的“棋旗祺淇期”等字，在北平人看去也是〔tɕ‘i〕，在上海人看去也是〔dʑ‘i〕，在广州人看去也是〔k‘ei〕。“其”字的语音虽是随着方言区域而不同，但若在同一区域内，它的声音与从它得声的字的声音却是一致的。这好象代数中的 x 与 y：在甲公式中 x 可以代 5，y 可以代 8，在乙公式中 x 可以代 3，y 可以代 5。至

于例外的字（如“箕”从“其”声，而“箕”“其”不同音），则可以称为变音（如从“其”得声之字有“箕”音，我们可以说它“遇竹则变”）。然而变音也是各地一律的，并非甲地念变音而乙地不变。总之，汉字虽是尚音，而仍不为方言所隔阂者，是因为有这种代数式的音符（连“日”“月”等字也可以认为代数式的音符，只有文字学家说它们是象形字）。只可惜变音太多，同价值的音符又太多，在认识上颇感困难罢了。

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并不否认这种优点，但他们以为它敌不过那“难认难写”的缺点。依我们看来，认还容易，写最困难。古人所谓六书，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不算数；象形是具体的意符，指事是抽象的意符，会意是合体的意符，形声是意符与音符的合体。归纳起来，只有两大类：（一）纯粹的意符（象形，指事，会意）；（二）标音的意符（形声）。现存的汉字当中，标音的意符约占十分之九以上，然后它们的意符与音符却没有一定的标准。同属一个范畴的字，不一定用同一的意符（如“歌”从“欠”而“詠”从“言”）；同属于一个语音的字，不一定用同一的音符（如“愚”从“禺”而“娛”从“吴”）。甚至同是一字，也可以有两种以上的形式：其意符纷歧者，如箋戕、嬾懒，误悞；其音符纷歧者，如蹴蹄，蟻蟻，糧粮。然而这种纷歧的特许也只是约定俗成，并非每个字都可以乱写。例如现在我们把“歌”写作“謌”虽然可以，把“詠”写作“欵”却绝对不为一般人所承认。此外，汉字还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字的成分太复杂，

配合的方式太多①。例如“龜”字里面的龟与[illegible]实在是很奇怪的结合，在别的字里是找不出来的。

由于时代的变迁，字义发生变化，以致意符不象意符（据《说文》：散，杂肉也，故从肉，今“散”字不作“杂肉”解）；字音发生变化，以致音符不象音符（“特”从“寺”声，今“特”“寺”的声音相差甚远。这类的事实越来越多，所以一般人学习文字的困难也跟着时代而进展。固然，我们在这里要说句公道话。意符，西洋文字里没有，姑且不谈；若说音符不象音符，这是历史所造成的事实，西洋各国的文字也难免这个缺点。爱尔兰文的 saoghal,oidhche,cathughadh，念起来只象 sïl,ï,cahu；英文的 enough，knight，wrought，念起来只象 inaf，nait，rot；法语里的〔O〕音，在文字上有五十多种的写法！可见这并不是汉字特有的缺点。但是，缺点终归是缺点，我们不能因为西洋文字也有这种情形就说汉字没有缺点。

文字学家会告诉我们许多道理，与识字的秘诀。然而他们所谓道理，是把许多不合理的写法归罪于“隶变”，于是教我们先学篆文。他们所谓识字的秘诀，是教我们研究古义，以便了解意符，研究古音，以便了解音符。这些乃是文字学家终身的事业，却轻轻地放在大众的肩上！文字学家所谓“秘诀”，等于教饥民“食肉糜”！而汉字之难学，仍是公认的事

① 因为结合的方式太多，故甲字常为乙字所同化而误。如尋为築所同化而误作彙，慧为豐所同化而误作彗，臨为監所同化而误作臨，厚为原所同化而误作厚，節为卿所同化而误作鄉，函为亟所同化而误作函，奮为舊所同化而误作奮，巨为臣所同化而误作巨或臣。

实。

*　　*　　*

我曾在《独立评论》上说过，最难学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坏的语言，最难学的文字也不一定是最坏的文字。文字的功用在乎表达思想，而汉字表达思想的能力并不比别种文字差些。不管怎样丰富复杂的思想，汉字也能表达；新名词，新术语，都可以用汉字组合而给予它一种新涵义。固然，以汉字翻译西洋语音，总不免有极勉强的地方，然而这不是汉字本身的缺陷，而是翻译上不可避免的现象。以西文翻译中国语音，困难是一样的。然而法国人尽管把 Changhai（上海）念象广州音的爽街，却从来不曾嫌法文不能确切地翻译中国语音，更休说情愿把法文改成汉字了。

难认难写，这是花费时间多少的问题，假使我们喜欢汉字的任一特色（如带意符以表示概念的范畴，或书法的艺术化），甘心多费一些时间去学习它，未尝不可以推崇它，认为世上最优美的文字。譬如最难爬的一棵树，它的果子并不一定是最不好吃的。只因难认难写就怪汉字不好，这完全是一种功利主义。

*　　*　　*

然而在这个时代谁还能反对功利主义！当今的急务是把全国的文化水准提高，是在乎用最有效的方法把现代文化灌输到每一个国民的脑子里。自全面抗战以后，文字为宣传的主要工具，更令人感觉汉字的难学或易学，关系及于抗战的前途。如果汉字是难学的，那怕有一百个优点，也为功利派

所排斥；如果有另一种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学习，那怕有一百个缺点，也该为功利派所欢迎。由此看来，汉字的优劣，应该纯然以易学或难学为判断的标准。上文说过，汉字是难认难写的，自然怪不得有人提倡改革了。

改革的方案虽很多，然而可分为两大派别：甲派主张改良代数式的音符（如新形声字，简体字等）；乙派主张改用有固定价值的音标（如国语罗马字，汉字拉丁化等）。关于方案的优劣，等到第三四两章再谈。但我们先该知道，甲派用意在乎保存汉字原有的优点——全国通行无阻；乙派用意在乎纯然拼音，减省学习的困难至于最低限度。此外当然别有用意，但那些用意是随着方案而不同的，这里不能详谈。

总而言之，从学习的难易上看来，汉字是有缺点的。然而它的缺点所生的弊病及其严重性，到了什么程度呢？这就是下节所要讨论的了。

（2）汉字与文盲

人们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准低，就归罪于文盲太多；因为文盲太多，就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其实问题决不会是这样简单的。

文盲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接受现代的文化。例如电影，幻灯，漫画与话剧的宣传，村民大会的演讲，都是利用语言与影像的，并不一定需要文字的帮助。试问我们政府对于这种非文字的宣传工作，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见中国人文

化水准之低，自有其他的原因；文盲太多，只是许多原因中之一种罢了。

然而我们决不能藉口于此，就不想法子去扫除文盲。文字对于文化的宣传，确是比非文字的宣传更便利，更经济。假使我们能把文盲逐渐减少到全国人民百分之十以下，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兴盛的国家。

文盲之多，是否可以完全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坚决地作否定的答复。文盲之多，自有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不能普及。假使我们不想法子普及教育，纵使汉字怎样改革，也与一般民众不发生关系。教育之不能普及，自然农村经济破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1] 你叫他们读书，他们的答复是“我们吃饭要紧。”这个问题，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我们不想详加讨论。我们所可断言的，就是假使儿童能有机会受四年以上的教育，或成年的民众能补受一年以上的业余教育，那怕汉字永远是现在的汉字，他们也决不会是文盲。汉字决不象反对汉字的人们所说的那样难认难写。这是我们应该替汉字呼冤的。

先说难认吧。所谓“认”，应该指念得出它的声音，与懂得它的意义而言。有些字，如果念的声音不对，同时就不懂得它的意义；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懂得意义，对于它的声音也就不会念，例如“牛”“马”“鸡”“狗”等日常应用的

① 这是指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这篇文章（原是小册子）发表在1940年，其中所谓教育不普及等情况也是指的反动统治下的情况。

字，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另有些字，念的声音尽管不对，意义仍旧可以懂得。例如“会计”的“会”该念象“桧”音，而误念象“开会”的“会”；但是许多人都不曾因为念错了声音就不懂它的意义。这样的误读，在文字学上当然以为是不识字；但我们若从实用上说起来，文字的意义已经懂得，就算是识字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汉字是否难认，只该在文字的形式与概念的联系上去观察它。

上章所说汉字的成分太复杂，配合的形式太多，这都只是难写的原因，不是难认的原因。我们普通认字，只是认得一个轮廓，就接着看第二个字。假使每逢一个字都按照一笔一画去辨认，看千字以上的布告，岂不是要站上两个钟头？譬如认一个“漠”字，我们只须认左边的三点水，右边象一个很长的两脚架子，就知道它是“漠”字了。

有人说，汉字的难认在乎没有系统，得零零碎碎地认，认一个是一个。这自然是真的。但是，幸亏普通常用的字并不很多，大约只用得着二三千字。这是单音字的好处，因为复音的词都可用单音字凑合而成，所以常用的字数比英法诸国文字较少，假定成年的文盲每天能认十个字①，一年之间就把常用的字都认识了。至于现在的小学毕业生，除了各种功课之外，也没有一个不能认识二三千字的。

我们也承认，现在有许多文字宣传品是民众所不懂，或不大了解的；然而这只是辞汇上的问题，不是汉字本身的问

① 这是大概的说法。认字当然不能这样呆板。

题。我们生活在智识社会里，往往不知道一般大众的理解力能到什么限度，随意地把译自西文的名词或采自古书的成语，硬塞进他们的脑子里去，自然难怪他们不懂了。例如"帝国主义"一个名词，在我们是成了口头禅了，而在一般农民看来，"主义"已经很不容易懂得，因为土话的辞汇里没有它；至于"帝国主义"更非农民所能望文生义，因为从"帝国"二字悟不出很明显的意思来。又如"傀儡"一个名词，是从文言的辞汇里借来用的，现在我们若说"北平的傀儡政府"，他们也是莫名其妙。这种话，非但用任何易认的文字写出来他们不懂，就是亲口对他们说也不能令他们了解。如果我们认定这一类的名词是必须大众了解的，就该先设法灌输到他们的辞汇里去；否则不妨拐个大弯，用土话里所有的辞汇，或极浅近的普通话，勉强地翻译出我们所要说的意思。现在两种工作都没有做，却埋怨到汉字的身上来，这简直变了"迁怒"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那写或的宣传品先念给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民听，看他能完全听懂了，然后拿它去给一个曾受一年的业余教育的农民看，如果看不懂，我们才有权利去埋怨到汉字的缺点。

现在再说"难写"罢。上文说过，汉字认还容易，写最困难。其所以难写的原因，上文也已经叙述清楚。我们试看现在的大学生，读了十二年以上的书，笔下仍不免有错字，就可以证明汉字难写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们晓得，大众的接受文化，如果是以文字为媒介的，就完全是从书报上得来，

只要会认字就够了，不会写字也没有多大关系。何况他们决不至于不会写字！上文所谓难写，意思是说很难依照字典所载的形式，把汉字写得完全没有错误。其实，普通人认为错字的，大多数仍是没有失掉表达意思的效用。譬如把某字胡乱增加或减少了笔画（如“宰”字该从“辛”而误从“幸”，“達”字该从“土”从“羊”，而误从“幸”，“含”字该从“今”而误从“令”；“冷”字该从“令”而误从“今”），或把同音的字随便代替（即所谓别字），除非增减得离开原形太远，或同音的字在读者念去也觉得不同音，否则我们绝对不会不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文字原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思想表达了以后，写者的目的已完全达到；读者的挑剔或嘲笑，只是写者违反读者习惯所引起的一种不关痛痒的反响。由此看来，汉字若要写得不错虽然很难，若求其仅能达意，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总之，我们如果把辞汇上的障碍除开了，又不拿“小学家”的眼光来苛责一般民众，汉字难认难写的程度就会降低了几十倍。既不从经济上设法普及教育，又不从辞汇上设法与大众的语言接近，只管咬定汉字难学是文盲众多的唯一原因，这是绝大的谬误。我们虽相对地赞成汉字改革，然而这种违心之论，乃是我们所不愿意说出口的。

* * *

我们说了以上这一大段的话，无非要给汉字洗刷造成文盲的“主犯”的罪名，并不想说它连“从犯”的罪也没有。我们虽以为学习汉字的困难程度，不象有些人所夸张的那样高，但我们始终不曾否认它是难认难写的。中国文盲之多，

汉字难学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却也是原因之一。假使我们能改革汉字，把儿童学习本国文字的时间由四年减为一年，成年的文盲由一年减为二三个月，加以从经济上设法普及教育，从辞汇上设法与大众的语言接近，其效力必比没有改革汉字的时候更大几倍，而文盲也可以多消几倍。数十年来，汉字改革论者的大声疾呼，并不是无病呻吟。有时候把它骂得格外凶些，这恰象为了一件事要攻击某人下台，就索性数他的十大罪恶。这也是人情之常，没有什么可怪的。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汉字不该改革。

(3) 汉字改革的利弊

由上文看来，汉字改革的利益是显然的。我们既经证明了汉字的难认难写，自然会趋向于寻求更易认、更易写的一种文字来代替它。如果代替的文字真的容易学习，非但中国文盲可以逐渐减少，而且普通学生少花一分光阴去学习汉字，就可以多花一分光阴去做学问。道理明显到了这地步，自然用不着多加论据了。

提倡拼音文字的人以为汉字拼音化之后①，非但容易学习，而且有言文一致的好处。这里所谓言文一致，是指语音与文字符合而言。各地土话里，有许多词儿不是汉字所能代

① 汉字改革论者以拼音派最占势力，其改革方案也最彻底，所以本书的主要对象是汉字拼音化，有时说及汉 改革就索性专指拼音化而言。下仿此。

表的，若用拼音文字，就可以免除这种困难。即以汉字所能代表的而论，也是拼音文字比较地能表现得更确切；因为语言本是声音所构成，文字既为代替语言而设，最好就是把声音记录下来。拼音文字代替了汉字之后，我们说出什么声音就写下来什么声音，文字的功用等于无线电收音机，当然更能给予我们亲切的印象了。

反对拼音文字的人则以为言文一致只是暂时的，经不起历史的摧毁。英法文字在造字之初，何尝不是最有系统最忠实的纪录？然而现代的英法文字拼音系统这样紊乱，竟至引起改造的声浪了。

这两说谁是谁非，都不值得我们详细讨论；因为这是比较枝节的问题。有了容易学习的利益，就把这种枝节的问题都遮盖住了。

此外，在国粹论者看来，汉字改革简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尤其是对于罗马字深恶痛绝，感慨的人说“国未亡而文字先亡”；嘲笑的人说“等到我国亡国以后，自然有人替我们造一套”。我们没法子说服这一派的人，因为他们的成见是很深的。但是有些青年也不免怀疑：在这提倡民族意识的时候，该不该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汉字灭掉？其实我们须知，最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特色者，乃是我们的语言，不是我们的文字。汉字改革之后，汉语的特色并不因此而稍变。譬如说汉语富于分析性，决不会因为汉字改革就变了“综合语”。将来我们的民族兴盛起来，非但汉语不至于衰落，还可以借罗马字的力量使全世界的人们都容易学习汉语。“分析语”并不象

从前的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未进化的族语，而该是最进步的语言模型；谁也不敢断定没有那么一天，汉语随着汉族的兴隆而扩大其应用区域。由此看来，国粹论者倒反应该赞成汉字改革了。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有三个很大的难题，倒是值得我们郑重考虑的。第一，是历代书籍的处理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汉字改革之后，原有的书籍是应该完全烧掉的。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让学者们去研究汉字，象西洋学者们研究拉丁文字一般；普通民众尽可以与古书绝缘，简单的历史与故事自然有新文字编成的书籍给他们念。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忘了由拉丁文到现代的法意英文只是字式的变迁，而由汉字到拼音新字乃是字体上的彻底改革①。单就法文面论，examen，est，extra，primo 等字与拉丁文完全相同，姑且不说；就是 excuser 之与 excusare，inversion 之与 inversio，main 之与 manus，pension 之与 pensio，presser 之与 pressum，soldat 之与 soldato，vertu 之与 virtus，pilote 之与 piloto，何尝不是与拉丁文大同小异？这种大同小异的例子极多，法文大部分的字都是与拉丁文极相近似的。总之，法英意等国既然沿用拉丁字母，即使字音或拼法差得颇远（倒如英文），在文字的习惯上仍是很相接近的。非但拉丁文不能与被废后的汉文相比，连希腊文也不能比，这因为从希腊文到现在的西洋文字虽然经过很大的变化，连字母也有一部分不相同，然而

① 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字体是文字的整个体系。

拼音的习惯是差不多的。我们如果废除汉字而以罗马字代替，乃是从囫囵的形声字转到拼音，从直行变为横行，从方块变为曲线，其变化之大，比之从甲骨文变到现代的汉字还更大百倍。我们试想想看，汉字被废之后，再过数十年，认识汉字的人，会象现代认识甲骨文的人那样少，甚至更少，那么，我们的史料凭谁整理？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化岂不是与前代的文化打成两橛了吗？

另外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把中国原有的书籍完全译成新汉字，或至少把重要的翻译下来，使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能有间接间读古书的机会，这在理论上不失为正当的办法，只是实行起来会遇着很大的困难。中国古书之繁多，真所谓"浩如烟海"，非但全部翻译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说拣重要的书翻译罢，以每年每人能翻一册计算，恐怕得要请几千个人担任这种工作。假使只请十来个学者担任，那只好等待一百年后才能完成；在这一百年的等待期间内，学生们难免无书可读的痛苦。这种工作之所以困难，不在乎文字本身的直译，而在乎以现行的大众语言去翻译高古的文言。文字上的隔阂还小，辞汇上的隔阂最多。我们可以逆料用新汉字翻译中国古书要比翻译现代的西样书籍更难懂。六朝以后的书也许可以逐字翻译，汉以前的书就只能译出大意。译得错不错，还是很大的疑问。实施汉字改革以前，我们应该用极慎重的态度来考虑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是语言的选择问题。新汉字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新汉语；新汉语非但不是士大夫的口语，同时也该不是现

代中国农民的口语。就理论上说，中国农民占全民的大多数，新汉字所写下来的应该是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看得懂。大多数人民看得懂的文字，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字。但是，农民的语言虽然生动活泼，还有待于语言匠们的加工，然后有足够表达现代思想的辞汇和缜密的语法。我们如果完全采用农民的口语作为新汉语，再根据新汉语写成新汉字，那还是不能满足全民文化的要求的。

现代语体文的辞汇，不知不觉地造成了中国文言辞汇与西洋辞汇的合流。看惯了西书的人，阅读现代的杂志（尤其是谈论国际形势的文章），往往看得很顺利，很满意，这因为差不多每一个词儿都反映出西洋的辞汇来，适合了他们的习惯。西洋辞汇为什么可以用中国文言翻译而不能用农民的口语翻译呢？这因为文言是死的语言，词儿又是单音的，如果并合两词为一词，而给予它一种新的涵义，恰象用希腊拉丁的已死辞汇改造成为西洋的新术语，比之用现代口语翻译容易得多了。可惜这种辞汇非但不合于农民的口语，而且不合于士大夫的口语；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说这种话，有人叫它做“新文言”，一点儿也不错。

老实说，现行的语体文完全倚靠汉字而生存；反过来说，也只有汉字能写现行的语体文，拼音文字决不能胜任愉快。假使把它用拼音文字写出，而读者能看得懂，就因为读者脑子里先把它仍旧翻译成为汉字，然后去了解它。假使把它念出来，而听者能听得懂，就因为听者看惯或写惯了这一类的“语体文”，他的“听象”（image auditive）与平日读写的习

惯相适合。总之，假使现在就使语体文与汉字完全脱离关系，那么，新汉字所写成的语体文会比汉字所写成的文言文更难懂十倍。这样的文字改革，岂不是有损无益吗？

说到语法方面①，语体文的语法也是与农民的语法大不相同。本来，一般士大夫的语法就与农民的语法不一样；“虽然”“如果”“否则”“纵使”一类的关系词，在农民口语里是没有的；在某一些方言中，连价值相等的虚词也没有。近十余年来，学者们不知不觉地受了西洋语法的影响，在报纸杂志上，非但语体文总多少不免有几分欧化，连文言文也往往不能完全符合中国原有的语法。辞汇的差异与语法的差异并合起来，越发使一般民众没法子与现代的报纸杂志接近。现在用汉字印刷，有时候还可以望文生义；如果改用新字，更使大众与报纸杂志绝缘了。

我们现在真是所谓“徘徊歧路”；如果我们仍旧写这种语体文，就只好沿用汉字。非但象“涵义”“术语”这一类从翻译而来的字眼，或象“徘徊”“周旋”“傀儡”“肉搏”这一类从文言借来的成语，用拼音文字写出后，不会为民众所了解；就是那些为行文的便利而创造的复音词，如“差异”，“终结”，“书写”，也不能即刻搬到新字所写的文章里去，否则非但农民看起来茫然不懂，连我们也得费心去猜想半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为了迁就新字而完全利用农民口语，懂是容易懂得多了，因为拼音文字正是为这种活泼泼的语言而设

① “语法”就是grammar，普通译为“文法”。

的；然而这种语言如果不经过加工洗炼，就只能作家常谈话之用，不能表达丰富而缜密的思想。由此看来，用现行的语体文既不行，用农民的口语又不行，两条路都走不通，岂不是只好沿用汉字吗？

补救的办法不是没有，只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一步要促进新辞汇与新语法的普遍化与统一化，不象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制造复音词，弄成一种极端纷歧的现象（如"差异"与"差别"、"殊异"，"终结"与"终了"）；第二步，要促进语体文的辞汇语法"口语化"；第三步，要促进知识分子的辞汇语法与大众的辞汇语法合流。不过，无论如何促进，决不是短期间所能成功的。尤其是第三步，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我们如果希望实行拼音文字，当然也应该促使这三步都能完全达到目的。总之，我们必须先有了新汉语（指辞汇语法而言，语音犹在其次），然后可用新汉字（指拼音文字）；否则在这辞汇语法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新汉字倒反成了害人的东西。

第三，是新旧交替的问题。尽管新汉字怎样尽善尽美，中国识字的人们已经与现行的汉字结了"不解缘"。如果一旦把汉字废掉，公文报纸布告杂志书籍之类一律改用新字，原来识字的人们都变了文盲，只好再来学习新字。且休说一个人要两度学习本国文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单说习惯的改革，也是极端困难的。号称难认难写的汉字，在已经识字的人的心目中，非但困难的印象早已模糊了，而且产生了无限的感情。在他们看来，汉字与汉语，同样地是他们不可一刻

分离的东西。尤其是知识社会的人们对于汉字是那样熟习，竟常常把思想语言文字三者混而为一，正象语言学家 Vendryes所说："在今日，我们绝对不能离开文字的形式而运用思想。"(Le Langage,p.400)假使一旦叫他们离开汉字，就会"如鱼失水"。他们虽也能勉强学会了新字，然而用新字写起文章来，总觉得处处受束缚，不象汉字来得痛快；读起新字的文章来也总觉得非常不合胃口。提倡改革的人会说："在这过渡时代，只好大家吃苦些，等到我们的儿子或孙子就好了，他们不会再受汉字的束缚，我们吃苦也甘心了。"话是不错的，可惜中国人不见得个个都有这种牺牲的精神。

以上所述的三大难题，如果有法子把它们好好地解决，汉字改革就是有利的，否则利未见而弊先来。固然，现在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大多数不主张立即把汉字废掉，这样，三大难题都可以不至于发生，尤其是第一第三两问题都可以暂时作为悬案。但是，对于这一点，我比一般改革派还更左些；我认为汉字一日不废，则新字一日不能取得代替汉字的资格，而所谓改革只是一场热闹，终于烟消云散而已。所以这里的三大难题仍是改革派所应该郑重考虑的。

(4) 汉字改革的可能性

汉字改革运动，自清末至今，已经四五十年了，并没有多大的效果。提倡新方案的人，对于这种徒劳无功的事实，往往都归罪于旧方案的不良；例如提倡罗马字的人认为"假

名”式的拼音字母不能国际化，或不便于词儿连写，等等。然而依我们看来，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语言文字都是社会的产品，只有社会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们。固然，文字的改革比语言的改革容易得多，改革汉字绝对不是改革汉语，相反地，却是为汉语摆脱它的笨重的古代衣冠，而替代以极轻便的现代服装。但是，单就这替换服装一件事而论，也必须取得全社会的同意，然后行得通。全社会的同意却是不容易取得的！社会的习惯的寿命越长，越难推翻。试看阳历推行了二十余年，民间仍是阴历的势力。清代婚丧的排场，大约只是二三百年的习惯吧，要推翻也不容易，试看某一些都市（如北平）的大街上，差不多每日还有几十个叫化子穿着绿衣，拿着旗伞，随着棺材游行①。再拿白话文来说，大家提倡了二十余年，而现在除了新文艺、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外，仍然是文言文的势力。可见社会的习惯是最不容易改变的：汉字改革之难于成功，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提倡汉字改革的人们会说：我们并不希望全社会的同意，只要新字能象现在的阳历与白话文那样占势力，就算初步的成功了。是的，著者也是这样想。可是不幸得很，新字就很难象阳历和白话文那样成功。日历虽是与民众极有关系的一种制度，但它的组织非常简单（指通用的日历），我们不妨同时记住两个日子。说到白话文，似乎是与新汉字的情形相仿

① 这是说1938年以前的旧中国。

佛了，所以有人拿现在白话文的成功与将来新汉字的成功相比。然而我们如果再想得深入些，则见新汉字的成功要比白话文的成功更难百倍。白话文与文言文只是文体的异同，二者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甚明显；至于从汉字到新字（指拼音字），乃是文字本身的彻底的改造，二者之间非但界限分明，而且在结构上也绝无相似之处。白话文的最大特色是言文一致，然而世界上绝对没有言文完全一致的国家，反过来说，也没有言文完全不一致的国家；人们尽管模仿古文，总不免偶尔参杂白话的语法与辞汇。历代文法辞汇的变迁，可以说是古文与当代白话合流的结果。可见中国人没有一天不在倾向于采用白话的语法辞汇（有意的或无意的），而白话文的提倡只算是因势利导，让我国人痛快地摆脱古文的羁勒而已。由此看来，白话文非但不曾违反社会的习惯，倒反是迎合了社会的习惯，所以能造成今日的势力。新汉字就不然了。有人说汉字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这是对的。正因它的革命性很大，所以不能与旧习惯妥协，必须彻底改造。正因它是彻底改造，所以它的使命更艰巨百倍，同时，它的成功也比白话文的成功要难百倍。例如上节所述的三大难题，都是白话文运动时代所不曾遭遇过的。

汉字改革论者为了要达到目的，主张努力宣传。然而实际上，无论任何制度、风俗、习惯的改革，必须先有整个思潮为其背景，否则单为某一件事而宣传是没有多大成效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的宣传将成为徒劳无功，若不是西洋思想不断地输入，白话文的势力也不会膨胀到现

在这种程度。上面说过，由汉字到拼音文字，比之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更难成功，自然需要比五四时代更大的潮流，然后能促其实现。总之，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的政治思潮为后盾，否则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四五十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都是不痛不痒的，这两年来的“拉丁化”运动竟能掀起颇大的波澜，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我敢断说，将来新字如果有成功的一天，一定是在某一个政党把它作为政策之一，而这一个政党已经取得政权的时候，当然，新字也不限定那一种新字，政治思潮也不限定那一个政治思潮。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不拘任何党派，都能与汉字改革的政策相容；任何党派利用它为政策之后，它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好坏，也不会因党派之不同而有所差异。这里我所要指出的只是：汉字改革的政策如果为某一政党所采用而努力宣传，则其成效要比几个书呆子的宣传还胜千百倍。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汉字改革政策，为政党所采用而努力宣传之后，是否就可以象白话文那样容易成功呢？依我的看法，仍旧是不可能的。上面说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界限并不显明，而新字（如果是拼音的）与汉字的界限却象隔着大海。看得懂文言文的人也会看白话文，看得懂白话文的人也能勉强看文言文；至于看得懂汉字的人，却绝对没法子看懂新字。假定新字只为一党的人所采用，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一种特殊文字，通行于同党或同嗜好者之间；它不能成为一种新字，因为它不能代替汉字的用途。

现在提倡汉字改革的人多数主张暂时不废汉字。我不能

了解这种妥协的主张。我对于汉字改革，是一个"all or nothing"主义者。这理由很简单：一个民族只许有一种文字存在，正象只许有一种"族语"存在一般。若因方言的歧异而制定分区的拼音文字，犹有可说，因为同区的人的文字仍是统一的；字母相同，拼法相同，仍可说是全民族只用一种文字。假使以拼音文字与汉字同时并用，那么任何区域都须用两种文字；任何人都须学习两种文字，费时失业，利未至而害先来，所谓汉字改革又有什么用处呢？

也许有人说，新字是为文盲而设的，我们知识分子不妨仍用汉字。知识分子若肯学习新字，是毫不费力的；文盲呢，让他们专学新字就是了。这种理论更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姑勿论这划分阶级的两种文字会引起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隔阂，单就应用上说，现代书信，布告，契约，招牌及其他与工人、农民接触最多的文字，都是用汉字写成的，他们认识了新字之后，对于普通的布告，契约，招牌，仍旧莫名其妙，要写一封书信仍旧要找会写汉字的人代笔，岂不依然是一个文盲？新字对于他们，岂不成了赘疣或消遣品？

也许又有人说，我们预备拿新字去印刷许多书报杂志给他们看，使他们不至于学非所用。是的，这是热心改革汉字的人的当然工作；上面所谓努力宣传，是包括这个而言。如果连这一步也办不到，越发不配提倡改革了。只可惜单靠这种工作仍是不够的。上面说过，新字若不能代替汉字的用途，就只算一种特殊文字，由此类推，用新字写成的书报杂志也只算是一种特殊的书报杂志。用它们来灌输知识，也许

不无益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文字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从文字上知道别人的意思，另一方面是从文字上表达自己的意思。工人、农民读了这些特殊的书报杂志，自然知道别人的意思了；可惜他们不能利用这种特殊文字去向那些不懂特殊文字的人表达意思。而在汉字未废以前，我敢断定不懂特殊文字的人要占国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么，就表达意思一方面而论，文盲学会了新字岂不仍旧是学非所用吗？再就另一方面而论，特殊的书报杂志究竟有限，普通的汉字书报对于文盲仍是紧闭大门，则所谓从文字上知道别人的意思，也只是知道少数人的意思而已。

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所急急要学会的是汉字，而我们偏偏教他们学习另一种文字，实在令人有牛头不对马嘴之感。到处都用不着的东西（因为到处都是汉字的势力），硬要他们学习，纵使你宣传得天花乱坠，他们也会当作耳边风的。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新字与汉字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妥协论者的提倡改革，其成效必等于零；徒然在报纸杂志上鼓吹鼓吹，聊以自慰而已。

总括上面所说，可见若要新字确实执行它那代表民族语言的职务，必有待于汉字之彻底废除。然而汉字之彻底废除，又必有待于政府的力量。我们试看下面一段关于清末王照官话字母的记载：

> 次年（一九〇四），直隶学务处便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又专设许多义塾，又派了专员经理，又拨了官款拼译书报，又定了奖励办法，又由督署札饬直隶提学司

将官话字母加入师范及小学课程中，并在天津设立大规模的“简字学堂”，辗转传习。于是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也各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传习官话字母，奏准立案。……那时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传播很广，约遍于十三省的境界，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没有忘记。（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页 27 至 28）

自有汉字改革运动以来，这可算是极盛的时期，然而这种盛况完全是靠政府的力量。后来王氏官话字母终于失败了，第一因为它的目的在乎救济文盲，不在乎替代汉字，所以终于被汉字压倒；第二因为只有一些封疆大臣奏准设立“简字学堂”，并非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人民学习，所以容易被人推翻。假使现在中央政府认定新字是有利的，明令全国人民学习，并且拿来代替汉字，那么，一定比清末的简字运动的成绩超出百倍。汉字改革的唯一可能性就寄托在这上头；这一条是最危险的道路，我承认，然而若要达到汉字改革的目的，就只有这一条路可通！

* * *

我为什么说这是最危险的一条道路呢？这危险性就寄托在新字的任务上。假使新字是能负得起传达一切思想的使命的，当然是一帆风顺了；反过来说，它如果还赶不上汉字那样能传达思想，我们的政府即使在明令施行新字之后，也不免废然思返，仍旧敦请数千年的老权威汉字上台。

如果新字不能负起传达一切思想的使命，这并不是新字本身有缺点（即使本身有缺点也是很容易补救的），而是它不

能适应客观的需要。且让我们回到上节所提出的三大难题。第一难题是古书不容易翻译，第三难题是已识字的人的习惯不容易改掉，这都是因为新字来得太晚，让汉字占了上风，我们的政府还可以毅然决然，违反了多数人的习惯，采用新字，对于古书则尽量设法补救，甚至牺牲了一般民众读古书的机会，亦所不惜。至于第二难题却影响到新字本身的效用了：新字的拿手好戏是代表口语，而现代中国最能表达一切思想的文章是欧化语，或新文言，这种严重的矛盾势必造成新字执行职务时的极大障碍。我们须知，除了少数模仿家之外，中国人运用欧化语或新文言并不是立异以为高，乃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旧时的小说，遇到没有办法时，往往是观音菩萨救了：欧化语与新文言就是我们的观音菩萨！有时候，迫不得已，甚至求救于古文的成语。法国的谚语里说："有什么兵器就用什么兵器"(on use l'arme que l'on a)，我们在用口语写不通或写不好的时候，现摆着西洋辞汇与古文辞汇，不利用它们，岂不是傻瓜？这也难怪：西洋思想虽说传入中国已经数十年，甚至可以说三四百年，然而普及于中国知识界乃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以最近一二十年的传播，而希望它在口语里凝固，已是很难；若希望它在一般民众的口语里凝固，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造成了语文极端不一致的现象。在这现象未消灭以前，新字的推行是难免障碍的。

弊端还不止此。现代中国的青年，对于欧化的辞汇，能够运用如意者固然很多，而生吞活剥，胡乱塞进文章里去的，

也不在少数①。一般人的毛病在乎不肯把要说的话直写下来，拿起笔管就想起自己在做文章，"读经"的青年就硬塞些典故，"摩登"的青年就硬塞些欧化辞汇。两种人的思想虽隔了三四个世纪，而他们的文章却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前者可称为腐败的诌文，后者可称为摩登的诌文。诌文的程度有高低：程度低些的诌文，简直是误用欧化辞汇，使文章成为不通。这种不通的来源，除了少数人是粗通洋文而未深究字义者外，往往是从中文书籍里学来的欧化辞汇，不知道西洋原文是什么，所以那些词儿的意义对于他们是模糊的。这连诌文也够不上，只能称为胡诌。在现代出版界中，摩登的胡诌实在不很少。这种文章用汉字写来还容易懂些，若用拼音文字写出，越发令人摸不着头脑了。

最近两年来有人提倡"大众语"，我以为提倡的功效恐怕很小，我们只好耐心期待大众语的自然形成。依我的意见，所谓大众语，应该包括下列几个成因：

1. 知识分子的语法辞汇与工人、农民的语法辞汇合流；

2. 欧化辞汇口语化，并为一般人所彻底了解；

3. 在可能范围内要求语文的一致。

等到中国有了这种"大众语"之后，新字的施行才是可能的。如果不然，恰在这语法辞汇出现空前的混乱状态的时候，实行汉字改革，徒然增加社会的纷扰而已。

---

① 参看叶圣陶《从疏忽转到谨严》（《文艺阵地》创刊号）

二　拼音文字所引起的问题

(1) 方言问题

汉字改革方案，除了简体字之外，都是趋向于拼音或标音的，于是引起了方言的问题。本来，在每一方言里，除了语音，还有它的语法与辞汇，使它与别的方言区别开来；但是，中国各地语法的差别很微，辞汇的差别又是最容易发觉的，僻小地方的人与外地的人接触，往往喜欢把最富于地方性的辞汇隐没，所以都不成为什么大问题。至于语音方面，就非常讨厌了。除了听觉非常灵敏，或对于语音学有相当训练的人以外，人们往往为自己的方言所蔽，不能了解另一个方言的系统。例如重庆人不能了解北平的"斤""经"有别，"根""庚"有别；北平人不能了解苏州的"记""济"有别，"见""箭"有别；苏州人不能了解桂林的"谈""台"有别，"兰""来"有别，桂林人不能了解广州的"干""甘"有别，"谷""骨"有别；广州人不能了解梅县的"看""汉"有别，"苦""虎"有别，等等。总之，凡本人习惯上未曾分别的音素，就不会相信它们有分别；凡本人习惯上读为同音的两个字，就不会设

想它们在另一个方言里不是同音，有时候知道它们是不同音了，却又不知道某字该读某音，以致往往弄到矫枉过正。由此看来，拼音新字所代表的语音应该以什么地方为标准呢？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了。

依我们看来，可以有下列的四种办法：

1．制定一种“国音”，这“国音”是南北音的混合品，叫全国人都去学它（1924年以前的注音字母属于这一派）；

2．择定一种方言为标准音，叫全国人都去学它（1924年以后的注音字母及国语罗马字属于这一派）；

3．把中国分为几个方言区域，替每一个方言区域制定一种拼音文字，叫那区域的人都去学它（“汉字拉丁化”属于这一派）；

4．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照他自己的土音写下来，只有拼音的法则是全国一致或差不多相同的。

现在我们试分别讨论如下。第一种办法是行不通的；这不是因为完善的“国音”难于制定，而是因为语言是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东西，人造的语言决不能完全替代自然的语言。注音字母之所以由第一种办法转变到第二种办法，正因为原先所制定的“国音”没有一个人说得完全正确，所以只好依照北平人的活人活语。现在有人提倡“区际辅助语”，其用途虽与人造的“国音”有差别，但它的毛病却是一样的。人造的“国音”既不能成功，我们由此推想人造的“区际辅助语”也不会成功。

第二种办法行起来也很困难。我重复说一句：辞汇上的困难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本来熟习这种方言的人努力避免富于地方性的辞汇，本来不熟习的人写些比较近文言的字眼，就行了。最困难的还是语音方面。例如择定北平音为国音，按照这种语音来拼成新字，恐怕就只有道地的北平人写得完全不错，天津人已经感觉困难了（如“市”与“寺”的分别），其余南方各省的人更不用说了。我们须知，学话不算难，而把那话的声音写下来却是最难。“蓝青官话”虽然刺耳，还不至于令人不懂，因为有姿势与语调(intonation)帮了不少的忙；若把“蓝青官话”写下来，就加倍的难懂了。

第三种办法虽然比第二种好些（所谓好不好，是指学习上的难易而言），但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假定每一区的新字是参杂该区各地的方音而成的，就犯了第一种办法的毛病。例如吴语区域许多地方的“胎”“滩”是不能分别的，但我看见过一套《上海话拉丁化方案》，却把“胎”一类的字（“台”“来”“该”“开”“哉”“裁”）与“滩”一类的字（“谈”“兰”“单”“难”“残”）的韵母写成不同的形式，理由是吴语区域内还有些地方能分别这两类韵母，而且与北方语取得相当的一致。这样一来，徒然增加吴语区域的人学习上的困难（因为在口语里他们不能分别）。

又假定每一区的新字是纯然根据该区某一个都市的语音拼成的，这是比较合理的办法，我们如果要走第三条路，只好这样办。但是困难仍旧不能完全避免。我们知道，中国方音非常复杂，非但县与县之间可以不同，而且乡与乡之间也

往往不同。有人说中国可以分为五个至七个方言区域，制定五种至七种新字，就够用了，这是忽略了方音的复杂性。现在试拿我的故乡博白县（在广西南部）为例。单就博白一县而论，已经有粤语与客家话两种方言，大约各占居民的半数，这且不提。又单就博白的粤语而论，仍可细分为好几种。现在单就岐山坡（我的村名），新村（与岐山坡为邻，相隔约二里），鸦山墟（离岐山坡十余里）三个地方比较如下：

	岐山坡	新村	鸦山墟
子	tse	tei	tei
请	ts'eng	t'eng	t'eng
进	tsan	tan	tan
醉	tsui	tui	tui
爷	ie	ie	iei
车	che	che	chei
三	som	som	sam
甘	kom	kom	kam
吃	hek	hek	het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博白一县的方音如此复杂，中国方音复杂的县份多着呢！若依上述的办法，我们非但不能替岐山坡、新村、鸦山墟等处造一套新字，而且不能替博白造一套。博白的粤语区只好去学广州的新字，那就苦了！例如广州的"大""代"有别，"雨""以"有别，"书""施"有别，而博白都没有分别，叫他们怎能把广州新字写得正确呢？由此类推，无锡人不能把上海字写得正确，湘潭人不能把长沙字写得正

确，兴宁人不能把梅县字写得正确。总之，只有几个大都市的人能享受特殊的利益，他们的话是标准语，他们的字是与语音一致的，写起来毫无困难，僻小县份的民众就吃亏了，他们的话不是标准语，他们的字是与语音不一致的，写起来常常错误，甚至比汉字更难写得正确。上章我们承认拼音文字比汉字易认易写，是假定文字与语音一致的；现在如果文字与语音仍旧不能一致，则新字并不易认、易写。更进一步说，在这情形之下，也许拼音文字比汉字更难学习，因为方言的差异是一般人所最难辨别的，强我就人，又是最苦的事情。

也许有人说，大都市的人口众多，我们该先从大都市着手；僻小的县份只好暂时不管。这自然是“利刀斩乱麻”的主张，只可惜与扫除文盲的目的违背了。大都市接受文化最早，也最容易，所以文盲最少；僻小的县份接受文化最晚，也最困难，所以文盲最多。扫除文盲非但不从文盲最多的地方着手，倒反特别给予他们文字学习上的困难（因为不以他们的语音为标准），这道理怎说得通？我们不要单为大都市的工人着想，我们应该同时为全国的农民着想。试以人口而论，假定以七个大都市的语音为新字的根据，这七个大都市的人口总计至多不过一千万人，我们如果强迫四万万同胞去迁就这一千万人，虽说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它的成效恐怕也就很微了。

第三个办法既然也遇着困难，剩下来只有第四种办法，就是叫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依照他自己的土音写下来。这种

文字才是真正容易学习的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原则完全符合。不幸得很，中国方音之复杂，既如上述，如果每人都以土音为根据，我国不难产生几千种的文字；虽说同一方言区域的各种文字将是大同小异的，到底也嫌太零乱了。

由此看来，四种办法都是遇着困难的，我们该怎么办呢？老实说，这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无论怎样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中国的地方是这样大，怎能怪方音的复杂？方音是这样复杂，怎能怪拼音文字施行的困难！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完全避免困难，只能选择比较有利的方向走去罢了。

依著者的意见，四种办法的优点应该同时采用，它们的缺点应该尽量避免。由这种意见就生出同时并进的三种办法：

1. 择定北平音为国音，依北平音写下来的文字为国字，同时承认依照"普通话"写下来的文字为国字的另一式；

2. 凡满十万人口的都市(如北平，桂林）或人口虽不满十万而其方言势力甚大者（如梅县），应以其地的语音为"区语"，每一个"区语"应有其文字；

3. 不满十万人口的城镇或乡村，应学习其语言系统最相近似的大都市的语言文字，同时得以土音拼写文字，流行于本城镇或本乡村。

现在我们再分别说明如下。第一，国语是必要的。凡是一个国家，必有其代表国家的语言文字。譬如法国，尽管容许 Provence 与 Bretagne 方言的存在，而实际上代表法国者

乃是巴黎的语言。我国尽管容许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的存在，而实际上代表我国者乃是“官话”(包括北方官话与南方官话)。近来主张汉字改革的人有同时主张不要国语的，这大约因为他们希望汉字同时存在的缘故；否则汉字完全废止之后，我们将用什么文字来代表我们的国家？政府的命令，案卷，将用什么文字书写？驻外大使或公使所递的国书，中外订立的条约，又将用什么文字书写？我们提倡汉字改革，就该顾虑到百年大计：汉字存在的时候，可以不要国语；汉字废止以后，倒反不能不要国语。

廿余年来国语的提倡，并非毫无成绩可言。至少在学校里，不会听国语的人很少，不会说的人也渐渐少了。如果你到过南洋，更感觉得国语的需要：一个广州人，一个福州人，一个厦门人，与一个梅县人同在一块儿，互相不懂话，多难受！所以南洋的小学，一律用国语讲授，学生们也没有一个不懂国语的。随便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国语已经养成了很大的势力，而这种势力将随着交通之发达而继长增高。我们如果说不要国语，就可以说是违背现代的潮流。

现在所谓国语，大致是以北平话为标准，尤其是语音方面，可以说是大家极力模仿“北平腔”。然而模仿自模仿，除非是在北平生长的人，否则他们所说的都是蓝青官话，不过蓝青的程度有高低罢了。由此可见，假使将来中国的语言真能统一，那时的国语也决不能完全象现在的北平话一样。许多难分别的音素一定会混合了，一些难发的音素也一定被淘汰了。再说得明显些，那时的国语竟会与现在的高等蓝青官

话相似，而高等蓝青官话也就是现在所谓"普通话"。因此，我主张顺着自然的趋势，就择定"普通话"为国语的另一式。

固然，"普通话"是没有标准的，正象蓝青官话之不能一律，但是，我们不妨给它定下一个标准，就是大致依照北平的语音，只把那些不容易分别的音素索性混合起来。所谓不容易分别，是拿大多数的国民为标准，不以某一方言区域的人为标准。例如北平的"己"与"子"，"希"与"思"，"齐"与"慈"，"祭"与"字"，本是有分别的，粤语区域的人学起来往往不能分别，但是吴、闽、客家、及南方官话区域的人学起来都毫无困难，我们应该让它们仍有分别。至于大多数国民不能分别的，乃是：

（一）"知"类与"资"类　例如战赞，专钻，正赠，志字，招遭，中宗，债再，咒奏，竹足。

（二）"痴"类与"雌"类　例如产粲，巢曹，柴裁，崇从，齿此，初粗，吹催，彻测。

（三）"诗"类与"思"类　例如山三，稍嫂，税岁，数诉，试四，收搜，晒赛，熟俗。

（四）"根"类与"庚"类　例如真争，陈程，申生，晨成，根更，痕恒。

（五）"斤"类与"经"类　例如津精，邻灵，新星，亲青，因英，吝令，近敬，民明，谨警，宾兵，贫平，欣馨，引影。

这五类的分别，就是一般人学习国语的最大困难。江、浙、

皖、鄂、湘、川、滇、黔、桂诸省的人学起国语来，往往是辞汇，声调，以及其余一切语音都学得很象了，只有这五类的分别始终分不清。有时候矫枉过正，倒反闹出笑话来。北平的“知”“痴”“诗”是卷舌音，“资”“雌”“思”不是卷舌音，南方大多数的地区是没有卷舌音的，为了要学北平的卷舌，于是连不该卷的也卷起来了！近日南方几个无线电台播音，最令人不舒服的就是把“赞钻赠字遭宗再奏足粲曹裁从此粗催测三嫂岁诉四搜赛俗”一类的字大卷特卷，造成全中国所未有的古怪声音！至于“根”与“庚”，“斤”与“经”的分别，是一般人所最不容易察觉的，所以矫枉过正的毛病还不多见。但是，其不能分别的情形却是一样的，倒不如容许它们象南方官话那样没有分别，以减少学习上的困难。

此外还有一种相反的事实，就是普通话能分而北平话不能分的字音。这种字，可以细分为三类：

（一）“记”类与“济”类　例如结接，交焦，韭酒，建贱，敬静，惧聚，决绝，郡俊。

（二）“气”类与“砌”类　例如桥樵，毬囚，虔钱，琴芹，强墙，轻清，驱趋，拳泉。

（三）“戏”类与“细”类　例如鞋斜，晓小，休羞，县线，乡箱，兴腥，虚须，玄旋。

这种分别是很可爱的，因为拼音文字最忌同音字太多，这么一来，同音字的数量就可减少。京剧界本来讲究这种分别，他们把“记”“气”“戏”三类叫做“团音”，“济”“砌”“细”三类叫做“尖音”；尖团字的分别在他们是很看重的。近来有

些青年演员矫枉过正，把团字也念成尖字，也造成了全中国所未有的古怪声音！我们既主张采用北平音为国音，自然赞成口语里不必有尖团字的分别。不过，在文字上，如果能分别尖团，未尝不是补救同音字太多的一种办法。所以我们主张国字应该以分别尖团为主，而以尖音变团为国字的第二式。

国语与普通话通用，可在词典里注明。若照著者的方案，则可举例如下：

"战" jän，通作 tzän；

"装" jwang，通作 tzwang 或 tzong；

"初" chu，通作 tsu；

"闯" chwang，通作 tswang 或 tsong；

"稍" shau，通作 sau；

"爽" shuangh，通作 suangh 或 songh；

"更" geng，通作 gen；

"争" jëng，通作 tzëng 或 tzën；

"平" pingh，通作 pinh；

"青" tsingh，通作 tcingh，tcinh 或 tsinh；

"祭" tzy，通作 dcy；

"进" tzyn，通作 dcyn；

"且" tsye，通作 tcye；

"抢" tsyang，通作 tcyang；

"笑" syaw,通作 cyaw;

"选" süan,通作 cüan。

这样的通用字是有条理的，并非胡乱书写可比。汉字中也不乏此例，如"箭"通作"笄"，"僊"通作"仙"，"糧"通作"粮"，"蟻"通作"蚁"，"躪"通作"蹸"，"穉"通作"稚"，"蹠"通作"蹄"，"楫"通作"檝"，"鶯"通作"鸎"，"鉏"通作"锄""譌"通作"讹"，"棲"通作"栖"，"妒"通作"妬"，"蠭"通作"蜂"，"蹋"通作"踏"，"照"通作"炤"，"孃"通作"娘"，"礪"通作"砺"，"韻"通作"韵"等等。我们采用普通话的拼音为国字的另一式，其成因虽与汉字中的通用字不同，而其不足为害却是一样的。

我并不想要说，采用"普通话"为国语另一式之后，就能完全免除全国人学习上的困难；我只想要指出这是困难最小的一条路。除非不要国语，否则只有朝着这一条路径走去。如上所说，国语是必要的，所以这一条路也是必须走的。事实上，南方人学习国语，大多数就是走上这一条路，我只希望政府正式批准他们。

第二，区语也是必要的。有了国语之后，我甚至主张全国的区语须在二十种以上；近来"拉丁化"论者以为中国该分为五个至七个方言区域，这实在是不够的。"拉丁化"论者排斥国语的理由，是以为我们不应该强迫全国人去学习一个都市（北平）的土话，然而现在的"北方话拉丁化"是以山东话为标准的，也算是强迫北方全部数省的人去学习一省(山东)的土话了，岂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吗？我曾经看

见北平的大学生（“拉丁化”提倡者）在杂志上把 zi-ci-si 误作 gi-ki-xi-，如果依照“北平话拉丁化”的方案，自然该认为错误；如果依照“北平话”呢，这种写法正是合理的。此外如“多”字之不作 do 而作 duo，“坐”字之不作 zo 而作 zuo，也是这个道理。我不明白：北平共有人口一百五十万，还不能完全根据他们的语音写成文字，写起来还常常错误，新字的优点何在？大学生还写错了字，怎样教文盲去学习它？也许有人说，这种错误不必认为错误，通融办理就是了。但是，此例一开，别的也何尝不可以通融①？倒不如爽爽快快地，除制定一套济南区的区语以外，还再制定一套北平区的区语，并且拿这区语当为国语。由此类推，我们有了福州区的区语，不妨再有厦门区的区语；有了广州区的区语，不妨再有梧州区的区语；有了长沙区的区语，不妨再有衡阳区的区语；有了重庆区的区语，不妨再有昆明区的区语。自然，凡属于同一方言系统的两区，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必较高；但是，当他们的语言尚未统一的时候，我们不必先求文字的统一。反正已有国语为全国互相传达思想的工具，区语只是辅助国语而行的，就不嫌太多了。

区语究竟该有若干种？这要等待详细调查与研究，才能完全决定。上面虽说凡满十万人的都市的语言就有被定为区语的资格，如果甲都市与乙都市的语音相差实在太微了，经调查与研究之后，也可以把它们归并起来。但是在北方官话

① 规定第二式就比通融好些，通融是无限制的，规定是有限制的。

区域内，至少须分为济南、北平、太原、汉口、南京五区；在西南官话区域内，至少须分为长沙、重庆、昆明、桂林四区；在吴语区域内，至少须分为上海、无锡、宁波、绍兴、温州五区；在闽语区域内，至少须分为福州、厦门两区；在粤语区域内，至少须分为广州、台山、梧州三区；在客家系统内，至少须分为梅县、汀州、南昌①、广西客话四区。这里所谓"最少"，就是说将来实行时必须增加；大约要二三十种区话，方能足用。

区语的用处，在乎使没有机会受中等学校以上教育的人，能有读书写信的能力。每一区该有用区语书写的书报若干种，民众诉讼或呈文得用区语。政府的命令，如须布告全民周知者，应一律译为区语。至于中等学校，就该有国语一科，依照语言环境的殊异而规定其学习的钟点；官话区域的钟点较少，非官话区域的钟点较多。由区语转到国语，只是拼音的不同，字母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多大困难。

第三，僻小地方的土语也是一时不能消灭的。固然，僻小地方的人民本来就喜欢模仿大都市的语言，一则因为应酬上的便利，二则因为怕别人笑自己的土气十足；但是，有时候力不从心，终于露出马脚来了。还有许多人是从来不曾到过大都市的，更没法子学习大都市的语言。幸亏他们的语音是与附近的大都市相类似的，在文学的阅读上不会发生大困难，只在书写上不能完全依照区语罢了。暂时的补救办法是

① 这里暂时认南昌话为属于客家系统。

容许并指导他们依照自己的土音写字①，遇必要时，也印刷一些土音文字的东西给他们看。但我们不要忘了诱导他们阅读区语的书报，因为只有这种书报是可以大量编印的，而他们对于区语也比较容易看得懂。

上文所论，都是偏重于语音方面，现在再稍为讨论辞汇方面。国语的辞汇，除吸收欧化辞汇外，应该尽量避免地方色彩太重的辞汇。例如北平说"揍"，我们不妨说"打"；北平说"寒伧"，我们不妨说"不大方"；北平说"泄气"，我们不妨说"丢脸"；北平说"棒"，我们不妨说"有本领"；北平说"损"，我们不妨说"挖苦"；北平说"捎"，我们不妨说"带"。我们分明知道，地方色采越浓的字越富于表现性（expressité），尤其是文学作品里用得着它；勉强拿"普通话"去翻译，非但风趣全失，有时连意义也译得不完全。但是，在这过渡时代，我们只好通融些。等到将来，国语渐次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各地辞汇被国语自然地吸收的时候，非但北平的特别辞汇可能被吸收，上海、广州各处的特别辞汇也会一样地被吸收。那时节，它们该是无形的竞赛：谁最富于表现性，谁就有被国语吸收的资格。

至于区语呢，当然应当尽量利用本地的辞汇。依现在的料想，在国语尚未成型以前，将来的小说、戏剧大多数是用区语写出来的。遇必要时甚至可用土话写出。不过，将来交通便利，土话将渐为区语所同化，尤其是辞汇方面不会成为

① 但土音以用于本地为限。若以土音的文字在外地发表，效力是很微的，倒反使人觉得中国文字太紊乱了。

大问题。

总之，我对于中国方言问题，主张听它们自然演化，假使将来真有国语统一的一天，十分之九的功劳要归于交通的便利，与各省人民的杂居。不过，我们如果现在预先开辟一条道路给大家走，也许能对于国语统一略助一臂之力，也许能争取那十分之一的功劳。我们的希望，是从土话统一到区语，再从区语统一到国语。北方话的音素简单，地域宽阔，如果国语真能统一，又一定是以南就北。北平话借着数百年的政治力量，已取得"官话"的资格，由官话转到国语，要比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方言更容易些。因此，我主张仍以北平话为主要的基础：说起国语来，尽管完全依照北平话（如果你能够），写起国语来，尤其是教起国语来，却应该稍为迁就大多数的国民，对于难分别的语音让他们混用。我相信这个办法能使方言问题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但我并不想说完全没有困难。本来有困难的事，硬说没有困难，就是自欺欺人了。

（2）声调问题

汉字拼音化之后，声调（平上去入）是否要标明？换句话说，音素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是不是应该写成不同的形式？这也是值得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

主张标明声调的人有两个重要的理由：（一）拼音文字既是标音的，自然该把语音上的区别尽量表示出来。声调在中

国语里，含有词义的价值(valeur sémantique)。与英法德语的语调(intonation)绝不相同。例如“粗”与“醋”，“妈”与“马”，在每一个中国人听起来，其差异之大，并不输于“粗”与“租”，“妈”与“猫”。因此，我们非但对于元音或辅音不同的字，应该给予不同的形式，就是对于声调不同的字，也不该混为一个形式。(二)中国语本来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同音词已嫌太多了，幸亏有声调的分别，使同音不同调的词还不至于相混。如果现在连同音不同调的词也让它们混同，岂不是使本来有分别的脸孔也涂成一样的了？声调的标明，就是在可能范围内使每字各有其个别的脸孔。

反对标明声调的人只有一个理由，然而这一个理由并不弱于上面那两个理由。依他们的意见，声调是素来被中国人认为神秘的东西，有许多读书人直到头发斑白，对于平上去入还弄不清楚，怎么好拿它来教老百姓呢？他们并不是在语言里反对声调的存在，只是在文字上反对声调的标明。不标明声调也不至于使词义混乱不清，因为现代复音词已逐渐增加，此后还可以再求增加。字在单音时虽然容易相混，若在复音词中，就不容易相混了①。

这两派的主张，都是言之成理的。在语言文字的原则上，是前一派有道理；在书写的便利上，是后一派有道理。只可惜各有所蔽。现在试就著者的意见，分论如下。

① 其实不标声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方言复杂性在纸面上显得简单些。例如“哭”字，北平，重庆，长沙都念[k'u]，而声调各不相同（北平混入阴平，重庆混入阳平，长沙念入声），如果不标声调，“哭”字的写法在三个区语里都相同了。

标明声调是可以的；声调并不象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难懂。许多读书人直到头发斑白，还不懂得平上去入，因为他们所要懂得的是沈约的"四声"，才会这样的困难。如果把本地的声调系统告诉他们，决不至于如此难懂。再说，我们对于一般民众，用不着解释什么平上去入，只把同音不同调的字写成不同的形式，叫他们去认就是了。

标明声调是可以的；只是，不幸得很，我们没有适当的音标；现在大家倾向于采用拉丁字母，然而当年的拉丁语里恰是没有声调这样东西的。最合理的表示声调的法子，是把每一个元音按照声调的不同，写成不同的元音字母；而拉丁文当时却没有这种需要。现在我们如果借用拉丁字母而又勉强要标出声调，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在每一个元音字母头上加些撇捺、帽子之类，以资区别；只可惜弄成满面麻子，十个字当中该有八九个是带着撇捺、帽子的，实在太不美观了。第二种办法是利用字母的错综拼合或重复，以资区别；只可惜错综拼合后，声调的拼法不容易弄成一律，使学习上发生多少困难，若求其拼法一律，又会违反国际的拼音习惯。这两种办法都不很妥，难怪有人怀疑到声调的本身了。

本来，注音字母一类的音标，是很适宜于标明声调的。注音字母既是"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何不索性在韵母与介母里分出声调来呢？例如ㄚ的原音是于加切，ㄛ的原音是虎何切，ㄠ的原音是于尧切，ㄨ的原音是乌光切，ㄥ的原音是古薨切，ㄩ的原音是丘鱼切，都适宜于做阴平声的韵母；ㄧ

的原音虽是于悉切，今国语读如“衣”，也适宜于做阴平声的韵母。应另造与ㄚㄛㄠㄤㄥㄩㄧ相当的阳平、上、去声的韵母。ㄟ的原音是余支切，适宜于做阳平声的韵母；应另造与ㄟ相当的阴平、上、去声的韵母。ㄝ的原音是羊者切，ㄣ的原音是于谨切，ㄨ的原音是疑古切，都适宜于做上声的韵母；应另造与ㄝㄣㄨ相当的阴平、阳平、去声的韵母。ㄡ的原音是于救切，ㄢ的原音虽是胡改切，今国语读去声，ㄢ的原音虽是乎感切，今国语亦当读去声，都适宜于做去声的韵母；应另造与ㄡㄢㄢ相当的阴平、阳平、上声的韵母。我认为这个办法比标点四声于字母之旁要好得多；因为在旁加点撇，显然是在那里教人分辨四声，若造成不同的字母，只当作普通不同音的字看待就是了，连阴阳上去的名目都不必告诉他们。

标明声调是可以的；但在许多情形之下，却不是必要的。象注音符号这类适宜于标出声调的字母；自然可以标出；若象拉丁字母，标出声调既感困难，而且有许多复音词不标声调也不至于与别的词儿混淆，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剩下来只有那些单音词难于打发：黎锦熙先生注意到①，动词里的单音词特别多，我们如果不标声调，就有混淆的危险。现在我们试看反对标明声调的人们怎样答复这一个问题。

原来反对派的答复是很简单的：他们以为只要词儿连写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其实黎先生他们早就提倡“词类连书”

① 忘了在那一篇文章里见过。

的，怎会不知道其中的妙用？只是可惜得很，中国的单音词虽比古代减少，但是还没有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不标声调的拼音文字，对于同音词的混淆，仍旧不能完全解决。如果读者对于单音词不至于误会，并非词儿连写的功劳，只是上下文衬托的功劳。

我们知道，上下文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文章上，许多含糊的字义都赖上下文而明朗化，在文字上，许多不易猜测的字义又何妨借着上下文的衬托，而使它们容易明瞭呢？但是，一味乞灵于上下文，总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先拿做文章为例罢：我们常常为了一个字不妥贴，推敲了半天，正因为这样可以省掉读者反复研究上下文的劳苦。文字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读者不能处处乞灵于上下文，否则未免太费时间了。近来我读那些不标声调的拼音文字，往往读完一句，才懂得某一个词儿的意思。这样，书写上虽然便利，阅读上却加倍困难。而一般民众阅读的机会多，书写的机会较少，怎能只求书写上的便利，而忽略了阅读上的困难呢？

有些作者，为了避免上述的缺点，着意地制造复音词。这越发不是办法。这不但是制作文字，竟是创造语言了。语言并非绝对不可以创造；极少数的新词，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引进民众口语的辞汇里，这是可能的。但也应该让它们在口语里生了根，然后写成文字；否则这种文字是极难认识的。固然，有时候新词也可以先见于文字，再传入于口语；但是，不幸得很，这种事情只有汉字能够办到！上文说过，现代语体文里新造的复音词，大多数是由意义相同或相类似的两个

汉字凑成的①。这类复音词，暂时只好依赖汉字而存在，否则如鱼失水，无论在口语里，在拼音文字里，都失了它们的功能。复音词制造者明明是乞灵于汉字的枯骨（许多复音新词里所包含的单字是口语里已经死去多年了的），却要把它们放进崭新的，与汉字作对的拼音文字里，似乎有点儿滑稽了。

由此看来，不标声调则单音词容易相混，若标声调则事实上发生困难。可见我们应该在标声调之外，另觅单音词不容易相混的办法。依著者的意见，可以拿词性的差异，来分别同音词。换句话说，词性不同的同音词可以写成不同的形式。这种办法需要详细的解释，等到下文再谈吧。

(3) 音标的选择

关于新字的音标，有两种绝不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自制音标；第二种是借用罗马字母（或称拉丁字母）。

自制音标的理由，可以有下列数种：(一)不借用外国的字母，表示中国人能创造；(二)适合中国语音的需要，如特殊的元音或辅音皆可有适当的字母来表示（如上文所论，还可从元音字母中分别声调）；(三) 保存中国的书法艺术。

依我们看来，当然是第一个理由最不成为理由；然而事实上，不甘心借用罗马字的人，大多数是存着这种心理。清末

① 例如"終結"，"关闭"，"书写"，"筆抽"之类。

王照、劳乃宣一类的不大懂西文的人，倒也罢了；连帮着英国教士翻译《英华字典》的卢戆章也造成一套“假名”式的切音字母，总不免有不屑用外国字母的意思，不然就是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不用外国的东西，以求减轻反对的力量。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不管：拼音文字显然是受西文的影响而提倡的，又何必鬼鬼祟祟，自制音标，做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呢？

第三个理由也不成为理由。若要保存中国书法，干脆就该保存汉字；新制的拼音字无论如何不能保存中国的书法艺术。原来中国文字的美观就在乎它的结构复杂，有种种不同的穿插俯仰；如果把它简单化了，即使保留着撇捺横竖的姿态，也会令人感觉得单调的。注音符号之不美观就是铁证。

剩下来只有第二个理由颇能成为理由；自制的音标确能表示任何语音，并免除可能的误会。然而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与我们的习惯完全违反。若用自制的音标拼成文字，在没有学过的人看来，竟象一种“天书”。违反习惯的程度越高，则推行的阻力越大；所以自制的音标决不能象罗马字母之推行顺利。固然，罗马字母在非知识分子看来，也象“天书”；但这种人对于汉字差不多完全无缘，连汉字也会被他们当作“天书”看待的。至于知识分子呢，就跟罗马字母非常熟习了。十岁以上的学生，就认得英文字母，若用它们来拼写汉字，字母是他们早已认识了的，拼法也与英文的拼法差不多，当然觉得便利而高兴学习。罗马字母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适合国际习惯。将来全世界的人类都很容易与汉字接近，汉

语如果有优点，正可借此宣传。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我们不改革汉字则已，否则应该趁此机会使中国文化更容易与西洋文化沟通。

如果要求一种音标确能表示任何语音的，也不一定要自制音标；现放着国际音标可以应用。——不过我们也不赞成用国际音标。国际音标只是科学的工具，并不是语音的普通符号。国际音标辨别至于"秋毫之末"，一般的民众非但不会辨别，而且用不着辨别那么仔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只有罗马字母适宜于做新汉字的音标了。我们现在所应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罗马字母的问题，而是：(一)字母的音值，应以何国字母的音值为标准？(二)各区所用的字母，其音值应否一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不应该拿任何一国的字母的音值为标准，而应该集合各国字母的长处，并且适合于表示中国语音的。若必要寻出一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应该尽可能的接近拉丁文原来的读音。例如 i 这个字母，应该读象中国的"衣"音(拉丁原音如此)，不该读象英文的长音 i。这并不是崇古，而是因为西洋各国的拼法（如果是用罗马字母的）都是从拉丁文的拼法传来，所以采用拉丁文的拼法就是等于采用多数国家的拼音习惯。我们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主要的目的在乎适合国际习惯，所以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理由，否则越是从众越好。

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违反国际习惯的拼法。对于非知识分子，我们纵使以 d 为 g；以 p 为 t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既然采用罗马字母，又何不索性尽量依照西文（尤其是英、法、德文）的拼音习惯，使大家容易看得惯些呢？依这个说法，"国语罗马字"的 char，aur，shern，torng（"茶""熬""神""同"），"汉字拉丁化"的 xu，xai，xi，xiao（"湖""海""喜""晓"），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前者所用的 r 是不发音的，后者所用的 x 等于邮政式的 h（hu，hai）或 hs（hsi，hsiao），都不合于国际的拼音习惯。固然，这都是有特别原因的："国语罗马字"要借 r 来表示阳平声；"拉丁化"大概是因为"知""痴""诗""日"等字既写成 zh，ch，sh，rh，不写元音字母，假使"湖""海""喜""晓"等字再用 h 起头，就会常常有两个 h 粘在一起，所以索性采用国际音标 x 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标声调，就用不着 r 了；如果我们每一音节必写一个元音字母，也就可以不用 x 而用 h，比较适合国际习惯了。

威妥玛式与邮政式的拼音法，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了 hs 的拼法颇不合理之外，其余都是很合于国际习惯的。沿用既久，它们的势力已经不小；国语罗马字公布了这么久，实际上我们对外的译音仍用威妥玛式或邮政式。我们如果凭借着这已有的势力造成新字的方案，总比另起炉灶省力些。因此，我觉得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还以沿用二式为较妥。只有一点必须更改的，就是"不吐气"音与"吐气"音的分别：p 与 p'，t 与 t'，k 与 k'，ch 与 ch'，ts 与 ts'，相差只在乎那一个点儿！写起来，容易漏了这一点；排起字来，更容易漏了这一点；认起字来，有点与无点之间，很不容易辨别。我们须知，威妥玛式与邮政式的目的只在乎译音，不在乎创

造新汉字，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马虎些；我们的新汉字是预备天天应用的，就不能马虎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主张各区语所用的字母其音值应尽可能地求其一律，若换一个普通的说法，就是各区的拼法应该一致。固然，二十六个字母势不能表示一切可能的语音；纵使遇必要时拿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位(phoneme)，也还是不够用的。但是，在可能的时候，又在很大的语音差异情形之下，我们必须求其一致，因为这样可以使甲区的人学习乙区的语言文字格外容易，尤其是便于学习国语。在我看见过的"上海话拉丁化"方案里，清音的ㄅ是以 p 表示的，浊音的ㄅ是以 b 表示的，至于ㄆ却以 p' 表示。这在它本身原是合理的，只可惜"北平话拉丁化"与它同属一家，而拼法恰恰相反：它是以 b 代表ㄅ，以 p 代表ㄆ。这样，非但显得方案的分歧，同时也使上海人在有机会读到北方文字的时候，感觉习惯改变的困难。如果修改上海的方案来迁就北方，或修改北方的方案来迁就上海，都可以避免这种毛病。

所谓拼法一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长沙的"巴"字(pâ)与北平的"巴"字(pa)，依语音学上说起来，它们的音素是不同的。长沙的 â 发音时，舌面的后部翘起；北平的 a 发音时，舌面颇似平放的姿态。但是，我们尽可以把长沙的 â 北平的 a 写成同一的形式(长沙的"巴"字也作 pa，不必作 pâ)，因为长沙有 â 无 a，北平有 a 无 â，[1] 我们尽可

① 都是指不带韵尾时而言。

以把长沙的 â 当做北平的 a。这在"描写语音学"上是不合理的，而在文字的实用上却正是最合理的办法。除非在某一方言里既有 â 又有 a，才用得着两种不同的写法。总之，文字只是一种语言符号，并不是科学的音标，所以用不着十分严格地注音，甲语区的人学乙语区的语音，以语音学的眼光看来，本来就很难学得完全一样，我们也并不要求它完全一样；例如长沙人学北平话的"巴"pa 字，念成了 pâ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提倡用罗马字拼音的人往往主张以二十六个字母为限，不另造新字母。这自然是对的。但若连附加符号也绝对不许用，就未免太过了。欧洲文字象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都用附加符号，其国民并未感觉不便。相反地，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它能给予写字的人许多便利。例如上海的"看"字的韵母，在二十六个字母当中没有适宜的字母可以表示它，与其用两个元音合并（例如拼作 keu 或 koe），倒不如干脆采用了德文的 ö（拼作 kö），既省事，又便于认识。有人说，这样会增加印刷上的困难。是的，不错，现在我国的规模较小的印刷所只具备英文字母，没有法、德文字母①，若要印起法、德文的字母来当然是困难的了。但是，将来汉字改革之后，我们应该适应本国的需要而鼓铸铅字，制造打字机，区区的附加符号决不是难于办到的。在这过渡时期，暂用两个字母并成一音，也不失为权变的办法，但不能因此就说附加符号是绝对不可用的。

① 这里所谓德文字母是指拉丁字体的德文字母而言。

三　改革的方案

(1) 简　体　字

简体字的提倡者可以分为两派：甲派主张就宋元以来的俗字，择其可用者，由教育部颁行；乙派主张除在民间已流行的简体字当中，选择若干字外，还创造一套新字，完全以笔画简单为原则。甲派可以钱玄同先生为代表（参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页 29 至 35），乙派可以陈光尧先生为代表(陈先生著有《简字论集》)。

简体字的利益极为明显，就是写起来省时间。宋元以来的简体字，依钱玄同先生的分析，有八种构成的方法：

1. 将多笔画的字就它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者；

2. 采用固有的草书者；

3. 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者；

4. 将全书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代替者；

5. 采用古体者；

6. 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的；

7．别造一个简体者；

8．假借他字者。

但是，在同一方法之下，所构成的简体字的通行区域也有广狭之分。象"體會還過鐵壽聲寶處燈響籠"的简体①，是全国人都认识的；至于"衆"作乘，"虧"作亏，"蘭"作兰，"戴"作大，就有许多地方的人不认识了。有时候，同是一个字而有两个俗体，通行于不同的地域：例如"價"字，北方人写作"价"，桂林人却写作"伝"。又有些新造的简体字，只能通行于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例如"譯"作"訳"，"識"作"識"，"塊"作"块"，"國"作"囗"。尤其是钱先生所举的第六、第八两种构成方法，流弊更多，因为中国方言复杂，在甲地为同音的字，在乙地未必同音。例如选字省作"选"，官话区域的人就不容易了解；"汗"字借作"漢"，吴语粤语区域的人也不容易了解。由此看来，教育部所能公布的简体字是很有限的：宋元时代流行而现在已废的，不能公布；仅为某一区域所认识的，不能公布；青年所创造，未曾通行者，也不能公布。剩下来可以公布的，恐怕不满一千字了。

最令人百索不得其解的，乃是教育部一度公布简体字，却教小学生同时认识繁体。这些全国认识的简体字，我们天天看见它们，天天写它们，何烦教育部公布？学生之喜欢简体字，如"水之就下"，今天国文教员在字旁画了一个大叉，明天的卷子上它又来了，又何烦教育部的提倡？如果说是正

① 为减省印刷麻烦起见，凡易知的简体，就不写出了。

式批准，让学生放胆去写，国文教员也不必再打叉，这话有些道理了，却又何苦叫他们同时认识繁体呢？本为避繁就简，却弄成了简上加繁，这不是所谓"治丝益棼"吗？我以为教育部如果要公布简体字，必须同时废止繁体字，否则所谓公布者，对于汉字之改革，毫无用处，徒然增加书写上的纠纷而已。

其次说到创造的新简体字。我们看过了陈先生的《简字论集》之后，很佩服他的创造力。汉字的笔画太简单的时候，往往不容易写得好看，而陈先生的书法却还能引起美感。据说每字至多不出十二画的范围，平均每字仅有七画，普通各字均在六画左右。每小时可写此项简字楷书者一千，行书者多至二千以上①。可见简体字写起来确是节省时间了。

但是，简体字的创造者，只知道节省写字的时间，却忘了识字的困难和书写的难于正确。黎锦熙先生说：

"简体字在书写上诚然较便，但在阅读上却和繁体字一样地不便于认识，这是教育心理学者从实际教学上得来的结论（因此，十多年来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都已改良，不象从前定要把笔画简单的字编在头一本了）。尽管汉字全部改良为简体字，在训练的效率上也只能省力一半。"

我的意见却比黎先生的更进一步：我以为简体字比繁体字更不便于认识；只就书写上而论，也不见得较便。兹分论如下：

---

① 见《简字论集》，10页。

我们看书认字，并不是呆板地细数每字的笔画，只简单地看出它的一个轮廓就知道是什么字了。例如"觀"字，我们只要看见了左边上方一个"草头"，右边下方一个"横挑"，就知道它是"觀"字了。可见繁体字并不难认。反过来说，简体字因为笔画太少，往往甲字与乙字的形式相差甚微。假定普通各字均在六画左右，我们试想，若以横竖撇捺点钩种种可能的变化与六画相乘，其可能的不同的结构是有限的，于是势必弄得许多字的差别仅在一点半画之间，岂不是比繁体字更难辨认吗？我们又试把"天夫""千干"等字交给儿童辨认，立刻可以证明它们比"鱼""猪""树""河"之类更为难识。今按陈氏书中"回"作日，极易与"日"相混；"同"作同，极易与"月"相混；其余如"來"作來，"成"作宋；"萬"作万，"方"作方；"致"作致，"改"作改；"志"作志，"忘"作忘；"寸""可""等"作寸可寺；"重""堂"作重堂，"所""斯"作所所，"止""隱"作止止，"禍""初"作礻初，"終""夕"作夕夕，"孝""存"作孝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真是令人目迷五色。若不是"明足以辨秋毫之末"，就会混而同之！但是，这并不能怪陈先生，只是整个的原则迫使他不能不如此。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十画（或六七画）的主张去改造汉字，一定会走上这一条死胡同里去的。

即就书写上而论，因为简体字难认，同时也就难于写得正确。由此看来，简体字虽得了省时间的好处，却增加了容易写错的弊病，真是得不偿失。写错不要紧，写错而与另一个字相混，就不能说是不要紧了。我们须知，笔画相差很微

的字，正是极端容易写错的字。近来我教了六个月的大学国文，常常在作文卷上看见学生把“候”写作“侯”，“拆”写作“折”，“叫”写作“叶”，“偏”写作“徧”，“逐”写作“遂”，“述”写作“迷”，“已”写作“已”，“感”写作“感”，“爪哇”写作“爪哇”，“坦白”写作“垣白”，等等。（他们是大学生！）可见一点半画的差别是最不容易分辨的。创造的简体字推行之后，我们将见文字的紊乱，有十倍于原有的汉字者！本来，汉字之相差甚微者已经不在少数，幸亏有些字已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渐被淘汰，所以“丐”与“丐”，“柄”与“枘”，“诉”与“訴”，“汎”与“汎”等，不再劳一般学生的辨认（因下一字已经不大用得着了）。不料现在竟有人推波助澜，再替汉字造出一些新麻烦来，真是大可不必！

黎锦熙先生说得好：“新造的简体字和拼音文字在‘小百姓’是一样的不认得，推行上是一样的难，那又何必舍弃后者而傻干前者呢？”我们完全赞同这一个说法，简体字创造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徒然显得不彻底而已。

(2) 新形声字

汉字据说是根据“六书”造成的，然而形声字却占十分之九以上。为了语音与词义的演变，弄得现在许多形不象形，许多声也不象声。试查字典“马”部，有姓冯的“冯”，驯服的“驯”，辩驳的“驳”，行驶的“驶”，骇怕的“骇”，骄傲的“骄”，欺骗的“骗”，骚扰的“骚”，蓦地的“蓦”，试验的“验”，

惊慌的"惊"，骤然的"骤"，撇开语源学不论，我们不懂它们与马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是形的方面不妥。又试看从"台"得声的字，有念象"台"字音的(苔，炱)，有念象"海"字平声的(咍，痞)，有念象"态"字平声的(胎，邰)，有念象"颐"字音的(饴，怡，诒，贻，眙)，有念象"痴"字音的(笞、齝)，有念象"洗"字音的(枲)，有念象"诗"字上声的(始)，有念象"代"字音(殆，怠)，有念象"迟"字去声的(治)，撇开古音学不论，它们的系统非常紊乱。这是声的方面不妥。因为形声两方面都不妥，所以有人提倡"新形声字"。

新形声字虽不见有专书提倡过①，然而依我们的推测，不外是：(一)把汉字重新依逻辑分为若干种类，每一种类给予一个意符(即形)；(二)重新改定音符(即音)，务使同音的字不至于不同音符，不同音的字不至于同音符。本来没有音符的，也给它加上一个音符，总之，目的在乎使汉字整齐化，合理化。

但是，在这大原则之下，当然还容许有种种不同的方案。例如对于种类的区分，各人的观点很难一致；对于同音不同音的标准有主张用北平音(国音)的，有主张用另一种方音的，也有主张参照古今南北之音的。至于意符、音符的形式，在各人的方案里，更不容易相同了。

种类的区分是很困难的。先说，语言与逻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拿逻辑去支配语言，同理，也不能拿它来

① 据著者所见，只有唐兰先生《古文字学导论》末一章是讨论"新形声字"的方案的。

支配文字。我们现在要把汉字重新分类，总不免或多或少地遇着实施上的困难。例如“有”“是”“为”“能”“可”“治”“理”等字，就很难于归入恰当的门类里去。退一步说，纵使由一位逻辑学大家把它们分得妥当了，在民众的实用上势必发生困难。一般民众没有逻辑的脑筋，对于意符的应用必多错误。叫他们硬记吗？硬记三五个字是可以的，若硬记至于汉字全数的一半，就非常讨厌了。现在许多汉字的意符固然也凭硬记（如上面所举“鹫”“驳”等字），但它们还有民族的习惯帮助着；若改革以后的新汉字的意符也凭硬记，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若要补救分类上的困难，唯有对于容易归类的字给予意符，其余难于归类的字就不用意符，专用音符。原来属于“象形”、“指事”而笔画又简单的字（如“父”“母”“子”“女”），有一部分可以不必更改；除了原字的用途照旧之外，还可以借它们做同音字的音符。照此办法，我们只要把汉字分为鸟、兽、虫、鱼、草、木、身体、心理、人伦……等等极容易分别的种类，各给予适宜的音符（例如除虫鱼鸟草木可用原来的音符外，兽类可一律从“犬”，身体可一律从“肉”，心理可一律从“心”，人伦可一律从“人”），其余就都让它们专用音符，以趋简易。举例如下①：

兽类——牛羊马猕（豬）狗（狗）狸（猫）狐（猴）；

身体——面耳眉目口牙舌鬚（须）脰（喉）　脖（颈）　胴

① 有些字，笔画尚嫌太多。但若至推行时，自然会有人修改为简体。

（背）

心理——喜肯忨（愿）惊（惊）怛（疑）

人伦——父母子女侗（童）估（姑）伊（师）傒（嫔）

其次说到音符方面，有人主张用注音字母，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写起来太不美观。我们只嫌音符不统一，尽管使它统一好了，不必另起炉灶。依著者的意见，新形声字对于汉字，既采取妥协的态度，自然应该保存汉字标音的特色，就是上文所论的“代数式”的音标不宜废弃。我们应该尽量采用旧有的音符，只加以整齐划一的功夫就是了。至于同音不同音的标准，我是主张参酌古今南北的，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表示“代数式”音标的特长。例如“耻”字，若以北平音为准，很可以写作“恥”，但是江、浙、皖、赣、粤、闽各省的人见了，仍旧是音符不象音符，因为在这几省的语音里“耻”与“尺”并不同音。同音不同调，还可以用同一的音符；否则仍蹈汉字的覆辙。凡用同一音符的字，若要全国人都觉得确是同音，大约须合于下列的几个条件：

1. 清音字的音符可以平上去通用，浊音字（破裂及塞擦）的音符则平声不宜与上去混；

2. 入声宜绝对独立；

3. 声母宜大致依照“三十六母”，韵母宜大致依平水韵①。

今举例如下：

1. 屑（题）擿（提）啼（啼）；

① 所谓“大致”里头含有许多文章，这里不能详细说明。

2．先(先，鲜) 佌(仙)疵(癣)绕(线)；

3．馬(马，码)吗(骂)莺(麻)偈(妈)痦(痳)；

4．羊眸(暘)样(楊)拌(揚)洋饼（养）痒（癢）样(樣)；

5．昔錯(錫)棤(析)①；

6．失宾(室)。

以上只是替“新形声字”主张者设想，我以为新形声字假使有实现的一天，恐怕离不了这一些原则。但是，新形声字会不会成功呢？

依理，新形声字该比拼音文字容易成功，因为它对于汉字只是部分的改良，不是彻底的改革。然而这种部分的改良也应该是渐进的，才容易成功。譬如政府决定改用新形声字，虽可以召集若干文字学专家，来制定整套的新字，但不可作一次公布。假定每半年公布常用字一百个，使以后出版的书籍一律遵用，那么，民众得从容地与这一百个新字厮混熟了，再来一百个，就不觉得“过事更张”，也不觉得满纸的陌生脸孔。这样经过了十余年，新形声字都公布完了（最后几年公布的字是不很常用的，尽可以每半年公布几百个），大家也都习惯成自然，就算成功了。

由此看来，新形声字是容易推行的；不过，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它的利弊如何。关于利的方面，当然是能使汉字整齐化，合理化，而整齐合理的文字当然是比较容易学习。至于

① 至于错误的“错”，措置的“措”，又应作别的形式。

弊的方面呢，就只怕将来的人读古书稍为困难些。总而言之，它是“利不多而弊不大”的一种方案；拿它做一种“治标”的办法未尝不可以，然而难认难写的汉字终不能因此就得到一种根本的解决。

（3）唯声字与复音字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就汉字本身改变而成的纯粹音标文字，换句话说就是废除意符，纯用音符。为了保存代数式的音标，我们可以大致依照上节所述音符的条件，就是参酌古今南北，使这些音符能适合全国之用。凡全国同音① 的字，必须用同一的音符，以求划一。例如拿“仝”字做音符，则“同志”应作“仝志”，“儿童”应作“儿仝”，“梧桐”应作“吾仝”。有时候，一时没有适宜的简单音符，不妨借用形声字为音符，例如“郎”仍作“郎”，但黄鼠狼应作“黄鼠郎”，以求一致。这样，大约只要一千个音符尽够应用了。这可以称为“唯声字”或“纯音字”，它是以音节(syllable) 为单位的，与拼音文字不同。只有汉字能用唯声字，因为每字只包含一个音节；如果象英法德文那样，每字能有几个音节，就不能用它了。下面是《红楼梦》第六回当中的一段，用唯声字写成的：

半日丫雀不文之后，忽见两个人台了一章元卓来，

① 所谓全国，只是大致的说法，偶然也有例外。

方在这扁亢上。卓上碗盘拜列，仍是蔼蔼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羊。板儿一见了，卞抄着幺肉吃。刘老老一巴章打了开去，忽见周瑞家的笑喜喜走过来，昭手儿叫他，刘老老会衣，于是带着板儿下亢，至堂屋中。

由此看来，所谓唯声字，在文字学上可以叫做尽量假借，若照普通的说法，就是尽量写别字。近年因为大家说汉字难学，也有一部分人提倡写别字，这与提倡"唯声字"差不多；不过"唯声字"该是有系统的，每一个音素该有一定的音符，并不象随便写别字那样漫无系统。

趁此机会，我们可以谈一谈别字。假定教育部通令允许或鼓励民众随便写别字，汉字的前途会变成怎样呢？我们敢断定，这样一来，将来的汉字的系统会比现在更为紊乱。这里所谓别字，专指同音不同义的字而言。然而我们须知，甲地同音的字，在乙地未必同音，若大家依照本人的方音而写别字，将有许多字是带地方色彩的，别处的人看不懂，或猜半天才懂。例如北平人把"随声附和"写成"随声付合"，"驱使"写成"趋使"，"风雨交加"写成"风雨交夹"，"绝对"写成"决对"，"兴趣"写成"幸趣"，"医药罔效"写成"医药枉效"，"浅薄"写成"浅薄"，都是吴语、闽语、粤语、湘语、客家话诸区域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又如江浙人把"丧心病狂"写成"伤心病狂"，"固然"写成"果然"，"名落孙山"写成"名落深山"，"概不过问"写成"概不顾问"，"负责"写成"负职"，都是北方人与闽、粤人所不能了解的；又如广州人把"彻底"写成"切底"，"苟安"写成"久安"，却又是大多

数的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①。这样“只管音同，不顾义异”的结果，势必造成汉字的分家，换句话说，就是因方言的歧异而造成了好几种汉字。汉字的好处在乎全国通用，现在如果愿意牺牲了这个好处，就不妨索性走上拼音的路；何必在这四不象的别字上提倡呢？

有人说，我们正可以凭藉“别字”的捣乱性去打倒汉字，以便建设新的文字。殊不知汉字的改革不难在破坏，而难在建设。汉字到了今日，其系统已经紊乱得可观，我们用不着推波助澜，也用不着幸灾乐祸，我们所应该用全副精力去研究的，是怎样补救这种紊乱状态，或建设一种极有条理的新汉字。总之，我们现在不愁汉字打不倒，只愁汉字打倒了，却无以善其后。假使真有好的建设方案，汉字不打自倒；假使没有好的建设方案，将来汉字固然一天比一天更不成样子，但这种状态只能增加民众的不幸，不会给予他们任何的利益的。

现在我们回到唯声字，唯声字当然比随便写别字好得多，因为它是有组织，有条理的，同时又兼顾各地的方音，使全中国每一个人读起来，都觉得是同音假借。但是，唯声字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它兼顾各地的方音，同音字仍嫌太多。大家知道，中国的字是单音的，而且没有复辅音如 bl,st 之类，可能的音节的数目势必甚少。就北平而论，只有四百余个单音，现在兼顾各地的方音，大概可增加至一千多，而汉语常

① 例子都是从学生的作文卷子里摘出，不是随便捏造的。

用字恐怕将近一万，可见平均有八九个字同一音；有些字音是“僻音”（如“丢”），有些字音却最是常用，大约有数十字同一音的。同音字太多了，读者就要费神去猜测，这是很不便利的事情。

为了补救唯声字的缺点，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复音字”。“复音字”是把两个以上的音符凑成一个字，这个字就读两个以上的音节。换句话说，就是把每一个复音词写成一个单字，但这单字必须是标音的①。例如“牺牲”可写成𤞷，“玫瑰”可写成鱞。这种办法，等于词儿连写，同音字太多的毛病可以避免了。当然，原来的单音词，我们不能勉强写为复音字；但是，现代的复音词很多，若把它们都写成复音字，已经很可观了。

起初的时候，最好是以双音词为限，暂时勿造三音词或四音词。实际上，我们也可说汉语并没有三音词或四音词，它们都只是两个词的组合：图书馆可认为是“图书”之“馆”，物理学可认为是“物理”之“学”，社会主义可认为是“社会的”“主义”。我们只须写成𨽻官，𨱔李，𨱔𢽾就是了。这样可以省得字体过于臃肿。

表面上看来，复音字与简体字恰恰相反：简体字力求每字的笔画减少，复音字倒反使笔画增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复音字乃是原来两字的总和，它比原来两字的笔画已经少

① 近来有人把“图书馆”写作“𨽻”，虽也可称为复音字，但不是标音的复音字。这种字偶用一二个还可，决不能依此原则造成整套的汉字。故本节不讨论及此。

了许多。试看上面所举的例子，“牺牲”两字原有二十九画，复音字只有九画；“玫瑰”两字原有二十二画，复音字只有十九画；“图书”两字原有二十四画，复音字只有二十一画；“物理”两字原有十九画，复音字只有十一画；“社会”两字原有二十一画，复音字共有十四画；“主义”两字原有十八画，复音字共有八画。由此看来，复音字也正是简体字。象“玫瑰”与“图书”还可以渐渐改为更简单的形式。这样一来，复音字而兼有简体字的优点，真可谓一举两得了。

复音字的最终目的，是使：(一)复音词成为复音字；(二)单音词成为唯声字，然后进一步而改用拼音文字。但是，在过渡时代，我们对于单音词，不妨仍照汉字的原形，只把复音词先改为复音字。这样，在一般人的习惯上不大觉得“刺眼”，比较地容易推行，同时，汉字已经因此而趋于合理化，因为每字代表一个词儿，已经不象现在这样没有系统了。

依我们的意见，复音字的推行也应该是渐进的。假使教育部每半年公布复音字五百个，那么，一万字的文章里大约只有一二百个复音字，不知不觉地把人们引导到复音字的路上去。这种潜移默化的办法，是最容易成功的。纵使教育部不公布，只要大家提倡，印刷厂肯鼓铸复音字，青年们会马上模仿，不出十年，全中国也就都是复音字的势力了。

复音字的好处很多：它是拼音文字的桥梁，同时却不十分违反汉字的习惯；它可以成多或少地渗入汉字群，使大家似曾相识；由于除去了意符，笔画自然简单；它可以使一般人了解怎样是一个“词”(word)，将来应用拼音文字时，自

然会把词儿连写。所以我们觉得它比简体字或新形声字都好。在没有改用拼音文字以前，大家不妨把复音字仔细研究，定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以便推行，这里因为印刷上的障碍，不便多举例了。

(4) 注音字母与注音汉字

注音字母本非为代替汉字而设。然而它既是一种音标，则替代汉字，并非绝对不可能。今试假定拿它来替代汉字，而悬测其利弊如何。

注音字母虽有点象舶来品，其实是渊源于反切及等呼。它为带鼻音的韵制造ㄢㄣㄤㄥ四个韵母，并不依西洋的拼音原则拼成ㄚㄋ，ㄊㄋ，ㄚㄤ，ㄊㄥ；这是想要保存"上纽下韵"的双拼法。然而它又规定ㄧㄨㄩ为介母，适用三拼法，这又是要与"开齐合撮"的分类相符合。这样看来，它毕竟是国货的成分居多。

我们并不因为它不是舶来品而排斥它；相反地，我们以为"上纽下韵"的拼音法实在适宜于中国的语音系统。著者还赞同王照的意见，专用双拼法，不用三拼法①。大约在现行的三十七个字母（本有四十个，"国语"只用三十七）之外，再加十八个（即为ㄧㄚ，ㄧㄝ，ㄧㄠ，ㄧㄡ，ㄧㄢ，ㄧㄣ，ㄧㄤ，ㄧㄥ，ㄨㄚ，ㄨㄛ，ㄨㄟ，ㄨㄢ，ㄨㄣ，ㄨㄤ，ㄨㄥ，

① 参看黎著《国语运动史纲》，24页。

ㄩㄝ，ㄩㄢ，ㄩㄣ，各制一个简单的字母，原来的ㄈ可当ㄨㄈ用，ㄝ可当ㄧㄝ用)，共成五十五个，字母的数目虽然增加，但在民众的应用上必更便利（现在ㄧㄢ，ㄧㄣ，ㄧㄤ，ㄧㄨ的拼法是很难了解的)，拼音的法则上也更显得整齐，写起来也省些笔画。这样一来，竟是脱胎于二千年前的“反语”旧法（四呼只是明清音韵学家的学说，不如“反语”之古，也不如“反语”之通俗)。旧虽旧，却是容易拼读，容易认识。

如果真的要拿注音字母替代汉字，当然要词儿连写。这在注音字母并不是办不到的；恰恰相反，它比罗马字更适宜于词儿连写。例如罗马字 sinan 既可读为“西南”，也可读为“新安”，为了分别起见，我们唯有把两字隔开，写成 si-nan 或 sin-an；注音字母则“西南”写作ㄒㄧㄋㄢ，“新安”写作ㄒㄧㄣㄢ，决无混乱的可能，这就是“上纽下韵”的好处。

有人说注音字母不美观，注音还可以，替代汉字未免太不够资格。这话也有若干理由。但是，汉字很美观，它是数千年的书写艺术的结晶，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它呢？就功利主义的观点说，与其美观而不便利，宁可便利而不美观。何况经过若干时期的练习，也可以写得相当美观。不信请看钱玄同先生所写的注音字母①。

依著者的意见，注音字母的最大缺点是不能国际化。

① 例如《国语运动史纲》的封面题字。

汉字不改为拼音则已，若要改为拼音，何不索性应用罗马字母，以求适合国际习惯呢？况且知识分子既与罗马字母非常熟习，采用它来拼写汉字，总比陌生的注音字母好些（奇怪得很，注音字母宣传了这许多年，青年学生还是大多数不认得它）。

我虽不赞成拿注音字母代替汉字，却赞成它与汉字相辅而行，因此，我对于“注音汉字”的主张，认为是合理的。所谓注音汉字，就是把注音字母钉死在汉字的旁边，使每一个汉字都有它的代表永远陪伴着。有人说，注音汉字没有用处，因为读者的眼睛只看见汉字，不看见字旁的注音字母。这话自然也有理由。但是，我以为注音汉字的用处不在乎注音，换句话说，就是不在乎令人知道汉字的正确读音，而在乎使不懂汉字的人有阅读书报的机会。如果有人因为要知道一两个汉字的读音而注意到字旁的音标，这自然是可以的，但这只算是注音汉字的次要用途；它的主要用途却在乎使每一个字有两个不同的面孔，使懂汉字的人看汉字，懂注音字母的人看注音字母，各得其所。

注音字母是极容易传习的；但如果没有注音汉字，则学会了注音字母而不懂汉字的人在这社会里依旧是文盲。有了注音汉字，则认识注音字母的人就差不多等于认识汉字了。剩下来很难解决的乃是鼓铸铅字的问题；经费难筹姑且不说，单说字粒的大小，已经很费考虑了。字小则注音字母会十分模糊；字大则纸张太费，书报的成本太大。而且，鼓铸起来，恐怕至少要铸国语、吴语、闽语（又分福州厦门二

种)、粤语、客家话的注音汉字，共在六种以上，又是非巨款不办的。所以注音汉字的普遍施行，恐怕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到。但暂时不妨先用它来印刷民众学校课本，通俗书报；尤其容易办到的乃是官厅的布告，宣传的标语等。不过也须同时努力传习注音字母，否则注音汉字的效用就等于零了。

(5) 自创的拼音字母

上节所论的注音字母，它并不是近年才创造出来的，乃是"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异于向壁虚造者所为"①。至于象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采取汉字的某一部分，作为字母，已经近于向壁虚造了；若象卢戇章的"中国切音字母"，简直是随意杜撰，毫无根据。卢氏以后，象他那样随意杜撰的人不在少数，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尝试其自创的拼音字母。

我们对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者并不特别看重；对于"向壁虚造"者，也并不看轻。我们所要讨论的，乃在其实用上的利弊。自创的拼音字母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纯粹拼音的字母；第二种是非纯粹拼音的字母。所谓"非纯粹拼音的"，就是杂有"意符"或"词性符"在内②。关于改造的意符，我在上文已经讨论过；关于"词性符"，我将于下

① 参看章炳麟《章氏丛书别录》二，《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② 去年春天收到一位王士英先生寄给我一本《新文字方案》，就是杂有意符及词性符的。

文论及。虽然上文所论的意符是就汉字改良的，下文所论的"词性符"（又称"类符"）是借用罗马字母的，与此并不全同，但它们的利弊却是差不多。所以本节专论自创的纯粹拼音的字母。

自创的纯粹拼音字母，据我所见过的，可大致分为三种：(一)声母在前，韵母在后；(二)韵母居中，声母在旁（如卢式）；(三)声母、韵母、声调画成一条颇长的屈折线，牵连不断①。第一种最合国际拼音习惯；第三种最见巧思；第二种也可说是别开生面。不过，在应用上，我们该说是第一种便利些。

这些创造家的通病，是流于速记式。他们抱着一种颇幼稚的见解，以为汉字之难在繁，新字的笔画越简越好。殊不知汉字之难认难写，只在乎其结构之不合理；至于笔画之繁简，乃是很微末的问题。笔画太简了，写起来虽省时间（等于速记），认起来却加倍困难（理由见上文）。例如卢氏的"切音字母"，多则两画，少则一画；又如上面所述第三种拼音字，把声、韵、调画成一条屈折线，每字总是以一画了之，谁能比它们更简单呢？然而我们读到这种文字，就只好拿着扩大镜去辨别秋毫之末，这又是何等不便利的事情！速记术的历史最悠久者莫若西洋各国，然而西洋从来没有人主张拿速记式来替代文字。中国现代速记家如汪怡、刘学瑺诸先生也不曾主张拿他们的速记式来替代汉字，因为凡是稍有语言学常

① 我有机会看见过一位陈长卿先生的《新文字初刊》，就是属于这一种。

识的人，都知道速记式与文字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分则两利，合则两伤的。

此外，还有一个通病，就是拿点角法来分别声调，例如劳乃宣的京音简字，阴平加点于韵母的左上角，阳平加点于韵母的左下角，上声加点于韵母的右上角，去声加点于韵母的右下角。卢戇章的办法颇有不同，除无声母的字仍用点角法外，阴平字的声母写于韵母的左下角，阳平字的声母写于韵母的右上角，上声字的声母写于韵母的左旁，去声字的声母写于韵母的右下角。这也可以说是点角法的变相。点角法起源于"读破法"。读破法至迟是六朝就有的，但加圈于字角以示读破，似乎是宋朝以后的事情。劳乃宣不过变圈为点，又因"京音"没有入声，故把声调的位置移动。到了民国七年的注音字母，又把位置恢复从前的原状，阴平无符号，阳平点左下角，上声点左上角，去声点右上角，入声点右下角。至民国十一年，点角改为声调的曲线，阴平无号，阳平作ˊ，上声作ˇ，去声作ˋ，入声作˙。这些办法虽各有不同，而其要求写者自标声调则无二致。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先学会了分别声调，然后能写得正确。声调这一样东西，说易就易，说难就真难。据我的教书经验，也有八岁孩童学会了的，也有大学生学不会的。大致统计起来，终是学不会的人居多。我有一位朋友曾任大学教授多年，他很虚心地向我请教怎样分别四声，我也很热诚地教他，结果他非但没有学会分别诗韵中的四声(这自然是很难的)，连他自己说的北方话的四声也是分辨不清。可见四声是令人头痛的东西，我们绝

对不该要求写字的人自标声调。

自然，自创的拼音字母也有优劣之分。譬如拿劳乃宣的方案与卢戇章的方案比较，则见劳乃宣的字容易认识（正因它们的笔画不太简单），而卢戇章的“相连号”（颇似词儿连写）却胜于劳乃宣。但是，这些都是小问题，最大的缺点乃是它们不能国际化，不能利用十余万万人所认识的罗马字母。另起炉灶总是有困难的；那怕它比汉字确是千倍容易，而在已识汉字的人看来，因为陌生的缘故，倒反觉得困难。若用罗马字母，知识分子是熟习了的，就加倍容易推行了。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拼音字母并非专为知识分子而设，须知它全靠知识分子的宣传与首先实行，知识分子学起来便利，就有“不胫而走”的效力。因此，我们可以断说自创拼音字母是枉费心机。

（6）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的创造者本来希望将来它可以代替汉字；只因他们认为时机未至，所以甘心暂做“国音字母第二式”，其用途暂以注音、译音为限。总之，“国罗”派是认定“国罗”有代替汉字的资格，不过他们同时承认这事不是短期间内所能实现罢了。

“国罗”的方案，大致是尽量利用二十六个字母，不添新音符；遇必要时，可以拿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如以 ng 表ㄇ，以 ch 表ㄑ、ㄔ，以 gn 表ㄏ，以 sh 表ㄒ、ㄕ，以 iu 表

u，等等。对于每一个汉字，以标写元音为原则，故“知痴诗资雌思”必须写成 jy，chy，shy，tzy，tsy，sy，不再能象注音字母那样仅写声母。

“国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改变拼音法来表示声调。阴平声用基本形式，但浊音的字则在声母的后面加 h；阳平声如遇普通韵母则在元音后加 r，如遇 i 与 u 韵，则在韵母的前面加 y 与 w，如遇结合韵母则改韵头的 i 与 u 为 y 与 w，如遇浊声的字则用基本形式；上声如遇韵母中只有一个元音字母时，则把它双写，如遇韵母中有两个或三个元音字母时则改其中的 i 与 u 为 e 与 o（韵头与韵尾都有 i 与 u 者改头不改尾），如遇结合韵母独用时则在它的前面加 y 与 w，但 iee 与 uoo 两韵则改韵头的 i 与 u 为 y 与 w；去声则改韵尾的 i，u，n，ng，l 为 y，w，nn，nq，ll，或在韵母的后面加 h，如遇结合韵母独用时则改韵头的 i 与 u 为 y 与 w，但 ih，inn，inq，uh 四韵则在它的前面加 y 与 w，入声在基本形式后加 q，若结合韵母独用时则改韵头的 i 与 u 为 y 与 w，但 iq 与 uq 两韵则在它的前面加 y 与 w；轻声用基本形式，但“子”字省作 tz。

“国罗”的创造者大半是语音学专家，非但基本形式很合国际习惯，就是改变拼法来表示声调的时候，也尽可能择用西洋习见的拼法，并处处顾及音理。

正因如此，所以弄得拼法非常复杂。例如阴平声本可完全用基本形式，以求一律，但浊声字念阴平的很少，不如另造拼法，剩下来那基本形式给阳平声的浊声（因为“浊平”

十分之九是阳平)。又如阳平声本可完全在元音的后面加 r 以求一律，但加 r 而 r 又不发音，到底是不得已的事情，故凡可以就元音改变拼法时，就不必加 r。这样面面俱到，就弄成极复杂的拼法了。依著者的私见，如果要拼写声调的话，似乎可以牺牲若干音理，而求其拼法的整齐划一。例如阴平声一律用基本形式，阳平声一律加 r 等等。

"国罗"的拼写声调，近年来极为"拉丁化"派所抨击。他们以为声调是深奥难晓的东西，不该要求全国人都能分辨其种类。平心而论，这话如果拿来批评上节所述的"点角法"，自然是对的；如果拿来批评"国罗"，却不能令人悦服。"国罗"并没有叫每一个人学习四声。依我所能想象，传授"国罗"的时候，该把韵母的部分(即元音字母的部分)先行传授，例如写下了 i，yi，yii，ih 就教学生念"衣""移""椅""意"，并不告诉他们"衣"是阴平，"移"是阳平，等等。韵母的部分教懂之后，再教拼音，例如 ji，shi 就是"基""希"，jih，shih 就是"记""戏"，也并不告诉他们"基""希"是阴平，"记""戏"是去声，等等。这样，民众用不着懂四声，而"国罗"终可以学会。本来，"声"、"韵"、"调"三者的区别乃是语音学者的玩意儿，一般民众就只懂得同音不同音。他们所谓同音，是指声、韵、调俱同面言，如果声、韵俱同面调不同，在他们仍旧觉得是不同音，不同音的字写成不同的形式，在他们觉得是最合理的事。

我们固然也不赞同"国罗"的拼写声调，但我们所持的理由与"拉丁化"派不同。我们觉得声调的标出会使非北方

的人更难学习“国罗”，因为北方没有入声，凡原属入声的字都转入其他的声调，并且没有严格的或简单的条理。南方的人，有些是保存入声的（如浙、皖、苏、湘、赣、闽、粤及桂南），有些是入声一律转入阳平的（如鄂、蜀、滇、黔及桂北），都与北方的声调系统不合，所以每遇入声字就很难知道它在国语应属何声。例如“尺”字，我们毫无办法可以推知它在国语中是属于上声；又如“哭”字，我们也不能推知它属阴平。于是差不多每一个入声字都要硬记，“国罗”就难了几倍了。

“拉丁化”派又怪“国罗”派强迫全国人去学习某一地的土音，并且把它称为国语。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上文已大略论及。国语是必要的，把某一地的方言定为国语的标准也是未可厚非的；北方话的语音简单，容易学习，所以我们看中了北方话；北方话当中以北平音的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所以我们看中了北平音。我们对于北平音无所偏爱，只是爱它那数百年来为政治所造成的大影响。在说话上，我们主张尽量模仿北平音，不过“知资”，“痴雌”，“诗思”，“根庚”，“斤经”的混淆可以通融；在文字上，我们主张“尖团字”最好是有分别，如果不能分别也不要紧。我们对于国语的意见是与“国罗”派大同小异的；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要取销北平话的国语资格。

总之，“国罗”如果肯略为修改它的声调拼法，以求其整齐划一，终不失为一种站得住的方案。它之所以没有成绩，只因政府没有极力帮忙，而单靠几个学者的提倡与少数知识

分子的宣传，并非因为它本身是完全要不得的东西。这一句公道话是不能不说的。

(7) 区际罗马字与文言罗马字

我们在上文谈过，汉字之所以能通行全国，并非完全因为它是尚形的，而是因为它有代数式的音标。现在如果我们能利用罗马字来造成代数式的音标，当然也能通行全国；这就是所谓"区际罗马字"(La romanization interdialectique)。

区际罗马字是依靠语音的历史而造成的。我国的方音虽然复杂，若拿历史的眼光看来却甚简单。它们在最初是同一来源的，后来尽管分道扬镳，终有线索脉络可寻。譬如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同音字①，至今在各地的方言里，仍旧是同音；一千三百年前的同韵字，至今在各地的方言里，多数仍是同韵；其变为不同韵者，亦必依照一定的规律而演变。由此看来，语音的演变是很有规则的，我们就可利用它那"规则性"来制造区际罗马字，以求其在各个方言区域内都能通行无阻。

试以寒韵为例（指"平水韵"的"十四寒"），假定它在一千三百年前是念 -on 的②，则下列诸字可译成区际罗马字如下：

单 don，滩 ton，坛 dhon，难 non，干 gon，看 kon，

① 指《切韵》音而言。

② 假定的音值是否有考据上的价值，与实用上毫无关系。

餐 tzon，残 dzon，安 on，寒 xon，兰 lon，潘 pon，盘 bhuon，瞒 muon，端 duon，团 dhuon，官 guon，宽 kuon，钻 tzuon，酸 suon，欢 huon，桓 xuon，銮 luon。

至于这些字的读音，则随方言而异，例如：

1. 北平遇 on 读为 an，遇 uon 读为 uan，但唇音 b，p，bh，m 之后的 uon 读为 an。
2. 苏州遇 on 在 d，t，dh，n，tz，ts，dz，l 之后读为è，其余的 on 与 uon 一律读为 ö。
3. 广州遇 on 在 d，t，dh，n，tz，ts，dz，l 之后读为 an，其余的 on 读为 on；遇 uon 在 d，t，dh，n，tz，ts，dz，l 之后读为 ün，其余的 uan 读为 un。

全国的拼法一致，而各地的读音不必一致，这就是区际罗马字的特色。在音韵学家看来，这是很有趣的办法；在国粹论看看来，这正是合乎“三十六母，四呼，二百六韵”的正音，虽在语言中丧失了它，还能在文字上保存着它，确是合于今而不叛于古的正统主张。

所可惜者，“区罗”读音的变化，在音韵学家看来虽然简单有趣，在一般民众看来仍会嫌它的条例太多。条例太多则学习上必颇困难，所以我怀疑它能成为扫除文盲的良好方案①，但是，我们却可以利用同样的办法去翻译古书或写文言文。这样，我们不再叫它区际罗马字了；因为它专供翻译文言之用，可以称为“文言罗马字”。

① 参看著者对于法国教士Lamasse 先生所著的 Romanization interdialectique 的批评，见《清华学报》十卷二期。

文言罗马字的好处大约有下列几种：

1．古文大部分是由单音词构成的，而同音的词儿又太多；文言罗马字里的同音词比“国罗”的同音词数目少了数倍，较适宜于翻译古文。

2．古代的韵文，由文言罗马字译出，则声韵谐和，宛如亲闻古人的吟哦。

3．在国语未统一以前，文言罗马字可以暂时当做区际辅助语。

文言罗马字虽以历史为根据，却不必过于拘泥。大致依照三十六母，四呼，十六摄，与“平水”一百七韵，就行了；不必远溯《切韵》的系统。如果将来有必要时，我们也许可以另造一套“先秦文”，以便翻译先秦的韵文如《诗经》，《楚辞》，《老子》之类；现在我们的文言罗马字，竟可略依宋音；以宋音读唐诗，相差无几。而宋音的系统比《切韵》时代简单些，容易学习些。

关于音值，更不必拘泥高本汉的假定。依著者的意见，声母的音值略依吴音，韵腹的音值略依官话，韵尾的音值略依粤音，即可应用。四声则仅标示其属于某声，不必规定其音值；其系统则完全根据字典。这是大概的说法，此外还有应参照闽音、湘音及客家话、温州话之处，因语涉专门，这里不能深谈。现在只把方案写出，“内行”的人自然会了解其中的道理，若不是“内行”的人，请不必深究那些分类法，只看每一个例子的译音就是了①。

① 若要深究，请参看拙著《汉语音韵学》。

（甲）声母

第一类：b，p，bh，m；f，v，mv。例：边 bian，坡 po，蒲 bhu，门 mun，风 fung，芳 fong，肥 vi，文 mvun。

第二类：d，t，dh，n；dj；tf，dhj，nj。例：都 du，贪 tom，图 dhu，南 nom；猪 djü，痴 tji，鎚 dhjüi，娘 njiang。

第三类：tz，ts，dz，s，z。例：钻 tzuon，亲 tsin，残 dzon，星 sing，徐 zü。

第四类：dc，tc，dsc，c，zc，zh，ch，dch，sh。例：专 dcüan，春 tcün，神 dscin，施 ci，谁 zcüi，斋 zhai，疮 chong，崇 dchung，疏 shu。

第五类：l；gn。例：劳 lau；饶 gniao。

第六类：g，k，gh，ng；o，h，x，y，w。例：干 gon，牵 kian，强 ghiang，吾 ngu，恩 en，威 ui，昏 hun，香 hiang，和 xuo，玄 xüan，为 wi，王 wong，员 yüan。

（乙）韵母

A．平上去声。

第一类：o，a，ia，uo，ua；üo。例：多 do，歌 go，巴 ba，家 ga，蛇 dscia；科 kuo，瓜 gua，花 hua；靴 hüo。

第二类：u；ü。例：徒 dhu，姑 gu，胡 xu，卢 lu，夫*fu，无*mvu，① 除 dhjü，居 gü，鱼 ngü，书 cü，俞 yü，儒 gnü。

第三类：i，üi，ui。例：皮 bhi，支 dci，师 shi，资

① 为便利起见，系统与音韵学的传统说法略有不同，以星号为记。下仿此。

tzi，慈 dzi，儿 gni，非*fi，微*mvi；吹tcüi，垂 dscüi；归gui，逵 ghui，随 zui。

第四类：oi，ai，iai，uoi，uai，üai。例：胎 toi，来 loi，裁 dzoi；排 bhai，街 gai，柴 dchai，鞋 xai，大 dhai，盖 gai；迷 miai，低 diai，鸡 giai，妻 tsiai，黎 liai；梅 muoi，颓 dhuoi，恢 kuoi，雷 luoi；乖 guai，怀 xuai，会 xuaih，外 nguaih，最 tzuaih，贝*buaih；税 cüaih，赘 dcüaih。

第五类：au，ao，iao。例：刀 dzu，高 gau；交 gao，稍 shao；昭 dciao；妖 iao，遥 yiao，僚 liao。

第六类：ou，iou。例：头 dhou，钩 gou，楼 lou，愁 dchou，搜 shou；求 ghiou，秋 tsiou，休 hiou，由 yiou，周 dciou，收 ciou。

第七类：ung，üng。例：蒙 mung，公 gung，风*fung，逢*vung；中 djüng，弓 güng，匈 hüng，容 yüng，龙 lüng，戎 gnüng。

第八类：ong，ang，iang；uong。例：茫 mong，汤 tong，桑 song，霜 shong，房*vong；江 gang，窗 chang；详 ziang，商 ciang，狂*ghuong，王*wong。

第九类：eng，ing，ueng，iung。例：盲 meng，坑 kheng，生 sheng，行*xing，登 deng，恒 xeng；兵 bing，迎 nging，升 cing，仍 gning，灵 ling，丁 ding；横 xueng，轰 hueng；兄 hiung，荣 yiung。

第十类：en，in；un，ün。例：吞 ten，根 gen；贫 bhin，珍 djin，邻 lin，人 gnin，斤 gin；盆 bhun，敦 dun，

孙 sun，论 lun，分*fun，坟*vun，文*mvun；君 gün，春 tcün，纯 zcün，伦 lün。

第十一类：on，an，ian；uon，uan，üan。例：难 non，寒 xon，兰 lon，间 gan，颜 ngan，闲 xan；天 tian，坚 gian，言 ngian；官 guon，酸 suon，欢 huon；关 guan，弯 uan，还 xuan，蛮*man，班*ban，翻*fan；渊 üan，穿 tcüan，宣 süan，全 dzüan。

第十二类：im。例：碪 djim，沈 dhjim，金 gim，琴 ghin，森 shim，斟 dcim，深 cim，音 im，歆 him，林 lim，任 gnim。

第十三类：om，am，iam。例：谈 dhom，蚕 dzom，甘 gom，三 som；卣 xam，谗 dcham，监 gam，衫 sham，岩 ngam，凡*fan；谦 kiam，粘 njiam，廉 liam，严 ngian，盐 yiam，尖 tziam，嫌 xiam。

B. 入声。

第一类：uk，ük。例：木 muk，独 dhuk，屋 uk，禄 luk，福*fuk；目 mük，竹 djük，曲 kük，叔 cük，欲 yük，录 lük，辱 gnük。

第二类：ok，ak，iak，uak。例：博 bok，诺 nok，各 gok，昨 dzok；剥 bak，觉 gak，浊 dhjak，岳 ngak，学 hak；芍 djiak，脚 giak，约 iak，略 liak，弱 gniak，郭 guok，廓 kuok，霍 huok。

第三类：ek，ik，uek，iuk。例：白 bhek，宅 dhjek，客 kek；戟 gik，的 dik，贼 tsik，历 lik，食 dscik；国

guek，或 wek；域 yiuk。

第四类：it；ut，üt。例：笔 bit，侄 dhjit，吉 git，失 clt，日 gnit，勃 bhut，骨 gut，卒 tzut，忽 hut，黜 tjüt，橘 güt，恤 süt，律 lüt，屈 küt，郁 üt。

第五类：ot，at，iat；uot，uat，üat。例：葛 got，达 dhot，杀 shat，察 chat，八 bat，发 * fat；别 bhiat，哲 djiat，烈 liat，热 gniat，歇 hiat；阔 kuot，夺 dhuot；刷 shuat，滑 xuat；说 cüat；血 hüat，绝 dzüat，雪 süat，悦 yüat。

第六类：ip。例：急 gip，泣 kip，及 ghip，涩 ship，执 dcip，十 zcip，集 dzip，习 zip，邑 ip，吸 hip，立 lip，入 gnip。

第七类：op，ap，iap。例：合 xop，踏 dhop；甲 gap，法 fap；劫 giap，妾 tsiap，捷 dziap，协 xiap，叶 yiap。

（丙）声调

平声与入声不加符号，上声在字尾加 v，去声在字尾加 x[1]。例如：

勇 yüngv，彼 biv，耻 tjiv，忍 gninv，粉 funv，短 duon，苟 gouv，父 *vuv，范 *vamv，文 *dhjiangv，肾 *zcinv，[2] 去 küx，贵 guix，面 mianx，饿 gnox，放 fongx，幼 ioux，欠 kiamx，闷 munx，带 daix，快 kuaix，坠 dhjüix，

① 符号取其与下文著者的方案的声调符号一致。阴平与阳平的分别，在声母上看得出来，故不必另加符号。上、去、入声的阴阳亦同此理。

② 有 * 号者，今多读为去声。

告 gau、对 duoi，意 ix，漏 loux。

现在我们试依照上面的方案，翻译几首唐诗。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Gax dek Ghü-dhong guv, djiao djiao ngux tsiap ghi。

Tzauv dji dhjiao yiouv sinx, gax yüv lüngx dhjiao gni。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Yüanv zciangv xon shan zcik gingx zia,

Bhek yün sheng tcüx yiouv gnin ga,

Dhing gü dzuov oix fung lin mvan,

Shang yiap xung ü gnix gnüat hua。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Gün dzix gux hiang loi, ing dji gux hiang dchix.

Loi gnit kiv chang dzian, xon muoi dhjiak hua mvix.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Kung shan but gianx gnin, dhanx mvun gnin ngüv hiangv.

Fanv gingv gnip cim lim, vuk dciaox tsing dhoi zciangv.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Dcüng nom im lingv sioux, tzik süat vou yün duon.

Lim biaov ming tziaix shek, zcing djüng sheng mux xon.

这才是章太炎所谓“有典有则”，因为都是依照中古语音的系统而定出来的拼法。凡是中古时代押韵很谐和而现代国语念起来不谐和的（如“期”“儿”为韵，“斜”“家”为韵，“事”“未”为韵），或国语里押韵很谐和而中古时代不谐和的（如“寒”“山”不为韵，“滨”“心”不为韵，“期”“西”不为韵），都可以从这上头看出来。中国各地的方音同出一源，所以“文言罗马字”与各地的实际语音都有相似的地方。其类似国语及普通话者，有：

巴 ba，花 hua，姑 gu，卢 lu，夫 fu，归 gui，乖 guai，刀 dau，高 gau，稍 shau，妖 iao，僚 liao，钩 gou，楼 lou，公 gung，盲 meng，坑 keng，兵 bing，灵 ling，根 gen，孙 sun，论 lun，天 tian，渊 üan，蛮 man，班 pan，等等；

其类似山东一部分及湘桂一部分官话者，有：

居 gü，基 gi，坚 gian，救 gioux，酒 tziouv，宣 s'üan，等等；

其类似湖南方音者，有：

书 cü，鞋 xai，大 *dhai①，街 gai，春 tcün，穿 tcüan，朱 tcü，等等；

其类似吴音者，有：

皮 bhi，贫 bhin，头 dhou，同 dhong，徒 dhu，蒲 bhu，地 dhi，奉 vungv，扶 vu，娘 njiang，侥 *gniao，人 *gnin，我 ngov，王 wong，候 xou，红 xung，祥 ziang，

① 有 * 号者表示白话音。下仿此。

就 dzioou，儿 gni，等等；

其类似闽音者①，有：

张 djiang，中 djüng，潮 dhjiao，赵 dhjiaox，茶 dhjia，知 dji，池 dhji，致 djih，治 dhjix，坠 dhjüix，厨 dhjü，除 dhjü，抽 tjiou，等等；

其类似粤音者，有：

家 ga，师 shi，资 tsi，胎 toi，来 loi，街 gai，鞋 xai，迷 miai，低 diai，鸡 giai，妻 tsiai，交 gao，霜 shong，升 cing，颜 ngan，监 gam，衫 sham，岩 ngam，木 muk，福 fuk，博 bok，诺 noh，戟 gik，识 cik，泼 put，杀 shat，八 bat，甲 gap，儿 gni，迎 nging，相 siang，姜 giang，基 gi，脚 giak，等等②；

其类似客家者，有：

非 fi，梅 muoi，昭 dciao，周 dciou，收 ciou，弓 güng，龙 lüng，身 cin，真 dcin，门 mun，分 fun，难 non，寒 xon，坚 gian，金 kim，斟 dcim，音 im，贪 tom，甘 gom，谦 kiam，严 ngiam，目 mük，曲 kük，骨 gut，吉 git，失 cit，日 gnit，葛 got，发 fat，急 gip，执 dcip，邑 ip，立 lip，入 gnip，等等。

由此看来，各地的人读起"文言罗马字"来，都有与其方音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除非按照上文所述"区际罗马字"

① 此指声母部分而言。此外闽音与"文言罗马字"符合者甚多，下文所引粤音，客家音诸例，多有与闽音类似者。

② "儿"字以后，与广西白话较近似，与广州音颇远。

的变音办法，才能使各地的人都能用方音去读它。但是，如上文所论，变音的条例不是容易学习的：读还容易，写就困难了。所以我虽对它极感兴趣，却并不愿意主张把它用为一种“区际罗马字”。

不过，它虽不适宜于写白话，却适宜于写文言，尤其适宜于翻译古书。因为它的同音字少，译起古书来，可以逐字译音，完全不必改变古文的文法与辞汇①。只要找许多小心谨慎的工作人员，把古书逐字对照地译下来就行了。这种人才并不难得，而译起来又可以节省几倍的时间。将来的青年要读古书时，可以先学“文言罗马字”，因为它是拼音文字，又与各地的方音都有近似之处，学起来必不会象汉字那样困难。这样，青年可以不懂汉字而读古书。文言罗马字的用处就在于此。

(8) 中国话写法拉丁化

拉丁字母就是罗马字母，“中国话写法拉丁化”就是拿罗马字母来拼写汉字。在名称上，我们看不出它与“国语罗马字”的分别；它们的分别只是在实际的拼法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海参威举行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十三条，并规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的拼写法式。因为海参威的华侨以山东人为最多，故

① 古代复音词极少，也不必词儿连写。

北方话拉丁化是以山东话为根据。若拿"拉丁化"与"国语罗马字"相比较，除字母的音值颇有不同外，有下列的两个大异点：

1. "国罗"以北平话为国语，"拉丁化"反对以某一地的土音为国语，同时主张方言拉丁化；

2. "国罗"拼写四声，"拉丁化"不拼写四声。

关于这两点，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现在只专就"拉丁化"再说几句话。第一，"国罗"派始终没有发表过反对方言拉丁化的议论，不过他们既以北平话为国语，自然对于北平话注重些。至于"拉丁化"之所以反对以某一地的土音为国语，似乎是不愿成"强我就人"。强山东以就北平固然不妥，强北平以就山东也未见不发生学习上的困难。"希"与"西"，"现"与"线"，"坚"与"煎"，"牵"与"谦"之类，都是北平人所不能分别的；"有课"与"有客"，"脚"与"绞"，"国"与"果"之类，北平人也不能分。若不满于"国罗"派之以北平话统一全国，却希望以山东话统一北方全部，这就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

"拉丁化"之不拼写四声，在写的方面诚然便利些，但在读的方面却颇困难。汉语同音字之多，这是事实；尤其是北方话，音素既少，自然同音的字更多。替拉丁化辩护的人往往说汉语同音字虽多，但同音词并不多，我们有了词儿连写的办法就可以补救了。说这话的人仍然是忽略了事实。据我们的观察，在老百姓的日常谈话里，非但同音字很多，而且同音词也很多，若不计四声的分别，则同音词更多。近一二十年来，文人的口里诚然增加了许多复音词，但这与大众无

涉。文人说“书籍”，大众只说“书”；文人说“赏赐”，大众只说“赏”；文人说“终结”，大众只说“完”；文人说“以为”，大众只说“当”；文人说“燃烧”，大众只说“烧”；文人说“饶恕”或“宽恕”，大众只说“饶”；文人说“依照”，大众只说“照”；文人说“到达”，大众只说“到”；文人说“瞒骗”或“蒙蔽”，大众只说“瞒”；文人说“寻找”或“寻觅”，大众只说“找”。我们是为了大众文化而提倡汉字改革，绝对不该勉强大家来迁就文人的语言，大众的单音词很多，因而同音词也很多，我们只能静候大众语的复音词增加；催产非但无益，倒反有害，因为这样仍然会使大众与文化绝缘，复音词既不可以人工增加，则同音词之多，势必设法补救而后可。四声诚然难懂可厌，但我们不妨另觅途径。在下节里，我们将叙述我们的主张。

为了补救同音词，“拉丁化”甚至把两个以上的词连写，例如“吃饭”写成chfan，“各党各派”写成godonggopai，这种不合语法的写法，徒然使汉语蒙上了不逻辑的外貌，对于读者的了解上并没有多大的益处。

总之，文字固然该求简易，但简易也自有限度，并不是求其写得最快最省力就算了事。如果说要最快最省力的话，则“拉丁化”的大写法，界音法，及词儿连写法等等，都该取销，因为那样还可更快更省力。

为了写时省力，读时却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当我阅读“拉丁化”的文章时，往往读了每句的第一个词儿不懂，第二个词儿有时也还不懂，直至下文有认识的词时，再看前面的词，

才都懂了。有时候，第一个词儿侥幸懂了，第二个词儿虽不易懂，也可以猜着。这就是乞灵于上下文。乞灵于上下文本来是难免的，不过，若处处依靠上下文，就太费时间了。我们稍有语言学常识的，也感觉有猜测之苦，可见大众阅读"拉丁化"书籍当更困难。所以我们不可单看写"拉丁化"文章的容易，最要紧的还是设法克服阅读上的困难。上文说过，老百姓写文章的机会很少，读书报的机会多，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阅读方面。

至于字母音值的问题，本来没有许多争论的。"国语罗马字"的基本形式，与"拉丁化"就差不多。只是"国罗"稍偏于英文音（如ㄓ作 j，ㄗ作 tz，ㄘ作 ts，又起首的ㄧ作 y）；"拉丁化"稍偏于德文音（如ㄗ作 z，ㄘ作 c，又起首的ㄧ作 j）；"拉丁化"采用了些国际音标（如ㄏ作 x，ㄩ作 y），"国罗"则因它们不合国际拼音习惯而未采用。"拉丁化"对于"知痴诗日资雌思"等字但写子音不写母音，这与注音字母的办法相同；但"国罗"因国际拼音习惯没有不写母音而能读成音节的先例，所以要写元音。这些分歧都是小节，我们认为无可无不可。虽然我们也稍有选择（如不很赞成"害"拼作 xai，"菜"拼作cai，因它们与拉丁文的原来音值相差太远），但我们不愿意说"拉丁化"的拼法有什么绝不可行的地方。

总之，"拉丁化"不失为新汉字的"椎轮"，但依我们看来，还不是理想的新汉字。

(9) 著者的方案

新汉字的实施，决不是短期间内的事。但是，我们为研究起见，也不妨假定要实施，而预先考虑一种完善的方案。当然，著者不是说自己的方案已臻完善，不过，这一个考虑了三四年的原则，似乎是值得大家讨论的。

我以为如果新汉字要实施，它应该具备下列的两个条件：

1. 拼法尽量国际化，尤其是使它与数十年来常见的英文译音相近似；

2. 加上类符 (classifiers)，使汉字成为语法的 (grammatic)，逻辑的。

关于第一条件，我们在上文已经论及，不必再赘，而且我的方案也并不着重在此。我所最坚决主张的乃是“类符”的建立。所谓“类符”，是把汉字依词性分为若干类，每类写成不同的形式：或加词尾，或就词中的字母变化。我们的汉字本来也有“类符”，就是形声字中的形符；现在不过尽量把种类减省为四种，以便拼写罢了。汉字的形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范畴 (categories)，类符之设，乃是以新范畴抵偿旧范畴的好办法。如果要为我这一种新汉字起个名称，我想就叫它做“类符新字”。

下面是类符新字的方案。

(甲) 字母音值(基本形式)：

A. 声母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b，p，m，f；d，t，n，l，g，k，h。

（说明）以b，d，g当ㄅ，ㄉ，ㄍ，是最经济的办法，所以“国罗”与“拉丁化”都采用它。固然，依国际拼音习惯，b，d，g是代表浊音的，与清音的ㄅ，ㄉ，ㄍ不同；但中国清音分吐气不吐气两类，乃西洋各族语所罕有，我们不能不变通办理。恰巧英文的b，d，g念不吐气，p，t，k念吐气（只有sp-，st-，sk-是例外），我们正可借它们来表示吐气不吐气的分别。这虽不合于Wade式，然而大部分的中国人（吴语区域及厦语区域除外）拿他们的英文音来念它们，却是最适当的。（吴语、厦语的浊音可用bh，dh，gh替代。）

ㄐ，ㄑ，ㄒ。=dc，tc，c。

（说明）这三个字母，“国罗”写作j，ch，sh，“拉丁化”写作g，k，h，各有理由，因为北方话业，彳，尸，ㄍ，ㄎ，ㄏ都没有齐撮呼，故可借用它们作为ㄐ，ㄑ，ㄒ，我想借用终是不大妥当，尤其是如果以北平音为国音，则不能依“拉丁化”的办法，因为“济”“砌”“细”拼为gi，ki，hi是很不顺眼的。因此我考虑了许久，终于择定了dc，tc，c。这有两个理由：（一）它们与国际音标[tɕ][tɕʻ][ɕ]相近似；（二）c在希腊拉丁文里本是舌根音，后来在i之前变了s音，正与中国舌根音变迁史颇近

似。

ㄓ，ㄔ，ㄕ，ㄖ；ㄗ，ㄘ，ㄙ。= j, ch, sh, r; tz, ts, s。

（说明）这七个字母完全与“国罗”相同。j在英法文都是与ch同部位的浊音，英文音ㄐ与ㄓ音相近。tz, ts与Wade式相似，合于数十年来的译音习惯。

B. 韵母

ㄚ，ㄧㄚ，ㄨㄚ；ㄛ，ㄨㄛ。= a, ia, ua, o, uo。

（说明）国语中有ㄨㄛ无ㄛ，故可借o为ㄛ。

ㄧ，ㄩ，ㄨ；ㄧㄝ，ㄩㄝ。= i, û, u; ie, ûe。

（说明）ㄩ，“国罗”作iu，颇易令人误认为ㄧㄡ音；“拉丁化”写作y又不合国际拼音习惯(y本是希腊字母，在希腊文里与i同为一字，今法文也念i，英文念i或ai)。上文说过，我们不必避免附加符号，故写作û（动词变ü，与德文字母相同）。

(ㄓ，ㄔ，ㄕ，ㄖ，ㄗ，ㄘ，ㄙ) = e。

（说明）注音字母不曾制造这一种韵母，“国罗”则用y。在本方案中，y用为动词的类符，故改用e。国语有ㄧㄝ，ㄩㄝ而无ㄝ，故可借e为“知，痴，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又轻音韵母亦可借e，如“的”de，“呢”ne，“了”le。

ㄞ，ㄟ，ㄨㄞ，ㄨㄟ。= ai, ei, uai, uei, ui。

（说明）ㄨ，ㄟ宜分为两类，g, k, h之后作uei，无声母者亦作uei，其余都该作ui，Wade式即如此。

ㄠ，ㄡ，ㄧㄠ，ㄧㄡ。= au, ou, iau, iu。

（说明）iu 是依照 Wade 式，取其较合事实。

ㄢ，ㄧㄢ，ㄨㄢ；ㄩㄢ；ㄣ，ㄧㄣ，ㄨㄣ，ㄩㄣ。=an，ien，uan，ûan；en，ih，uen，un，ûn。

（说明）这也大致以 Wade 式为准。ㄨㄣ宜分为两类，无声母的写作 uen（文），有声母的写作 un。

ㄤ，ㄧㄤ，ㄨㄤ；ㄥ，ㄧㄥ，ㄨㄥ，ㄩㄥ。=ang，iang，uang；eng，ing，ueng，ung，iung。

（说明）这也大致以 Wade 式为准。ㄨ，ㄥ宜分为两类，无声母的写作 ueng（翁），有声母的写作 ung。

ㄦ = er。

（说明）Wade 式作 êr，今省去附加符号，取其较便书写。

（乙）语法：

A. 汉语的词类

汉语的词类可大别为两种：（一）实词；（二）虚词。实词大致可分为四类：（一）名词；（二）代名词；（三）形容词；（四）动词。虚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副词；（二）关系词（包括连词介词）；（三）助词。

词类是专就词儿独立时的性质而区分，不必计及它在句子里又变了什么性质。例如“干净”，它本身是一个形容词，在“我喜欢他的干净”一句里，它似乎变了名词，但我们应该仍认为它是形容词。又如“主张”，它本身是个动词，在“我赞成他的主张”里，它似乎变了名词，但我们应该仍认为它是动词。

类符分为五种如下：

1．名词类符；　　4．动词类符；

2．代名词类符；　　5．虚词类符。

3．形容词类符；

这些类符当中，有些是利用汉语原有的词尾（如名词词尾“子”“儿”，形容词词尾“的”，动词词尾“了”“着”等）；有些是另添不发音的词尾；有些是就拼法上变化；另有些是用基本形式，可以说基本形式也是一种的“类符”。兹分述于后。

B．名词

普通名词都加词尾。它的词尾有下列数种：

（一）发音的词尾：

1．“子”字单数写作 -tz，复数写作 -ts。

例：棍子 guntz，扇子 shants。

2．“儿”字，单数写作-r，复数写作 rs（其中的 s 不发音）。

例：女儿 nûr，花儿 huars。

（注意）“子儿”或“儿子”连起来的时候，只有末一字算是词尾，例如铜子儿 tungtzers，儿子 ertz。

（二）不发音的词尾：单数用-z，复数用-s。

例：心 sinz，手 shous。

（注意）凡名词无“子”“儿”“们”为词尾者，一律用此法。专有名词第一字母大写，不加词尾。

C．代名词

代名词单数一律不加词尾，如下：

我 wo（借用动词形式，因动词中无 wo 字）；

你 ni（借用虚词形式，因虚词中无 ni 字；“呢”该写作 ne）；

他 ta（借用虚词形式，因虚词中无 ta 字）；

谁 shei（借用虚词形式，因虚词中无 shei 字）。

复数加词尾“们”字，写作 mn①。

我们 womn，你们 nimn，他们 tamn，咱们 tzamn。

（注意）有时候，名词复数亦可加词尾（们），如“丫头们”。故 mn 可认为名词与代名词共有的类符。

“人家”“自己”之类亦认为代名词，一律不加词尾。

D. 形容词

一切形容词都加词尾。它的词尾有下列两种：

（一）发音的词尾：“的”字写作 -d。

例：好的 haod，精致的 tzingjed。

（二）不发音的词尾：-h。

例：小 siauh，干净 gantzingh。

（注意）凡形容词无“的”为词尾者，一律用此法。

E. 动词

动词的类符是 y，w，ü，ä，ë，ö，它们不是词尾，而是插入词中，替代另一字母的。这种办法，叫做动词变化法。

动词变化法：

1. u 与另一元音结合时变 w，其余变 oo。

① “拉丁化”用此，我觉得很好，所以采用。

例：挂 gwa，坐 tzwo，拐 gway，归 gwey，催 tswy，到 daw，候 how，叫 dcyaw，留 lyw，管 gwan，逛 gwang，赌 doo，铺 poo，存 tsoon，混 hoon，送 soong。

2．i 变 y。

例：嫁 dcya，移 y，寄 dcy，写 sye，在 tzay，给 gey，回 hwey，进 tzyn，见 dcyen，想 syang，请 tsyng，用 yung，催 tswy，叫 dcyaw，留 lyw，拐 gway。

3．字中无 i 与 u 者，一律在母音上加两点①。

例：打 dä，喝 hö，扯 chö，试 shë，辞 tsë，去 tcü，缺 tcüe，看 kän，肯 kën，燻 cün，捐 dcüan，唱 chäng。争 jëng。

4．动词如有词尾“了”或“着”，该写作-l，或-j。

例：到了 dawl，请了 tsingl，坐着 tzwoj，站着 janj。

（注意一）如有词尾，则 ä，ë，ö 上面的两点可以省略。

（注意二）“了”字有些是动词词尾，有些是助词，词尾写作 l，助词写作 le，须分别清楚。例：“我已经到了汉口了”woidcing dawl Hankou le。

F．虚词

虚词以用基本形式为原则。

例：不 bu，又 iu，再 tzai，越发 ûefa，为什么 ueishemo，故意 gu′i，也 ie，不过 buguo，把 ba，先 sien，后 hou，应该 inggai，才 tsai，还 hai，一定 iding，吗 ma，都 dou，

① 若遇 û，当然先把帽子去掉，再加两点。

不如 buru，只 je，虽然 suiran，到底 daudi，就 tsiu，私自 setze，难道 mandau，不成 bucheng。

副词的词尾“的”(“地”)写作-t。

例：好好的 hauhaut，细细的 sisit，慢慢的 manmant，从容的 tsung' iungt，故意的 gu' it。

副词的词尾“儿”写作-rr。

例：好好儿 hauhaurr，慢慢儿 manmanrr，一块儿 ikuairr。

副词的词尾“么”写作-m。

例：这么 jom，那么 nam，怎么 tzem。

G. 特殊拼法

有时候，有两个词声音相同，词类又相同，容易相混，我们要使它们有分别，于是有特殊拼法。

特殊拼法究竟该有多少，须待编写词典时决定。现在先择较重要的列举如下：

教 dciaw（与叫 dcyaw 分别），卖 maay（与买 may 分别），哪(疑问词)naah(与那 nah 分别)，妇 fwuz(与夫 fuz 分别)，主义 jwu' iz（与主意 ju-iz 分别)，哪里 naali(与那里 nali 分别)，礼 liiz（与理 liz 分别)，有 yu（与由游 iw 分别)，她 taa 它 ta(与他 ta 分别)，赖 laay(与来 lay分别)，马 maaz(与妈maz 分别)，接tzië(与借 tsye 分别)，百 baeh（与白 baih 分别)，角 dciaoz（与脚 dciauz 分别)。

A. 省写法

极常用的词儿，有些可用省写法，如下：

是 sh，但是 dansh，可是 kosh。

一个 ig，先生 c-sh，这个 jog，这一个 jeig，那个 nag，那一个 neig，哪一个 neeig。

I．界音法

在复音词中，前一个字与后一个字的界限，有时候不很分别，可用界音号（'）把它们隔开，叫做界音法。界音法可分为两种：

1．前字的末一字母与后字的第一字母都是元音或半元音的；

例：主意 ju' iz，随意 sui' i，抱怨 bau' üan，质问 je'wen，骄傲 dciau' auh，西安 Ci'an。

2．前字的末一字母是 n 或 g，后字的第一字母是元音或半元音的。

例：恋爱 lien' ay，平安 ping' anh，南洋 Nan' iang，新闻 cin' uenz。

J．粘词法

有时候，两个词儿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可以认为一词，可用粘合号（-）把它们粘合，叫做粘词法。粘词法可分六种。

1．两名词相连，而前一名词系限制后一名词者；

例：中华民族 Junghua-mintzuz，家庭幸福 dciatingz-cingfuz，国家利益 guodciaz-li' iz。

2．名词后面有"上"，"下"，"里"，"中"，"后面"，"前面"，"上头"，"底下"等字以表示方位者；

例：桌子上 juotz-shang，抽屉里 choutiz-li，园子后面 ûantz-houmien。

（注意）在这情形之下，"上"、"下"等字一律用基本形式，不加类符。

3．数目字（数量形容词）后面有"斤"，"尺"，"匹"，"件"，"张"，"块"等字以表示数量的单位者；

例：一斤 ih-dcin，三尺 sanh-che，两匹 liangh-pi，四件 seh-dcien，十张 sheh-jang，一百块 ibaeh-kuai。

（注意）在这情形之下，"斤"、"尺"等字不加类符。

4．动词后面有"起"，"下"，"上"，"开"，"进"，"出"，"过"，"起来"，"下来"，"出来"，"过来"等字以补充动作的状态者；

例：拿起 nä-tci，放下 fäng-cia，锁上 swo-shang，吃过 chä-guo，闹起来 naw-tcilai，吊下来 dyaw-cialai。

（注意）在这情形之下，"起"、"下"等字一律用基本形式，不加类符。若在否定语里，则可写成下式：

拿不起 nä-butci，放不下 fäng-bucia，锁不上 swo-bushang，跳不过去 tyaw-buguotcû，闹不起来 naw-butcilai，掉不下来 dyaw-bucialai，做不来 tzwo-bulai，逃不了 taw-buliau。

5．动词后面有"好"，"坏"，"完"，"会"等字以表示动作的结果者；

例：摆好 bay-hau，弄坏 noong-huai，做完 tzwo-uan，学会 cyaw-huei。

（注意）在这情形之下，“好”，“坏”，“完”，“会”等字一律用基本形式，不加类符。若在否定句里，则可写成下式：

修不好 syw-buhau，碰不坏 tzä-buhuai，做不完 tzwo-bu'uan，学不会 cüe-buhuei。

6．形容词或动词后面有“些”，“点子”等字以表示分量者。

例：好些 hauh-sie，买些 may-sie，弄点子 noong-dientz。

K．四声的处置

在普通的文章里，有了类符，就可以不必拼写四声了。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不是精密的音标，所以声调只须在词典里注明，不必在文字上标出。词典里注明是必要的，正象英文字典里注明重音及长短音；但是，英文的重音及长短音并不在文字上标出，同理，汉字的声调也不必在文字上标出。

拼写四声另一种好处就是分别同音词，然而这种好处已经为类符所具备了。四声只有四类，类符却有五类；除了字数很少的代名词不计，也仍有名、形、动、虚四类。自然，也有四声能分而类符不能分的，但同时也有类符能分而四声不能分的；它们的效用至少可以相等。至于四声能分而类符也能分的，更占多数。今举例如下：

1，四声能分，类符也能分的：

家 dciaz，假 dciah，嫁 dcya，妈 maz，骂 mä；也 ie，夜 iez；刀 dauz，到 daw，单 danh，胆 danz，但 dan；松

sungh，送 soong；兵 bingz，病 byng；高 gauh，稿 gauz，告 gaw。

2．四声不能分，类符也能分的：

鱼 ûz，愚 ûh，渔 ü，于 ü；身 shenz，深 shenh，伸 shën；先 cienz，鲜 cienh；再 tzai，在 tzay；又 iu，幼 iuh；书 shuz，输 shoo，跪 gwey，贵 gueih，柜 gueiz；才 tsai，财 tsaiz，裁 tsay；箫 siauz，消 syaw；松 sungz，松 sungh；兰 lanz，拦 län；气（名词）tciz，气（动词）tcy；扇（名词）shanz，扇（动词）shän；钉（名词）tingz，钉（动词）tyng；没（动词）mey，没（助动词，算虚词）mei；鼓（名词）guz，鼓（动词）goo。

其余四声能分，类符不能分的，为数不多，自可由上下文的衬托，而不至于相混。若在法制条文或契约里，为更求明确起见，不妨增加声调符号。声调符号可借用西文字母：二十六字母中，尚余 q，v，x 三母未用，即可利用它们。办法如下：

1．阴平不加声调符号；

2．阳平加 q，如：来 layq，兰 langz，留 lywq；静 dcingqh；

3．上声加 v，如：老 lauvh，水 shuivz，守 showv，也 iev；

4．去声加 x，如：但 danx，告 gawx，对 dwyx，意 ixz。

不过，这种字式太笨重，又不顺眼，普通文章里不必用它。

L．严格与通融

汉语的语法很简单，名形动虚的分别，并不是奥妙的事，

非但稍懂得英文的人学起来毫不费力，老百姓学起来，如果肯用心，也并不困难。比之四声的分别，实在容易得多了。有人说汉语没有语法，我不承认这话。我希望把汉语的语法表现在文学上，使人们都知道汉语有语法；尤其是外国人学中国文学的时候，会觉得并不是象一盘散沙。总之，我们须知道新汉字是替代汉字的，是为全民而造的，不是专为文盲而造的，所以不能专求简单，不求美善。

汉字如果改为拼音之后，我主张初中毕业生一律须学会了“类符新字”（因为初中课程中有英文，名、形、动、虚的分别都可以在英文里学得，再学类符就易如反掌），书报杂志一律用“类符新字”；再过若干年后，希望小学毕业即会运用类符。只有成年的文盲可用基本形式书写。

这样，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是采取严格的态度；对于成年的文盲是采取通融的态度。既然通融，就索性通融到底。词儿连写及大写等法，都不必苛求文盲学会。老百姓只知道汉字是一字一音的，他们很不容易了解什么叫做词。词儿连写比分别词类还要难些；假使说它们是两道难关的话，词儿连写是头关，分别词类是二关，过了头关没有不能过二关的（会词儿连写的人没有不会分别词类的），只这头关却是不容易过。“拉丁化”的杂志不是常怪别人不会词儿连写吗？知识分子尚且不大会，怎能苛求于文盲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文盲们虽学会了基本形式，却不能阅读书报，因为书报上的文字是有类符的。其实这是过虑。我们只主张在书写上对他们通融，并不是绝对不教他

们阅读书报。我们在教了他们基本形式之后，接着就该教他们看书。教法很简单：只须告诉他们，书报上的 y 读如 i；ü 读如 û；w，oo 都读如 u；ä，ë，ö 读如 a，e，o；字尾的 z，s，h 都不读音，等等，他们自然会把书报念得非常流畅。这恰象现在许多中学生满纸别字及错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阅读书报。可见"类符新字"并不使大众在阅读上感觉丝毫困难。在形式上，却比专事拼音，随便堆砌的，好看得多了。

（丙）词典：

词典的任务最为重要；没有词典，新汉字决不能实施。因为文字是社会性的东西，必须力求统一，切忌纷歧。又如特殊拼法之规定，必须有词典帮忙；词典完成后，我们才知道有多少声音相同而词类又相同的词儿，才好给它们规定不同的写法。

大致说来，词典的任务有下列数种：第一，是分别词类。某词归某类，有时候不能全凭那词的意义去决定。例如"渴"字，在法文 soif 是名词，在英文 thirsty 是形容词；"饿"字在法文 faim 是名词，在英文 hunger 是名形两性；"洗澡"在法文 bain 是名词，在英文 bath 也是名形两性。可见单凭意义去决定是不妥的，拿外国语的词类来做标准更是不妥。最妥当的办法还是就汉语本身去观察，例如"洗澡"无疑的是动词；"饿"与"渴"该是动词，但要说它们是形容词未尝不可通，在这情形之下就得凭词典来决定了。假定词典把它们决定为动词，将来习惯成自然，我们永远记得它们是动词就是了。这上头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社会的习惯。

第二，是确认复音词。中国大部分的复音词都是从单音词组合而成的，所以一个复音词，若写成两个单音词，似乎也说得通。例如“生气”一词，本是“生”与“气”的组合，写作 sëng，tciz，似乎也有道理；然而说话人的心里并不曾浮现这两个概念，只有“生气”一个概念，所以写作 shengtcy。其余如“客厅”该写做 kotingz，“图书馆”该写做 tushuguanz，都是此理。关于这个，有时候单凭字面也不能完全没有争论；若由词典决定，大家用成了习惯，也就好了。

第三，是规定特殊拼法。理由已见上文。

第四，是注明读音。新汉字虽是拼音文字，却并不能把语音标写得很正确；标写得越正确就越累赘难看。因此，我们还该用国际音标把它们的读音标明，以便不懂北平音的人及外国人的参考。例如“合”字，我们虽写作 hö，但当用国际音标注为[xɤ]；“影”字，我们虽写作 ingz，但当注为[iəŋ]，“诗”字虽写作 shez，但当注为[ʂɿ]等等。

第五，是注明声调。在词典的卷首画出声调的大概曲线之后，每一个词的后面只须注一个很简单的符号。阴平声可注为[—]，阳平声可注为[ˊ]，上声为[ˇ]，去声为[ˋ]，轻声无号。例如“诗”可注为[ʂɿ-]，“生气”可注为[ʂəŋ-tʻɕi]。

其余如字源与词义，都是词典的要素，但因与文字的形式无关，不必赘及了。

四 结 论

汉字的将来

根据上文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测汉字的将来。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两种假定上面的。

第一，假定照现在情形下去，汉字的系统将要混乱至于极点。现在的青年忙于科学，自然没有余闲来讲究“六书”；前辈基于便利青年的心理，于是有提倡简体字的；又基于原谅的心理，于是有主张不妨写别字的。依我们看来，“六书”虽是守旧的东西，然而二千年来，汉字的形式赖此而得到统一。守旧虽可批评，而统一的利益实在太大了，为了要求统一而守旧，还是值得的。试看各国的文字也都在墨守着旧的形式，英文的 night，right 并不曾因求便利而改为 nite，rite；法文的 sceau，champs 也不曾因求便利而改为 so，chan。违反旧形式而求便利，在书写上诚然便利了些，但是失了文字的统一性，究竟是得不偿失①。因为统一性本身就有最大的便

① 提倡拼音文字的人也应该努力维持统一性，切不可放任胡乱书写。

利，而且，我们对一切生活都应该有规则，写字也不该随意乱写。可惜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竟提倡制造简体字与原有的汉字同行，甚至提倡随意写别字。这么一来，青年们更有所藉口以破坏汉字的系统了。试以我现在所教的大学生而论，他们的字当中，有杜撰的简体字，有缺笔的，有增画的，有形符与声符换位的，有杜撰的形符，有杜撰的声符，有华北的别字，有两湖、川、滇、黔的别字，有江、浙的别字，有闽、广的别字，五花八门，改不胜改！一方面固然因为汉字难学，另一方面则因汉字的偶象已经打破，青年们存着轻视汉字的心理，自然不惜造成文字的混乱了。当今之世，人人可以为佉卢、仓颉，青年们何尝不可以手创若干新字？现在如果有人将青年们的字式收集比较，我想每字总可以有十个形式以上。这种混乱的情形，势必有增无减。老师宿儒的头越摇，青年的错字别字越多，等到将来老成凋谢，连摇头的人也没有了，而汉字将成为无政府状态。现在幸亏有正体的铅字，书报上的字式还能大致一律；再过若干年，总不免有添铸新铅字以符合青年们的新字式的，那时节，连书报上的文字也要呈现混乱状态了。

那时节，简体字，新形声字，复音字，尤其是拼音文字，都会有更多的人提倡；但是，如果只管提倡而不能取汉字而代之，适足增加文字上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提倡汉字改革，只是一时高兴，一场热闹，对于民众毫无裨益。

第二，假定由政府明令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①，汉字自然

① 假定汉字有明令改革的一天，一定是改为拼音文字，而且一定是采用拉丁字母。简体字不中用，新形声字与复音字至多只能为过渡时代的产品。

复归于统一；然而另外又要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未经大众口语化的新复音词，写成拼音文字后，读者在了解上将感受加倍的困难。现在我们尽管自夸方案完善，只是"闭门造车"；尽管说民众对于拼音文字怎样容易学习，只是主观愿望。其实，民众所容易学习的只是拼音字的基本形式，其余如词儿连写已经颇难，阅读书报更难，阅读满纸新复音词的拼音文字，更是难之又难。在大众语未形成之前，假使政府贸然下令实施拼音文字，若干时期后，大家觉得行不通，势必闹成汉字的"复辟"，甚至弄成汉字屡仆屡起的局面。这样，汉字的混乱状态更是不堪设想了。

若要汉字不产生混乱状态，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由教育部颁布汉字标准，不合这种标准的就算错字，写错字的人就算国文程度不好。这样，可以挽救汉字的颓运。第二条路是由教育部颁布标准词语，这种词语应尽量采取我国民间原有的辞汇，不得已而后创制新复音词。同时，在汉字未改革以前，应该厉行民众教育，并设法使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不相隔绝，使新复音词渐渐进入一般民众的口里。若干年后，全民的语言已经近于一致了，这时实施拼音文字，才是顺水行舟，毫不费力，然而成功恐怕须在数十年之后。拼音文字如果真的要推行，欲速则不达，与其催产以致婴儿寿命不长，倒不如听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到那时节，我们将被认为有先见之明；但也仅仅是有先见之明而已①！

（原是文史丛书之二十五。商务印书馆1940年12月出版）

① 这两句话当时被反动政府的审查人删掉了，因为我表示汉字改革总有成功的一天。审查人硬改为："率尔全部改革是办不到行不通的，何况所提的方案内容便有严重的缺憾呢？"现在依原稿改了回来。

后 记

这一篇文章（原是一本小册子）是1938年写的，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的观点已经有了改变。我之所以仍要收进文集里，因为(1)其中仍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有些错误的观点，今天拿来加以批判，也给后人引为鉴戒。

本文的优点在于看问题比较全面，不因自己主张改革汉字而把问题的复杂性和工作的艰巨性掩盖住了。文中讲到了文言罗马字，主张用它来翻译古书，解放后有人谈到，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文中又提出了“类符新字”，主张按词性区别文字形式。这种办法是否可行，还有待于实验，但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在此以前，我也提倡过名词大写，听说日本人已经这样做了。

本文的最大缺点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问题不分主次，看不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强调了问题的复杂性，不知不觉地就夸大了困难；自己虽然主张改革汉字，但是有人读了我这本小册子以后得出结论说：“还是不改的好！”资产阶级学者的通病是嫌别人简单化，自己要来一个复杂化，这样解决问题也不好，那样解决问题也不行，最后的结论是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是把农民的文化估计过低，仿佛有所谓农民的语言，和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只要文化到了农村，知识分子的词汇就能逐渐跟农民的词汇合流，解放后十多年来，农民词汇中不知吸收了多少新词新语，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第二是对书面语言的作用估计不足，以

为人造的新词不能在口语中生根。今天事实证明，象“学习”、“批判”一类书面语言的词不是早已进入口语中去了吗？第三是夸大了北京音学习上的困难，因而主张规定拼音第二式来迁就南方人。其实字形的书写主要是靠记忆，不一定要口语中能够区别，何况在小学、幼儿园里就学拼音，更是没有语言隔阂的问题了。第四是对“特殊文字”的看法不够正确。当然，群众学了新文字完全用不上是不好的，但如果跟汉字同时并用一个时期，作为过渡，反而是一个好办法。第五是错误地否定了简体字。当时我不懂得文字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的道理，也不懂得依靠群众的创造，约定俗成就能使汉字逐步简化，给人民在学习上带来好处。今天我衷心拥护汉字简化的政策，虽然我仍然反对滥用同音假借，仍然不同意片面地追求笔划的简单（如每字控制在十画以内），以致弄巧反拙，反而增加认字上的困难，但是，适当地吸收群众创造的成果，因势利导，还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的。

有一件事在这里附带解释一下。在当年讨论大众语的时候，有所谓“普通话”，和今天所谓“普通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所谓“普通话”指的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话，当年所谓“普通话”指的是五方杂处的人所说的、一般人都听得懂的话。因此，文中常常以北平音与“普通话”分开来谈。这是需要交代清楚，以免误解的。

广州话浅说

编 印 说 明

《广州话浅说》是为介绍广州话而写的，外省人可以借助它学习广州话，广州人也可以通过它学习普通话；另外，对粤语的方言调查，也有参考价值。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编入文集时订正了个别讹误。

序

1951年8月，我写了《广东人学习国语法》（现在改名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之后，广东省教育厅长杜国庠同志对我说："你写了一本书教广东人学普通话，还应该写一本书教外省人学广东话。"解放以后，外省干部到广东的很多，大家希望学一点广州话，杜老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我着手写了一本《广州话课本》，准备交给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时正是速成识字法盛行的时候，华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希望我把《广州话课本》里面的拉丁字母改成注音字母。我因为对广州话注音字母不满意，所以不肯改动。这本稿子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在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我们当然不再鼓励大家去学习方言了。但是，我想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些用处：第一，这里面所着重讲的类推法，也就是广州话和北京话的对应规律，外省人掌握了这个规律固然可以学习广州话，但是广州人和粤方言区的人掌握了这个规律也可以学习普通话。因此，这本小册子对于推广普通话还是有点用处的。第二，现在领导上鼓励调查方言，这本小册子对于粤方言的调查也许还有参

考的价值。第三，将来为了辅助普通话的推行，方言的拼音方案还是用得着的。这本小册子所用的拼音字母，可以作为将来拟订粤方言拼音方案的参考。

经过了一番考虑，我决定把它修订一下，交给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广州话浅说》；里面的拉丁字母本来是依照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拼法，现在改为依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此外，为了语言学工作者的兴趣，我还加上一个《本书所用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希望这一本小册子能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王　力

1956年2月16日，北京大学。

附注：本书手稿承冯志超先生赐阅，并指正多处，特此志谢。

本书所用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一）辅音（子音）

拼音字母	北京音	广州音	说明
b	〔p〕	〔p〕	
p	〔p'〕	〔p'〕	
m	〔m〕	〔m〕	
f	〔f〕	〔f〕	
w	—	〔w〕	北京不是没有〔w〕，但不需要当声母看待。汉语拼音方案中有声母w，是为了拼音的便利。
d	〔t〕	〔t〕	
t	〔t'〕	〔t'〕	
n	〔n〕	〔n〕	
l	〔l〕	〔l〕	广州的〔n〕，〔l〕有混乱的情况。当混乱时，是有〔l〕没有〔n〕。

g	〔k〕	〔k〕	
gw	—	〔kw〕	〔kw〕是圆唇的〔k〕。
k	〔k'〕	〔k'〕	
kw	—	〔k'w〕	〔k'w〕是圆唇的〔k'〕。
ng	〔ŋ〕	〔ŋ〕	北京的〔ŋ〕只用于韵尾，广州的〔ŋ〕兼用作声母。
h	〔x〕	〔h〕	北京的是舌根摩擦，广州的是喉头摩擦。
ɥ	〔tɕ〕	—	
q	〔tɕ'〕	—	
x	〔ɕ〕	—	
j	—	〔j〕	北京不是没有〔j〕，但是广州的〔j〕，摩擦性特重。
zh	〔tʂ〕	—	
ch	〔tʂ'〕	—	
sh	〔ʂ〕	—	
r	〔ʐ〕	—	
z	〔ts〕	〔tʃ〕	
c	〔ts'〕	〔tʃ'〕	
s	〔s〕	〔ʃ〕	广州的〔tʃ〕，〔tʃ'〕，〔ʃ〕和英语法语的〔tʃ〕，〔tʃ'〕，〔ʃ〕很不相同。广州的舌头和上腭接触面很

广，是“湿音”（软音）

（二） 元音（母音）

拼音字母	北京音	广州音	说明
a	〔A〕	〔A〕	
e	〔ɣA〕	〔ɛ〕	北京音可用宽式标作〔ə〕
e（在 i,y 后）	〔ɛ〕	—	
i	〔i〕	〔i〕	
ɿ（知系）	〔ʅ〕	—	
ɿ（资系）	〔ɿ〕	—	
o	〔uɣ〕	〔ɔ〕	
u	〔u〕	〔u〕	
y	〔y〕	〔y〕	
oe	—	〔œ〕	
ai	〔ai〕	〔ai〕	
ae	—	〔ɐi〕	
ei	〔Ei〕	〔Ei〕	
ey	—	〔ɸy〕	
oi	—	〔ɔi〕	
ui（在舌根音及零声母）	〔uɛi〕	〔ui〕	
ui（在t,tʂ,ts三系）	〔ui〕	—	

ui(在唇音后)	—	〔ui〕	
ao	—	〔au〕	
au	〔*au*〕	〔ɐu〕	注意〔au〕,〔*au*〕,〔ɐu〕三音的差别。
ou	〔ou〕	〔ou〕	
iu	平〔iu〕仄〔iou〕	〔iu〕	
am	—	〔am〕	
em	—	〔ɐm〕	注意〔ɐm〕,〔am〕的分别。
im	—	〔im〕	
an	〔an〕	〔an〕	
an(在 i 后)	〔En〕	—	
en	〔ən〕	〔ɐn〕	注意〔ən〕,〔ɐn〕,〔an〕的分别。
on	—	〔ɔn〕	
œn	—	〔œn〕	注意〔œn〕,〔ɐn〕的分别。
un(在舌根音及零声母)	〔uən〕	〔un〕	注意〔uən〕,〔un〕的分别。
un(在 d,tʂ,ts 三系)	〔un〕	—	
un(在唇音后)	—	〔un〕	
in	〔in〕	〔in〕	
yn	〔yn〕	〔yn〕	
ang	〔aŋ〕	〔aŋ〕	
eng	〔əŋ〕	〔ɐn〕	注意〔əŋ〕,〔ɐŋ〕,〔aŋ〕的

			分别。
eing	—	〔ɛŋ〕	注意〔ɛŋ〕，〔aŋ〕的分别。
ong	—	〔ɔŋ〕	
oeng	—	〔œŋ〕	
ung	〔uŋ〕	〔uŋ〕	
ing	〔iəŋ〕	〔lŋ〕	注意〔iəŋ〕，〔lŋ〕的分别。
yng	〔iuŋ〕	—	
ap	—	〔ap〕	
ep	—	〔ɐp〕	注意〔ɐp〕，〔ap〕的区别。
ip	—	〔ip〕	
at	—	〔at〕	
et	—	〔ɐt〕	注意〔ɐt〕，〔at〕的分别。
ot	—	〔ɔt〕	
oet	—	〔œt〕	注意〔œt〕，〔ɐt〕的分别。
ut	—	〔ut〕	
it	—	〔it〕	
yt	—	〔yt〕	
ak	—	〔ak〕	
ek	—	〔ɐk〕	注意〔ɐk〕，〔ak〕的分别。
eik	—	〔ɛk〕	注意〔ɛk〕，〔ak〕的分别。
ok	—	〔ɔk〕	
oek	—	〔œk〕	
uk	—	〔uk〕	
ik	—	〔ɪk〕	注意是〔ɪk〕，不是〔ik〕。

第一课　声母和韵母

（一）声母19个

1. b 博　p 朴　m 莫　f 霍　w 获

2. d 铎　t 托　n 诺　l 落　j 药

3. g 各　k 确　gw 国　kw 廓　ng 鄂　h 亮

4. z 作　c 错　s 索

（二）韵母51个

1. a 鸦　e 耶　i 衣　o 柯　u 乌
   y 于　oe 靴*

2. ai 隘　ae 翳　ei 希*　ey 虚*　oi 哀
   ui 煨

3. ao 拗　au 欧　ou 奥　iu 腰

4. am 咸*　em 庵　im 淹

5. an 晏　en 痕*　on 安　oen 伦*　un 桓
   in 烟　yn 渊

6. ang 罂　eng 莺　eing 轻*　ong 康*　oeng 香*
   ung 瓮　ing 英

7. ap 鸭　ep 合*　ip 叶

8. at 压 et 乞* ot 渴* oet 律* ut 活
it 热 yt 月

9. ak 客* eh 握 eik 吃* ok 恶 oek 约
uk 屋 ik 益

说 明

1. "错"字该读如"犬牙交错"和"错综变化"的"错"。

2. 加星号的字表示要除开声母念出，如"耶"，本字念 je，这里只念 e；"靴"本字念 hoe，这里只念 oe，"衣""乌""于""淹""烟""渊""英""叶""热""月""益"实际上带声母 j，"煨""桓""活"实际上带声母 w，因所差无几，且不与他音混，故未加星号。

练 习

1. 北方人注意分别咸和闲（ham: han），含和痕（hem: hen），淹和烟（im: in）。又应注意韵母 7,8,9 三类，这些尾音 p,t,k，颇象英语的尾音 p,t,k，（广州人学英文，索性就用来替代它们），但是唇舌只有 p,t,k 的姿势，不能象英语那样让人清楚地听出 p,t,k 的声音来。

2. 江浙人注意分别咸和闲，含和痕，淹和烟。又应该注意分别鸭和压，叶和热，乞和黑。

3. 客家人注意：益韵勿读与热韵混。

4. 潮州人注意：an 勿读与 ang 混，en 勿读与 eng 混，on 勿读与 ong 混，un 勿读与 ung 混，in 勿读与 ing 混，"雹"

勿读与“壳”混。

5. 海南人注意：“朴”勿读与“霍”混，“托”勿读与“壳”混，“确”勿读与“壳”混，“错”勿读与“索”混。

第二课　拼　　音（一）

（1）鸦韵

ba	巴	pa	怕	ma	妈	fa	花	wa	华
da	打	ta	他	na	拿	la	罅	ja	也
ga	家	ka	卡	gwa	瓜	kwa	夸	nga	牙
ha	虾	a	鸦	za	诈	ca	茶	sa	沙

（2）耶韵

be	啤	me	背	de	爹	ne	呢	le	咧
je	爷	ge	嘅	ke	茄	ze	遮	ce	车
se	赊								

（3）衣韵

zi	知	ci	辞	si	思	ji	衣

（4）柯韵

bo	波	po	婆	mo	磨	fo	科	wo	窝
do	多	to	拖	no	挪	lo	罗	go	歌
gwo	过	ngo	我	ho	何	o	柯	zo	左
co	坐	so	所						

（5）乌韵

gu 姑　ku 箍　fu 夫　wu 乌

(附)ng 吾　m 唔(不)

(6) 于韵

zy 朱　cy 处　sy 书　jy 鱼

(7) 靴韵

doe 朵(白话音)　toe 唾(白话音)

goe 锯(动词，白话)　hoe 靴

(8) 隘韵

bai 败　pai 排　mai 买　fai 快　dai 大

tai 太　nai 奶　lai 拉　jai 蹄　gai 街

kai 楷　gwai 怪　ngai 涯　hai 蟹　ai 隘

zai 斋　cai 柴　sai 晒

(9) 翳韵

bae 闭　pae 批　mae 米　fae 挥　wae 威

dae 低　tae 梯　nae 泥　lae 黎　jae 曳

gae 鸡　kae 稽　gwae 归　kwae 规　ngae 危

hae 系　ae 翳　zae 际　cae 妻　sae 西

(10) 希韵

bei 卑　pei 皮　mei 眉　fei 非　dei 地

nei 尼　lei 梨　gei 机　kei 旗　hei 希

sei 死

(11) 虚韵

dey 堆　tey 推　ney 女　ley 吕　jey 锐

gey 居　key 驱　hey 虚　zey 追　cey 吹

sey 衰

（12）衰韵

doi 代 toi 台 noi 内 loi 来 goi 该
koi 概 ngoi 外 hoi 开 oi 哀 zoi 灾
coi 才 soi 腮

（13）煨韵

bui 杯 pui 培 mui 梅 fui 灰 wui 回
kui 桧

（14）拗韵

bao 包 pao 抛 mao 猫 nao 闹 gao 交
kao 靠 ngao 咬 hao 敲 ao 拗 zao 嘲
cao 抄 sao 稍

（15）欧韵

mau 谋 fau 浮 dau 斗 tau 偷 nau 扭
lau 留 jau 优 gau 九 kau 求 ngau 牛
hau 候 au 欧 zau 周 cau 抽 sau 修

（16）奥韵

bou 煲 pou 袍 mou 无 dou 刀 tou 徒
nou 奴 lou 劳 gou 高 ngou 傲 hou 豪
ou 奥 zou 租 cou 操 sou 须

（17）腰韵

biu 标 piu 飘 miu 苗 diu 雕 tiu 挑
niu 鸟 liu 聊 jiu 腰 giu 骄 kiu 桥
hiu 嚣 ziu 招 ciu 超 siu 消

说　明

"衣""乌""鱼""回""腰"的实际读音是ji,wu,jy,wui,jiu，将来拟订广州拼音方案时，建议这样写。

练　习

1．一般人注意分别：也野（ja:je）助住（zo:zy）疏书（co:cy）败弊　买米　快费　大弟　太替　赖丽　街鸡
楷稽　怪贵　涯危　械系　隘翳　齐剂　柴斋　晒细
茅谋　闹稠　饺久　靠扣　咬偶　巧口　拗呕

2．一般人注意不须分别：瓦雅　佳街　考巧　季桂　规亏
危倪　伪艺　婿细　毁委　讳伟　遗为　惠位　邹周
九狗　救够　休忧　丘优　柔游　刘楼　谬茂　修收
秀瘦　秋抽　起喜　气戏　微眉　弥尼　惹野　而夷
儿仪　拟以　耳矣　兹支　子纸　自治　司师　肆试
雌痴　词池　此齿　次翅　饶尧　焦招　小少　萧烧
补保　布报　步暴　都刀　赌倒　妒到　度道　租遭
祖早　做造　芦劳　鲁老　路涝　无毛　母冇　努脑
葡袍　须骚　素扫　图陶　土讨　吐套　粗操　醋燥
课货　柯阿　卧饿　最赘　序罪　叙坠　吕垒　虑类
须虽　绪髓　绥衰　垂谁　瑞睡　徐随　趣翠　催吹
乎夫　虎府　库富　奎灰　如余　汝雨　厦夏

3．客家人注意分别：次醋　思苏　雌粗

4．潮州人注意：机基等字念gei勿念gi，旗奇等字念kei勿念ki，希喜等字念hei勿念hi。

第三课 拼 音(二)

(1) 咸韵

dam	担	tam	贪	nam	南	lam	蓝
gam	减	ngam	岩	ham	咸	zam	站
cam	参	sam	三				

(2) 庵韵

nem	稔	lem	林	jem	音	gem	今
kem	襟	hem	堪	em	庵	zem	针
cem	侵	sem	心				

(3) 淹韵

dim	点	tim	添	nim	念	lim	廉
jim	盐	gim	兼	kim	箝	him	谦
zim	尖	cim	签	sim	禅		

(4) 晏韵

ban	班	pan	攀	man	蛮	fan	翻
wan	湾	dan	单	tan	滩	nan	难
lan	兰	gan	间	gwan	关	ngan	颜
han	闲	an	晏	zan	盏	can	餐

san	山						

（5）痕韵

ben	奔	pen	贫	men	文	fen	分
wen	温	den	墩	ten	吞	nen	嫩
jen	因	gen	根	ken	勤	gwen	军
kwen	坤	ngen	银	hen	痕	zen	真
cen	亲	sen	新				

（6）安韵

gon	干	ngon	岸	hon	寒	on	安

（7）伦韵

doen	敦	toen	湍	loen	伦	joen	润
zoen	津	coen	春	soen	唇		

（8）桓韵

bun	搬	pun	潘	mun	门	fun	宽
wun	桓	gun	官				

（9）烟韵

bin	边	pin	偏	min	眠	din	癫
tin	天	nin	年	lin	连	jin	烟
gin	坚	kin	虔	hin	牵	zin	笺
cin	缠	sin	先				

（10）渊韵

dyn	端	tyn	团	nyn	暖	lyn	联
jyn	渊	gyn	捐	hyn	圈	zyn	尊
cyn	村	syn	孙				

（11）罂韵

bang	绷	pang	烹	mang	盲	wang	横
gang	耕	kwang	框	ngang	硬	hang	坑
ang	罂	zang	争	cang	撑	sang	生
lang	冷						

（12）莺韵

beng	崩	peng	朋	meng	盟	weng	宏
deng	登	teng	腾	neng	能	geng	更
keng	鞭	gweng	轰	heng	行	eng	莺
zeng	曾	ceng	层				

（13）轻韵

being	病	peing	平	meing	名	deing	顶
teing	厅	leing	灵	jeing	赢	geing	惊
heing	轻	zeing	精	ceing	青	seing	腥

（轻韵都是白话音）

（14）康韵

bong	邦	pong	旁	mong	忙	fong	方
wong	黄	dong	当	tong	汤	nong	囊
long	狼	gong	刚	kong	抗	gwong	光
kwong	狂	ngong	昂	hong	康	zong	庄
cong	仓	song	桑				

（15）香韵

noeng	娘	loeng	良	joeng	羊	goeng	姜
koeng	强	hoeng	香	zoeng	张	coeng	昌

soeng 相

（16）瓮韵

bung	捧	pung	篷	mung	蒙	fung	风
dong	东	tong	通	nung	农	lung	龙
jung	翁	gung	公	kung	穷	hung	空
ung	瓮	zung	中	cung	充	sung	松

（17）英韵

bing	兵	ping	评	ming	明	wing	荣
ding	丁	ting	亭	ning	宁	ling	零
jing	英	ging	京	king	倾	gwing	炯
hing	兄	zing	征	cing	情	sing	声

说　明

“盐”“桓”“烟”“渊”“英”实际读 jim，wun，jin，jyn，jing，将来拟订拼音方案时，建议这样写。

练　习

1．一般人注意分别：蓝林　监今　减锦　鉴禁　咸含　斩枕　参侵　三心　班奔　蛮文　翻分　繁坟　饭份　湾温　患运　旦炖　滩吞　赧撚　间根　关君　颜银　闲痕　盏诊　赞振　餐亲　山身　囊娘　狼良　刚姜　康香　庄张　疮窗　床长　干间　岸雁　寒闲　敦端　津真　春亲　唇神　般班　潘攀　桓还　换患　官关　联连　绷崩　彭明　争曾　耕庚　坑亨　橙层　盲盟　横宏　罂莺

2．一般人注意不须分别：　今甘　三衫　蝉蟾　文民
万慢　散汕　还顽　寻沉　分勋　斤根　很垦　人寅　困窘
吻敏　新身　云魂　云匀　运混　朋凭　然言　笺毡　剪展
箭战　牵轩　遣显　线扇　仍盈　兄卿　精贞　星声　成绳
性圣　青称　请拯　颖泳　侃罕　看汉　赃庄　赃状　荒方
况放　江刚　匡康　亡忙　网莽　嗓爽　仓疮　藏床　黄王
进俊　伦邻　信逊　秦巡　将张　蒋掌　酱帐　象匠　像丈
让样　双商　窗昌　相伤　枪昌　桓垣　援桓　玩换　宽欢
盆盘　门瞒　宗中　总肿　颂仲　空胸　雄红　翁雍　戎容
松从　葱充　从虫　丸元　完原　悬园　软远　县愿　专尊
联鸾　孙宣　损选　存全

3．北方人和江浙人注意分别：担单　贪滩　南难　蓝兰
减简　岩颜　咸闲　站栈　参餐　衫山　林邻　音因　今巾
琴勤　庵安　针真　侵亲　心新　点典　添天　廉连　盐延
兼坚　箝干　谦牵　尖煎　签千

4．江浙人、客家人、潮州人注意分别：　英烟　兵边
拼偏　丁颠　听天　宁年　灵连　精笺　情钱　星先

5．潮州人注意分别：　班绷　攀烹　蛮盲　还横　间耕
雁硬　悭坑　餐撑　山生　懒冷　奔崩　贫朋　民盟　云宏
炖凳　根庚　军轰　痕行　真曾　陈层

第四课　拼　音（三）

（1）鸭韵

dap	答	tap	塔	nap	纳	lap	猎
gap	甲	ngap	（鸭）	hap	匣	ap	鸭
zap	杂	cap	插	sap	飒		

〔注〕字边加括号者，表示又读。下仿此。

（2）合韵

nep	粒	lep	笠	jep	邑	gep	急
kep	吸	hep	合	zep	执	cep	茸
sep	湿						

（3）叶韵

dip	蝶	tip	贴	nip	聂	lip	猎
jip	叶	gip	劫	hip	协	zip	接
cip	妾	sip	涉				

（4）压韵

bat	八	mat	抹	fat	法	wat	挖
dat	达	tat	挞	nat	捺	lat	辣
gat	戛	gwat	刮	ngat	啮	at	压

zat	札	cat	察	sat	杀		

（5）乞韵

bet	不	pet	匹	met	物	fet	忽
wet	屈	det	突	net	讷	let	凡
jet	一	get	吉	ket	咳	gwet	骨
nget	讫	het	乞	zet	质	cet	七
set	膝						

（6）渴韵

got	割	hot	渴

（7）律韵

doet	咄	noet	（讷）	loet	律	zoet	卒
coet	出	soet	术				

（8）活韵

but	钵	put	泼	mut	末	fut	阔
wut	活	kut	括				

（9）热韵

bit	必	pit	撇	mit	灭	dit	跌
tit	铁	lit	列	jit	热	git	结
kit	揭	ngit	啮	hit	歇	zit	节
cit	澈	sit	泄				

（10）月韵

dyt	夺	tyt	脱	lyt	劣	jyt	月
gyt	橛	kyt	决	hyt	血	zyt	绝
cyt	撮	syt	雪				

(11) 客韵

bak	百	pak	拍	mak	嚜	wak	或
lak	(肋)	jak	(吃)	gak	隔	gwak	掴
ngak	额	hak	客	zak	窄	cak	策

(12) 握韵

bek	北	mek	墨	dek	得	lek	勒
hek	黑	ek	握	ngek	握	zek	则
cek	测	sek	塞				

(13) 吃韵

beik	壁	peik	劈	deik	籴	teik	踢
leik	疠	keik	屐	heik	吃	zeik	只
ceik	尺	seik	锡				

(吃韵都是白话音)

(14) 恶韵

bok	博	pok	扑	mok	莫	fok	霍
wok	获	dok	铎	tok	托	nok	诺
lok	洛	gok	角	kok	确	gwok	国
kwok	廓	ngok	鄂	hok	鹤	ok	恶
zok	作	cok	错	sok	索		

(15) 约韵

doek	啄	loek	略	joek	约	goek	脚
koek	却	zoek	酌	coek	卓	soek	削

(16) 屋韵

buk	卜	puk	仆	muk	木	fuk	福

duk	督	tuk	秃	nuk	忸	luk	禄
juk	郁	guk	谷	kuk	曲	huk	哭
uk	屋	zuk	足	cuk	促	suk	叔

（17）益韵

bik	碧	pik	僻	mik	觅	wik	域
dik	的	tik	剔	nik	匿	lik	力
jik	益	gik	击	gwik	隙	zik	织
cik	戚	sik	式				

* * *

双音词或平行语

-p-p:	zip nap	接纳	sip lip	涉猎	zip dip	折叠
	gap zap	夹杂	lap sap	垃圾		
-p-t:	zep git	集结	gep cit	急切		
-p-k:	dap fuk	答复	gep cuk	急促	zip cuk	接触
	hap zak	狭窄				
-t-t:	jit lit	热烈	wut put	活泼	fat gwet	发掘
	got lit	割裂	git set	结实	cit set	切实
-t-p:	git hep	结合	cyt jep	出入		
-t-k:	fat gok	发觉	hyt juk	血肉	git guk	结局
	git cuk	结束	git zok	杰作	at pik	压迫
	gwet gak	骨骼	syt fuk	说服		
-k-k:	zik gik	积极	zik cuk	积蓄	luk zuk	陆续

	cuk bok	束缚	dik kok	的确	mok soek	剥削
	hek wak	刻画	cak loek	策略	zik zak	职责
	bok joek	薄弱	muk dik	目的	mok sok	摸索
-k-p:	hok zep	学习	huk jap	哭泣		
-k-t:	coek jyt	卓越	suk set	熟悉	hok soet	学术
	hok syt	学说	loek dyt	掠夺	kok set	确实
	dek set	得失				

说　明

"叶""活""热""月""益"实际上读 jip, wut, jit, jyt, jik，将来拟订拼音方案时，建议这样写。

练　习

1. 一般人注意分别：腊立　甲急　插茸　八不　法忽　挖屈　达突　刮骨　啮讫　札质　察七　杀失　脱铁　劣列　月热　决揭　血歇　绝截　撮澈　雪泄　百北　客黑　窄则　策测　脚角　却确　酌作　削索

2. 北方人注意分别：纳那　甲假　匣霞　鸭鸦　插叉　笠利　邑意　吸西　合何　湿诗　接嗟　涉社　八巴　钵波　百摆　笔比　必闭　不部　迫破　劈批　仆葡　莫磨　麦卖　木暮　滴低　督都　塌他　踢梯　托拖　突途　溺逆　挖蛙　捺那　刮瓜　啮聂　杀沙　察茶　物务　忽呼　屈区　骨鼓　讫气　乞起　七妻　膝西　律绿　卒族　出初　术数　括刮　歇些　或祸　作做　索所　约曰　哭枯　屋乌　式试　织枝

力厉　域愈

3．江浙人注意分别：　塌达　纳捺　腊辣　甲脚　鸭压　插察　飒杀　笠力　邑益　急吉　急击　邑一　合核　执质　执责　葺戚　七戚　湿式　蝶敌　贴踢　聂孽　猎列　叶亦　劫结　接节　妾戚　涉舌　袜麦　滑或　匹僻　物佛　屈阙　乞吃　割革　渴刻　律力　卒则　出澈　术入　末墨　必壁　撇辟　灭觅　跌滴　铁踢　列力　热日　结激　酌札　测出　卜博　木莫　秃托　鹿洛　谷各　曲确　屋恶　足作　叔索

4．客家人注意分别：　碧必　僻匹　益一　积织　戚七　式失

第五课　声　调（一）

广州话里共有9个声调：

1．阴平声，如“诗”；

2．阳平声，如“时”；

3．阴上声，如“史”；

4．阳上声，如“市”；

5．阴去声，如“试”；

6．阳去声，如“事”；

7．阴入甲声，如“昔”；

8．阴入乙声，如“锡”；

9．阳入声，如“食”。

阴平，阴上，阴去，阴入，总称阴调类；阳平，阳上，阳去，阳入，总称阳调类。广州向来调平仄就是把阴调类和阳调类分别开来的。

（甲）阴调四声：阴平，阴上，阴去，阴入。

（1）用阴入甲声相配者：

1．以-m 配-p：

金锦禁急　gem^{1} gem^{3} gem^{5} gep^{7}

音饮荫邑　jem^{1} jem^{3} jem^{5} jep^{7}

2．以-n 配-t：

宾品鬓不　ben^{1} ben^{3} ben^{5} bet^{7}

真诊振质　ʒen^{1} ʒen^{3} ʒen^{5} ʒet^{7}

分粉粪拂　fen^{1} fen^{3} fen^{5} fet^{7}

斤谨艮吉　gen^{1} gen^{3} gen^{5} get^{7}

君滚棍骨　gwen^{1} gwen^{2} gwen^{5} gwet^{7}

因隐印一　jen^{1} jen^{3} jen^{5} jet^{7}

温稳愠屈　wen^{1} wen^{3} wen^{5} wet^{7}

边扁变必　bin^{1} bin^{3} bin^{5} bit^{7}

津侭进卒　ʒoen^{1} ʒoen^{3} ʒoen^{5} ʒoet^{7}

荀笋信恤　soen^{1} soen^{3} soen^{5} soet^{7}

3．以-ng 配-k：

登等凳得　deng^{1} deng^{3} deng^{5} dek^{7}

英影应益　jing^{1} jing^{3} jing^{5} jik^{7}

兵丙柄碧　bing^{1} bing^{3} bing^{5} bik^{7}

丁顶订的　ding^{1} ding^{3} ding^{5} dik^{7}

征整正职　ʒing^{1} ʒing^{3} ʒing^{5} ʒik^{7}

京景敬激　ging^{1} ging^{3} ging^{5} gik^{7}

星醒性昔　sing^{1} sing^{3} sing^{5} sik^{7}

称拯秤斥　cing^{1} cing^{3} cing^{5} cik^{7}

东董冻笃　dung^{1} dung^{3} dung^{5} duk^{7}

中种众竹　ʒung^{1} ʒung^{3} ʒung^{5} ʒuk^{7}

公拱贡菊　gung^{1} gung^{3} gung^{5} guk^{7}

空孔控哭　hung^{1} hung^{3} hung^{5} huk^{7}

嵩耸送宿　sung^{1} sung^{3} sung^{5} suk^{7}

通桶痛秃　tung^{1} tung^{3} tung^{5} tuk^{7}

(2) 用阴入乙声相配者。

1. 以-m 配-p：

耽胆担答　dam^{1} dam^{3} dam^{5} dap^{8}

监减鉴甲　gam^{1} gam^{3} gam^{5} gap^{8}

淹掩厌腌　jim^{1} jim^{3} jim^{5} jip^{8}

兼检剑劫　gim^{1} gim^{3} gim^{5} gip^{8}

谦险欠怯　him^{1} him^{3} him^{5} hip^{8}

2. 以-n 配-t：

班板扮八　ban^{1} ban^{3} ban^{5} bat^{8}

番反贩法　fan^{1} fan^{3} fan^{5} fat^{8}

烟偃燕咽　jin^{1} jin^{3} jin^{5} jit^{8}

边扁变鳖　bin^{1} bin^{3} bin^{5} bit^{8}

癫典垫跌　din^{1} din^{3} din^{5} dit^{8}

笺剪箭节　ʒin^{1} ʒin^{3} ʒin^{5} ʒit^{8}

毡展战折　zin¹ zin³ zin⁵ zit⁸

牵显献歇　hin¹ hin³ hin⁵ hit⁸

先癣线薛　sin¹ sin³ sin⁵ sit⁸

干赶幹割　gon¹ gon³ gon⁵ got⁸

刊罕汉渴　hon¹ hon³ hon⁵ hot⁸

般本半钵　bun¹ bun³ bun⁵ but⁸

（注）“刊”字依字典该读平声，但一般广州人读入上声，与“罕”同音。

渊苑怨乙　jyn¹ jyn³ jyn⁵ jyt⁸

圈犬劝血　hyn¹ hyn³ hyn⁵ hyt⁸

孙损算雪　syn¹ syn³ syn⁵ syt⁸

3．以-ng 配-k：

方仿放霍　fong¹ fong³ fong⁵ bok⁸

江讲降觉　gong¹ gong³ gong⁵ gok⁸

汤倘趟托　tong¹ tong³ tong⁵ tok⁸

桑嗓丧索　song¹ song³ song⁵ sok⁸

将奖酱雀　zoeng¹ zoeng³ zoeng⁵ zoek⁸

张掌帐酌　zoeng¹ zoeng³ zoeng⁵ zoek⁸

（乙）阳调四声：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1．以-m 配-p：

蓝榄滥腊　lam² lam⁴ lam⁶ lap⁹

盐染验叶　jim^{2} jim^{4} jim^{6} jip^{9}

廉脸敛猎　lim^{2} lim^{4} lim^{6} lip^{9}

2. 以-n配-t：

兰懒烂辣　lan^{2} lan^{4} lan^{6} lat^{9}

蛮晚万抹　man^{2} man^{4} man^{6} mat^{9}

颜眼雁啮　ngan^{2} ngan^{4} ngan^{6} ngat^{9}

还挽幻滑　wan^{2} wan^{4} wan^{6} wat^{9}

坟奋份佛　fen^{2} fen^{4} fen^{6} fet^{9}

人引刃日　jen^{2} jen^{4} jen^{6} jet^{9}

文敏问物　men^{2} men^{4} men^{6} met^{9}

神肾慎实　sen^{2} sen^{4} sen^{6} set^{9}

云尹运核　wen^{2} wen^{4} wen^{6} wet^{9}

言演现热　jin^{2} jin^{4} jin^{6} jit^{9}

连辇练列　lin^{2} lin^{4} lin^{6} lit^{9}

棉免面灭　min^{2} min^{4} min^{6} mit^{9}

伦卵论律　loen^{2} loen^{4} loen^{6} loet^{9}

桓皖换活　wun^{2} wun^{4} wun^{6} wut^{9}

门满闷末　mun^{2} mun^{4} mun^{6} mut^{9}

原远院月　jyn^{2} jyn^{4} jyn^{6} jyt^{9}

联恋乱劣　lyn^{2} lyn^{4} lyn^{6} lyt^{9}

3. 以-ng配-k：

盲猛孟麦　mang^{2} mang^{4} mang^{6} mak^{9}

灵领令历　ling^{2} ling^{4} ling^{6} lik^{9}

明茗命觅　ming^{2} ming^{4} ming^{6} mik^{9}

荣永咏域　wing^{2} wing^{4} wing^{6} wik^{9}
郎朗浪落　long^{2} long^{4} long^{6} lok^{9}
忙网望莫　mong mong mong mok
羊养样药　joeng^{2} joeng^{4} joeng^{6} joek^{9}
良两亮略　loeng^{2} loeng^{4} loeng^{6} loek^{9}
王往旺获　wong^{2} wong^{4} wong^{6} wok^{9}
容勇用欲　jung^{2} jung^{4} jung^{6} juk^{9}
蒙懵梦木　mung^{2} mung^{4} mung^{6} muk^{9}

（丙）阴调三声：阴平，阴上，阴去。

巴 把 霸　ba^{1} ba^{3} ba^{5}
家 假 价　ga^{1} ga^{3} ga^{5}
瓜 寡 挂　gwa^{1} gwa^{3} gwa^{5}
街 解 界　gai^{1} gai^{3} gai^{5}
包 饱 爆　bao^{1} bao^{3} bao^{5}
交 狡 教　gao^{1} gao^{3} gao^{5}
敲 巧 孝　hao^{1} hao^{3} hao^{5}
低 底 帝　dae^{1} dae^{3} dae^{5}
西 洗 细　sae^{1} sae^{3} sae^{5}
兜 斗 鬥　dau^{1} dau^{3} dau^{5}
沟 狗 救　gau^{1} gau^{3} gau^{5}
碑 彼 秘　bei^{1} bei^{3} bei^{5}
基 几 纪　gei^{1} gei^{3} gei^{5}

披 鄙 譬 pei^{1} pei^{3} pei^{5}
衣 椅 意 ji^{1} ji^{3} ji^{5}
雌 此 次 cei^{1} cei^{3} cei^{5}
招 沼 照 ʒiu^{1} ʒiu^{3} ʒiu^{5}
消 小 笑 siu^{1} siu^{3} siu^{5}
租 早 灶 ʒou^{1} ʒou^{3} ʒou^{5}
褒 保 布 bou^{1} bou^{3} bou^{5}
须 嫂 素 sou^{1} sou^{3} sou^{5}
哀 蔼 爱 oi^{1} oi^{3} oi^{5}
居 举 句 gey^{1} gey^{3} gey^{5}
催 取 趣 cey^{1} cey^{3} cey^{5}
夫 虎 库 fu^{1} fu^{3} fu^{5}
姑 古 故 gu^{1} gu^{3} gu^{5}
朱 主 注 ʒy^{1} ʒy^{3} ʒy^{5}
书 鼠 庶 sy^{1} sy^{3} sy^{5}

（丁）阳调三声：阳平，阳上，阳去。

麻 马 骂 ma^{2} ma^{4} ma^{6}
牙 雅 迓 nga^{2} nga^{4} nga^{6}
鞋 蟹 械 hai^{2} hai^{4} hai^{6}
埋 买 卖 mai^{2} mai^{4} mai^{6}
矛 卯 貌 mao^{2} mao^{4} mao^{6}
黎 礼 丽 lae^{2} lae^{4} lae^{6}

为 伟 谓　wae^{2} wae^{4} wae^{6}
侯 厚 后　hau^{2} hau^{4} hau^{6}
由 友 右　jau^{2} jau^{4} jau^{6}
谋 某 茂　mau^{2} mau^{4} mau^{6}
梨 里 利　lei^{2} lei^{4} lei^{6}
眉 美 味　mei^{2} mei^{4} mei^{6}
而 耳 二　ji^{2} ji^{4} ji^{6}
移 以 异　ji^{2} ji^{4} ji^{6}
尧 绕 耀　jiu^{2} jiu^{4} jiu^{6}
苗 杪 妙　miu^{2} miu^{4} miu^{6}
劳 老 路　lou^{2} lou^{4} lou^{6}
模 母 冒　mou^{2} mou^{4} mou^{6}
鹅 我 饿　ngo^{2} ngo^{4} ngo^{6}
符 妇 父　fu^{2} fu^{4} fu^{6}
梅 每 妹　mui^{2} mui^{4} mui^{6}
如 语 预　jy^{2} jy^{4} jy^{6}
吾 五 误　ng^{2} ng^{4} ng^{6}

说　明

1．古代汉语共有四声，即平上去入，由四声分化为八声，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阴入又分甲乙两种，有人把乙种称为“中入”。

2．严格说来，入声和平上去三声的音素是不相同的，因为它们的尾音是-p，-t 或-k。但是，依传统的习惯，入声

总应该配平上去三声，凑足四声。入声配其他三声，有两个可能的配合法：第一，是象“诗史试昔”si¹ si³ si⁵ sik⁷；第二，是象“星醒性昔”sing¹ sing³ sing⁵ sik⁷。后一种配合法是汉语传统的配合法，从前广州的读书人教人调四声就是用这一种方法的。

练　习

1. 一般人注意分别：必鳖　即脊　织炙　惜锡　剥（剥花生）　博剥（剥削）　摸（摸索）　竹捉　兰烂　蛮慢　颜雁　还幻　坟份　人刃　文问　神慎　云运　言现　连练　棉面　伦论（议论）　桓换　门闷　原愿　联乱　盲猛　蓝滥　盐验　廉敛　灵令　明命　荣咏　郎浪　忙望　羊样　良亮　王旺　容用　蒙梦　麻骂　牙迓　鞋械　埋卖　矛貌　黎丽　为位　侯后　由右　谋茂　梨利　眉昧　而二　移异　尧耀　苗妙　劳路　模墓　俄俄　符父　梅妹　余预

2. 新会中山等处的人注意分别：金禁　音荫　宾鬓　真振　分粪　斤艮　君棍　因印　温愠　边变　津进　荀信　登凳　英应（答应）　兵柄　丁订　征正　京敬　星性　称秤　东冻　中众　公贡　空控　松送　通痛　淹厌　兼剑　谦欠　班扮　番贩　癫垫　箋箭　毡战　牵献　先线　干幹　刊汉　般半　渊怨　圈劝　孙算　方放　江降　汤趟　将酱　张帐　巴霸　家价　瓜挂　街界　交教　包爆　敲孝　低帝　西细　沟救　碑秘　基纪　披臂　衣意　雌次　招照　消笑　褒报　哀爱　居句　催趣　夫库　姑故　朱注　书庶

3. 北方人注意分别：市事　似寺　柱住　肚度　倍背
愤份　旱汗　社射　抱暴　践践　诱右　厚后　绪遂　妇父
舅旧　婢备　侍（ci⁴）视　拒具　署树　墅（sey⁴）树　霸罢
报暴　半伴　臂避　变辨　柄病　布部　费吠　贩饭　粪份
富负　带代　到道　斗豆　旦蛋　凳邓　帝弟　钓调　订定
妒度　剁坠　对队　栋洞　耗号　汉汗　化话　记忌　叫轿
建健　救旧　进尽　酱匠　句具　孝效　至治　照赵　振阵
正郑　哨绍　再在　灶造　最罪　碎遂　意异　要耀　燕砚

第六课　声　调（二）

广州话里还有第十、第十一两个声调；但这不是字的本调，而是一种变调。第十声和阴上（第三声）的声调很近似，只是比阴上更高些，等于北京话的阳平。例如“排”字在广州话里本来是一个低调（广州话的阳平是低调）；但若念变调（例如“前个排”：前些时候），就和北京的“排”字完全一样了。第十一声就是以第十声为基础，再加上入声的尾音-p，-t或-k。因此，我们可以说：第十声是平上去声的变调；第十一声是入声的变调。下文简单称为变调就行了，因为平上去声不变则已，变则必为第十声；入声不变则已，变则必为第十一声。

在什么情形之下发生变调？这并没有严格的规律。普通叫人的姓，在“阿”字或“老”字后面，如果是阳调类的字（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就一定说成变调。例如：

亚陈　亚何　老冯　老胡　老林　老柳

老吕　亚李　老赵　老邓　老陆　老莫

其他就很难找出规律来了。只有一点是可以说明的，就是一切变调都只用于名词。

1．阳平的变调

天台　tin^{1} toi^{2}：tin^{1} toi^{10}

晒棚　sai^{5} pang^{2}：sai^{5} pang^{10}

公园　gung^{1} jyn^{2}：gung^{1} jyn^{10}

厨房　cey^{2} fong^{2}：cey^{2} fong^{10}

黄皮（果名）wong^{2} pei^{2}：wong^{2} pei^{10}

杨桃　joeng^{2} tou^{2}：joeng^{2} tou^{10}

马蹄（荸荠）ma^{4} tae^{2}：ma^{4} tae^{10}

甜橙　tim^{2} cang^{2}：tim^{2} cang^{10}

沙梨　sa^{1} lei^{2}：sa^{1} lei^{10}

番石榴　fan^{1} seik^{9} lau^{2}：fan^{1} seik^{9} lau^{10}

面盆　min^{6} pun^{2}：min^{6} pun^{10}

暖水壶（热水瓶）nyn^{4} sey^{3} wu^{2}：nyn^{4} sey^{3} wu^{10}

书台　sy^{1} toi^{2}：sy^{1} toi^{10}

拖鞋（但“皮鞋”不变）to^{1} hai^{2}：to^{1} hai^{10}

葡萄　pu^{2} tou^{2}：pu^{2} tou^{10}

琵琶　pei^{2} pa^{2}：pei^{2} pa^{10}

禾虫　wo^{2} cung^{2}：wo cung^{10}

盐蛇（壁虎）jim^{2} se^{2}：jim^{2} se^{10}

重阳　cung^{2} joeng^{2}：cung^{2} joeng^{10}

清明　cing^{1} ming^{2}：cing^{1} ming^{10}

番薯　fan^{1} sy^{2}：fan^{1} sy^{10}

芋头　wu^{6} tau^{2}：wu^{6} tau^{10}

水龙头　sey^{3} lung^{2} tau^{2}：sey^{3} lung^{2} toug^{10}

椰子糖　je^{2} zi^{3} tong^{2}: je^{2} zi^{3} tong^{10}

二胡　ji^{6} wu^{2}: ji^{6} wu^{10}

秦琴　coen^{2} kem^{2}: coen^{2} kem^{10}

上楼　soeng^{4} lau^{2}: soeng^{4} lou^{10}

着皮（穿皮袍等）zoek^{8} pei^{2}: zoek^{8} pei^{10}

捐钱　gyn^{1} cin^{2}: gyn^{1} cin^{10}

番茄　fan^{1} ke^{2}: fan^{1} ke^{10}

药丸　joek^{9} jyn^{2}: joek^{9} jyn^{10}

澳门　ou^{5} mun^{2}: ou^{5} mun^{10}

十三行　sep^{9} sam^{1} hong^{2}: sep^{9} sam^{1} hong^{10}

南洋　nam^{2} joeng^{2}: nam^{2} joeng^{10}

伯爷婆　bak^{8} je^{1} po^{2}: bak^{8} je^{1} po^{10}

新娘　sen^{1} noeng^{2}: sen^{1} noeng^{10}

咸鱼　ham^{2} jy^{2}: ham^{2} jy^{10}

腊肠　lap^{9} coeng^{2}: lap^{9} coeng^{10}

乌龙（糊涂）wu^{1} lung^{2}: wu^{1} lung^{10}

黄沙（地名）wong^{2} sa^{1}: wong^{10} sa^{1}

事头（老板）si^{6} tau^{2}: si^{6} tau^{10}

2. 阳上的变调

白毛女　pak^{9} mou^{2} ney^{4}: pak^{9} mou^{2} ney^{10}

老母　lou^{4} mou^{4}: lou^{4} mou^{10}

书友（同学）sy^{1} jau^{4}: sy^{1} jau^{10}

鸡心柿　gae^{1} sem^{1} ci^{4}: gae^{1} sem^{1} ci^{10}

南华李　nam^{2} wa^{2} lei^{4}: nam^{2} wa^{2} lei^{10}

龙眼（桂圆）lung^{2} ngan^{4}: lung^{2} ngan^{10}

龙津里（里名）lung^{2} zoen^{1} lei^{4} lung^{2} zoen^{1} lei^{10}

3. 阴去的变调

相片　soeng^{5} pin^{5}: soeng^{5} pin^{10}

映相　jing^{3} soeng^{5}: jing^{3} soeng^{10}

铜线　tung^{2} sin^{5}: tung^{2} sin^{10}

书架　sy^{1} ga^{5} : sy^{1} ga^{10}

女婿　ney^{4} sae^{5}: ney^{4} sae^{10}

鱼片　jy^{2} pin^{5}: jy^{2} pin^{10}

大概　dai^{6} koi^{5}: dai^{6} koi^{10}

状况　zong^{6} fong^{5}: zong^{6} fong^{10}

担担　dam^{1} dam^{5}: dam^{1} dam^{10}

4. 阳去的变调

海味　hoi^{3} mei^{6}: hoi^{3} mei^{10}

行李袋　hang^{2} lei^{4} doi^{6}: hang^{2} lei^{4} doi^{10}

领事　ling^{4} si^{6}: ling^{4} si^{10}

舅父　kau^{4} fu^{6}: kau^{4} fu^{10}

姨丈　ji^{2} zoeng^{6}: ji^{2} zoeng^{10}

拐杖　gwai^{3} zoeng^{6}: gwai^{3} zoeng^{10}

横水渡　wang^{2} sey^{3} dou^{6}: wang^{2} sey^{3} dou^{10}

倾偈（谈天）king^{1} gae^{6}: king^{1} gae^{10}

画画　wak^{9} wa^{8}: wak^{9} wa^{10}

画报　wa^{6} bou^{5}: wa^{10} bou^{10}

笑话　siu^{5} wa^{6}: siu^{5} wa^{10}

被面 pei^{4} min^{6}: pei^{4} min^{10}

烧卖 siu^{1} mai^{6}: siu^{1} mai^{10}

鸡蛋 gae^{1} dan^{6}: gae^{1} dan^{10}

碌柚（柚子）luk^{7} jau^{6}: luk^{7} jau^{10}

地下（楼下）dei^{6} ha^{6}: dei^{6} ha^{10}

腊味 lap^{9} mei^{6}: lap^{9} mei^{10}

有料（有学问）jau^{4} liu^{6}: jau^{4} liu^{10}

随便 cey^{2} bin^{6}: cey^{2} bin^{10}

华林寺 wa^{2} lem^{2} zi^{6}: wa^{2} lem^{2} zi^{10}

杨巷 joeng^{2} hong^{6}: joeng^{2} hong^{10}

5. 阴入乙声的变调

花塔 fa^{1} tap^{8}: fa^{1} tap^{11}

烧鸭 siu^{1} ap^{8}: siu^{1} ap^{11}

牙擦 nga^{2} cat^{8}: nga^{2} cat^{11}

清帖 cing^{3} tip^{8}: cing^{3} tip^{11}

禾花雀 wo^{2} fa^{1} zoek^{8}: wo^{2} fa^{1} zoek^{11}

胭脂脚（柚之一种）jin^{1} zi^{1} goek^{8}: jin^{1} zi^{1} goek^{11}

6. 阳入的变调

木盒 muk^{9} hap^{9}: muk^{9} hap^{11}

白鹤 bak^{9} hok^{9}: bak^{9} hok^{11}

风栗 fung^{1} loet^{9}: fung^{1} loet^{11}

赏月 soeng^{3} jyt^{9}: soeng^{3} jyt^{11}

文教局 man^{2} gao^{5} guk^{9}: man^{2} gao^{5} guk^{11}

公安局 gung^{1} on^{1} guk^{9}: gung^{1} on^{1} guk^{11}

一般说来，变调都是在第二个字（如共三字，则在第三字），但也有例外，如上面所举的“黄沙”，“画报”。

有些字，简直是以念变调为常，例如“画”“橙”“柿”“偈”等；有些双音词，第二字也必须念变调，例如“事头”，“沙梨”，“杨桃”，“番石榴”，“腊肠”，“地下”，“碌柚”等。但也有些名词是两可的，例如“公园”的“园”虽念变调，“粤秀公园”的“园”却念本调；“南洋”的“洋”虽有变调的念法，但“南洋华侨”的“洋”却不能变为第十声。至于“大概”的“概”，“状况”的“况”等，更不是非念变调不可的了。

*　　*　　*

同　声　字

阴　平	中苏	东方	根基	光辉	千秋
	翻身	今天	欢呼		
阳　平	人民	和平	完全	完成	前途
	无穷	洪炉	陶镕		
阴　上	土改	好彩	请酒	打狗	主体
	左手	早鈡（zǫu³tau³是晚上分别的客气话，等于祝晚安，按字解释则是“早些休息”）点解（为什么）			
阳　上	妇女	老母（母亲）	五里	两码	
	冇米（无米）	有引（有趣）	抱我		

	似你	厚被	上市		
阴　去	战胜	放弃	判断	试探	贡献
	意见	细致	故障		
阳　去	运动	现象	部份	近代	道路
	限量	辩论	混乱		
阴入甲	七一	夙昔	即刻	急迫	不必
	积谷	祝福	甩色	(let⁷ sik⁷ 即褪色)	
阴入乙	剥削	作恶	百尺	八国	阔绰
	接驳(驳，接也)		鸽脚		
阳　入	学习	沐浴	合力	落力（努力）	
	十月	六日	食药	独特	

练　习

1．另找一些变调的例子。2．另找一些同声字。

第七课 类推法（一）

这里所谓类推法，是由北京话推知广州话的方法。北京的话音系统和广东的语音系统比较起来，有四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北京话甲音等于广州话甲音，这是最容易推知的；

第二，北京话甲音等于广州话乙音，这也是容易推知的；

第三，北京话甲音和乙音都等于广州话甲音，这也是容易推知的；

第四，北京话甲音等于广州话甲音或乙音（或丙音），这是不容易推知的，就有赖于记忆了。

（甲）声母的类推

1．北京话的 b（ㄅ）——广州话的 b（ㄅ）

例字：	巴	ba^1：ba^1	八	ba^1：bat^8
	包	bau^1：bao^1	报	bau^4：bou^3
	办	ban^4：ban^6	本	ban^3：bun^3
	榜	$bang^3$：$bong^3$	笔	bi^3：bat^7

别 bie^{2}: bit^{9}　　表 biau^{3}: biu^{3}

变 bian^{4}: bin^{5}　　宾 bin^{1}: ben^{1}

病 bing^{4}: bing^{6}　　部 bu^{4}: bou^{6}

补 bu^{3}: bou^{3}

例外：(一) b: p 抱 bau^{4}: pou^{4}　　鄙 bi^{3}: pei^{3}

蚌 bang^{4}: pong^{4}

(二) b: f 瓣 ban^{4}: fan^{6}

2. 北京话的 p（ㄆ）——广州话的 p（ㄆ）

例字：怕 pa^{4}: pa^{5}　　婆 po^{2}: po^{2}

排 pai^{2}: pai^{2}　　培 pei^{2}: pui^{2}

袍 pau^{2}: pou^{2}　　判 pan^{4}: pun^{5}

盆 pen^{2}: pun^{2}　　旁 pang^{2}: pong^{2}

朋 peng^{2}: peng^{2}　　批 pi^{1}: pae^{1}

僻 pi^{4}: pik^{7}　　票 piau^{4}: piu^{5}

片 pian^{4}: pin^{5}　　贫 pin^{2}: pen^{2}

普 pu^{3}: pu^{3}

例外：p: b 叛 pan^{4}: bun^{6}　　仆 pu^{2}: buk^{9}

迫 po^{4}: bik^{7}　　品 pin^{3}: ben^{3}

3. 北京话的 m（ㄇ）——广州话的 m（ㄇ）

例字：马 ma^{3}: ma^{4}　　模 mo^{2}: mou^{2}

莫 mo^{4}: mok^{9}　　末 mo^{4}: mut^{9}

买 mai^{3}: mai^{4}　　眉 mei^{2}: mei^{2}

妹 mei^{4}: mui^{6}　　毛 mau^{2}: mou^{2}

谋 mou^{2}: mau^{2}　　满 man^{3}: mun^{4}

门	men^{2}: mun^{2}	忙	mang^{2}: mong^{2}
梦	meng^{4}: mung^{6}	米	mi^{3}: mae^{4}
密	mi^{4}: met^{9}	灭	mie^{4}: mit^{9}
妙	miau^{4}: miu^{6}	谬	miu^{4}: mau^{6}
面	mian^{4}: min^{6}	目	mu^{4}: muk^{9}

例外：m：n 弥 mi^{2}: nei^{2}

4．北京话的 f（ㄈ）——广州话的 f（ㄈ）

例字： 发	fa^{1}: fat^{8}	伐	fa^{2}: fat^{9}
肥	fei^{2}: fei^{2}	否	fou^{3}: fau^{3}
饭	fan^{4}: fan^{5}	分	fen^{1}: fen^{1}
放	fang^{4}: fong^{5}	冯	feng^{2}: fung^{2}
夫	fu^{1}: fu^{1}	福	fu^{2}: fuk^{7}
服	fu^{2}: fuk^{9}	弗	fu^{2}: fet^{7}

5．北京话的 w（ㄨ）——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w（ㄨ）} \\ \text{m（ㄇ）} \\ \text{ng（ㄫ）} \end{cases}$

例字（一）w：w	乌	wu^{1}: wu^{1}	蛙	wa^{1}: wa^{1}
	窝	wo^{1}: wo^{1}	威	wei^{1}: wae^{1}
	为	wei^{2}: wae^{2}	委	wei^{3}: wae^{3}
	畏	wei^{4}: wae^{5}	谓	wei^{4}: wae^{6}
	湾	wan^{1}: wan^{1}	挽	wan^{3}: wan^{4}
	腕	wan^{3}: wun^{3}	温	wen^{1}: wen^{1}
	王	wang^{2}: wong^{2}	挖	wa^{1}: wat^{8}
（二）w：m	无	wu^{1}: mou^{2}	武	wu^{3}: mou^{4}

	务	wu^{4}: mou^{6}	物	wu^{4}: met^{9}
	袜	wa^{4}: mat^{9}	微	wei^{2}: mei^{2}
	尾	wei^{3}: mei^{4}	未	wei^{4}: mei^{6}
	晚	wan^{5}: man^{4}	万	wan^{4}: man^{6}
	文	wen^{2}: men^{2}	吻	wen^{5}: men^{4}
	问	wen^{4}: men^{6}	亡	wang^{2}: mong^{2}
	网	wang^{3}: mong^{4}	望	wang^{4}: mong^{6}
(三) w : ng	吾	wu^{2}: ng^{2}	午	wu^{5}: ng^{4}
	误	wu^{4}: ng^{6}	瓦	wa^{5}: nga^{4}
	我	wo^{5}: ngo^{4}	卧	wo^{4}: ngo^{6}
	外	wai^{4}: ngoi^{6}	危	wei^{2}: ngae^{2}
	伪	wei^{4}: ngae^{6}	魏	wei^{4}: ngae^{6}
	屋	wu^{1}: nguk^{7} (又读)	握	wo^{4}: ngek^{7} (又读)
例外(一) w : j	丸完	wan^{2}: jyn^{2}	翁	weng^{1}: jung^{1}
	沃	wo^{4}: juk^{7}		
(二) w : O	瓮	weng^{4}: ung^{5}	屋	wu^{1}: uk^{7}
	握	wo^{4}: ek^{7}		

6. 北京话的 d（ㄉ）——广州话的 d（ㄉ）

例字：	答	da^{1}: dap^{8}	达	da^{2}: dat^{9}
	德	doe^{2}: dek^{7}	带	dai^{4}: dai^{5}
	待	dai^{4}: doi^{6}	倒	deu^{3}: dou^{3}
	豆	dou^{4}: dau^{6}	蛋	dan^{4}: dan^{6}
	党	dang^{3}: dong^{3}	邓	deng^{4}: deng^{6}

弟 di⁴: day⁶　　敌 di²: dik⁹

碟 die²: dip⁹　　调 diau⁴: diu⁶

点 dian³: dim³　　杜 du⁴: dou⁶

兑 dui⁴: dey⁶　　短 duan³: dyn³

洞 dung⁴: dung⁶

例外：d：t 贷 dai⁴: tai⁵　　肚 du⁴: tou⁴

7. 北京话的 t（去）——广州话的 t（去）

例字：他 ta¹: ta¹　　榻 ta⁴: tap⁸

讨 tau³: tou³　　透 tou⁴: tau⁵

谈 tan²: tam²　　唐 tang²: tong²

梯 ti¹: tae¹　　踢 ti¹: tik⁸

铁 tie³: tit⁸　　添 tian¹: tim¹

脱 tuo¹: tyt⁸　　痛 tung⁴: tung³

例外：t：d 特 toe⁴: dek⁹　　突 tu²: det⁹

8. 北京话的 n（ㄋ）——广州话的 n（ㄋ）

例字：拿 na²: na²　　乃 nai³: nai⁴

内 nei⁴: noi⁶　　纳 na⁴: nap⁹

脑 nau³: nou⁴　　难 nan²: nan²

嫩 nen⁴: nyn⁶　　溺 ni⁴: nik⁹

你 ni³: nei⁴

例外（一）n：j 拟 ni³: ji⁴　　孽 nie⁴: jit⁹

逆 ni⁴: jik⁹　　啮 nie⁴: jit⁹

（二）n：ng 倪 ni²: ngae²　　逆 ni⁴: ngak⁹（又读）

牛 niu²: ngau²

啮 nie^{4}: ngit^{9},ngat^{9}（又读）

9. 北京话的 l（分）——广州话的 l（分）

例字： 辣 la^{4}: lat^{9}　　来 lai^{2}: loi^{2}

类 lei^{4}: ley^{6}　　老 lau^{3}: lou^{4}

瓯 lou^{4}: lau^{6}　　烂 lan^{4}: lan^{6}

冷 leng^{3}: lang^{4}　　李 li^{3}: lei^{4}

力 li^{4}: lik^{9}　　列 lie^{4}: lit^{9}

料 liau^{4}: liu^{6}　　廉 lian^{2}: lim^{2}

吝 lin^{4}: loen^{6}　　鹿 lu^{4}: luk^{9}

轮 lun^{2}: loen^{2}

例外： l：j 赁 lin^{4}: jem^{6}

10. 北京话的 i（-）——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i} \\ \text{ng} \end{cases}$

例字：（一）i：j 医 i^{1}: ji^{1}　　一 i^{1}: jet^{7}

益 i^{4}: jik^{7}　　邑 i^{4}: jep^{7}

爷 ie^{2}: je^{2}　　页 ie^{4}: jip^{9}

摇 iau^{2}: jiu^{2}　　有 iu^{3}: jau^{4}

验 ian^{4}: jim^{6}　　饮 in^{3}: jem^{3}

影 ing^{3}: jing^{3}

（二）i：ng 蚁 i^{3}: ngay^{4}　　毅艺 i^{4}: ngay^{6}

牙衙 ia^{2}: nga^{2}　　雅 ia^{3}: nga^{4}

肴 iao^{2}: ngao^{2}　　咬iao^{3}: ngao^{4}

颜 ian^{2}: ngan^{2}　　眼 ian^{3}: ngan^{4}

雁　ian^{4}: ngan^{6}　　银　in^{2}: ngen^{2}

硬　ing^{4}: ngang^{6}　　鸭　ia^{1}: ngap^{8}（又读）

亚　ia^{4}: nga^{5}（又读）

例外：（一）i：O　鸦　ia^{1}: a^{1}　　压　ia^{1}: at^{8}

鸭押　ia^{1} ap^{8}　　亚　ia^{4}: a^{5}

哑　ia^{3}: a^{3}

（二）i：w　永　jung^{3}: wing^{4}

11．北京话的 y（ㄩ）——广州话的 $\begin{cases} j \\ w \end{cases}$

例字：（一）y：j　于　y^{2}: jy^{1}　　月　ye^{4}: jyt^{9}

元　yan^{2}: jyn^{2}　　远　yan^{3}: jyn^{4}

欲　y^{4}: juk^{9}　　孕　yn^{4}: jen^{6}

（二）y：w　域　y^{4}: wik^{9}　　郁　y^{4}: wet^{7}

援　yan^{2}: wun^{2}（亦读 jyn^{2}）

云　yn^{2}: wen^{2}　　允　yn^{3}: wen^{4}

运　yn^{4}: wen^{6}　　匀　yn^{2}: wen^{2}

例外：y：ng　岳乐　ye^{4}: ngok^{9}

练　习

注意分别：鄙比　蚌棒　叛判　迫魄　弥迷　丸顽　完玩　沃握　雁鸟　贷代　肚杜　特忒　突图　拟你　孽聂　逆溺　倪泥　贳吝　岳月　岳越　乐（音乐）悦

第八课　类推法（二）

12. 北京话的 g（ㄍ）——广州话的 g

例字：g：g 哥 ge^1：go^1　　阁 ge^2：gok^8

该 gai^1：goi^1　　高 gau^1：gou^1

狗 gou^3：gau^3　　港 $gang^3$：$gong^3$

古 gu^3：gu^3　　谷 gu^3：guk^7

刮 gua^1：$gwat^8$　　锅 guo^1：gwo^1

怪 $guai^4$：$gwai^5$　　贵 gui^4：$gway^5$

惯 $guan^4$：$gwan^5$　　巩 $gung^3$：$gung^3$

例外：g：k 规 gui^1：$kwae^1$　　箍 gu^1：ku^1

给 gei^3，qi^3：kep^7

13. 北京话的 k（ㄎ）——广州话的 $\begin{cases} k \\ h \\ f \end{cases}$

例字（一）k：k 卡 ka^3：ka^3　　夸 kua^1：kwa^1

靠 kau^4：kao^5　　筐 $kuang^1$：$kwang^1$

坤 $kuen^1$：$kwen^1$　　咳 ke^2：ket^7

（二）k：h 可 ke^3：ho^3　　客 ke^4 hak^8

	开	kai^{1}: hoi^{1}	口	kou^{3}: hau^{3}
	看	kan^{4}: hon^{5}	肯	ken^{3},keng^{3}:hang^{3}
	康	kang^{1}: hong^{1}	哭	ku^{1}: huk^{7}
	空	kung^{1}: hung^{1}		
（三）k：f	科	ke^{1}: fo^{1}	课	ke^{4}: fo^{5}
	枯	ku^{1}: fu^{1}	裤	ku^{4}: fu^{5}
	苦	ku^{3}: fu^{3}	阔	kuo^{4}: fut^{8}
	快	kuai^{4}: fai^{5}	魁	kui^{1}: fui^{1}
	宽	kuan^{1}: fun^{1}	款	kuan^{3}: fun^{3}
	况	kuang^{4}: fong^{5}		

（注意）只有k在广州话才变为f，g不变为f，而且除“科”“课”外，只有北京念ku-的才变为f。

14. 北京话的h（厂）——广州话的 $\begin{cases} h \\ f \\ w \end{cases}$

例字（一）h：h	何	he^{2}: ho^{2}	喝	he^{1}: hot^{8}
	孩	hai^{2}: hoi^{2}	黑	hei^{1}: hek^{7}
	鹤	hau^{4},he^{4}: hok^{9}		
（二）h：f	乎	hu^{2}: fu^{2}	忽	hu^{1}: fet^{7}
	虎	hu^{3}: fu^{3}	花	hua^{1}: fa^{1}
	火	huo^{3}: fo^{3}	挥	hui^{1}: fay^{1}
	欢	huan^{1}: fun^{1}	婚	huen^{1}: fen^{1}
	荒	huang^{1}: fong^{1}		
（三）h：w	胡	hu^{2}: wu^{2}	户	hu^{4}: wu^{6}

华	hua^{2}: wa^{2}	划	hua^{4}: wak^{9}
滑	hua^{2}: wat^{9}	活	huo^{2}: wut^{9}
祸	huo^{4}: wo^{6}	或	huo^{4}: wek^{9}
怀	huai^{2}: wai^{2}	回	hui^{2}: wui^{2}
会	hui^{4}: wui^{6}	缓	huan^{3}: wun^{6}
魂	huen^{2}: wen^{2}	黄	huang^{2}: wong^{2}

（注意）凡北京话是hu或hu-者，广州话一律变为f或w。除“乎”字外，凡阴平，阴上，阴去，阴入，一律变f，阳平，阳上，阳去，阳入，一律变w。

15. 北京话的ɥ（ㄐ）——广州话的 $\begin{cases} g \\ z \end{cases}$

例字（一）	ɥ：g	机	ɥi^{1}: gei^{1}	急 ɥi^{2}: gep^{7}
		吉	ɥi^{2}: get^{7}	季 ɥi^{4}: gway^{5}
		家	ɥia^{1}: ga^{1}	结 ɥie^{2}: git^{8}
		界	ɥie^{4}: gai^{5}	交 ɥiau^{1}: gao^{1}
		九	ɥiu^{3}: gau^{3}	减 ɥian^{3}: gam^{3}
		景	ɥing^{3}: ging^{3}	巨 ɥy^{4}: gey^{6}
		倦	ɥyan^{4}: gyn^{6}	郡 ɥyn^{4}: gwen^{6}
例字（二）	ɥ：z	接	ɥie^{1}: zip^{8}	借 ɥie^{4}: ze^{5}
		蕉	ɥiau^{1}: ziu^{1}	酒 ɥiu^{3}: zau^{3}
		贱	ɥian^{4}: zin^{6}	进 ɥin^{4}: zoen^{5}
		匠	ɥiang^{4}: zoeng^{6}	静 ɥing^{4}: zing^{6}
		绝	ɥye^{2}: zyt^{9}	俊 ɥyn^{4}: zoen^{5}

例外 q：k 及 qi²：kep⁹ 剧 qy⁴：keik⁹
决 qye² kyt⁸ 襟 qin¹：kem¹

16. 北京话的q（ㄑ）——广州话的 $\begin{cases} k \\ h \\ c \end{cases}$

例字（一）q：k 其 qi²：kei² 茄 qie²：ke²
求 qiu²：kau² 禽 qin²：kem²
强 qiang²：koeng² 驱 qy¹：key¹
曲 qy¹：kuk⁷ 缺 qye¹：kyt⁸
确 qye⁴：kok⁸
（二）q：h 欺 qi¹：hei¹ 气 qi⁴：hei⁵
巧 qiau³：hao³ 牵 qian¹：hin¹
欠 qian⁴：him⁵ 腔 qiang¹：hong¹
去 qy⁴：hey⁵ 圈 qyan¹：hyn¹
例外 q：j 丘 qiu¹：jau¹ 钦 qin¹：jem¹
铅 qian¹：jyn²
例字（三）q：c 妻 qi¹：cae¹ 七 qi¹：cet⁷
且 qie³：ce³ 秋 qiu¹：cau¹
亲 qin¹：cen¹ 千 qian¹：cin¹
情 qing² cing² 取 qy³：cey³
泉 qyan²：cyn²

17. 北京话的x（ㄒ）——广州话的 $\begin{cases} h \\ s \\ z \\ c \end{cases}$

例字(一) x：h	喜	xi³：hei³	鞋	xie²：hai²
	晓	xiau³：hiu³	闲	xian²：han²
	巷	xiang⁴：hong⁶	虚	xy¹：hey¹
	行	xing²：heng²		
(二) x：s	细	xi⁴：sae⁵	写	xie³：se³
	笑	xiau⁴：siu³	修	xiu¹：sau¹
	先	xian¹：sin¹	信	xin⁴：soen³
	性	xing⁴：sing³	雪	xye³：syt⁸
	宣	xyan¹：syn¹		
例外(一) x：j	休	xiu¹：jau¹	欣	xin¹：jen¹
	旭	xy⁴：juk⁷	形刑型	xing²：jing²
(二) x：n	朽	xiu³：nau⁴		
例字(三) x：z	袭	xi²：zep⁹	席	xi²：zeik⁹
	夕	xi⁴：zik⁹	谢	xie⁴：ze⁶
	象	xiang⁴：zoeng⁶		
(四) x：c	邪	xie²：ce²	徐	xy²：cey²
	巡	xyn²：coen²	肖	xiau⁴：ciu³

18. 北京话的 O（无声母）——广州话的 $\begin{cases} O \\ ng \\ j \end{cases}$

例字(一) O：O	屙	o¹：o¹	爱	ai⁴：oi³
	矮	ai³：ai³，ae³	奥	au⁴：ou³
	欧	ou¹：au¹	案	an⁴：on³
	安	an¹：on¹		

（注意）这些字也都可以加上声母 ng。

（二）O:ng 鹅 e²: ngo²　　额 e²: ngak⁹

鄂 e⁴: ngok⁹　　艾 ai⁴: ngai⁶

碍 ai⁴: ngoi⁶　　傲 au⁴: ngou⁶

偶 ou³: ngau⁴　　岸 an⁴: ngon⁶

昂 ang²: ngong²

（三）O：j 恩 en¹: jen¹　　儿 er²: i²

耳 er³: i⁴　　二 er⁴: i⁶

19. 北京话的 $\left\{\begin{matrix} zh & (卑) \\ z & (卩) \end{matrix}\right\}$——广州话的 z

例字（一）zh：z 织 zhi¹: zik⁷　　侄 zhi²: zet⁹

治 zhi⁴: zi⁶　　遮 zhe¹: ze¹

招 zhau¹: ziu¹　　展 zhan³: zin³

枕 zhan³: zem³　　政 zheng⁴: zing⁵

主 zhu³: zy³　　捉 zhuo¹: zuk⁸

转 zhuan³: zyn³　　状 zhuang⁴: zong⁶

（二）z：z 杂 za²: zap⁹　　责 ze²: zak⁸

早 zau³: zou³　　赞 zan⁴: zan⁴

赠 zeng⁴: zeng⁶　　座 zuo⁴: zo⁶

罪 zui⁴: zey⁶　　宗 zung¹: zung¹

例外：zh：s 兆 zhao⁴: siu⁶

zh：c 诊 zhen³: cen³（又读）卓 zhuo²: coek⁸

zh：d 秩 zhi⁴: dit⁹

20. 北京话的 $\left\{\begin{matrix} ch & (彳) \\ c & (ㄘ) \end{matrix}\right\}$——广州话的 c

例字(一) ch:c 齿 zhɪ³: ci³　　尺 chɪ³: ceik⁸
察 cha²: cat⁸　　车 che¹: ce¹
丑 chou³: cau³　　忏 chan⁴: cam⁵
初 chu¹: co¹　　出 chu¹: coet⁷
穿 chuan¹: cyn¹　　春 chun¹: coen¹
窗 chuang¹: coeng¹

(二) c:c 此 cɪ³: ci³　　策 ce⁴: cak⁸
菜 cai⁴: coi⁵　　残 can²: can²
粗 cu¹: cou¹　　撮 cuo⁴: cyt⁸
存 cun²: cyn²　　从 cung²: cung²

例外(一) ch:s 愁仇 chou²: sau²　　晨臣 chen²: sen²
成城乘丞 cheng²: sing²　　唇 chun²: soen²

(二) c:z 测 ce⁴: zek⁷

(三) c:s 岑 cen²: sem²

(四) ch:h 吃 chɪ¹: hek⁸, jak⁸

21. 北京话的 { sh (尸) / s (厶) } ——广州话的 s

例字(一) sh:s 沙 sha¹: sa¹　　舌 she²: sit⁹
寿 shou⁴: sau⁶　　衫 shan¹: sam¹
甚 shen⁴: sem⁶　　十 shɪ²: sep⁹
绳 sheng²: sing²　　熟 shou², shu²: suk⁹

(二) s:s 私 sɪ¹: si¹　　四 sɪ⁴: sei⁵
扫 sau³: sou⁵　　三 san¹: sam¹
粟 su⁴: suk⁷　　酸 suan¹: syn¹

孙 sun^{1}: syn^{1}　　宋 sung^{4}: sung^{5}

例外（一）sh: c 设 she^{4}: cit^{8}　　始矢豕 shi^{3}: ci^{3}

（二）s : z 俗 su^{2}: zuk^{9}　　寺 si^{4}: zi^{6}

颂讼诵 sung^{4}: zung^{6}

（三）s : c 赛 sai^{4}: coi^{5}　　似 si^{4}: ci^{4}

随 sui^{2}: sey^{2}　　速 su^{4}: cuk^{7}

22. 北京话的 r（日）——广州话的 j

例字：日 ri^{4}: jet^{9}　　热 re^{4}: jit^{9}

惹 re^{3}: je^{4}　　扰 rao^{3}: jiu^{4}

柔 rou^{2}: jau^{2}　　肉 rou^{4}, ru^{4}: juk^{9}

然 ran^{2}: jin^{2}　　染 ran^{3}: jim^{4}

人 ren^{2}: jen^{2}　　认 ren^{4}: jing^{6}

让 rang^{4}: joeng^{6}　　仍 reng^{2}: jing^{2}

如 ru^{2}: jy^{2}　　入 ru^{4}: jep^{9}

弱 ruo^{4},rao^{4}: joek^{9}　　蕊 rui^{3}: jey^{4}

软 ruan^{3}: jyn^{4}　　闰 run^{4}: joen^{6}

戎 rung^{2}: jung^{2}　　锐 rui^{4}: jey^{6}

例外（一）r : s 瑞 rui^{4}: sey^{6}

（二）r : w 扔 reng^{1}: wing^{1}　　荣 rung^{2}: wing^{2}

（三）r : j 容溶融 rung^{2}: jung^{2}

说　明

北京话里 i，y 的前面没有 z，c，s；但是北京的曲艺界至今还讲究分别 zi 类字和 gi 类字，他们把前一类叫做尖音，

后一类叫做团音。尖音在广州念 z，c，s，团音在广州念 g，k，h。

练　习

注意分别：给急　级急　及极　规归　丘秋　钦衾
铅牵　况邝　休羞　欣新　形行　旭胥　兆赵　愁绸
仇俦　晨尘　臣陈　成绳　侧测　吃痴　寺是　象相
颂宋　谢泻　席昔　似四　随虽　邪些　戎荣

第九课　类推法（三）

（乙）韵母的类推

1. 北京话的 a（丫）——广州话的 $\begin{cases} a \\ ap \\ at \end{cases}$

例字（一） a:a	罢	$ba^4:ba^6$	花	$hua^1:fa^1$
	家	$qia^1:ga^1$	马	$ma^3:ma^4$
	瓜	$gua^1:gwa^1$	牙	$ia^2:nga^2$
	沙	$sha^1:sa^1$	话	$hua^4:wa^6$
（二） a:ap	答	$da^1:dap^8$	鸭	$ia^1:ap^8$
	甲	$qia^3:gap^8$	匣	$xia^2:hap^9$
	腊	$la^4:lap^9$	纳	$na^4:nap^9$
	塔	$ta^3:tap^8$	插	$cha^1:cap^8$
（三） a:at	压	$ia^1:at^8$	八	$ba^1:bat^8$
	达	$da^2:dat^9$	扎	$zha^2:zat^8$
	发	$fa^3:fat^8$	刮	$gua^1:gwat^8$
	辣	$la^4:lat^9$	捺	$na^4:nat^9$
	撒	$sa^1:sat^8$	杀	$sha^1:sat^8$

		察	cha²:cat⁸	滑	hua²:wat⁹
例外：	a:et	拔	ba²:bet⁹	袜	wa⁴:met⁹
	a:ai	拉	la¹:lai¹		

2. 北京话的 o（ㄛ）——广州话的 { o / ok / oek / yt / ut }

例字（一）	o:o	波	bo¹, po¹:bo¹	惰	duo⁴:do⁶
		货	huo⁴:fo⁵	我	wo³:ngo⁴
		拖	tuo¹:to¹	魔	mo²:mo¹
（二）	o:ok	博	bo² bok⁸	昨	zuo²:zok⁹
		国	guo²:gwok⁸	落	luo⁴:lok⁹
		莫	mo⁴:mok⁹	诺	nuo⁴:nok⁹
		获	huo⁴:wok⁹		
（三）	o:oek	酌	zhuo²:zoek⁸	卓	zhuo²:coek⁸
		着	zhuo²:zoek⁹		
（四）	o:yt	夺	duo²:dyt⁹	脱	tuo¹:tyt⁸
		说	shuo¹:syt⁸	撮	cuo⁴:cyt⁸
（五）	o:ut	活	huo²:wut⁹	钵	bo¹:but⁸
		勃	bo²:but⁹	阔	kuo⁴:fut⁸
		括	kuo⁴,gua¹:kut⁸	末	mo⁴:mut⁹
		泼	po¹:put⁸		
例外（一）	o:oe	朵	duo³:doe（又读）		
	o:ak	或惑	huo⁴:wak⁹		

o:uk　捉　zhuo^{1}:zuk^{7}　　浊　zhuo^{2}:zuk^{9}

3. 北京话的 e（ㄜ）——广州话的 { o, ot, ok, ak, ek, ep, e（ㄝ）, it, ik, ip }

例字（一）e:o　哥　ge^{1}:go^{1}　　个　ge^{4}:go^{5}

科　ke^{1}:fo^{1}　　课　ke^{4}:fo^{5}

可　ke^{3}:ho^{3}　　货　huo^{4}:fo^{5}

何　he^{2}:ho^{2}　　贺　he^{4}:ho^{6}

和　he^{2}:wo^{2}

（二）e:ot　割　ge^{1}:got^{8}　　葛　ge^{3}:got^{8}

渴　ke^{3}:hot^{8}

（三）e:ok　各　ge^{4}:gok^{8}　　涸　he^{2}:hok^{8}

壳　ke^{2}, qiau^{4}:hok^{8}

（四）e:ak　格革隔　ge^{2}:gak^{8}　　客　ke^{4}:hak^{8}

赫　he^{4}:hak^{7}　　宅　zhe^{4},zhai^{2}:zak^{9}

拆　che^{4},chai^{1}:cak^{8}　　策　ce^{4}:cak^{8}

（五）e:ek　克刻　ke^{4}:hek^{7}　　黑　he^{4},hei^{1}:hek^{7}

德得　de^{2}:dek^{7}　　则　ze^{2}:zek^{7}

测　ce^{4}:cek^{7}　　塞　se^{4},sei^{1}:sek^{7}

（六）e:ep　磕瞌　ke^{2}:hep^{9}　　合　he^{2}:hap^{9}

（七）e:e 遮 zhe^{1}:ze^{1}　　者 zhe^{3}:ze^{3}

车 che^{1}:ce^{1}　　扯 che^{3}:ce^{3}

赊 she^{1}:se^{1}　　蛇 she^{2}:se^{2}

社 she^{4}:se^{4}　　舍 she^{1}:se^{5}

惹 re^{3}:je^{4}

（八）e:it 折 zhe^{2}:zit^{8}　　彻 che^{4}:cit^{8}

舌 she^{2}:sit^{9}　　设 she^{4}:cit^{8}

热 re^{4}:jit^{9}

（九）e:ik 色 se^{4},shai^{3}:sik^{7}

（十）e:ip 折 zhe^{2}:zip^{8}（又读）　涉 she^{4}:sip^{9}

4. 北京话的 ie（ㄧㄝ）——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e（ㄝ）} \\ \text{ai} \\ \text{it} \\ \text{ip} \end{cases}$

例字（一）ie:e 爹 die^{1}:de^{1}　　姐 qie^{3}:ze^{3}

谢 xie^{4}:ze^{6}　　野 ie^{3}:je^{4}

写 xie^{3}:se^{3}　　邪 xie^{2}:ce^{2}

借 qie^{4}:ze^{5}

（二）ie:ai 街皆 qie^{1}:gai^{1}　　解 qie^{3}:gai^{3}

界戒 qie^{4}:gai^{5}

（三）ie:it 别 bie^{2}:bit^{9}　　跌 die^{1}:dit^{8}

节 qie^{2}:zit^{3}　　切 qie^{4}:cit^{7}

灭 mie^{4}:mit^{9}　　列 lie^{4}:lit^{9}

铁 tie^{3}:tit^{8}　　歇 xie^{1}:hit^{8}

（四）ie:ip 叶 ie^{4}:jip^{9}　　劫 qie^{2}:gip^{8}

协　xie²:hip⁸　　叠　die²:dip⁹

猎　lie⁴:lip⁹　　接　qie¹:zip⁸

例外　ie:yt　劣　lie⁴:lyt⁹

5. 北京话的 ye（ㄩㄝ）——广州话的 { yt / ok / oek }

例字(一) ye:yt 雪　xye³:syt³　　绝　qye²:zyt⁹

血　xye⁴,xie³:hyt⁸　月粤悦越　ye⁴:jyt⁹

缺　qye¹:kyt⁸

(二)ye:ok 角觉　qye²,qiau³;gok³　学　xye²,xiau²:hok⁹

(三)ye:oek 脚　qye²,qiau³:goek⁸　爵　qye²:zoek⁸

雀鹊　qye⁴,qiau³:coek⁸　削　xye⁴,xiau¹:soek⁸

略　lye⁴:loek⁹

例外(一)ye:wet 掘　qye²:gwet⁹

(二) ye:oe 靴　xye¹:hoe¹

6. 北京话的 I（ㄭ）——广州话的 { i / ae / ep / et / ik }

例字(一) I:i　知　zhɪ¹:zi¹　　纸　zhI³:zi³

诗　shɪ¹ si¹　　事　shɪ⁴:si⁶

池　chɪ²:ci²　　耻　chɪ³:ci³

资　zɪ¹:zi¹　　紫　zɪ³:zi

思　sɪ¹:si¹　　慈　cɪ²:ci²

此　cɪ³:ci³　　自　zɪ⁴:zi⁶

（二）ɪ:ae　制　zhɪ^{4}:zae^{5}　　世势　shɪ^{4}:sae^{5}

　　誓　shɪ^{4}:sae^{6}

（三）ɪ:ep　执　zhɪ^{2}:zep^{7}　　汁　zhɪ^{1}:zep^{7}

　　湿　shɪ^{1}:sep^{7}　　十拾　shɪ^{2}:sep^{9}

（四）ɪ:et　质　zhɪ^{2}:zet^{7}　　侄　zhɪ^{2}:zet^{9}

　　失　shɪ^{1}:set^{7}　　实　shɪ^{2}:set^{9}

　　室　shɪ^{4}:set^{7}　　日　rɪ^{4}:jet^{9}

（五）ɪ:ik　织　zhɪ^{1}:zik^{7}　　直　zhɪ^{2}:zik^{9}

　　炙　zhɪ^{4}:zik^{7}　　赤　chɪ^{4}:cik^{7}

　　食　shɪ^{2}:sik^{9}　　式适　shɪ^{4}:sik^{7}

　　释识　shɪ^{4}:sik^{7}

例外（一）ɪ:ei　四　sɪ^{4}:sei^{5}（但文言si^{5}）

　　死　sɪ^{3}:sei^{3}（但文言si^{3}）

（二）ɪ:e　姊　zɪ^{3}:ze^{3}

说　明

“知”类和“资”类应分别看待。“资”类（即以z c s为声母者）和广州话对应时，只有i，没有ae，ep，et，ik。

7．北京话的er——广州话的i

例字：儿而　er^{2}:i^{2}　　耳　er^{3}:i^{4}　　二　er^{6}:i^{6}

8．北京话的i——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i} \\ \text{ei} \\ \text{ae} \\ \text{ep} \\ \text{et} \\ \text{ik} \end{cases}$

例字（一） i:i	衣	i^1:i^1	意	i^4:i^5
（二） i:ei	比	bi^3:bei^3	地	di^4:dei^6
	机	qi^1:gei^1	气	qi^4:hei^5
	期	qi^2:kei^2	利	li^4:lei^6
	尼	ni^2:nei^2	皮	pi^2:pei^2
（三） i:ae	闭	bi^4:bae^5	帝	di^4:dae^5
	济	qi^4:zae^5	计	qi^4:gae^5
	鸡	qi^1:gae^1	系	xi^4:hae^6
	启	qi^3:kae^3	例	li^4:lae^6
	米	mi^3:mae^4	蚁	i^3:$ngae^4$
	西	xi^1:sae^1	洗	xi^3:sae^3
	批	pi^1:pae^1	体	ti^3:tae^3
	齐	qi^2:cae^2		

（注意）北京话 i 韵的字，在广州话里其声母为 z，c，s 者，只入 ae 韵，不入 ei 韵，其声母为 d，t 者，除“地”字外，亦只入 ae 韵，不入 ei 韵。

（四） i:ep	急	qi^2:gep^7	邑	i^4:jep^7
	吸	xi^1:hep^7	及	qi^2:kep^9
	立	li^4:lep^9	辑	qi^2:cep^7
（五） i:et	毕	bi^4:bet^7	乞	qi^3:het^7
	一	i^1:jet^7	密	mi^4:met^9
	匹	pi^3:pet^7	七	qi^1:cet^7
（六） i:ik	逆	ni^4:jik^9	翼	i^4:jik^9
	壁	bi^4:bik^7	敌	di^2:dik^9

	即	qi²:zik⁷	极	qi²:gik⁹
	隙	xi⁴:gwik⁷	觅	mi⁴:mik⁹
	僻	pi⁴:pik⁷	息	xi²:sik⁷
	戚	qi¹:cik⁷		
例外（一） i:oet	栗	li⁴:loet⁹		
（二） i:yt	乙	i³:yt⁸,yt⁹		
（三） i:it	必	bi⁴:bit⁷		

9. 北京话的 y（ㄩ）——广州话的 $\begin{cases} y \\ ey \\ uk \\ wet \\ oet \end{cases}$

例字（一） y:y	于	y²:y¹	鱼	y²:y²
	与	y³:y⁴	豫	y⁴:y⁶
（二） y:ey	居	qy¹:gey¹	具	qy⁴:gey⁶
	俱	qy¹:gey⁶,key⁶	吕	ly³:ley⁴
	虑	ly⁴:ley⁶	绪	xy⁴:sey⁴
	絮	xy⁴:sey⁵	徐	xy²:cey²
	取	qy³:cey³	去	qy⁴:hey⁵
	需	xy¹:sey¹		
（三） y:uk	续	xy⁴:zuk⁹	菊	qy²:guk⁷
	郁	y⁴:juk⁷	玉	y⁴:juk⁹
	曲	qy¹:kuk⁷	绿	ly⁴:luk⁹
	畜	xy⁴:cuk⁷		
（四） y:wet	橘	qy²:gwet⁷	屈	qy¹:wet⁷

	抑郁　y⁴:wet⁷	聿　y⁴:wet⁹	
（五）y:oet	律　ly⁴:loet⁹	戌　xy¹:soet⁷	
	恤邮　xy⁴:soet⁷		
例外：y:ay	婿　xy⁴:sae⁵		
y:ek	刷　qy⁴:kɐk⁹		
y:ou	须　xy¹:sou¹		

10．北京话的 u（乂）——广州话的 { u / ou / y / uk / oet }

例字（一）u:u	乌　u¹:wu¹	胡　hu²:wu²	
	夫　fu¹:fu¹	虎　hu³:fu³	
	孤　gu¹:gu¹	顾　gu⁴:gu³	
	箍　gu¹:ku¹		

（注意）就广州话来说，除入声字外，声母为 g，k，h，f w 而在北京话乂属 u 韵者，仍旧是 u 韵字。

（二）u:ou	部　bu⁴:bou⁶	都　du¹:dou¹
	度　du⁴:dou⁶	租　zu¹:zou¹
	庐　lu²:lou²	路　lu⁴:lou⁶
	无　u²:mou²	母　mu³:mou⁴
	慕　mu⁴:mou⁶	奴　nu²:nou²
	铺　pu⁴:pou⁵	诉　su⁴:sou⁵
	土　tu³:tou³	粗　cu¹:cou¹

（注意）凡北京话 u 韵字，除入声字外，声母为 b，p，m

d, t, n, l, z,c, s 者，又广州话声母为 m 者，一律变为 ou 韵字。

（三）u:y 猪 zhu¹:zy¹　　主 zhu³:zy³

住 zhu⁴:zy⁶　　书 shu¹:sy¹

署 shu³:sy³　　树 shu⁴:sy⁶

厨 chu²:cy²,cey²　　柱 zhu⁴:cy⁴

处 chu⁴:cy⁵　　如 ru²:y²

乳 ru³:y⁴　　孺 ru⁴:y²

（注意）北京话 u 韵字，除入声字外，其声母为 zh，ch，sh，r 者，一律变为 y 韵字。

（四）u:uk 仆 pu²:buk⁹　　读 du²:duk⁹

俗 su²:zuk⁹　　谷 gu³:guk⁷

哭 ku¹:huk⁷　　陆鹿 lu⁴:luk⁹

木目 mu⁴:muk⁹　　宿 su⁴:suk⁷

叔 shu¹:suk⁷　　秃 tu¹:tuk⁷

促 cu⁴:cuk⁷

（五）u:oet 卒 zu²:zoet⁷　　黜 chu⁴:zoet⁷

述术 shu⁴:soet⁹　　出齣 chu¹:coet⁷

练　习

注意分别：惑获　提桌　浊着　掘决　乙抑　栗力　婿絮　剧据　须需

第十课　类推法（四）

11. 北京话的 ai（ㄞ）——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ai} \\ \text{oi} \end{cases}$

例字（一）ai:ai　摆　bai³:bai³　　带戴　dai⁴:dai⁵

怪　guai⁴:gwai⁵　赖　lai⁴:lai⁶

埋　mai²:mai²　奶　nai³:nai⁴

斋　zhai¹:zai¹

（注意）m 的后面只有 ai 韵，没有 oi 韵。

（二）ai:oi　待　dai⁴:doi⁶　　灾　zai¹:zoi¹

改　gai³:goi³　　来　lai²:loi²

开　kai¹:hoi¹　　慨　kai⁴:koi⁵

耐　nai⁴:noi⁶　　外　wai⁴:ngoi⁶

台　tai²:toi²　　才　cai²:coi²

腮　sai¹:soi¹

例外：uai:ey　衰　shuai¹:sey¹　帅　shuai⁴:sey⁵

12. 北京话的 ei（ㄟ）——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ei} \\ \text{ui} \end{cases}$

例字(一) ei:ei 卑 bei¹:bei¹　　被备 bei⁴:bei⁶

非飞 fei¹:fei¹　　肥 fei²:fei²

眉 mei²:mei²　　美 mei³:mei⁴

微 wei²:mei²　　尾 wei³:mei⁴

(二) ei:ui 杯 bei¹:bui¹　　辈 bei⁴:bui⁵

回 hui²:wui²　　会 hui⁴:wui⁶

溃 kui⁴:kui³,kui⁵　　煤 mei²:mui²

每 mei³:mui⁴　　妹 mei⁴:mui⁶

培 pei²:pui²　　佩 pei⁴:pui⁵

灰 hui¹:fui¹　　悔 hui³:fui⁵

例外：ei:ey　雷 lei²:ley²　　类 lei⁴:ley⁶

13. 北京话的 ui（ㄨㄟ）——广州话的 ey

例字：对 dui⁴:dey⁵　　堆 dui¹:dey¹

队 dui⁴:dey⁶　　嘴 zui³:zey³

最醉 zui⁴:zey⁵　　罪 zui⁴:zey⁶

追 zhui¹:zey¹　　坠 zhui⁴:zey⁶

锐 rui⁴:jey⁶　　虽 sui¹,sui²:sey¹

岁 sui⁴:sey⁵　　遂 sui⁴:sey⁶

谁 shui²,shei²:sey²　　水 shui³:sey³

税 shui⁴:sey⁵　　催 cui¹:cey¹

随 sui²:cey²

（注意）凡广州话以 d, t, z, c, s, j 起首的字（即北京话以 d, t, z, c, s, zh, ch,sh, r 起首的字），只念 ey 韵，不念 ui 韵。

14. 北京话的 au（幺）——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ao} \\ \text{ou} \\ \text{iu} \end{cases}$

例字（一）ao:ao 饱　bau³:bao³　　罩　zhau⁴:zao⁵

矛　mau²:mao²　　貌　mau⁴:mao⁶

炮　pau⁴:pao⁵　　稍　shau¹:sao³

巢　chau²:cao²　　炒　chau³:cao³

（二）ao:ou 暴　bau⁴:bou⁶　　导　dau³:dou⁶

造　zau⁴:zou⁶　　高　gau¹:gou¹

号　hau⁴:hou⁶　　帽　mau⁴:mou⁶

傲　au⁴:ngou⁶　　扫　sau³:sou⁵

陶　tau²:tou²　　操　cau¹:cou¹

草　cau³:cou³　　劳　lau²:lou²

（注意）凡北京话 au 韵字，其声母为 d，t，l 者，广州话只念 ou 韵，不念 ao 韵。

（三）ao:iu 招　zhau¹:ziu¹　　赵　zhau⁴:ziu⁶

超　chau¹:ciu¹　　潮　chau²:ciu²

少　shau³:siu³　　饶　rau²:jiu²

（注意）北京话 au 韵字，其声母为 zh，ch，sh，r 者，在广州话里，大多数入 iu 韵，少数入 ao 韵，没有入 ou 韵的。

15. 北京话的 iau（ㄧ幺）——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iu} \\ \text{ao} \end{cases}$

例字（一）iau:iu 要　iau⁴:iu⁵　　雕貂　diau¹:diu¹

	椒焦	qiau¹:ziu¹	骄	qiau¹:giu¹
	聊	liau²:liu²	鸟	niau³:niu⁴
	庙	miau⁴:miu⁶	消	xiau¹:siu¹
	肖	xiau⁴:ciu⁵		
(二) iao:ao	交	qiau¹:gao¹	教	qiau⁴:gao⁵
	敲	qiau¹:hao¹	巧	qiau³:hao³
	孝	xiau⁴:hao⁵	效	xiau⁴:hao⁶
	咬	iau³:ngao⁴		

(注意) 北京话 iau 韵字，其声母为 ɥ, q, x 或零者，在广州话里分属 iu, ao 两韵；其余只入 iu 韵，不入 ao 韵。

16. 北京话的 $\left\{\begin{array}{l}\text{ou（又）}\\ \text{iu（丿又）}\end{array}\right\}$——广州话的au

例字(一) ou:au

	欧	ou¹:au¹	斗	dou³:dau³
	走	zou³:zau³	州	zhou¹:zau¹
	否	fou³:fau³	够	gou⁴:gau⁵
	候	hou⁴:hau⁶	厚	hou⁴:hou⁴
	楼	lou²:lau²	漏	lou⁴:lau⁶
	搜	sou¹:sau¹,sau³	偶	ou³:ngau⁴
	头	tou²:tau²	寿	shou⁴:sau⁶
	臭	chou⁴:cau⁵	凑	cou⁴:cau⁵
(二) iu:au	就	qiu⁴:zan⁶	九	qiu³:gau³
	舅	qiu⁴:kau⁴	游	iu²:jau²
	柳	liu³:lau⁴	球	qiu²:kau²

谬　miu^{4}:mau^{6}　　纽　niu^{3}:nau^{3}

牛　niu^{2}:ngau^{2}　　绣　xiu^{4}:sau^{5}

秋　qiu^{1}:cau^{1}

练　习

注意分别：惜凯　斋灾　飞灰　浮扶　教救

第十一课　类推法（五）

17. 北京话的an（马）——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an}\\ \text{on}\\ \text{un}\\ \text{in}\\ \text{am}\\ \text{im}\\ \text{em}\end{cases}$

例字（一）an：an 班　ban^{1}：ban^{1}　　丹　dan^{1}：dan^{1}

反　fan^{3}：fan^{3}　　盏　zhan^{3}：zan^{3}

伞　san^{3}：san^{5}　　炭　tan^{4}：tan^{5}

烂　lan^{4}：lan^{6}　　蛮　man^{2}：man^{2}

难　nan^{2}：nan^{2}　　产　chan^{3}：can^{3}

山　shan^{1}：san^{1}

（二）an：on 安　an^{1}：on^{1}　　干　gan^{4}：gon^{5}

汉　han^{4}：hon^{5}　　看　kan^{4}：hon^{5}

汗　han^{4}：hon^{6}　　岸　an^{4}：ngon^{5}

（注意）念on韵者只限于g，k，h，ng及零母字。

（三）an：un 般　ban^{1}：bun^{1}　　判　pan^{4}：pun^{5}

伴　ban^{4}：bun^{6}　　瞒　man^{2}：mun^{2}

满 man³: mun⁴　　潘 pan¹: pun¹

盘 pan²: pun²

（注意）这一类只限于 b，p，m 三个声母的字。

（四）an: in 战 zhan⁴: zin⁵　　展 zhan³: zin³

扇 shan⁴: sin⁵　　善 shan⁴: sin⁶

缠 chan²: cin²　　然 ran²: jin²

（注意）凡北京话 an 韵字，其声母为 zh，ch，sh，r 者，在广州话里大多数念入 in 韵，或 im 韵。

（五）an: am 胆 dan³: dam³　　斩 zhan³:zam³

蓝 lan²: lam²　　南 nan²: nam²

三 san¹: sam¹　　衫 shan¹: sam¹

谭 tan²: tam²　　蚕 can²: cam²

（六）an: im 占 zhan⁴: zim⁵　　陕 shan³: sim³

蟾 chan²: sim²　　谄 chan³: cim³

粘 zhan¹: zim¹

（七）an: em 庵 an¹: em¹　　甘 gan¹: gem¹

感敢 gan³: gem³　　堪 kan¹: hem¹

含 han²: hem²　　憾 han⁴: hem⁶

（注意）这类只限于 g，k，h 及零母。

18. 北京话的 uan（乂马）——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wan}\\\text{un}\\\text{yn}\end{cases}$

例字（一）uan:wan 关 guan¹: gwan¹　　惯 guan⁴: gwan⁵

湾 uan¹: wan¹　　挽 uan³: wan⁴

环还 huan²: wan²　　顽 uan²: wan²

幻息 huan^{4}: wan^{5}

(二) uan: un 官观 guan^{1}: gun^{1} 管莞 guan^{3}: gun^{3}

贯灌 guan^{4}: gun^{5} 宽 kuan^{1}: fun^{1}

欢 huan^{1}: fun^{1} 款 kuan^{3}: fun^{3}

桓 huan^{2}: wun^{2} 碗 uan^{3}: wun^{3}

唤 huan^{4}: wun^{6} 缓 huan^{3}: wun^{6}

(三) uan: yn 端 duan^{1}: dyn^{1} 短 duan^{3}: dyn^{3}

断 duan^{4}: tyn^{4},dyn^{5} 钻 zuan^{1}: zyn^{5}

转 zhuan^{3}: zyn^{3} 乱 luan^{4}: lyn^{6}

船 chuan^{2}: syn^{2} 团 tuan^{2}: tyn^{2}

传 chuan^{2}: cyn^{2} 窜 cuan^{4}: cyn^{3}

暖 nuan^{3}: nyn^{4} 软 ruan^{3}: jyn^{4}

丸 uan^{2}: jyn^{2}

(注意)北方话 uan 韵，其声母为 d, t, n, l, zh, ch, sh, r, z, c, s 者，在广州话里，一律变为 yn 韵。丸字不合此例而念 iyn，是例外。

19. 北京话的 ian (ㄧㄢ)——广州话的 $\begin{cases} \text{in} \\ \text{im} \end{cases}$

例字(一)ian: in 烟 ian^{1}: in^{1} 边 bian^{1}: bin^{1}

典 dian^{3}: din^{3} 贱 qian^{4}: zin^{6}

件 qian^{4}: gin^{6} 宪 xian^{4}: hin^{5}

虔 qian^{2}: kin^{2} 连 lian^{2}: lin^{2}

眠 mian^{2}: min^{2} 年 nian^{2}: nin^{2}

先 xian^{1}: sin^{1}

（二）ian：im 炎　ian^{2}：im^{2}　　店　dian^{4}：dim^{5}

渐　qian^{4}：zim^{6}　　剑　qian^{4}：gim^{5}

险　xian^{3}：him^{3}　　念　nian^{4}：nim^{6}

添　tian^{1}：tim^{1}　　签　qian^{1}：cim^{1}：

例外：ian：yn　联　lian^{2}：lyn^{2}　　县　xian^{4}：iyn^{6}

20．北京话的 yan——广州话的 yn

例字：　渊冤　yan^{1}：jyn^{1}　　元原　yan^{2}：jyn^{2}

怨　yan^{4}：jyn^{5}　　愿院　yan^{4}：jyn^{6}

捐　qyan^{1}：gyn^{1}　　卷　qyan^{3}：gyn^{3}

眷　qyan^{4}：gyn^{5}　　拳权　qyan^{2}：kyn^{2}

宣　xyan^{1}：syn^{1}　　全　qyan^{2}：cyn^{2}

21．北京话的 en（ㄣ）——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en}\\\text{un}\\\text{em}\end{cases}$

例字（一）en：en 奔　ben^{1}：ben^{1}　　笨　ben^{4}：ben^{6}

喷　pen^{1}：pen^{5}　　根　gen^{1}：gen^{1}

珍　zhen^{1}：zen^{1}　　粉　fen^{3}：fen^{3}

困　kun^{4}：kwen^{5}　　闻　wen^{2}：men^{2}

身　shen^{1}：sen^{1}　　陈　chen^{2}：cen^{2}

温　wen^{1}：wen^{1}　　人　ren^{2}：jen^{2}

魂　hun^{2}：wen^{2}　　痕　hen^{2}：hen^{2}

（注意）广州的 en 和北方的 en 大不相同。前者和 an 很相似，许多北方人就用 an 来表示广州的 en；广州人学北京话时，却又有人用广州的 en 替代北京的 en。

（二）en：un 本 ben³：bun³　　门 men²：mun²

闷 men⁴：mun⁶　　盆 pen²：pun²

（注意）这类只限于 b，p，m 三个声母。

（三）en：em 针 zhen¹：zen¹　　枕 zhen³：zem³

任 ren⁴：jem⁶　　深 shen¹：sem¹

岑 cen²：sem²　　森 sen¹ sem¹

沈 chen²：cem²

（注意）这类只限于 zh，ch，sh，r，z，c，s 等母。

22．北京话的 un（ㄨㄣ）——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oen}\\\text{yn}\\\text{en}\end{cases}$

例字（一）un：oen 敦 dun¹：doen¹　　钝 dun⁴：doen⁶

准 zhun³：zoen³　　论 lun⁴：loen⁶

笋 sun³：soen³　　唇 chun²：soen²

春 chun¹：coen¹　　顺 shun⁴：soen⁶

闰 run⁴：joen⁶

（注意）凡北京话 un 韵字，其属于 zh，ch，sh，r 四母者，在广州话里一律念入 oen 韵。其余各母不规则。

（二）un：yn 尊 zun¹：zyn¹　　孙 sun¹：syn¹

损 sun³：syn³　　寸 cun⁴：cyn⁵

村 cun¹：cyn¹　　存 cun²：cyn²

屯豚臀 tun²：tyn²

（注意）凡北京话 un 韵字，其属于 z，c，s 三母者，在广州话里念入 yn 韵。“笋”字念 soen³ 是例外。

（三）un：en 墩　dun¹：den³　　趸　dun³：den³

　　燉　dun⁴：den⁵　　吞　tun¹：ten¹

23．北京话的 in（ㄧㄣ）——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en}\\\text{oen}\\\text{em}\end{cases}$

例字（一）in：en 宾　bin¹：ben¹　　斤　qin¹：gen¹

　　因　in¹：jen¹　　勤　qin²：ken²

　　民　min²：men²　　银　in²：ngen²

　　贫　pin²：pen²　　新　xin¹：sen¹

　　亲　qin¹：cen¹

（二）in：oen 侭　qin³：zoen³　　进晋　qin⁴：zoen⁵

　　尽　qin⁴：zoen⁶　　邻　lin²：loen²

　　信　xin⁴：soen⁵　　秦　qin²：coen²

　　津　qin¹：zoen¹

（三）in：em 浸　qin⁴ zem⁵　　今　qin¹：gem¹

　　禁　qin⁴：gem⁵　　音阴　in¹：jem¹

　　饮　in³：jem³　　襟　qin¹：kem¹

　　琴　qin²：kem²　　林临　lin²：lem²

　　心　xin¹：sem¹　　侵　qin¹：cem¹

24．北京话的 yn（ㄩㄣ）——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en}\\\text{oen}\end{cases}$

例字（一）yn：en 勋薰　xyn¹：fen¹　君军均　qyn¹：gwen¹

　　训　xyn⁴：fen⁵　　群　qyn²：kwen²

　　郡　qyn⁴：gwen⁶　　云匀　yn²：wen²

运 yn^{4}: wen^{6}

（二）yn: oen俊骏 qyn^{4}: zoen^{5} 荀询 xyn^{2}:soen^{1}

徇迅逊 xyn^{4}: soen^{5} 巡旬 xyn^{2}: coen^{2}

（注意）凡北京话 yn 韵字，在广州话里的声母为 g,k,f 或 w 者，念入 en 韵；其声母为 z,c,s 者，念入 oen 韵。

例外：yn: em 寻 xyn^{2}: cem^{2}

练 习

1. 注意分别：联连 县现 邻林 寻巡

2. 注意分别：伦联 津专 敦端 侭转 润院 论乱 荀孙 笋损 唇船 秦存 巡全 春川 蠢喘 信算

第十二课　类推法(六)

25. 北京话的ang(尤)——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ong}\\ \text{oeng}\end{cases}$

例字(一) ang: ong 邦　bang^1: bong^1

当　dang^1: dong^1

妨　fang^2: fong^2

赃　zang^1: zong^1

刚　gang^1: gong^1

康　kang^1: kong^1

厂　chang^3: cong^3

仓　cang^1: cong^1

(二) ang:oeng 张章 zhang^1: zoeng^1

丈　zhang^4: zoeng^6

商　shang^1: soeng^1

赏　shang^3: soeng^3

上　shang^4: soeng^6

昌　chang^1: coeng^1

长　chang^2: coeng^2

让 rang^{4}: joeng^{6}

(注意)凡北京话ang韵的字，除属于zh, ch, sh, r四母的字念入oeng韵外，其余念入ong韵。"厂"字念cong^{3}，是例外。

例外： ang: ang 盲 mang^{2}: mang^{2}

26. 北京话的uang(ㄨㄤ)——广州话的 {wong / ong / oeng}

例字(一) uang:wong 光 guang^{1}: gwong^{1}

广 guang^{3}: gwong^{3}

狂 kuang^{2}: kwong^{2}

矿 kuang^{4}: kwong^{5}

汪 uang^{1}: wong^{1}

黄皇 huang^{2}: wong^{2}

往 uang^{3}: wong^{4}

旺 uang^{4}: wong^{6}

(二) uang:ong 装 zhuang^{1}:zong^{1}

状 zhuang^{4}: zong^{6}

疮 chuang^{1}: cong^{1}

床 chuang^{2}: cong^{2}

爽 shuang^{3}: song^{3}

匡 kuang^{1}: hong^{1}

(三) uang:oeng 双霜 shuang^{1}: soeng^{1}

窗 chuang^{1}: coeng^{1}

27. 北京话的 iang(ㄧㄤ)——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oeng}\\ \text{ong}\end{cases}$

例字(一) iang: oeng 象　xiang^4: zoeng^6

疆　qiang^1: goeng^1

向　xiang^4: hoeng^5

阳　iang^2: joeng^2

强　piang^2: koeng^2

两　liang^3: loeng^4

枪　qiang^1: coeng^1

墙　qiang^2: coeng^2

(二) iang:ong　江　qiang^1: gong^1

讲　qiang^3: gong^3

降　qiang^4: gong^5

腔　qiang^1: hong^1

巷项　xiang^4: hong^6

(注意) 这一类只限于广州话的 g, k, h, 三母。

28. 北京话的 eng(ㄥ) ——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eng}\\ \text{ang}\\ \text{ing}\\ \text{ung}\end{cases}$

例字(一)eng:eng 登　deng^1: deng^1

更　geng^4: geng^5

衡　heng^2: heng^2

层　ceng^2: ceng^2

能　neng^2: neng^2

腾 teng^{2}: teng^{2}

(注意)广州话的 eng 和北京话的 eng 大不相同；前者近似 ang 音。有许多人学习广州话不能分别 eng 和ang,应注意。

(二) eng:ang 争 zheng^{1}: zang^{1}

耕 geng^{1}: ang^{1}

坑 keng^{1}: hang^{1}

生 sheng^{1}: sang^{1}

省 sheng^{3}: sang^{3}

横 heng^{2}: wang^{2}

撑 cheng^{1}: cang^{1}

猛 meng^{3}: mang^{4}

(三) eng:ing 政 zheng^{4}: zing^{5}

整 zheng^{3}: zing^{3}

胜 sheng^{4}: sing^{5}

成 cheng^{2}: sing^{2}

称 cheng^{1}: cing^{1}

程 cheng^{2}: cing^{2}

仍 reng^{2}: jing^{2}

(注意)这一类只限于 zh,ch,sh,r 四个声母。

(四) eng:ung 蓬 peng^{2}: pung^{2}

风丰蜂封 feng^{1}: fung^{1}

奉凤 feng^{4}: fung^{6}

蒙朦 meng^{2}: mung^{2}

梦 meng^{4}: mung^{6}

蓬　peng^{2}: pung^{2}

瓮　weng^{4}: ung^{5}

(注意) 这一类只限于 b,p,m,f 四个声母和零声母。

29. 北京话的 ing(ㄧㄥ)——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ing}\\\text{eng}\end{cases}$

例字(一) ing: ing 营盈　ing^{2}: jing^{2}

轻　qing^{1}: hing^{1}

惊　qing^{1}: ging^{1}

另　ling^{4}: ling^{6}

命　ming^{4}: ming^{6}

井　qing^{3}: zing^{3}

性　xing^{4}: sing^{5}

平　ping^{2}: ping^{2}

(注意) 广州话的 ing 和北京话的 ing 大不相同，前者近似 eng 韵。

(二) ing:eng 行　xing^{2}: heng^{2}

杏幸　xing^{4}: heng^{6}

莺　ing^{1}: eng^{1}

(注意)这一类的字甚少。

30. 北京话的 ung(ㄨㄥ)——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ung}\\\text{eng}\end{cases}$

例字(一) ung:ung 通　tung^{1}: tung^{1}

东　dung^{1}: dung^{1}

总 zung^{3}: zung^{3}

钟 zhung^{1}: zung^{1}

工 gung^{1}: gung^{1}

红 hung^{2}: hung^{2}

龙 lung^{2}: lung^{2}

农 nung^{2}: nung^{2}

同 tung^{2}: tung^{2}

丛 cung^{2}: cung^{2}

充 chung^{1}: cung^{1}

戎 rung^{2}: jung^{2}

(二) ung:eng 轰 hung^{1}: gweng^{1}

肱觥 gung^{1}: gweng^{1}

弘宏 hung^{2}: weng^{2}

(注意)这一类字很少。

31. 北京话的 yng(ㄩㄥ)——广州话的 $\begin{cases}\text{ung}\\ \text{ing}\end{cases}$

例字(一) yng:ung 雄熊 xyng^{2}: hung^{2}

穷 qyng^{2}: hung^{2}

凶胸 xyng^{1}: hung^{1}

庸 yng^{1}, yng^{2}: jung^{2}

雍邕 yng^{1}: jung^{1}

容 rung^{2}: jung^{2}

(二) yng:ing 琼 qyng^{2}: king^{2}

兄　xyng^{1}：hing^{1}

扃　qyng^{1}：gwing^{1}

炯　qyng^{3}：gwing^{3}

永　yng^{3}：wing^{4}

泳詠　yng^{4}：wing^{6}

荣　rung^{2}：wing^{2}

*　　*　　*

以上所述声母二十二类，韵母三十一类，是拿北京话做出发点，来类推广州的声母和韵母。在类推的时候，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凡甲必为乙，并不能由此推知凡乙必为甲。例如说，凡北京话念 f 的字，在广州话里必念 f；并不能倒过来说：凡广州话念 f 的字，在北京话里必念 f。因为广州话念 f 的字，在北京话里分为 k，h，f 等音。

第二，某两字在甲地同音，在乙地未必同音。但若同"声符"（又称"谐声偏旁"）的字在甲地同音，那么，在乙地同音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例如既知"章"字在广州话里念 zoeng^{1}，则与"章"同音的"彰樟璋鏖"等字也跟着念 zoeng^{1} 了。既知"鄰"字念 loen^{2}，则知"嶙燐璘鳞麟"等字也一定念 loen^{2}，既知"林"字念 lem^{2}，则知"琳淋霖"等字也一定念 lem^{2}。如有不合此例者（如"代"念 doi 而"贷"念 tai；它们在北京话却是同音字），在本书里特别举出注明。

练　习

注意分别：厂抢　盲忙　霜桑　瓮用　莺英　琼穷　兄胸

第十三课　类推法（七）

（丙）声调的类推

1．北京话的阴平——广州话的 {阴平 / 入声}

例字（一）阴平：阴平　字多，不举例。

（二）阴平：阴入甲　逼匹滴督剔秃黑曲屈汁 织一揖 屋 积粥失湿

（三）阴平：阴入乙　八钵鳖扑发答搨贴脱托刮喝 接 薛 插吃约

（四）阴平：阳入　捏勒（白话）屐（此类甚少）

2．北京话的阳平——广州话的 {阳平 / 入声}

例字（一）阳平：阳平　字多，不举例。

（二）阳平：阴入甲　得德嫡咳急吉即菊息执职叔则

（三）阳平：阴入乙　博格阁国结决札哲酌卓察芍责

（四）阳平：阳入　白薄别仆罚达敌毒夺突合滑 活 及 截局习侠协学直十食舌熟泽

3．北京话的上声——广州话的 {阴上 / 阳上 / 入声}

例字(一) 上声：阴上　　表品斗体考火卷取想整左(字多，不遍举)

(二) 上声：阳上　　马美乃脑鸟老柳偶以尾咬也雅友眼演养伟

(三) 上声：阴入甲　　北笔卜瓣给骨谷乞

(四) 上声：阴入乙　　发法铁渴脊甲脚雀血雪窄尺乙百

(五) 上声：阳入　　属蜀（字少）

4．北京话的去声——广州话的 {阳上 / 阴去 / 阳去 / 入声}

例字(一) 去声：阳上　　抱倍市柱肚愤旱社践诱绪妇舅拒

(二) 去声：阴去　　报贝世注妒粪汉舍箭幼絮富救锯

(三) 去声：阳去　　暴备事住度份汗射贱右序父旧具

(四) 去声：阴入甲　　壁不迫阔复的惕克泣缉恰旭祝赤触式室益握郁

(五) 去声：阴入乙　　魄拓刮客阔怯妾切确泄刹彻朔

(六) 去声：阳入　　末莫密木度特聂溺逆诺疟乐落力栗六鹿律略划剧夕续秩述日热肉入弱亦译翼叶业药物袜玉育域欲狱月粤悦越

*　　*　　*

以上所说，只是调类的类推法。至于声调的高低，又是

另一回事。例如“农”字，在北京话和广州话里，都属于阳平声，但北京话的“农”和广州话的“农”，声调的高低各有不同。若就声调的高低来做研究，又应该用另一种说法。

1．广州的阴平，单念起来，颇象北京话的去声。不过，北京话的去声是一个高降调，由高处降到低处的距离很大，广州话是一个中降调，由不很高的地方降到不很低的地方，距离较小。有时候(多数是在不停顿的时候)，广州的阴平简直近似北京的阴平，只是一个高横调(不升不降叫做横)，不再下降了。试比较北京的“猫”和广州的“猫”，简直没有什么分别。

2．广州的阳平，是最低的一种声调。有时候，它是一个低降调，有时候又是低横调。这种低的程度，是北京话里所没有的。

3．广州话的阴上，是一个升调。它有点儿象北京的阳平，不过北京阳平要升得更高些。试比较广州的“椅”字和北京的“移”字，就明白这一点。

4．广州话的阳上，也是一个升调。比起阴上来，阳上是由较低的地方升起，而且升幅较小，比较上近似一个横调。广州的阳上和北京的上声的全调很相象，例如广州人说“躲懒”，和北京人说“躲懒”，“懒”字的声调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应该注意，北京人说“懒人”，“懒”字只念上声的半调(低横)，就和广州的阳上不同了。

5．广州的阴去，是一个中横调。北京话里没有这一种声调；但是，长沙和桂林的阴平却正是这一种声调。因此，

广州的“意”字，听起来很象长沙桂林的“衣”字。

6．广州的阳去，是一个低横调；但还没有阳平那样低。阳平有时候念成降调，而阳去永远只是一个横调。它很象北京上声的半调(又称“半上”)。广州话“烂仔”的“烂”(阳去)，和北京话“懒人”的“懒”(半上)，声调大致相同。

7．广州的阴入甲声，是一个短促的声调；母音念得很短，母音后面还带着子音 p，t 或 k，若以声调的高低而论，它的声调和广州的阴平大致相当。

8．广州的阴入乙声，也是一个短促的声调；其母音后面带子音 p，t，k，情形和阴入甲声相同。但它短促的程度不及甲声。以声调的高低而论，它是和广州的阴去相当的。

9．广州的阳入，也是一个短促的声调。它短促的程度和阴入甲声相同。以声调的高低而论，它是和广州的阳去相当的。

10．广州的变调，比广州的阴上更高，和北京的阳平的高低相同。如变调属于入声，只须把这一个调子再加上尾音 p，t，k 就是了。

就声调的升降状态而论，广州的声调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1．横调(即不升不降)，即阴平，阳平，阴去，阳去，阴入甲，阴入乙，阳入。由高而低的顺序是：阴平(及阴入甲)，阴去(及阴入乙)，阳去(及阳入)，阳平。

2．升调，即阴上，阳上，及变调。

3．降调，即阴平另一式和阳平另一式。

就声调的高低而论，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1．高调，即阴平，阴上，阴入甲，及变调；

2．中调，即阴去，阴入乙；

3．低调，即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如果把中调也认为高的一类，那么，凡阴调类都是高调，阳调类都是低调。

说　明

1．本课所谓高低，是音乐上的高低。

2．假使你是一个江浙人，你应该能分别阴去和阳去，阴入和阳入；甚至江浙某一些地方还能分别阴上和阳上。但是，非广州的人往往不知道怎样去分别阴入甲声和阴入乙声。简单地说来，广州的阴入分为两类，乃是母音长短的关系：

（甲）ep，et，ek，ik，uk，oet的母音较短，所以念阴入甲声；

（乙）ap，at，ak，eik，ip，it，yt，oek，ot，ok，ut的母音较长，所以念阴入乙声。

依这一种说法，“必”字念阴入甲，“锡”“炙”念阴入乙，都是例外。这极少数例外都是可以解释的，但这里不必细说了。

练　习

1．试举出若干例子，表示在北京话里同调的字在广州话里并不同调。

2．又试举出若干例子，表示在北京话里不同调的字在广州话里却是同调。

3．又试举出若干例子，表示调类不同的字，在北京、广州两地却念成同样的高低（例如广州的“烂”音等于北京“懒人”的“懒”）。

第十四课　穗语举例（一）

血的教训（独幕剧）

袁雄仪，潘超（西江地委文工团）

（原载华南文工团的文工报二卷五期）

时：三月初的一个下午。

地：一个小墟镇里。

人：刘世海，三十多岁，税务局职员。

刘　嫂，三十岁，思想糊涂，贪小利。

明　仔，刘的孩子，十岁，天真活泼。

陈国华，三十多岁，反革命分子，曾一度被捕，释出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王小姐，二十多岁，女特务。

三　婶，三十多岁。

公安人员甲，乙。

群众若干人。

景：刘世海家，一个普通人的堂屋，有两个门，一个通室外，

一个通室内和厨房。在各种设备中有一张行军床①，显然是临时置放，与全屋布置不甚调和。床底放一皮夹②。

蓉启：刘世海在看报纸，刘嫂在抹枱③收拾刚食④完饭的碗碟⑤。

嫂：喂，而家(i² ga¹)⑥几点钟啦？

刘：（看表）五点半啦。（仍然看书）

嫂：点解(dim³ gai³)⑦亚明仔（zae³)⑧跟陈先生去到而家重(zung⁶)⑨未返(fan¹)⑩呢？我睇⑪佢地（key³ dei⁶)⑫都怕响⑬外边食左⑭饭啦。

刘：（不理，依然看报）

嫂：点解陈先生到而家重未揾(wen³)⑮到野⑯做嘅(ge³)⑰？

刘：而家揾野做都儿⑱艰难，佢以前做过的(dit⁷)⑲对人民唔(m²)⑳住嘅事，都儿论尽(loen⁶ zoen⁶)㉑㗎(ga⁵)㉒。

嫂：点解呀(a⁵)？佢呢个人都㉓唔错㗎！旧时虽然做过特

---

① 行军床就是帆布床。

② 皮夹亦写作皮呔，就是轻便的皮箱子。

③ 广州话叫"枱"，不叫"桌子"。　④广州话叫"食"，虽也有人说"吃"，但不普通。　⑤广州人把盘子也叫做"碟"。　⑥而家：现在。　⑦"点解"等于说"为什么"，原意是"怎样解释"。　⑧亚明仔："亚"就是"阿"，只是写法的不同；"明"是人名，因为他是小孩，所以称为"明仔"，一般小的东西都叫做"仔"，例如"碟仔"。　⑨重：还(尚)。　⑩返：回。实际上说成"番"，亦有人写作"番"。⑪睇：看。　⑫"佢地"广州话"佢"就是"他"，"佢地"就是"他们"，"我地"是"我们"，"你地"是"你们"。或写作"地"。　⑬响：在。　⑭左，或写作咗，等于国语的"了"或"掉"。　⑮揾：找。　⑯野，或写作嘢，等于国语的"东西"或"事情"，这里是事情的意思。　⑰嘅，等于国语的"的"。这里的"嘅"则帮助疑问的语气。　⑱都儿：也颇，也还。　⑲"的"(dit')等于国语的"些"。做过的：做过些。买左的野：买了些东西。要谨慎的：要谨慎点儿。　㉑唔：不。对唔住：对不住。㉑论尽：麻烦。　㉒㗎，表示说服语气，是"嘅啊"的合音。㉓都：还。都唔错：还不错。

务，坐过监，但但已经反省坦白过咯(lok^{8})①，放出来就冇(mou^{4})②乜(met^{7})事㗎啦，重有乜野③论尽呀！

刘：照我地睇就有乜论尽嘅！不过而家防袭防钻(zyn^{5})，做事要谨慎的。

嫂：我睇都得卦④；你响税局处(sy^{5})⑤做(zon^{6})左五六年咯，介绍个人入去都唔得⑥？而且你前个排(go^{3}pai^{10})⑦又讲过话⑧税局想搵个做得会计嘅人，佢又识⑨会计嘅，咁(gem^{3})唔系⑩啱晒(ngam^{1} sai^{5})⑪啰(lo^{1})！你落力⑫的同佢追⑬多⑭几次，唔使(sae^{3})⑮佢日扑夜扑走得咁辛苦呀。

刘：我已经唔话得嘅啰嘛(bo^{5})⑯，佢第一日㗎(lay^{2})⑰我第二日就同佢问咯，做朋友嘅野都系咁啰。

（刘嫂从右下，陈国华拖着明仔拿着一包糖一个皮球入，明仔跑到刘身边。）

明：亚爸，陈伯伯带我去食野，买左个波⑱俾(bei^{3})⑲我顽

①咯，语气词，表示事情完全过去。 ②冇，没有。"冇"是"无"字的变音。 ③乜，等于国语的"什么"。冇乜事，没有什么事。"乜野"就是"乜"。 ④卦，亦写作"啩"，也表示说服语气，是"嘅哇"的合音。 ⑤处，里。广州话很少说"井里"，"桌子上"，等等，只说"水井处"，"枱处"。这里"响税局处"等于说"在税局里"。 ⑥广州话不说"进去"，只说"入去"。唔得：不行。 ⑦前个排，前些日子。 ⑧讲过话，说过。"话"是动词。"讲过话"直译是"说过说"。 ⑨识：懂。 ⑩咁：这样，这么。系：是。唔系：不是。 ⑪啱：合适，相宜。晒，完，完全。啱晒：正好，再好没有了。 ⑫落力：努力。 ⑬追：催。 ⑭催多几次，北方话说多催几次。广州话多字在后，北方话多字在前。这是语法上的分别，应注意。 ⑮唔使：不必，不须。 ⑯"唔话得"，直译是"说不得"(不说得)，实际的意思已经尽了责任，无可批评。"嘛"，也是表示说服语气。 ⑰"㗎"就是"来"。㗎是来的变音。广州来字只用于文言，例如"将来"；白话一律用"㗎"。 ⑱"波"就是球。它是英文ball的音译。这些地方表示广东受殖民地文化影响最深。 ⑲俾，或写作畀，就是"给"。

嗜(ze¹)①。亚妈呢？（跑入房内把刘嫂拉出来）亚妈，我唔食饭啰，我食左野嘞，你睇陈伯伯又买左的野俾我。

嫂：陈先生乜咁②破费呀？你又未揾到事做，成日③带佢去食野又买呢样买个(go³)样④，有乜好意思呀！

陈：冇所谓⑤，的咁多(doe¹)⑥野算得乜？刘先生，拜托你嘅事唔知重要等几耐(noi¹⁰)⑦至得⑧呢？

刘：我已经同局长讲过嘞，大概要等几日添⑨。不过你个篇自传要补充，写清楚的好，或者你响外面多问吓(ha⁵)，睇有冇第的⑩办法呀？

陈：昨日我碰见个朋友，佢话或者有办法，叫我今日呢个时候去揾佢嘅呀！（看表）而家已经六点钟，我都要去嘞！

（明仔在他们对话时玩皮球，已把陈的床翻乱，听说陈要走，跑上前扯着陈。）

明：陈伯伯，我都去。

刘：明仔唔好咁曳(jay⁴)⑪，成日缠实⑫陈伯伯，一阵间我带埋⑬你去开军民联欢晚会。

---

①嗜，语气词，表示加强语气(这里表示夸张)。小孩喜欢这样说。　②乜咁：为什么这样，怎么这样。　③成日：一天到晚。　④呢样，个样：呢是近指代词等于"这"，个是远指代词，等于"那"。个字念上声，不与"两个人"的"个"同音。　⑤冇所谓：没有关系，不要紧。　⑥的咁多："的"又可说成"一的"，是"一点儿"的意思；"咁多"直译该是"这样多"，但"的咁多"只是形容其少。"多"字变音为doe¹（不变也行）。　⑦几耐：多少时候。　⑧至得：才行。至：才。　⑨等几日添：多等几天。多的意思隐藏在"添"字里，但添字又带语气词的性质。　⑩第的：别的。"第"是"第二"的合音。　⑪曳：不好，不争气，泄气。　⑫缠实：缠住。实：牢。　⑬一阵间：一会儿。意思是"等一会儿"。带埋：就是"带"(领)。"埋"字是副词，表示顺便。

陈：好，等一阵爸爸带你去（将明仔拉到刘身边），乖乖地听爸爸话，听日（ting¹ jet⁹）① 陈伯伯再带你出去顽。

明：（拉住陈）我要去，我要去。

嫂：明仔！唔准吵！（一手拉过明仔）（陈下场）

刘：（逗着明仔玩）明仔，来（嚟），打波，打波。（把波在舞台上拍起来）

明：我嚟，我嚟！（抢过波去打）

刘：（支开明仔，向嫂）喂，你睇，老陈一直冇② 搵着野③ 做，边处④ 搵嚟咁多钱嚟嘞？

嫂：佢有佢嘅办法啰，朋友多有乜奇怪㗎？

刘：佢有乜好朋友㗎？而家边个⑤ 有咁多钱借俾人？

嫂：唔理咁多。（说着，拿帚扫吃饭时吐在桌边地上的残渣）（群甲，普通公务员打扮上）

群甲：喂，老刘，时候唔早嘞，你去未⑥ 呀？刘嫂，我地去开军民联欢晚会，好热闹嘅。就係（hay³）⑦ 隔离⑧，你去唔去呀？

明：（探问甲）黄伯伯，我去，我去。有乜睇⑨？

群甲：（夸张地）唔——有好多好多⑩ 野睇㗎。

---

①听日：明天。 ②冇搵着：没找到。广州话"冇"和"未"是有分别的。"冇去"和"未去"，意义不同。"冇去"纯然否定过去，不涉及将来；"未去"则涉及将来。"冇去"的意思是："（昨天）没有去，以后也不去了"（至少对于以后去不去不表示意见）；"未去"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去，但以后是要去的。北方人应注意分别，因为北方话对于这两种情形都用"没有去"（或"没去"）。③野：这里指事情，职业。 ④边处：哪里，哪儿，什么地方。又说成"边度"（边道）。 ⑤边个：谁，哪一个。 ⑥你去未：你现在去不去。意思是说："你还不去吗？" ⑦"係"，和"喺"差不多。等于北方话的"在"。 ⑧隔离：隔壁，邻居。 ⑨有乜睇：有什么可看的。 ⑩好多：很多。"好"大致等于"很"。好大：很大。

明：(性急地)有乜野睇①，乜野睇？

群甲：有跳舞，有唱歌，重有……

明：重有乜野？

群甲：(特别夸张)重有电一影一

明：阿妈，我去，我去……

群甲：刘嫂，去啰②！

嫂：你地去喇(la¹)③，我要睇屋④。

明：(扯着刘要去)爸，去啰，去啰！

刘：好，好，我地而家即刻去。(和甲、明仔一齐下场)

嫂：(骂明仔)衰仔⑤，将陈先生嘅野都搅乱晒⑥。(即为陈整理行军床)

练　习

翻译下面的语句为国语：1．一大碟菜。2．我而家觉悟左咯。3．点解你唔肯？4．佢重未到过华北。5．佢重唔知道你返嚟。6．你本画报借俾我睇吓。7．你响佢处食饭。8．我昨日搵唔到你。9．呢的菜都几好食。10．请你介绍的书俾我睇。11．对唔住，我要返去咯。12．乜你咁论尽呀！13．唔系卦！14．前个排我唔使戴眼镜。15．佢系咁话啫，未必做得到嘅。16．呢处唔得，个处得。

① 有乜野睇：有什么可看的。　②去啰：去罢。这里的啰用于祈使语气。③去喇，也大致等于"去罢"，但兼带叮嘱口气。　④睇屋：看家，留守家里。⑤衰仔，这里等于说"坏孩子"。广州话"衰"字用途很广，大约起初是倒霉的意思，引申则凡可恶可鄙都叫做衰。衰仔的另一意义是懦弱可耻的人，例如："沉中国，有咁衰仔，齐心合力嚟打倒美国鬼"。　⑥拉散晒："拉散"是"搅乱"的意思，"拉散晒"是"全给弄乱了"。

第十五课　穗语举例（二）

《血的教训》（续）

（一刻，陈带王小姐入）

嫂：陈先生乜咁快嘅？

陈：我行到半路个肚① 有的唔舒服，又碰见一个朋友就返嚟先② 。唔该③ 你同我去④ 买包济众水返嚟好唔好呀？（拿钱）

嫂：你唔舒服就响处（hoeng³　sy⁵）⑤ 伸吓先⑥；我即刻去买。（拿钱下场）

陈：（到门边看看无人）王小姐，你系一个国民党员，又系反共行动队嘅组长，呢次交俾你嘅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

---

① 个肚这：里的"个"字没有很多的意义，它颇象英法德文的冠词。② 返嚟先：先回来。注意："先"字在"回来"的后面，直译该是"回来先"。这是广州话的特殊语法。③唔该：劳驾，对不住，谢谢。这里"唔该你"作"劳驾"讲。④你同我去：你给我去，你替我去。⑤"响处"是"响呢边"的省略，就是"在这里"的意思。　⑥伸：躺。伸吓先：躺一躺，歇一歇。

你对班兄弟讲求先（kan^{2} sin^{1}）① 一人五万蚊（men^{1}）② 系暂时嘅，等呢次爆炸放火成功后，再重重打赏。而家佢地点（dim^{3}）③ 分组呀？

王：佢地都三五个一组，每组都有我地国民党员同三青团员㗎嘞④。第一组比较重要的⑤，就由你亲自出马督实⑥，我就响第二组。

陈：（从身上取出一叠一万元的人民币）你咁分都几好。呢处俾埋一百万元你先⑦，我处重有的TNT炸药，你拨埋⑧去分俾佢地喇。（从床底把皮夹取出打开，取炸药包到桌子打开）呢处重有廿（je^{6}）几发左轮弹，一齐俾埋你喇。（刚把子弹取出打开时，刘嫂突然从外面进，一眼看到，陈已收不及）

嫂：陈先生，你睇我嘅记性几差⑨！济众水我屋企⑩就有。（说着欲入内取）

陈：刘嫂，而家我肚已经冇咁痛嘞，唔该晒你嘛⑪。

嫂：冇事⑫就好喇，钱你先收起先⑬。咦！点解你重有的咁样嘅野㗎？

陈：哦，个的⑭系我以前剩落⑮嘅，而家想同呢位王小姐一

①求先：刚才。亦说成"头先"。　②五万蚊：五万元。"蚊"是"文"的变音。从前铜钱一枚叫做一文，后来银钱一枚亦叫做一文；后来虽然钞票替代了银洋，广州话里仍沿用这个"文"字，不过是由阳平的"文"变成了阴平的"蚊"。③点：怎么样。"点"就是"怎"的古音。④㗎嘞二字连用，表示深信的语气。⑤重要的：重要些。　⑥督实：紧紧地监督着。　⑦俾埋：埋字是个虚字，这里有索性的意思。俾埋你先：先给了你。　⑧拨埋：这里的"埋"字有一并的意思。　⑨记性几差：记忆力多么不行。几：多么。　⑩屋企：家里，家。⑪"唔该晒"表示事后的感谢，"晒"表示"一切"的意思。　⑪"冇事"，这里表示病痊，　⑬先收起先：第二个先字更要紧。第一个先字可省。　⑭个的：那些。⑮剩落嘅：剩下来的。广州话里往往以"落"代"下"。落车，下车。

齐去公安局①。呢的②番枧(gan³)③，系朋友放响我处嘅(把子弹包包起，正想包炸药)

嫂：呢的系乜野牌④嘅枧呀？

陈：系…系…有牌嘅。(陈欲收起已来不及，被她伸手拿起)

嫂：咦！呢个枧咁重？（怀疑）

陈：(忙抢回）系铁盒装嘅，铁盒装嘅。

嫂：唔——。

陈：(侷促不安地）哦！我差的⑤唔记得添⑥。(从袋中取出四十万元）呢的钱本来早就俾你，前日我又唔记得⑦。呢的暂时当我伙食费先⑧。(塞入嫂手)

嫂：（把手中炸药放下，王立即把炸药包起来）你住左三日啫，又唔系餐餐响处食饭，使乜（sae³ met⁷)⑨咁交关⑩呀？大家都系朋友（把钱推回，陈不受，只得放在枱上）你揼番啦⑪，就算系⑫都唔使咁多呀。

陈：就咁啦⑬，有剩嘅⑭你就放住先⑮，而家我地揼的⑯子

①广州话说"去公安局"，不说"到公安局去"。其余由此类推。 ②呢的：这些。③番枧：肥子，肥皂。"枧"就是"碱"的别字。"番"就是"洋"，意思是"洋碱"。亦简称为"枧"。④牌。较普通的说法是称为"嘥"(mɐk⁷)。嘥(麦)是英文 mark 的音译。作者大约不喜欢"嘥"字，故写作牌。 ⑤差的：差一点儿，几乎。亦说成"争的"。 ⑥"添"是一个语气词。表示夸张语气。同时还保存一点儿原意，这字也是广州的特别语法。⑦唔记得"。忘了。北方话多从肯定方面说"忘了"广州话多从否定方面说"唔记得"。 ⑧"暂时当我伙食费先"，这里"先"字也是"暂时"的意思，放在句末，和"暂时"相应，这是广州的特殊语法。⑨ 使乜：何必。⑩交关：不得了。 ⑪揼番：拿回去。"番"字表示恢复原状。 ⑫就算系：即使如此。这里的意思是"即使给钱"。 ⑬就咁啦：就是这样罢，就这样算了罢。 ⑭有剩嘅：剩下来的。⑮放住先：先搁在那里。住字表示暂时。亦可用于否定语。未去住：暂时不去。⑯"揼的"是"揼呢的"的省略，就是"拿这些"的意思。

弹去交俾公安局先①。(把子弹炸药取起，与王一齐下场)

嫂：陈先生，(见陈已走，回过头来看看银纸②，犹豫不决，卒之③拿起来数)哗(wa¹)④！乜四十万咁多㗎⑤？(呆住一会)都系由我放埋先⑥，如果系又唔怕要嚟⑦。(拿钱入房，三婶补着衣服入来，见有人，叫"刘嫂，刘嫂"，刘嫂从房出)

嫂：做乜野？三婶你有去⑧开会咩⑨？

三：亚苏女⑩唔舒服，要睇实⑪唔去得。唔系呀⑫，我几大⑬都去。听话⑭好热闹，点解咁高兴你都唔去呀？

嫂：有乜野好睇⑮？人哄哄嘅，不如在屋企重清静添⑯。

三：喂，刘嫂，前几日杀左好多特务，今日我出街⑰又睇见杀左三个。

---

①交俾公安局先：先交给公安局，注意"先"字在句末。②银纸：钞票，纸币。现代广州话里不大说"钱"。该说钱的地方往往说银纸。有银纸：没有钱。大把银纸，钱多得很。③卒之：终于。广州话里有很多似乎文雅的字眼，如说"三日"不说"三天"，说"界"不说"给"，说"餐餐"不说"顿顿"，说"食"不说"吃"等等。其中要算"卒之"是最文的了。④"哗"字表示惊叹。⑤乜四十万咁多㗎：怎么能有四十万那么多呢？乜字本义是"什么"，这里应该解作"为什么"，或"怎么"。⑥放埋先：先搁下来，先藏好。⑦如果系又唔怕要嚟：要是那样也不妨碍了他的。⑧有去：没有去。广州的否定副词有"唔""有""未"三字。"唔"等于北方话的"不"，"有"和"未"等于北方话的"没"或"没有。至于有和未的分别，就是"有"纯然否定过去，不涉及将来，而"未"则否定过去，肯定将来。例如"我有去"，表示我没有去，再也不打算再去；"我未去"表示我没有去，但是我打算去一次。这也是广州语法特殊的地方。⑨咩：吗。⑩"亚苏女"是女婴儿。⑪睇实：看牢。⑫唔系呀：要不，要不然，否则。⑬几大：无论如何。本来的意思是"不管它多大"。⑭听话：听说。⑮有乜野好睇：有什么好看的。⑯重清静添：还清静些呢。这里添字表示夸张语气。⑰出街：上街。

嫂：杀左好，个班土匪特务，唔杀唔得①㗎。

三：系嘞，我话我地人民政府真系有的②宽大无边，所以个的契弟（kae⁵ dae⁶）③就唔怕；而家我睇政府一定知道左嘞。我睇……住响你屋企个④陈先生（指行军床）系乜野人嚟⑤呀？

嫂：搵事做嘅，亚刘同局长讲左，而家重唔得⑥。不过佢倒有办法。朋友多，生活倒唔成问题。

三：系唔系刘先生嘅老友？

嫂：十九年前嘅朋友，分开左好多年啦。听讲佢以前俾人骗左，犯左法，俾拉去坐过监，放左出来，一时又搵唔到（dou³）事做，人倒好好⑦嘅。

三：我睇佢靠唔住，同佢行个个（go³ go⁵）⑧女仔⑨，唔似（ci⁴）正经人嚟嘅⑩！喂，（秘密地凑近嫂耳）我睇…

（正欲相谈时，不远处传来一声轰响，两人侧耳听）

嫂：咦，乜野声呀？

（附近突然隆一声和人们呼喊声，两人走到窗口看）

嫂：咦，火烛⑪呀！火烛呀！个边烧起嚟，呢（ne¹⁰）⑫，个边又烧起嚟添。

---

①唔杀唔得：不杀不行。 ②有的：有点儿，颇为。③契弟：骂人的话。本来的意义是"结拜兄弟"，后来用来称男色，终于引申为骂人的名称。 ④个：那个。⑤系乜野人嚟呀：是什么人哪。这"嚟"字无法译为北方话。它不是"来"的意思，只是加重是非语气的一个字眼。这又是广州语法的一个特点。 ⑥重唔得：还不行。 ⑦好好，很好。 ⑧个个：那个。第一个"个"字和第二个"个"字不同音，或写作"嗰"，以资分别。 ⑨女仔：女子。 ⑩"唔似正经人嚟嘅"；"嚟"字也是加重是非语气的。 ⑪火烛：火灾。 ⑫"呢"（ne¹⁰）是指示感叹词。

三：哼，梗系① 特务放火嘞！

嫂：特务放火？

三：梗系喇！的特务② 越嚟越抵死③ 添嘛。政府以前有的捉左去冇几耐(noi^{10})又放番出嚟④ 俾佢搞鬼，话乜野宽大喎(wo^{5})⑤！宽大都唔系宽大成咁㗎 (ga^{10})！(小声地)呢 (ne^{10})，我隔离⑥ 个个霸王仔呢两晚，晚晚都有的唔三唔四嘅⑦ 人去佢处，唔知搞乜鬼！

嫂：霸王仔，旧时收壮丁费个死保长系唔系呀？

三：系嘞，前日我响天棚⑧ 见到佢同七八个人响房间分银纸，重有枪添。

嫂：咁你又唔去告发佢地？

三：车⑨！如果捉佢地去坐左一阵监⑩，又放番出嚟，俾佢知道系我地讲嘅，个阵重衰添⑪！你睇，隔离巷(hong^{10})个个大只(zeik^{8})六⑫，以前都唔知害死几多人㗎嘞，点知⑬ 捉去坐左几个月监又鬼整咁⑭ 放番出嚟，嚇到告发佢个亚牛漏夜走左去广州，慌⑮ 佢报仇，到而家都唔敢

---

①梗：一定。梗系：一定是。梗死：一定死。　②的特务：那些特务分子。"的"是"个的"的省略。　③抵死，该死，该杀，可恶。　④冇几耐：没有好久。耐，久。放番出嚟：放出来。番字表示恢复原状。北方话里若说"放回出来"是不通的。这也是广州和北方语法不同之点。　⑤"喎"，表示据说而自己又不同意的语气。　⑥隔离：隔壁，邻居。　⑦唔三唔四：不三不四，不正经。　⑧天棚：屋顶晒台。　⑨"车"是一个感叹词，表示极端不同意。　⑩坐左一阵监：坐了一些日子的牢。　⑪重衰添：还更倒霉呢，还更糟呢。　⑫"大只六"是一个人的绰号。"只"就是"隻"，"大只"表示那人的个子很大，排行第六，所以叫做"大只六"。　⑬点知：哪里知道。⑭鬼整咁：神差鬼使地。这里的"整"有作弄的意思。　⑮慌：怕。

返。你睇吓，重有边个[1]敢告呀？

嫂：系嘛。如果搞到一身蚊[2]，都几论尽嘛。

三：（外面人声渐猛，三姊望一望窗外）我都要返去睇住屋企稳阵的[3]，而家个边重烧紧[4]添。（转身想走，行两步[5]又回头）喂，头先[6]嘅事千祈唔好同人讲嘅，记实吓[7]。（下场）

练　习

翻译下面的语句为国语：　1.你食住先，我就嚟。　2.唔该你行快的。　3.佢响处闹人（骂人）。　4.一万蚊车脚。　5.唔知点办好。　6.我俾埋锁匙你。　7.你睇，几靓（leng^{3}）！（靓：漂亮）　8.你屋企重有边个？　9.你同我做左一件好事，唔该晒！　10.我要买一孖（ma^{1}）番枧。（孖：两个，两块，一双）　11.争的就跌亲。（跌亲：栽跟斗，跌伤）　12.你咁优待佢，佢重唔肯添。　13.我唔得好去搵佢。　14.使乜带埋银纸去呀？　15.乜嘈得咁交关呀？（嘈：闹）　16.我想问佢擢番本书　17.就算佢肯，我都唔肯。　18.就咁食，唔使煮熟。　19.咪（may^{3}）就咁食，要煮熟先。（咪：别，莫，勿）　20.就咁捞住先喇，有机会再搵野俾你做。（捞：做生意，谋生）　21.的野都唔好食嘅。　22.卒之佢冇去到。　23.哗！咁架势

①边个：谁，哪一个。　②"一身蚊"形容自找麻烦。　③稳阵的：妥当些。　④烧紧：正在烧着。紧字表示行为正在进行中。食紧饭：吃着饭，正在吃饭。　⑤"转身想走，行左两步又回头"：广州话的"走"等于北方话的"跑"；广州话的"行"等于北方话的"走"。　⑥头先：刚才。　⑦记实：记好，记住，记牢。记实吓：记住一下子。这是委婉的祈使语气。

嘅！（架势：漂亮，讲究）　24.乜你咁贪心㗎？　25.你借的银纸俾我使先都得卦？　26.佢唔肯检讨自己嘅错误咩？27.我睇实美帝国主义要灭亡㗎嘞。　28.儿大都要打败美帝！　29.我出街买的野。　30.我睇佢有的谎。　31.呢的系真正龙井茶嚟嘅。

第十六课　穗语举例（三）

《血的教训》（续）

（突然陈神色仓惶从外撞入）

陈：弊嘞①！刘嫂！刘嫂！头先我交左子弹返嚟，行过个处火烛嘅地方，停响处睇一睇嗜，就俾人思疑②嘞。而家有人响后边跟实追嚟，我先入厨房（cey² fong¹⁰）躲一躲。人地③问你，你话唔知就好嘞。

嫂：你冇做过坏事唔使怕㗎架。（外边人声渐近："呢""ne¹⁰"，㗎係"hae³"④个边呀！"）

陈：（哀求地）刘嫂，佢地唔系咁样讲㗎架，唔该你呢次咁多（gem⁵do¹）喇⑤！

嫂：（犹豫）咁（gem³）…⑥你就先躲响厨房后面先喇。

---

①弊嚟：糟糕。　②思疑：怀疑，疑心，以为。　③人地：人家，人们。比较"我地"，"你地""佢地"。　④"㗎係"大致等于说"响"。㗎係个边：在那边。　⑤"咁多"，本来是"这样多"的意思，但这里的"咁多"倒反是甚言其少（声音也变为 gem³doe¹）。"唔该你呢次咁多"，意思是说："劳驾你帮忙一次，只此一次，以后不再麻烦你了"。因此，这里"咁多"的意义很空虚，它只表示委婉的语气。　⑥咁：那么。

（陈急下，外面人声更近："呢，睇实佢行到呢处就唔见左嘞，我地入去搵吓先①。唔好咁多人入去住②。"公安人员甲、乙持枪上）

甲：大嫂，头先有一个人走入嚟，你见唔见呀？

嫂：吹！我都唔见有人走过入嚟；你地做乜野呀？

乙：冇？头先睇实佢行到呢处门，就唔见喇。

甲：头先我地追两个指使（si³）放火嘅特务，只（zi³）捉到一个女嘅，重有一个男嘅。唔见佢行到呢处门口就唔见左，想问吓你见唔见啫。

嫂：指使放火嘅特务？

甲：系嘞！头先我地开军民联欢晚会，的特务就乘机放火爆炸，烧左好多屋，重炸伤几个入添。呢的特务已经罪大恶极，捉到一定严重办嘅，唔系③我地就冇安乐日子过㗎嘞。

嫂：（矛盾到极，侷促不安）我我…我冇见过呀。

乙：问咁多做乜野呀（不耐烦地）搜（sau³）啰，搜啰。（乙想入去搜，被刘嫂阻止）

嫂：（把心一横）吓（ha¹⁰）！乜你地咁野蛮④！都话冇就冇嘞⑤，你咁乱嚟都得嘅（ge¹⁰）？

甲：（向乙打眼色，用手碰一碰示意）哦，如果真系冇，咁

①我地入去搵吓先：我们先进去找一找看。　②唔好咁多人入去住：先别让这么些人进去。唔好，别，不要。住字是个虚字，表示暂时性，但必须放在句末，和"先"字的位置一样。　③唔系：否则。　④乜你地咁野蛮：为什么你们这样野蛮。"乜"是"做乜"的省略。　⑤都话冇就冇嘞：说没有就没有哇。"都"字只加重语气。

我地就去隔离先喇[1]。

（突然外边人声嘈杂，刘满身汙糟[2]，抱着明仔入，后面跟着三姊和若干群众，刘把明仔放在床上）

嫂：（见明身上有血渍，大惊）唉！点呀？做乜咁㗎？（见明仔已死，忍不住伏在明仔身上大哭起来）

刘：我地喺喺开紧会[3]，最热闹时特务就响处放火嘞。我拖实明仔走到门口，就隆一声爆炸起来，明仔就炸死嘞。

嫂：（大哭）哎呀——死啰（lo^{10}），我个个明仔呀……

刘：唉——点办嘞（le^{1}）？点办嘞！……

三：刘先生，刘嫂，明仔死左都有办法啰，呢个都系特务害死人咯。

甲：各位同胞，我地睇吓我地大家咁热闹响处开紧联欢大会，偏偏的[4]特务就嚟破坏，使我地受到咁大损失。如果唔坚决镇压，我地就有啖（dam^{6}）[5]安乐饭食㗎嘞。不过镇压反革命份子唔系单单政府嘅事，而系我地大家嘅事。过去因为解放唔系好耐[6]，所以对于一般被骗嘅胁从份子，我地重一再俾佢自新改过嘅机会。而家解放已快两年，重有乜理由话被迫？个的执迷不悟嘅家伙，而家就一定要坚决镇压。

---

①吖我地就去隔离先喇：那么我们就先到隔壁去罢。 ②汙糟：肮脏。有时说"辣拉"（lat^{9} lat^{8}）。有时连起来，说成"汙糟辣拉"。 ③我地喺喺开紧会：我们正在开会。"喺喺"表示适当其时，"紧"表示事情在进行中。 ④"偏偏的特务就嚟破坏"，应读作"偏偏一的特务……"，"的"是"那些"的意思，和同音的"的"字音义都完全不同。 ⑤有啖饭：有一口饭。 "啖"是单位名词，不是动词。 ⑥"唔系好耐"等于说"有几耐"，就是"不久"的意思。

(刘嫂在甲说话时已渐凝神听到，这时已忍不住激动地跳起来)

嫂：(对甲)佢就躲响厨房后面，你地即刻去捉佢啦。

(众愕然，甲乙立刻持枪入。一刻只听见枪声两响，不久，甲乙两人用枪指着陈出。陈左手受伤，右手扶着，乙向刘取绳把他缚起)

嫂：(愤怒地指着明尸向陈)你睇，呢个就系你地做嘅好事嘞！你诈谛(za⁵ dae⁵)① 话揾事做，住响我处，日日买野俾我个仔食，俾佢顽，呃(ngek⁷)② 我地欢喜。到我睇见你的③子弹，你又话你旧时唔记得交嘅；重俾我四十万，话当伙食费来收买我。我一直糊里糊涂唔知道！你又话擢子弹去交俾公安局，点知你走左去放火。到俾人追时，我重鬼迷咁④藏起你，人地问我都唔讲！(越说越气) 你…你…(咬牙切齿地给陈一耳光)你害我个仔，你，你…(哭不止)

刘：哼，呢个狼心狗肺嘅东西，政府放你出来，系要你好好改过，你又进行反革命活动呀！我重以为你真系肯死心改过，重收留你帮你揾野做添！如果唔系今日拆穿你杠(lung⁴)野⑤，俾你混左入税局重死人呀⑥！

众一：呢的特务害人都够惨咯，你睇外面烧左几多屋⑦，死伤几多人！人地咁热闹开大会，你就偏偏做埋⑧的咁嘅

①诈谛：假装，假作。　②呃：骗。　③睇见你的子弹：看见你那些子弹。和"睇见你嘅子弹"不同意义。　④鬼迷咁：像鬼迷似的。　⑤"你杠野"意思是说"你这一套"。这里指特务的阴谋。　⑥重死人：还更糟。以"死人"形容糟糕。　⑦几多屋：多少房子。广州话只说"几多"，不说"多少"。　⑧"偏偏做埋"，这里"埋"字没有很多意义，只是和"偏偏"相应，表示不应该做的事而偏偏做了。

有阴功嘅事，你都可谓抵死咯！

甲：你地讲得冇错①，旧时政府系有的地方过份宽大嘅，但系已经逐渐纠正过来。最近毛主席又自己亲手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更证明左对反革命一定要坚决镇压。宽大只系镇压下嘅宽大，希望佢地能够真心改过，而唔系无原则嘅宽大无边。对呢的（指陈）死心塌地嘅反革命份子，我地绝对唔放松嘅。（群众咬牙切齿骂陈）

三：（拉甲到一边）喂，隔离巷个大只六，点解你地会放佢出嚟㗎？

甲：哦！个个王超大只六系唔系呀？（三点头）

甲：（向大家）系嘞，呢处隔离巷个个王超大只六旧时作恶多端，杀人抢野也都嚟。以前政府因为一时宽大过头②，以为佢真系肯改过，只系罚坐几个月监就放左。但放左出嚟佢重响处搞鬼，而家政府已经根据大家嘅意见，将佢捉番起来，准备重新定罪嘞。

嫂：（问三）系咁③你唔使怕嘞，索性将头先你同我讲个的野④讲埋出来⑤喇。（嫂入室）

三：好。（向甲）我知道隔离屋有的匪特份子响处搞鬼，我……（有点顾忌，不敢说下去）

甲：（已明白）好！呢处唔方便，你同我地一齐返去再讲啦。

---

①你地讲得冇错，你们说得对。"冇错"与"唔错"不同。"冇错"是"对"的意思；"唔错"是"相当好"的意思。 ②过头：太过。广州话有时用"过头"放在形容词后面表示"太"的意思。大过头：太大。热过头：太热。 ③系咁：既然如此。 ④个的野：那些事情。 ⑤讲埋出来：一并说出来。"埋"字和上面"索性"相应。

嫂：(从房拿钱出，指着陈)为你呢的死人钱①，连我个仔条命②都送埋！你个死绝种③！(把陈给她的钱交给甲)呢的就系佢俾来收买我嘅钱嘞。

甲：(向大家)系嘞，的匪特有种种阴谋嘅。如果我地一唔小心，就好容易会上当。所以我地要好好地提高警惕。今日人民政府对反革命份子系坚决镇压，应杀就杀，应捉就捉，相信大家已经睇得好清楚嘞。对反革命嘅宽大，就系对人民嘅残忍！希望大家以后能好好协助政府，举报匪特嘅阴谋，共同努力肃清反革命份子，我地先至④有太平日子过嘅。

众：系嘞，对呢的破坏份子一于 (jet⁷ jy¹)⑤要杀。

甲：对！一于接受大家要求，大家可以放心。应该杀的一个都唔留，唔应该杀的，一个都唔会杀错。

众：系嘞。

甲：好，我地先将佢解番去。

——幕下——

①死人钱：不吉利的钱。　②我个仔条命：我儿子的性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个"字"条"字这两个单位名词，直译该是："我这个儿子这条性命"。　③"死绝种"，等于江浙人骂人做"杀千刀"。　④我地先至有太平日子过：然后我们才有太平日子可过。这种"先"字也由"我返去先"那种"先"字演变来的。意思是先要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然后有好日子过。后来这个"先"字演变成为"然后"的意思，竟像和最初的意义相反了。甚至于有这样的说法："三点钟先去"；"三斗米先够食"。意思是"三点钟才去"，"三斗米才够吃"。"至"也是"才"的意思。可以单独用"先"字，或单独用"至"字，也可以"先至"二字连用。　⑤一于：一定(表示坚决)。

练 习

翻译下面的语句为国语：1. 弊家伙！隔离火烛嘞！2. 我恩疑佢唔系好人。 3. 人地佢瞓（nau¹）你，你都瞓（恼，恨）人地咩？4. 人喺边处（什么地方）住呀？5. 呢的野好贵㗎，我要一的咁多啫。7. 你唔好郁（动）住！等医生嚟先！ 8. 唔系就搞唔掂（dim⁶）（办不了）㗎嘞！ 9. 乜你咁牙擦（啰唆）呀？10. 乜你嘅衣服咁汙糟㗎？11. 我地喺喺瞓(fen⁵)紧觉(瞓觉；睡觉)，佢就来偷野。 12. 几时出得呢啖气呀！13. 佢返嚟唔系几耐啫。14. 你咪诈谛咯，边个唔知道呀？15. 你想呃我咩？冇咁容易卦？16. 佢好似细佬哥（小孩）咁，郁不郁（动不动）就喊（哭）！17. 佢真系抵死咯！19. 冇错，佢系有才干，但系佢既然反革命，就一于要镇压，20. 呢个窿（lung¹ 窟窿）细过头，放唔落。21. 只鸡好大只呀！22. 乜你要讲埋的唔三唔四嘅野呀？23. 死心反革命，佢想留番条命都唔得。24. 食左饭先去。25. 三张纸先够使。26. 领到款至办货。27. 我地一于拥护毛主席，建设新中国！

名词术语索引

B

白话文（306—308）
白话系（102）
爆裂音（107）
北方官话（320、325—326）
北方话（90—91）
鼻音（34、36、109）
边音（114）
变调（181—184）
别字（349）

C

齿音（10）
词汇（6—7、205）

D

大众语（313）
低调（12、19—20、490）
点角法（358）
读破法（358）

E

儿化（82—83）

F

方言（314—315）
方音（11）
复合元音（30）
复音词（332—333、391）
复音字（348、351—353）

G

高调（19、22、490）

高横调（488）
高降调（488）
官话（90、320、328）
国音（22、315）
国语（22、320、327—328）
国语罗马字（315、359、374）

H

海崖系（102）
汉字（287—289、293—296）
汉字拉丁化（293、324、373—374）
汉字拼音化（298—299）
横调（489）

J

尖团（322—323、326）
尖团音（131—136）
简体字（339—343）
降调（490）
界音法（385）
卷舌音（119、322）

K

客家话（320、326）
客家系（102）

L

蓝青官话（316、320）
类符新字（377）
类推法（8—10、80）
六书（290、343、392）
罗马字（333—335）

N

粘词法（385—387）

M

民族共同语（4、10—11）

P

拼音文字（287、298—299、328—329）
普通话（4、11、288、320—321、396）

Q

清音（18—19）

轻声（74、181—182）
区际辅助语（315）
区际罗马字（363—364）
区语（324—326）

R

入声（10、12、22、346、360）

S

三拼法（353）
三十六母（346）
上声（331、360）
升调（489）
声调（7、70、72、77、99、177—186、241—243、328—333）
声母（26、29、107—136）
四呼（354）
四声（19、330、374、387—388）
苏州话（11）

T

特殊文字（309）
吐气（336、378）
吐气音（108）
团音（322—323）

W

王氏官话字母（310—311）
威妥玛式（336）
唯声字（348—350）
文言罗马字（364—365）
文言文（307—308）
文字（388—389、387）
吴语（320、326、11）

X

西南官话（320、326）
象形（290）
新形声字（293、343—348）
形声（290、343—344）

Y

牙音（11）
阳调（19）
阳平（330—331、360）

意符（290—291、344）
阴调（19）
音标（333）
音符（290—291、345）
音高（19）
音素（99）
音位（337）
邮政式（336）
语法（193—204、303）
语汇（205）
语音（7）
语体文（302—303）
元音（30、329、330）
粤语（320、326）
韵腹（279）
韵母（56、139、154、162、175）
韵头（279）
韵尾（279）

Z

仄声（11）
指事（290、345）
中调（490）
中降调（488）
综合语（299）
注音汉字（354—355）
注音字母（8、330—331、353）
浊音（10、12—13）
字式（300）
字体（30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王力文集　第七卷
作者=
页数=516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